约卡伊·莫尔著

一个匈牙利富豪

一个匈牙利富豪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梅绍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urus Jókai

An Hungarian Nabob

根据 London: Jarrold & Sons 1898 年
出版英译本转译，英译者为 R. Nisbet Bain.

一个匈牙利富豪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梅绍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字数 220,000
1980 年 2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册
（原新文艺版）

书号：10188·132 定价：0.90 元



约卡伊·莫尔

关于約卡伊·莫尔和本書

在十九世紀的匈牙利文壇上，詩歌方面出現了偉大的革命詩人裴多菲，散文方面則出現了杰出的作家約卡伊·莫尔（旧譯育柯·摩尔）。約卡伊是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者，匈牙利長篇小說形式的創建人之一。近百年來，約卡伊一直是最有名的和拥有最多讀者的匈牙利小說家，他的作品不僅在國內受到欢迎，而且声譽远播海外，左拉、蕭伯納等作家都很推崇他。据統計，他的小說的各种外文譯本就有二百多种。匈牙利文学之得到世界的声譽，約卡伊是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的。

約卡伊于一八二五年二月十八日生在匈牙利北部科馬洛姆城，父親是个出身貴族但过着中產階級生活的律师，爱好文学与藝術。約卡伊早年在波茲索尼讀書，后來轉学到外多瑙河区著名的巴巴学院，在那里結識了裴多菲，他們的友誼对于他的一生和著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他到克琪梅特学法律，平时爱好閱讀文学作品，雨果、拜倫、普希金、狄更斯、海涅等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二十一歲时，他獲得律师学位，但是这項职業他只做了几个月，便抛弃了，从此專門从事于文学創作。同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工作日問世。

一八四八年三月，由于國內資本主义的發展和法國大革命的影响，匈牙利革命爆發了，这是匈牙利人民反封建制度、爭取民族独立和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場斗爭。二十三歲的約卡伊積極参加了一八四八年三月十日以裴多多非为首的佩斯市民起义，

并和伊林尼合作起草了具有歷史意义的“十三条”① 。后來，他又投身于一八四八——四九年的独立战爭。但是，由于“欧洲憲兵”——沙皇俄國的積極协助奧皇進行鎮压，这次革命的火焰不幸被扑滅了。

革命失敗后，約卡伊和許多战友都被判处死刑，幸虧柯樹特②的秘書和他自己的妻子——著名女演員波尔法維·洛莎的援救，乔裝躲避在鄉間，始免于难。一八五二年，他被赦免，回到布达佩斯繼續著作并担任雜志編輯。在弥漫全國的悲观气氛里，約卡伊担当了鼓舞人心的工作，多次地在作品里描寫匈牙利人民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斗爭。此后，在一八六一年，他虽然也接近了当时的政府，当过國会議員，但他畢生仍然是忠实于他的革命信念，“基本上从來沒有放弃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立場”③ 。一九〇四年，約卡伊以八十歲的高齡在布达佩斯病逝。

約卡伊在六十年的創作生活中，除去戲剧、时事論文、文藝批評以外，共完成了一百一十卷小說，創造了一万多个人物。在他出殯的那天，有人說：“要是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匈牙利農民、中世紀騎士、大富豪、國民軍、乞丐、罗馬議員、希臘水手、印度君主、土耳其士兵、游牧的阿剌伯人、近代股票經紀人等——全部出現的話，他們的隊伍將会有一公里多長。”

約卡伊創作的題材是多方面的。他不僅寫古代的英雄和土耳其統治时期的故事，也寫匈牙利开始擺脫封建主义枷鎖时的事迹

①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匈牙利首都佩斯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的綱領，要求实現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② 柯樹特(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在一八四八——四九年間是匈牙利人民反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解放斗爭的領袖。

③ 見海格希·格查：不朽的約卡伊·莫尔一文（原載譯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

和匈牙利資產階級改革时期的故事。他的著名的作品有囚徒拉比（一八七九年）、一个匈牙利富豪（一八五三——五四年）、佐尔丹·卡帕提（一八五四年）、金人（一八七三年）、黑色金鋼鑽（一八七〇年）等。他也寫了許多关于独立战爭的小說，象鉄石心腸人的兒子們（一八六九年）、为了自由等，在这些作品中，約卡伊繪出了英勇的匈牙利人民的形象。一八七九年，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党人革命的小說冰雪下面的自由，在这部書中，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描繪了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的形象。除此之外，他还寫过南美洲的起义者、意大利的革命志士、希臘的自由烈士、維也納的学生和巴黎公社的英雄。

不可否認，約卡伊在創作上是保持着一种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态度的，但在当时，他那种激烈的反封建的思想，却是十分進步的。尽管受到自己階級的限制，但他除了認識農民之外，也能辨别出新出現的工人階級，在他的蝸牛的故事中，他也确信無產階級終究会在人类最偉大的斗爭中取得勝利。

这位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代表者，曾被他的同代人譽为匈牙利的雨果。他的作品中有一些進步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这种浪漫主义是具有現实主义性質的。現代匈牙利著名批評家、約卡伊研究者海格希·格查曾給予約卡伊如下的評价："'浪漫主义'这个字不足以說明他的小說的基本思想。他辨别某一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方法，或是把進步和反动加以对比的方法，都是批判的現实主义的方法。"約卡伊自己就深信眞实的生活是和他自己的想象和諧一致的，他完全不了解他的同时代的批評家为什么沒有在他的小說中發覚他一向仰賴的現实主义的效果。

一个匈牙利富豪就是他早期的一部著名的批判現实主义的小說。

这部小說，是他受当时的一件事实的感触而寫成的：十九世紀

前期，匈牙利貴族階級社会中有一位七十歲的伯爵，娶了一个年輕姑娘，得了一个兒子。伯爵死后，他的親戚为了爭夺遺產便向那位寡妇提出控告，理由是一个七十歲的老人不可能是那孩子的生父。約卡伊通过藝術的加工，把这件事的内容加以改編，寫成了这部一个匈牙利富豪和它的續編佐尔丹·卡帕提。

一个匈牙利富豪是以十九世紀前期匈牙利封建貴族階級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說。从歷史來看，当时的匈牙利是一个存在着顯著的封建農奴制生產关系的落后農業國，封建貴族在全國占着統治地位，为首的是一小撮大采邑的領主；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奧地利專制王朝的压迫之下。

我們知道，約卡伊当时是一名反封建的英勇战士。在这部小說中，他就以幽默犀利的筆鋒，通过一个典型的大采邑主的故事，鮮明地、淋漓尽致地暴露了那时期匈牙利封建貴族階級豪奢的生活，并对那些过着荒唐愚昧生活的貴族們進行了諷刺。在約卡伊細膩的描述下，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貴族老爺們的尋欢作乐、酒食征逐的生活是極度空虛而無聊的。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書的結尾，讓它的主人公富豪約翰·卡帕提自己批判了他所代表的貴族階級的生活。卡帕提在臨終前領悟到了金錢、权势是不能給人帶來幸福的，他說：“什么是幸福？金錢？財富？权势？不，这些都不是。这些我都有，可是我并不幸福。”富豪希望他的下一代不要再步他的后塵，不要再过他那种荒唐無聊的奢侈生活，而要做一个可敬、聪明、勇敢的公民，一个热爱祖國的人。

其次，約卡伊在这部書中也沒有放过对資產階級的嘲笑。通过書中对法國銀行家格利發的描繪，我們也可看到他怎样挖苦了当时暴發的資本家的市儈气。約卡伊是个愛國心非常强烈的作家，他一向憎惡外國資本的入侵，在这部書中他对那个为了接受外國

銀行家款項而肯出賣地產的匈牙利浪蕩子阿貝里諾予以嚴厉的斥責。

顯然，約卡伊在这部小說中沒有直接描寫当时在封建制度下被奴役的農民生活的困苦。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是在革命失敗后的四年中完成这部小說的，当时匈牙利的統治者对文学作品都要進行極嚴厉的審查。然而我們从他所集中暴露的封建地主的窮奢極欲的生活，也可以設想得到那时期農民的困苦。

我們在讀这部小說时，書中不少情節和人物常会引起我們發笑。可是，我們应当記住約卡伊在第九章所說的这句話："我不是在描繪一群怪物，而是在描寫生活。"是的，約卡伊在这本書里确实勾出了十九世紀前期匈牙利封建社会的生动而具体的面貌。

最后交代一下本書的版本。本書是根据拜恩(Nisbet Bain)一八九八年出版的英文節譯本轉譯的。拜恩是大英博物館工作者、英國十九世紀名翻譯家，晚年曾譯过高尔基的作品。在許多約卡伊作品的英譯本中，他的譯本是被公認为最成功的。但是他在譯这部名作时，却縮減了原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尽管被删的部分拜恩認为是多余的描寫，但仍旧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

譯　者　一九五六年五月

目　次

第一章　一件怪事(一八二二年)

曠野里的天气陰霾而惡劣；滿天烏云，遍地泥濘，雨，就象是遵从上天的特別旨意似的，一連气兒下了兩星期。到处在發大水，到处都給水淹沒了；麥田里孳長着野草，鸛鳥在划着水，鴨子在一片汪洋大海似的原野上四处尋食。“这种上帝懲罰人的天气打聖·米达杜斯節日开始，要一直延續四十天①；如果眞这样的話，我不知道咱們該到哪兒去找諾亞②，把人們和牲口从这一部分洪水里救出去。”

高貴的彼得·布士先生在这样悲观地想；殘酷的命运注定他在著名的薩玻尔奇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終年与來往的旅客打交道，因为他是那兒“不摔不到”③客店的老板。这家可貴的客店冠有这个称号，并非得自祖傳，而是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沒有一个旅客不是在沒完沒了地从馬車上摜下來，摔得皮开肉綻之后，才能抵达这个可愛的避难所。尤其当天堂的水閘开放时④，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人們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如果水閘設在地上該多么好，这样你就不会被拘留在兩个池塘間的堤岸上了，你脚下的地泡在水里，叫你簡直毫無办法可想，除非你把馬車扛在肩上开步走，要不然只有活活挨到老。

天已接近傍晚。彼得·布士先生騎着馬兒，打地里往家走，一路上嘟嚷着，可是嘟嚷的声音非常輕微，因为他不願意为了要說几句話就随便把烟斗从嘴上取下來，要知道，烟斗的發明就是讓人們有个玩意兒堵住嘴，好少罵几句街，他哪里肯讓人家抓住这个把柄

呢？“稻草全完蛋了！”他咕噥着說，“麥子也快完了！所有的东西都他媽的見鬼去了！”因为这个客店老板不只靠賣酒为生，此外还种点地。他的買賣倒也不算清淡。

正在他喃喃自語的时候，一个女人出現在直通蒂薩河⑤的堤岸尽头，那副样子叫人很难辨别出是他的老婆呢，还是他的女僕。

“是不是打那兒过來了一輛馬車？”她問。

“媽的，这种鬼日子，我还得侍候客人。唉，簡直是火上澆油！”彼得·布士說，愈發抱怨起來。他連一眼也沒有朝她所指的方向瞧，匆匆回到小客店里，站在火前脫下湿透了的外衣，嘴里又咒罵了几句，“等面包吃完了，我眞不知道再上哪兒去弄，我可不打算为了別人而讓自己餓肚皮。”

后來，他一边拭干眉毛上的汗珠，一边委屈地从窗口望出去，远远看見一輛四匹驛馬拉着的車子正在堤岸上掙扎着。他冲它做了个得意的手勢，高兴地說：“你今天到不了这兒。”于是他在門前坐下，嘴角上搭拉着烟斗，愜意地靜眺着；在那远远伸展开去的堤岸上，这时馬夫正在冲着四匹馬兒咒罵不停。那陋旧的車厢在高高的彈簧上不时地顚擺晃搖，仿佛快要倒下來似的，幸好兩旁有几个人緊緊挨着它，只要車子一顚簸，他們便用双手抓緊它，使它穩住；每当輪軸深深陷入污泥里，馬兒停住时，他們就粗暴地先向馬兒嚷叫一番，然后使出全身力量，利用木棍和板子把馬車撬出來，

---

① 聖·米达杜斯節：六月八日，类似英國的聖·斯威遜節（七月十五日，据說这天如果下雨，就会繼續下四十天雨）。

② 諾亞：聖經旧約中所傳說的希伯來人的族長，在大洪水时由上帝啓示乘方舟得免于难。

③ 原文为“摔他們，撕他們”，此处按照下文的意思，姑且譯作“不摔不到”。

④ 意指下大雨。

⑤ 蒂薩河：在匈牙利与南斯拉夫境内，流入多瑙河。

抬起車輪，除掉車輻間已經凝成一团的泥塊；隨后，車兒又順利地向前挪动了几步。

彼得·布士先生喜欢用眞正宿命論者的眼光來看待别人的危难。狂乱的叫喊和鞭子噼啪的响声不时地傳入他的耳鼓中，但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說眞的，他自己有四匹好馬，只要有它們帮下忙，可能一眨眼就能把前來的客人拖出泥淖，可是他憑什么要这么干呢？如果天命注定馬車会安抵客店，那么它自然会到达；如果注定它要陷在爛泥里一直到天亮，那么就讓它陷在那兒。違背天意是大錯特錯的。

車行到堰堤的半当中，四个輪子終于全部陷死在爛泥里，动彈不得。人們扯起嗓子粗声喊叫，馬挽給扯断了，馬兒倒在污泥里，天色也湊热鬧似地慢慢黑了下來。布士先生心定了，把烟斗灰兒磕在手心里。謝謝老天爺！今天不会再來客了！当他穿过大門，一眼瞥見他的鷄鴨在空馬車房里挤作一堆，欢諧地嘰喳着，准备过夜时，他心中感到很愉快。他囑咐大家伙兒都去睡覚，因为蠟燭价錢貴，接着把爐火弄滅了，自由自在地躺在他的斗篷上，舒坦地伸开了四肢，叼着点燃的烟斗，称心如意地格格發笑，想到那些人在这种湿淥淥的天气里行路，眞是蠢不可及。

彼得·布士先生正安靜而毫無挂慮地睡他那份兒覚的时候，灾难从另一边迫近屋子了。尼勒吉哈薩①那边事实上是沒有堤岸的，河水可以任意地涌上來退下去。陌生人胆敢朝那边走，可得同时立下自己的遺囑，但是熟悉地势的人却能輕而易举地走过去，比走正道还方便。有些經常打从这里过往的馬夫們，对这一帶曲折崎嶇、沼澤密布的道路了若指掌，能够在深夜里駕着任何式样的馬車，安安穩穩地通过这里。

---

① 尼勒吉哈薩：匈牙利境內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鎭。

这当兒一定已接近半夜，因为“不摔不到”客店的公鷄一个接一个的喔喔地啼起來了。天边閃着一絲朦朧的亮光。十二个手执火把的騎士走近了，在他們中間夾着一輛轎車和一輛貨車。

貨車走在轎車前面，这样，倘若地上出其不意地出現了坑潭，貨車掉了進去，轎車便会得到警告而避开。

手执火把的人是些穿着奇特的制服的侍从，头戴一頂插着白色馬鬃的圓筒高皮帽，身穿鑲黃边的紅上衣，外面披一件用來擋大雨的狐皮斗篷。每个馬鞍上都挂着一柄佩刀和兩支手槍。他們的外衣只垂到腰际，下面接着帶繐兒的短麻布袜，跟上衣的紅布很不相称。

这时貨車走近了。四匹蛮壯的好馬拖着它，鬃毛好象淌在水里一样；繮繩由一个無賴似的老馬夫执掌。这位仁兄睡着了，反正馬兒很熟悉这条道；只有当他將繮繩拉緊时，他才醒过來，使劲地哼下鼻子，愠怒地向四下瞧一瞧。

貨車里現出一幅有点可笑的景象：后座沒人坐，前座上却坐着兩位背朝着馬夫、身份不明的家伙。他們把整个身軀蜷縮在那毛茸茸的羊毛斗篷或者說粗罩袍里，兜帽戴得那么低，遮沒了面孔，簡直弄得不象人样，很难断定他們到底是怎样一路人。而且他們正睡得香甜；腦袋左右搖晃；由于貨車的顚簸，有时候不是这个朝后一仰，就是那个朝后一仰，偶尔也会兩人同时朝后一仰，要不然，就是兩人的腦袋相撞一下，于是兩人立刻挺直身子，好象是說：“嘻，我实在并沒睡着！”过一忽兒，兩人又打起盹來。

貨車上圍滿了不少大筐子，鼓囊囊的准保会使人疑心到里面一定塞滿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后座上放着的那个筐子，时不时在自行轻轻移动，可以猜想得到：准是裝着一只活玩意兒。兩位先生对它很尊敬，要不然，他們才不会讓它坐那最好的位子呢。不久，筐子里起了一陣比先前更猛烈的冲击，筐子給頂翻了。这只奇怪

的东西，經过一陣死命的挣扎，終于伸出了腦袋：原來是一条漂亮的獵狗。优先权原來屬于它！这一点它好象很明白，你瞧它蹲在貨車里，先不先堂而皇之地打了几个呵欠，随后弯下身來用長爪子搔搔它那頗有貴族气派的耳朵，搖晃了兩下脖子上套着的鉄項煉；这当兒，一只無礼的、夜間出沒的馬蝇試想跟它交朋友，它便和它展开了一陣坚决的搏斗，矯健地用牙逮它。后來对这种消遣感到厭倦了，它就把目标轉移到兩位睡覺的旅伴身上；这条淘气的獵狗，帶着一副搖尾乞憐的表情，注意到兩位睡着的旅伴中較瘦的那位正在冲它点头，于是它便抬起前腿，朝他的臉上划过去；那位仁兄立刻唏哩胡嘟地說："坯，这个吃不得，老爺！"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輛轎車。五匹純种的駿馬拖着它，个个趾高气揚地仰着它們那戴着華飾的头。兩匹在車轅旁，三匹在前头；前三匹脖子上都挂着玎玲瑲瑯的鈴兒，警告路过的人快快讓路。車前座位上坐着一位老馬夫，身穿一件綉花的皮斗篷；他唯一遵行的一条戒律就是：随便他往哪兒走，他都不敢回头往車厢里張一張，否則腦袋瓜子就会頓时挨上一槍子兒。不过，我們却沒有什么腦袋被射穿的顧慮，尽可大着胆子朝里面偷瞧瞧。

車篷下坐着一位老年人，身上裹着一件盖住頸兒的狼皮大氅，头戴一頂把眉毛都遮沒了的羔皮帽，除了臉蛋兒以外，什么也看不清。这是一張奇特的臉；兩眼古怪地瞪着你，好象帶着一种迷惘的神色，表明这个人注定要做偉人，干出一番驚人的事業來。他虽然命生得好，但是由于后天的遭遇、环境的影响和玩忽自誤，使他并沒有因为命好而獲得什么成就，他只在一些小事情上做得与众不同就感到滿足了，而且对自己的絕妙的眼神感到异常得意。他的臉蛋兒胖搭搭的，但毫無神采；面龐顯得高貴，却布滿了稀奇古怪的皺紋。这張臉，配上兩道濃眉和不加修飾的八字須，乍一看眞使人嫌惡。可是如果他朝你看上半天，你就会慢慢地覺得他的仪表

还过得去。特别是当他閉上了兩眼，讓睡眠把他臉上的皺紋抹平时，他就帶有那样一种家長式的表情，叫你不自覺地想起了自己的爹。但是使他看來分外出众的却是他周圍的那幅奇异的景象：兩个鄉下姑娘蜷縮在他身旁，緊緊偎着他；我們且不必說这兩个小胖姑娘的臉上顯得多么煩躁，單是从她們那种嚴肅的表情看來，也就可以断定她們絕不是由于一时的高兴而願意坐在这位老紳士身旁的。寒冷潮湿的黑夜把这老年人血管里的血液全給冻凝結了。他的狼皮大氅不够使他暖和，所以他在身旁安插兩个年輕小姑娘，緊緊偎着他，这样他那衰敗的身軀就可以从她們血气旺盛的身体上借來些暖和气兒。

在他那远远的府堡里，他通宵睡不着，又沒有什么可消遣的，所以他后來猛然想起，上“不摔不到”客店去，攪醒店老板，說什么也要跟他吵上几句嘴；如果在这深更半夜里，把他吵醒后，再馬上跟他要吃的喝的，这样的無理取鬧一定会格外刁鑽而有趣。倘若那混小子竟敢罵街（他很可能那样做），那么就讓他飽尝一頓侍从們的皮鞭子。店老板本身是位鄉紳，所以这場玩笑沒准兒要破費一千多福洛林①，不过这場取鬧确也值这个价。

于是他喚來听差，命令他們备好馬，点起火把來。在这辨不清道路的黑夜里，他率領了十二位侍从浩浩蕩蕩地出發了，随身帶着各式各样的酒菜，一等开完这場玩笑之后，便布置一桌宴席來慶祝。他沒有忘記帶上他那三个供他取乐的跟班，讓他們搭乘貨車先走一步。这三个跟班就是他心愛的獵狗、吉卜賽小丑和他豢养的詩人，三个正好凑成一个很好的小集团。

可貴的彼得·布士先生，是以对別人加于他的侮辱特別敏感而遐邇聞名的；随便一丁点事兒就能惹得他暴跳如雷。所以老人

① 福洛林：匈牙利錢幣。

先派了一个侍从去，那个侍从象个蛮子似的把客店的窗戶格达格达乱搖一陣，扯起頂高的嗓門喊道：

"起來，店小子！起來，起來！侍候老爺們，放麻利点！"

彼得·布士听到这些話，一躍而起，就仿佛身上中了一槍似的，抓起他的佩刀，向窗外張了張，看到外面擺开一排輝煌耀眼的隊伍，火把把整个房屋都照亮了，他頓时領悟到要跟誰打交道了。他料到他們一定要故意惹火他，來作为他們的特別消遣，因此便下定决心，說什么也不动气。他把佩刀重新好好地挂在釘子上，扣上他的羊皮帽，匆匆忙忙地披上斗篷，走了出去。

新到的客人已經進了天井。正当中是一位老爺，身穿一件齐膝的、帶金扣子的大披風，四周圍了一圈侍从。他那圓鼓鼓的身子迫使他的腦袋一定得往后仰一点，他用一根西班牙金头手杖支撑着身子。很明顯，他那傲慢和冷嘲的表情跟他的臉多么不相称，而且完全損坏了臉上那天賦的乐观的特性。

"走近点，先生！"他用一种專橫的口吻向店老板大声說，"打开你的門，收拾一下，准备招待我們。給我們拿釀酒、托凱酒① 和麥奈酒② 來，还有山鷄、薊菜、蟹肉色拉。"

店老板謙恭地把帽子脫下來，拿在手里，用一种最沉着冷靜的声調說：

"托天之福，把大人引到小店；我一定按照您所吩咐的一切來侍候您。只不过請您老原諒，小店沒有托凱酒，也沒有麥奈酒。我的山鷄还沒养肥；至于螃蟹呢，統統都淹死在洪水里了，这您自己也可以看到。而我想您老决不会把这兒的兩只'螃蟹'交給我的厨房來整治吧？"

末了一句玩笑，是指着穿紅衣服的侍从們說的，轉移了老爺的

① 匈牙利托凱地方所產的葡萄酒。

② 匈牙利麥奈地方所產的酒。

注意力。他很高兴店老板竟敢开起玩笑來。事先他沒有料到这点，因而愈發感到有趣。

这时，吉卜賽小丑伸出他那張可以和任何黑人媲美的臉蛋兒，冲着店老板呲着一排白牙，扳着手指头，說明他所要的东西。

“我要，”他說，“一盆乳鹿油炒的極乐鳥下的蛋和一塊腌鮭魚子燒野猪肉。我从不吃别的东西。”

“那我可太对不起您那高貴的肚子了。不过，一盆吉卜賽雜燴却是随叫随有。”彼得·布士回答。

“对不起，”吉卜賽人叫道，“那是我的族親！不许你把他拿去烤！”

老爺听到这个索然無味的笑話，格格笑了起來。这种俏皮話是他的很重要的消遣品，而且由于这位店老板投合了他的趣味，他对店老板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那你到底能拿些什么來給顧客們吃呢？”

“什么都給，大人。只是不幸得很，我所有的东西都光了，將到手的还渺茫得很，而理当屬于我的还不知道在哪兒呢？”

老爺对这“什么也沒有”的委婉曲折的說法感到很滿意，又縱声大笑，还想把这話傳之不朽，便大声叫道：

“达尔法士在哪兒？作詩的小子躲到哪兒去了？”其实那位高尙的人就站在他旁边，双手背在身后，干癟、蒼白的臉象一張羊皮紙似的，不耐煩地注視着这場趣剧。“别这么死气沉沉的，活潑些，达尔法士！快，給这家沒有吃食的客店做首詩！”

达尔法士先生垂下睫毛，嘴巴撅到鼻子头那兒，用手指輕輕敲着腦門，謅出了这首即景詩：

若君未曾携酒肴，
且对空盆慰飢腸。
此肆齋期永不断，

土耳其人勿光降①。

“这家伙在說什么呢！土耳其人跟这家客店有什么关系？”

“他們跟它休戚相关，”达尔法士沉着地回答，“因为土耳其人也得吃，尽管他們不是每次都能如願以償，他們可不願意到这个什么都沒有的地方來，所以这首詩恰到好处。”

老爺陡然轉向店老板：

“那你这所房子里有耗子沒有？”

“房子不屬于我，大人。我只租了这所房子。耗子倒的确不少。我看拿它一兩只，房东也未必会去起訴。”

“那么，給我們烤只耗子吧！”

“只要一只？”

“別那么廢話！难道你把人的肚子当作無底深坑不成。一只这样的畜生，还不够嗎？”

“遵命，大人。”店老板說着，立刻把猫兒叫進屋子來帮他忙，其实他只要自己挪动一兩塊石头，就可以象猫兒那样，任意选挑一只耗子出來。

这兒，我想順便說几句話：耗子是那么可爱的小动物，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那样怕它。它其实跟我們家里养來玩的小松鼠、天竺鼠相差得不远；不僅如此，它比它們还要聰明得多。它有多么精致的小鼻子，多么可爱的小耳朵，多么小巧玲瓏的腿兒喲！还有它那發噱的長須，它那閃亮的鑽石般的、机警的黑眼睛！当它玩耍的时候，吱吱叫的时候，或者站起來用前爪扑空的时候，它就跟世界上別的任何一种动物一样聰明而漂亮。螃蟹給煮熟了，誰也不害怕，螺螄端上了飯桌，誰也不会吓一跳；事实上这兩样东西比起

① 一五二六年匈牙利中部为土耳其侵占，封建王國瓦解。一六九九年，匈牙利才从土耳其的羈絆下解放出來（但后又成为奧地利的附庸國），故此处詩人提到土耳其人。

耗子來，可怕的多。所以說，烤一只耗子又有什么大驚小怪的。況且在中國，它还算一盆名菜，一盆講究吃的人的闊气菜肴呢！他們把耗子养在籠子里，用胡桃和杏仁喂肥了，便把它作为筵席上一道最精美的菜！

可是，这伙人却这样想：能想出这么一个主意，簡直是絕妙的玩笑，个个人想到了它便大笑起來。

当彼得·布士先生打开一間倉庫般的大屋子，讓進客人时，侍从們已經卸完了車，取出了褥垫、幔帳、折凳和桌子；不到一会兒，这間帶回音的空屋子象变戲法兒似的忽然变成了一間豪華的房間。桌上高高的堆着銀酒杯銀碟子；大銀斗里冰着刻花玻璃的威尼斯長脖子酒瓶，看起來里面准盛的是一种誘人的玉液瓊漿。

貴人躺在为他准备好了的躺椅上，侍从們替他脫下帶馬刺的靴子，一个鄉下姑娘坐在他的头边，不断地撫摩着他那稀疏的灰头髮；另一个坐在椅脚那边，用一塊法蘭絨揉着他的脚。詩人达尔法士和小丑衛大拉站在他身旁；再远些站着他的侍从們；獵狗蹲在椅子底下就这样，在吉卜賽人、侍从們、詩人、鄉下姑娘和獵狗圍起的圈子的正当中，躺着一位匈牙利最闊綽的大富豪。

这时，耗子正在烤。不久，店老板把它放在一个大銀盤的正当中，親手捧了來，四周还圍着一些辣芥末，嘴里放了一点綠香菜，配菜与往常并無兩样，主菜却大不相同。

桌子的正中間，擺下了这盆菜。

貴人首先挨个兒請侍从們吃。他們对它不感兴趣，只是搖了搖头。

其次輪到詩人。

“謝謝老爺。請原諒我！我正在替吃耗子的人作詩哪！”

“那么，衛大拉先生，來！吃掉它，快着点！”

“我！老爺？”衛大拉說，好象沒大听懂那句話似的。

“对，你。怕什么？你住帳篷的时候，我的一头牛瘋了，你和你那群人还不是把它給吃了！”

“一点不錯！假如老爺的五十二加侖半的大桶酒發了瘋，我也能把它完全喝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來，來，快些！不要辜負了这盆菜！”

“可是我祖父沒跟这只小动物过不去呀！”

“那你就來强爺勝祖吧！”

“如果給我一百福洛林，我就干。”吉卜賽人一面說，一面搔搔他那鬈毛的腦袋。

貴人解开了外衣的口袋，掏出一只又大又油的皮夾子，微微打开一半，露出一叠很漂亮的、血紅色的鈔票。

吉卜賽人朝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夾子斜瞟了一眼，又重复了一遍：

“給我一百福洛林，我就可以滿不在乎地把它吃掉。”

“吃給我們看吧！”

于是吉卜賽人解开他那長禮服的扣子，这件禮服是他主人出的怪主意，非讓他經常穿着不可的。他把他的傻圓臉挤成了四方形，抽搐了兩下抖动的头皮，这样一來，他那滿头乱髮就象田鳧的冠毛似的前后擺动着。随后他抓住这只可怕的小动物离头最远的那部分，把它拎了起來，板起一种酸溜溜的丑面孔，搖搖头，勉强下了个大决心，張嘴閉眼，一瞬眼的工夫耗子就不見了。

吉卜賽人說不出話來了，一只手不自覺地捏緊喉嚨。一口吞下一只四脚动物，可不是件鬧着玩的事；但他把另一只手伸向富豪，哽咽似地喘着气說：

“一百福洛林！”

“什么，一百福洛林？”幽默的紳士問。“我說过給你一百福洛林嗎？胡說八道，先生。我应当說：你該謝謝我給你准备了这样一

道連你祖父都沒嘗过的稀罕菜，他如果有这个口福，一定还会付出錢來呢！”

毫無疑問，这眞是一个笑痛肚皮的玩笑；笑声忽然中断，因为吉卜賽人的臉色一会兒發青一会兒發綠，眼睛快从眼眶里暴出來了，他癱在一只椅子上，說不出話來，痙攣地指着他那閉不攏的嘴。

“瞧，瞧啊！他快噎死了！”好几个人喊道。

富豪也很驚慌。玩笑已經开得太过火，出了乱子了。

“快灌他酒，把耗子冲下去！”他喊道。

侍从們迅速地拿起酒瓶，一下子往吉卜賽人的喉嚨里倒下半瓶子酒，帮助那只可貴的耗子往下走。过了很久，这可憐的家伙大口喘着气，好象稍許复原了一些；但是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轉，嘴里咕嚕了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話。

“好吧，給你这一百福洛林，”受驚的富豪說，他差不多快吓死了，趁着这个吉卜賽人又从恰隆[1]的渡船折回來时，借此安慰安慰他，酬劳他一下。

“謝謝您，”后者抽噎地說，“可是現在不需要它了。衛大拉一切都完了；衛大拉快死了。要是一只狼咬死了可憐的衛大拉嚒，那沒話說；可是区区一只小耗子——唉！唉！”

“别那么蠢，小伙子！不要緊的。瞧！这兒再給你一百福洛林。别再鬧了，耗子已經吞下去了！誰來給他捶捶背，行不行？把鹿肉端來，讓他吃点！”

小丑感謝他們給了他背上一頓拳头，而当他們把鹿肉擺在他面前时，他做出一副被慣坏了的小孩似的怀疑的、打不定主意的表情，兩眼瞪着它，不知道該哭还是笑。他先笑笑，接着嘟噥了几句，最后还是在那美味的冷肉前面坐了下來。那盆肉是用最好的猪油

① 恰隆：（希臘神話）在冥河上渡亡灵往冥府的神。

煎的，醮上了不少乳酪似的、美酒制成的醬汁。他一大塊一大塊的往嘴里塞，世界上任何一只耗子也沒有那几塊肉的一半大。就这样，他不僅喂飽了自己，而且使得富豪也很滿意。

接着，富豪做了个手势，侍从們就把帶來的冷菜都端了來，將那擺滿丰盛筵席的桌子一直推到富豪所躺的椅子跟前。桌子下首放着三把折凳，上面坐着三位寵兒——小丑、獵狗和詩人。富豪瞧着这三个家伙吃得香甜，自己的胃口也慢慢地开了；酒漸漸地使他們之間变得極其親密，詩人开始管吉卜賽人叫"老爺"，吉卜賽人借隱喻來逗富豪多說話，富豪就拿耗子的事件說了些無聊透頂的俏皮話，其他兩人不得不尽力陪着笑。

最后，顯貴的紳士認为耗子話題已經談厭了，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这时吉卜賽人忽然把手伸進胸口的衣服里，笑着喊："耗子在这兒呢！"說着說着从礼服的暗口袋里把它掏了出來，这是当那群受驚的人們認为他把它吞下去了，死乞白賴地讓他吃喝各种好东西以减輕他的痛苦时，他偷偷塞進去的。

"瑪特，瞧！"他对獵狗說，獵狗立刻把这个 corpus delicti ① 吞了下去。

"你这个沒出息的流氓！"富豪嚷道，"你竟敢跟我开起玩笑來了！我非把你吊死不可！來，侍从們，拿根繩子把这小子吊在那根大梁上！"

侍从們立刻遵从老爺的命令，抓住那笑个不停的吉卜賽人，把他架上一只凳子，用繩索套在他脖子上，繩头繞过大梁，然后拖开他脚下的凳子。吉卜賽人踢着兩只腿，死命掙扎着，可是一点用也沒有；他們把他吊在那兒一直等到他快悶死了，才把他放下來。

这时他生气了。"我要死了！"他喊道。"我可以象一个正派

---

① corpus delicti：（法律名詞）犯罪的証物。

的紳士那样好好地死，决不会傻到讓你們再把我吊上去！”

“那就死吧！”詩人說。“甭害怕。我替你想句墓志銘。”

于是吉卜賽人倒在地上，閉上了兩眼，达尔法士站在他身边，念出下面这兩句，作为他的墓志銘：

安息吧！吉卜賽少年，笑声永逝。

他人拿起你的琴，死神为你奏哀乐。

事实上，吉卜賽人四肢一动也不动了。他僵硬地躺在那里，停止了呼吸。他們在他的鼻尖和脚心上搔了半天痒，他仍然不动一下。后來他們把他放在桌子上，就象准备埋葬一个死人似的在他周圍点了一圈蠟燭。侍从們免不了象办丧事那样唱起挽歌來，詩人又不得不站在一張椅子上宣讀吊辞。

富豪笑得臉都發青了。

*　　　　*　　　　*

当“不摔不到”客店的一間屋子里在閙着这些事兒时，新來的客人正臨近这家不好客的旅店。他們是那輛不幸陷死在十字路爛泥里的馬車乘客，全部人馬竭力想把車子从陷進的泥淖里給拖出來，但費了整整三个鐘头，却毫不生效；那独坐在車厢里的紳士，便灵机一动，轉了个别出心裁的念头：用人的背來代替馬背，讓人把他馱到客店去。于是他跨上了自己的獵夫——一个彪形大漢的肩膀上，留下听差在馬車里看管所有剩下的东西，吩咐馬夫拎着車灯走在前面；就在这种可笑的方式下，他匆匆來到了客店，健壯的獵夫在門廊上很安穩地把他放了下來。

这里很值得我們尽快地、尽可能地來認識認識这位新來的客人。

从外表看，他顯然不是多瑙河中游大平原① 的貴族。

① 多瑙河中游大平原（匈語原名“阿尔弗徳”，意即平原）：这个平原約占現今匈牙利全國面積的一半。

他脫去了那帶有吉罗加①式短硬領的披風，露出了一套那么奇特的服裝，倘若有人在我們这时代胆敢穿着它走过大街，不光是街上的頑童，就連我們自个兒也会追上去瞧一瞧的。在当时，人称这种式样为 à la calicot②。

头上是頂淺淺的小帽，頗象一口扁圓的錫鍋，那么狹的边，眞教人無法想象他怎么能够戴得住它。小短帽下面，兩旁挤出那么一大堆鬆絨毛似的头髮，几乎把帽沿都給遮沒了。臉刮得蛮干凈，只剩下兩撇朝天分开的尖唇髭，活象一对咄咄逼人的犄角。脖子緊裹在一条漿过的、兩端削尖的麻布硬領結里，以至于想动晃一下下巴頦兒都很困难。这位紳士的深綠色禮服上衣，前襟短得只到胳肢窩下面一点点，但背后的燕尾却長得拖地；衣領大得出奇，使人簡直看不清藏在里面的那張臉。襯衫上有兩三折褶襉，上衣的銅扣比櫻桃核大不了多少，那对奇臌的袖子上端膨起來倒跟肩膀一边高。蠟黃色的坎肩上面差不多遮滿了非常突出的縐襉。一双 à la cosaque③的長筒袜，陪襯着这整套服裝，朝下擴張，凸出在皮靴外头，前面有裂口以便伸進脚去。坎肩上挂着各式各样玎玲瑠瑯的小裝飾品，靴子上却裝着一副尺寸大得驚人的馬刺，如果有哪个家伙不留点神，他的眼珠子很容易会被它踢出來。这就是那时代“勇武”的作風，而当时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战爭。使他这个打扮更臻完善的是一根細細的玳瑁手杖，頂上雕着一个象牙鳥头，自命風雅的花花公子，常爱在嘴边玩弄的那种鳥头。

“Eh, ventre bleu! eh, sacre bleu!”④新來的人喊道（不

---

① 吉罗加（1784—1841）：西班牙將軍。

② 法語：洋布式。

③ 法語：哥薩克式。

④ 法語：啊，藍天！啊，蒼天！

管怎样，他总算学到了貝郎西① 这兩句），踢了踢厨房的門，抖了抖他那湿透了的披風。"这是什么鬼地方？喂，來个灯呀！这房子里有人嗎？"

这个离奇的喊声把彼得·布士召來了，手里拿着一盏灯，他先朝新來的客人和那个已經破門走入厨房的听差呆看了半晌，然后以一种恰好与他那詫愕神情相反的敏捷的語調問道："先生，您有何吩咐？" 同时，他的臉上却顯出他什么也不打算給的样兒。

这位陌生人嚴重地糟蹋了匈牙利的語言；他帶有一种顯明的外國口音。

"Mille tonnerre!"② 他喊道，"你除了匈牙利話以外，不会說別國話了嗎？"

"不会。"

"太糟糕了。那么，店老板在哪兒？"

"我就是。請問先生，您是誰，您打哪兒來，您住在哪兒？"

"我在这里有產業，可是住在巴黎。我也不知道什么鬼把我引到这兒來的。要是你們路上的爛泥沒有把我給阻住的話，我早走远了。現在，給我——Comment s'appelle cela?"③ 說到这兒，他頓住了，因为他想不起他所要用的字眼。

"給您什么，先生？"

"Comment s'appelle cela? 告訴我那个名字！"

"我的名字嗎，先生？彼得·布士。"

"見鬼！不是你的，是我所需要的那个东西的名字。"

"您到底要什么呀，先生？"

"那种拉車子、有四条腿的东西；你得用鞭子抽它。"

---

① 貝郎西（Béranger）：法國歌曲家，生于一七八〇年，死于一八五七年。

② 法語：眞他媽的。

③ 法語：这叫什么？

"您的意思是一匹馬?"

"Pas donc! ① 人家不那么叫它。"

"一匹 forspont? ② "

"对,对,一匹 forspont! 我立刻需要一匹 forspont。"

"我沒有,先生;我的馬兒全都放出去吃草了。"

"C'est triste! ③ 那么我就留在这兒了。Tant mieux; ④ 这也不坏。我曾經游逛过埃及和摩洛哥。从前我也在一間跟这一样破爛的茅屋里住过一夜;我会覺得挺好玩的。我可以想象着我是住在阿刺伯人的下等酒店里,这条河就是曾經泛濫的尼罗河,那些在河里呱呱乱叫的动物——comment s'appelle cela?——蛤蟆?噢,对啦,当然——那些蛤蟆就好比是尼罗河里的鱷魚。还有这个糟糕的地方——你管这部分叫什么?"

"这不是任何东西的一部分,先生;这是堰堤,我們叫它十字路口的堰堤。"

"Fripont! ⑤ 我不是講我所陷進去的那塊爛泥,而是指这整个一区。"

"噢,我明白了! 这里是薩玻尔奇州。"

"薩玻尔奇,呃? 薩玻尔奇? 毫無疑問,C'est parceque ⑥ 很多'薩玻' ⑦ 住在这里,对不对? 哈,哈! 这是我的一个出色的双关話,c'est une plaisanterie ⑧ 。懂嗎?"

---

① 法語:不是!

② 德語:原应为vorspann,驛馬。

③ 法語:这眞不幸。

④ 法語:更好。

⑤ 法語:笨蛋。

⑥ 法語:因为。

⑦ 薩玻:匈語,szabó意为裁縫。

⑧ 法語:简直是个玩笑。

“我不能肯定，不过我相信匈牙利人是以一位率領他們离开亞洲的古代領袖的名字來命名它的。”

“噢，c'est beau，我的意思是說好極了！高貴的馬扎尔①人，以他們古代的一位族長的名字來命名他們所住的区域，实在很动人！”

“那么，先生，我可否請問您屬于哪个國籍？”

“我不住在这里。Bon Dieu！②無論誰住在这兒，該有多么不幸呵！水坑無底，除了鸛鳥，你任什么也看不到。”

彼得·布士轉身要离开这間屋子，这种对待他的态度触怒了他。

“回來，回來，别把灯帶跑了，signore contadino！③”陌生人喊道。

“对不起您吶，我本人也是系出名門的，名叫彼得·布士，我对这个名字很滿意。”

“啊，啊，啊，Monsignore Bouche④，那么，您是紳士兼老板嘍？沒关系，杰姆士·斯圖尔特⑤本來也是皇族出身，最后也变成了个店老板。嗯，告訴我，如果我住在这兒的話，你有沒有好酒和美女款待我呢？”

“我的酒欠好，本來不是为紳士們准备的；我的侍女是个丑八怪。”

“丑！啊，c'est piquant！⑥用不着生气。这样更好！对一个紳

---

① 馬扎尔(Magyar)：匈牙利的一个民族。大多数匈牙利人都屬于馬扎尔族。

② 法語：好上帝！

③ 意語：庄家佬。

④ 法語：“嘴巴”老爺。法語里“嘴巴”音“布士”。

⑤ 杰姆士·斯圖尔特：苏格蘭杰姆士六世，一六〇三年为英王，改称杰姆士一世。

⑥ 法語：眞希奇！

士來說，这都一样。明天一个时髦的漂亮女郎，今天一个‘灰姑娘’①，一个美如天仙，一个丑得象麥克佩斯②里的女巫；那兒是脂粉香气，这兒是大蒜臭味。C'est la même chose!③全是一样；这就是生活不平衡的地方。”

彼得·布士先生对这段話毫不感兴趣。“您最好还是問問自个兒：今晚打算躺在哪兒，这我倒很想知道知道。”

“啊，这眞 intéressant④。那么这里沒有客房嗎？”

“有，可是已經有人住了。”

“C'est rien!⑤我們可以合伙分住。如果是个男人，他用不着搬出去；如果是位太太，tant pis pour elle（那她就認倒霉）！”

“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告訴您吧，鳩克老爺在那房間里吶。”

“Qu'est-ce-que cela?⑥鳩克老爺是他媽的誰？”

“什么！您难道从來沒听說过鳩克老爺嗎？”

“哈，C'est forte⑦。这实在有点过火。这地方的人竟过着这样子的宗族式生活，大家只知道每人的敎名！Eh bien⑧，鳩克老爺跟我又有什么相干！你去他那兒一下，告訴他：我要睡在他房間里。我是个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容拒絕的紳士。”

“不見得吧！”彼得·布士說；他沒說第二句話就熄了灯，睡覚去了，讓陌生人自己去找另外那位客人的房門——如果他想去的話。

---

① 灰姑娘：童話中为繼母及姐妹所驅使日以煤碴为伴的美丽姑娘。

② 麥克佩斯：莎士比亞的一出戲。

③ 法語：这都一样。

④ 法語：有趣。

⑤ 法語：沒关系。

⑥ 法語：那是什么？

⑦ 法語：这太过火了。

⑧ 法語：那么。

四周一片漆黑，但欢乐的歌声和嗥鳴似的喧嚣却把陌生人引到那位神秘的富豪——一般人称他为鳩克老爺——的房間。唔，咱們待会兒就知道了。这当兒，那里已經胡鬧到瘋狂的高潮。侍从們拿住小丑躺着的那張桌子的腿兒，举了起來，在拖拖拉拉的挽歌吼声中，在房間里兜圈子；詩人把桌布当作披風緊圍在脖子上，走在后面，朗誦他那首坏透了的、亞歷山大韵① 的歪詩；鳩克老爺这时挾着一把提琴（他到哪兒去都帶着它），以一个吉卜賽職業琴师所有的优秀技巧和一种悠揚的音調，接二連三地彈奏着馬扎尔小調，讓那兩个鄉下姑娘和一对侍从在他面前婆娑起舞。

就在这时刻，陌生人闖進了屋子。

“晚安，太太先生們！”他喊道，“我很荣幸地向你們致敬！”

喧囂頓时平息，个个張大了嘴，凝視着这位突然出現在他們当中，而且又如此謙虛地向他們打招呼的陌生人。鳩克老爺任憑他的提琴弓子从手中滑落了下來，因为他虽然爱好这种过火的耍乐，却不喜欢被生人瞧到自己也夾在这种場合中。不过沒多大工夫，这位新來的客人就不再是陌生的了，因为小丑对突如其來的寂靜感到了驚奇，抬头張了一張，見到一位打扮得跟他差不多模样的紳士，便想到这一刻复活过來已恰是时分，就跳下“尸架”，奔向陌生人，拥抱他，親吻他，高声喊道：

“我親爱的兄弟，老天爺果真把你派來了！”

由于这句瘋話，笑声又重新掀起。

“哈！Ce drole de gipsy!② ”陌生人道，試着掙脫吉卜賽人的拥抱，“够了；别再吻我了，我說！”

于是，他对这群高貴的人一一点头招呼，用手絹拭去吉卜賽人留下的所有的吻痕，說：

---

① 亞歷山大韵：抑揚格，六韵脚十二音節的詩句法。

② 法語：这个渾吉卜賽！

“别讓我打攪了你們，太太先生們，請你們繼續玩乐吧！我不習慣破坏人家的欢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紳士，知道在他所参与的任何場合中，怎样 prendre son aire① 。我願將自己介紹給諸位：卡帕提家族，阿貝里諾·卡帕提。”

說完后，他朝手杖空心的那头吹了几声口哨，大模大样和漫不經心地一屁股坐在一只折凳上，將他的一只帶馬刺的沉重的脚，搭在另外一只折凳上。

这話使得这群人吃驚不小。連鳩克老爺也从他的座位上一躍而起，把兩只手掌按在膝盖上，驚奇地注視着这位新來的客人；这当兒，吉卜賽人四肢挨地，开始象一条狗似的在陌生人四周嗅聞起來。

最后，鳩克老爺用一种庄重的、慢气吞声的語調說：

“什么！那位紳士是卡帕提家族的子弟嗎？你知道姓卡帕提，意味着什么嗎？他們祖上三十代相傳下來，全都是当州長和首領；在这个國家里，它是最响亮不过的姓了！所以，請仔細考慮一下你所說的話，先生！这世界上除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姓卡帕提的！他叫貝拉！”

“Le voilà!② 这正是我呀！”陌生人說，冲着手杖的洞吹着一支歌剧的調兒，一只腿伸在前头，另一只打着拍子，一直吹完为止。“我出生在这个野蛮的國家，生养我的父親——啊，ça!③ 不是我父親！Comment s'appelle cela?④ ——我的意思是指我的双親之一，而不是父親。”

“我想你是指你母親。”

---

① 法語：保持他的風度。

② 法語：就在这里！

③ 法語：那个！

④ 法語：叫什么來着！

“对，对，当然！我的母親！嗯，我母親是个貴族，受过良好教育，不过我父親却有点怪，他最爱乱开玩笑。他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就是把我、他的長子的教名取成为貝拉，教我学匈牙利話。貝拉，媽的，想想看！难道这个名字也配得上一个紳士的身份嗎？算我僥幸，我的父親死得很及时，我就跟母親上巴黎去。我討厭自己的名字，正好当时最时髦的名字是阿貝里諾，我就把貝拉改成了阿貝里諾。另外，糟糕的是我忘不掉匈牙利話。但是这沒关系，我也同样会說黑人的土話。对一个地道的紳士來說，这并不算什么侮辱！”

“那么，請問您干嗎到这兒來旅行呢？”

“啊！Venir ici de Paris, c'est tomber du ciel à l'enfer！（从巴黎到这兒，簡直等于从天堂降到地獄！）c'est merveilleux①，妙極了，人竟能在这兒住下來。啊，Mon cher② 侍从，我想我看見了一些燒好了的吃的。請挪近点；把它放在桌上，給我斟上酒。A votre santé, messieurs et mesdames！③ 鳩克先生，特別祝您福体安康！”

鳩克老爺耐心地听着这段冗長的話。他的眼睛小心翼翼地追随着陌生人的每一个动作，一种已消褪了的幽郁的表情慢慢地又挂上了他的臉。

“那么，是什么事促使您老爺來到这兒——从天堂降到地獄來的呢？”

“Hélas！④”阿貝里諾嘆道，用刀叉在盆子上敲打着一支進行曲。“这原是無可奈何。一个住在國外的紳士，有很多必要的花

① 法語：眞妙。

② 法語：我親爱的。

③ 法語：先生和夫人們，祝你們健康！

④ 法語：唉！

費，可是我父親只留給我区区四十万法郎。喏，請問您：一个人靠这点錢怎能过得象样？如果一个人要为他祖國爭光，他在國外首先必須顯得气派軒昂。我常去巴黎的一家头等剧院。我有自己的 meute 和 écurie①；我的情妇都是名震一时的舞女和歌星。我游歷过埃及。在摩洛哥，我从酋長的后宮里拐走了他的最标致的姑娘。我在意大利歇暑；在科摩湖②畔，我有所精巧的别墅。我有全部由法國最著名的作家替我寫成的旅行札記——我把它們出版了，就象是自己寫的一般。科学院因此推选我为院士。在漢堡③，我一口气輸掉五十万法郎，面部肌肉紋絲不动。因此，我那区区四十万法郎全都完蛋了，利息和本錢全都——飛了。”

說到这里，他用手和嘴比拟了一个表示全都消失在空中的姿势。

鳩克老爺繼續以一种愈來愈冷漠的眼神，凝視着这位年輕的紈袴公子，不由自主地从胸中迸出了一声長嘆。

“但是，这沒关系，”年輕的紈袴公子用一种自鳴得意的声調繼續說，“一个人只要有一百万塊錢，他便会輕易地花掉兩百万；这是一門很快就能学会的学問。ces fripons de créanciers,④我那些狡猾的債主，都同时想起跟我要錢；只要一个开了头，其余的也就接踵而來，决不落后。我駡他們，可是这無法使他們滿足，于是他們便把我給告了，我不得不离开巴黎。c'est pour brûler en cervelle！这足够使我飲彈自殺了，Mais v'la⑤！幸而老天爺降給我好运道。恰好我父親的一位兄弟，名叫約翰·卡帕提，他比我父親

① 法語：獵犬和馬匹。

② 科摩湖：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湖泊。

③ 漢堡：德國的一个城市。

④ 法語：这些狡猾的債主們。

⑤ 法語：但是啊！

可闊气得多——"

"啊哈!"

"一个瘋瘋癲癲、年老昏憒的老家伙;关于他,我能告訴您一千个笑話。"

"眞的嗎?"

"眞的。他从來沒离开过他的老家;可是在他的府堡里,他拥有一座剧院,演員們在那里面表演他所編著的喜剧;他邀請第一流的女演員來串演,只为了她們能給他唱些粗俗的鄉下小調;他給他的獵狗修建了一所象宮殿一般的窠,它們跟他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还有嗎?"

"他还有一整幢养着不少鄉下娘子的后宮深院,許多跟他类似的無賴,跟他和她們通宵达旦地跳舞。然后,他縱使这群人爭吵搏斗,于是他們便一直厮打到头破血流为止。"

"沒有了嗎?"

"他的行为很反常。他不能容忍任何外國的东西。他不准豌豆出現在他的餐桌上,因为他的土地上不生長豌豆。同一原因,咖啡也不准拿進他家,他用蜂蜜代替糖。瘋子! 对不对?"

"对極了。你还知道别的嗎?"

"呵,我能告訴您一千樁。他的一生荒謬得無与倫比。他一輩子只作了一件聪明事。那就是当我正处在最危难的境况下,除了我的闊叔父外,再沒有别人能搭救我时,这位匈牙利富豪,这位普洛圖斯①,有天晚上,狠吞虎咽地吃鷸鳥蛋,一直塞滿到喉嚨口那兒,第二天清早,他就一命嗚呼了。我即刻得到关于这件事的通知。"

"那么,我想你來这兒是为了即时接收这筆闊气的遺產吧?"

"Ma foi!② 再也沒有别的事能把我引到这个討人厭的國家來

① 普洛圖斯:(希臘神話)財神。

② 法語:是啊!

了！”

“好極了，我的体面的先生。那么，你可以馬上备好馬車，套好你的馬兒，赶回巴黎，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去意大利或摩洛哥。因为我就是你那半瘋癲的叔叔——闊綽的無賴。你可以親眼瞧到我目前还沒有死。”

阿貝里諾听到了这些話，癱了下來，四肢痠軟無力，吓得不由自主地結結巴巴說：

“Est-ce possible?① 这可能嗎？”

“嗯，完全可能，先生。我就是約翰·卡帕提，鄉下人开玩笑管我叫鳩克老爺，我自个兒也很喜欢人家这样称呼我。”

“噢，要是我稍微用点腦子就好啦！”年輕的紳士跳起來，急忙握住他这位偉大的叔父的手。“可是，說眞的，那些惡毒的家伙把我叔叔形容成一个完全兩样的人，使我簡直想不到他是一位如此豪迈高貴的紳士。Mille tonnerres!② 往后我决不能容忍任何人胆敢在我面前說：我叔父不是欧洲大陸上最高貴的騎士！如果我沒有見到您，我眞要难受死啦！好極了！我本想尋找一个死叔叔，却找到了一位活的。c'est bien charmant!③ 命运女神可眞不是个好惹的女人。我要抗議她开我这样一个不小的玩笑！”

“这种虛伪的恭維話已經够多了，親爱的侄兒，我不喜欢这一套。我喜欢听粗野、直率的話，甚至从我的侍从們嘴里說出來的，我也爱听。我就爱听人家这样說話。我的好侄兒，你远道來此，是想繼承我的產業；毫無疑問，你那些債主將会大隊的跟在你屁股后头开來。这下你發覺我还活着，有点着惱吧？”

“Au contraire,④ 我旣然發覺了我親爱的叔叔依然健在，那他就更容易对我表示親切了。”

“怎么呢？解釋解釋看！”

“我幷不是來請求您給我一份年金的！这对咱倆 serait bien

fatigant⑤。我建議您替我还掉一大筆債，这样，咱倆之間就平安無事了。”

“哼！好大方！如果我不替你还，恐怕就要宣战了吧？”

“好啦，好啦，親愛的叔叔！您眞会說笑話！您是說不替我还！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区一二十万‘里夫’⑥，对您算不了什么的。”

“那么，親愛的侄兒，我感到很遺憾，你把你祖先靠着汗馬功劳掙來的產業，看得这样輕；我实在不能帮你。我自己也缺錢用。我也在娛乐上胡乱花錢，但純粹花在家鄉的娛乐上。我身边有一大群伙伴、侍从、飯桶伴随着，除了我花費在他們身上的錢以外，我还把錢散到耕我田地的庄家佬手里。如果我發起瘋來，我还会为自己建造一座从这山通那山的桥。但是，我决不在演歌剧的舞女身上浪費一个子兒，更不会去拐騙摩洛哥公主，或是攀登金字塔。如果你喜欢吃喝，在我家里你可以尽情享受，你还可以任意挑选合你心意的漂亮妞兒；只要你好好地把她們打扮起來，个个都跟你那些摩洛哥公主們一样美丽。另外，你如果想旅行，这个王國是够大的，你乘了馬車一直跑上八天，也到不了我的領地的尽头。但是，我决不会把錢花到國外去的；咱們是‘肥水不落外人田’⑦的。”

在这段談話進行的时候，年輕的紳士开始不耐煩了，身子不停地在椅子上擺來擺去，前后扭动着。

“您要知道，我不是來請求施舍的，”他終于喊了出來，“我不

---

① 法語：这可能嗎？

② 法語：天殺的！

③ 法語：这太好了！

④ 法語：相反。

⑤ 法語：都不称心。

⑥ 里夫：法國的一种銀幣。

⑦ 此处原文是“不把水放到多瑙河去”。

过是請求付一筆預支的款項罢了！”

“什么！一筆預支的款項！你要我剝掉自己的皮嗎？”

“嗯！”阿貝里諾不耐煩地喊道，臉上开始挂着一种傲慢輕蔑的神气。“您要知道：那些錢差不多全是我的，或者說，終有一天会全部归我的。我想您决不会把它帶進棺材里去吧？”

“棺材？”老头兒十分激怒地喊道，面孔頓时刷白。“什么！我的棺材里！你向我說棺材？”

“当然說嘍。唔，您的一只脚早巳在棺材里了；酒宴、舞会、鄉下妞兒們，正把您的另一只脚也拖進去；这样，一切都会归我，我才不会謝您一声呢！”

“喂，車夫！”老卡帕提打椅子上跳了起來，臉上帶着近乎英勇的神情，怒吼道，“預备好我的車。咱們走——馬上走！誰也甭想再待在这所屋子里一会兒。”

阿貝里諾对这老家伙的無力的忿怒报以縱声大笑。

“好了，好了，别这么生气，”他說。“干嗎 échauffer① ？您这样只会加速腦充血的。得了，得了，我的好老孩兒，别动气了。您曉得，我是能够等的。我还年輕得很。”他說着說着，便横身躺在三只并排的凳子上，口里吹着一段随便想起的輕松的小調。

侍从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要想从他身下抽走凳子，但是老头喊道：

“把这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原处！凡是那小子所碰过的东西，我决不再挨一下。店老板！这家伙哪兒去了？这屋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的了！”

最后一句話的声音，瘖啞得几乎听不清。小丑握住他主人的手，免得他老人家摔倒，詩人在前面帶路。

---

① 法語：發火。

"您瞧，瞎吵瞎鬧是不解决問題的，"阿貝里諾帶着諷刺的同情說。"别走得那么快，要不然您会摜倒的，有損貴体。披上您的皮大氅，免得着凉。老爺的脚爐哪兒去啦？喂，你們这些蠢貨！放塊暖磚在我親愛的叔叔脚下！小心照顧他头上的每一根头髮！"

約翰·卡帕提一語未發。这在他还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受到人家大胆地触怒他。噢，假若别人这样作，眞不知会鬧出什么大乱子來呢！侍从和馬夫站在他面前直打哆嗦。連彼得·布士先生看到那張沉默的面孔，用一对充血的眼睛瞪着他时，也說不出話來了。侍从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老爺架上轎車。兩个小妞兒，一边一个坐在他的身旁。随后，他招呼店老板走过來，用嘶啞的低声在他耳边咕噥了几句，布士連連点头，滿臉流露出贊成的意思。約翰先生把自己的皮夾子遞給他，告訴他可以收下里面所有的錢。接着，轎車便在手执火把的騎士們的护衛下，轆轆地駛开了。

那位 roué①，用刺耳的、嘲弄的声音，在轎車后面喊了几句气人的送别辞，附帶着一大串帶响声的吻——"Adieu, cher oncle! adieu!② 親爱的鳩克大叔，替我問候家里的小妞兒們，小狗兒們好！Au revoir,③ 下次再欢聚吧！"他不停地向鳩克老爺飛送大把大把的吻。

这时，店老板已經开始把約翰爵爺留給他的床啦，桌子啦，一件接一件的往屋外拖。

"喂，cher ami!④ 你能不能把家具留到明天早晨？我还要用呢。"

"不行。这所房子得燒掉了。"

---

① 法語：浪子。

② 法語：再見，親爱的叔叔！再見！

③ 法語：再見！

④ 法語：親爱的朋友！

"Que diable!① 你怎么敢說这种話?"

"这所房子是剛走的那位老爺的。里面的东西虽說是我的,可全都付过了錢。他命令把这个客店放火燒掉,并且以后在这里永不准再盖旁的客店。您知道,人各有所好啊!"

于是,他帶着一副最淡漠的表情,灵巧地用燭火点着了茅草的屋檐,然后極其鎮靜地瞧着火焰怎样鋪展开來。他借着这火光,更可以愜意地数点一下他为这場火得到了多少錢,結果發覺自己足够在鄰近的塞格德城②里租下三所好房子,心中十分滿意。

那位年輕的紳士呢,如果他不想給燒死的話,那他只有裹在自己的大氅里,吹声口哨喚过來他那長腿的"駿馬",騎上他的背,由他駄回轎車那兒去,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的法子可想。

"你把我攆出这家客店! 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攆出这个世界!"他低声嘟噥着;这时他那匹人充当的馬兒,背着他,拖着格喳格喳發响的靴子,踩过沒有止尽的泥濘。在火光的映照下,这兩个人——一个騎在另一个的背上——活象一个半身淹沒了的巨人。

就这样,結束了这兩位至親在"不摔不到"客店里命中注定相遇的場面。

第二章 与虎謀皮

这时期,格利發先生是巴黎最闊綽的資本家之一。沒多久以前,約莫在一七八〇年,格利發只不过是这城市郊区的一个点心师傅,他的理財学問只限于跟一些窮学生打打交道:他們賒賬吃他的东西,然后慢慢再付錢。密士失比的热潮③把他也給卷了進去。那年头在巴黎,人人都想作百万富翁。大街上、胡衕里、公共廣場上,人人不是買進就是賣出密士失比的股票。格利發先生把他的点心鋪委托給他手下最年長的助手料理,自己便出外去找横財,妙就妙在

果真讓他找到了。但是忽然有一天，那整套密士失比的把戲，象美丽的肥皂泡似地一下子破滅了，格利發先生發現自己無人理睬，口袋里只剩下九个苏④。

一个从來沒有作过富翁的人，当他發現自己口袋里只剩下九个苏时，是沒有什么可以特别着惱的。可是，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轎車、駿馬、穿着制服的听差、裝飾得富丽堂皇的房間、丰盛的筵席、标致的情妇和别的这一类悅人眼目的东西而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垮了下來，又回到窮困的老样子，那可是件極不好受的事。所以，可憐的格利發先生，滿腔憤怒，急冲冲跑進一家刀鋪，花了七个苏買了把大刀，用剩下的兩个苏把它磨得鋒利無比；但是就在这时，街上出現了一大群戴着弗利治亞帽⑤、衣衫襤褸的人，扯起老高的嗓門喊着"打倒封建貴族！"手里擎着長杆，上面綁着馬拉⑥所編的最后一期报紙充当旗幟；格利發先生猛然省悟：与其用那把尖刀來对付自己的喉嚨，不如更好地使用它一番，于是便混進了这个人群，喊道："打倒封建貴族！"声音跟别人一样响亮。

以后几年，他安頓在哪里，怎样的顚沛流离，或許連他本人都不可能告訴你；但是几年之后，在內閣执政时代⑦，我們無意中又

① 法語：見鬼！

② 塞格德：匈牙利南部的一个城市。

③ 密士失比的热潮：十八世紀初叶，法國銀行为了开發美洲密士失比河流域發行了大批股票，人們爭先購買，但后由于計划不周，股票暴跌。

④ 苏：法國的一种小錢幣。

⑤ 弗利治亞帽：亞細亞的古國弗利治亞人戴的尖端下垂的圓錐形帽。

⑥ 馬拉(Jean Paul Marat)：法國著名的民权党人、革命家，人民的朋友的編輯，生于一七四四年，死于一七九三年。

⑦ 法國革命时代，皇室傾复，根据一七九五年的憲法成立內閣，在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年內，共由五个內閣接替执政，史称为內閣执政时代(Directory)。

碰到了他，發現他在駐萊茵河部隊或意大利部隊里当起軍需委員來了；他瞧着这个或那个部隊長官的眼色，一旦哪个露出有槍斃他的意圖时，便打这边閃到那边去。軍需委員通常有兩种类型：一种是讓事業把自己搞成窮光蛋，另一种是平步青云变为富翁；前者通常自殺了事；后者則很可能被人槍斃掉，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是很少發生的。

格利發先生幸运得很，屬于沒有被人槍斃而变成富翁的那一类型。他設法搞到了一些亡命富豪托國家代管的蛮不錯的小產業，而且当他們在复辟时代①再度归來时，格利發先生，是那些从自己的陽台上、觀看联軍壯丽漫長的隊伍通过巴黎的幸运者之一。一批批跟在凱旋而归的隊伍后面的亡命之徒，看到意大利大街上的五層楼大厦，甚感驚异；他們前次在巴黎时，那里根本就沒有这座大厦，而且在他們打听房主时，他們所听到的那个名字，对他們來說也是很陌生的。

这种陌生并沒有延續多久。万貫家財的拥有者，要想嶄露头角，步入上層社会，实在是件輕而易举的事。不出多久，格利發先生的名字，便变成一个最悅耳的口头禪了。优雅的soirée②啦，舒服的matinée③啦，賽馬会啦，狂欢的酒会啦，私奔啦等等，少了他便算不得十全十美；格利發先生也从來不放过这些場合，因为这些場合能使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獲得許多机会去打听到別人的恋爱、荒唐、身价、奢侈和困窘，然后以他所打听到的这些消息为基礎，打起他那如意算盤。

格利發先生是世界上最大胆的投机家之一。他会借大筆大筆的款項給那些付不出佣人月薪的破落子弟；然而，不曉得怎么回事

① 指一八一四年，法國蒲旁王朝复辟。

② 法語：晚会。

③ 法語：午宴。

他一向总有办法靠这上面賺出他的錢來。我說"他的錢"，意思是指他收回來兩倍于他所借出的錢。他从不拿錢去作無謂的冒险。在耶路撒冷島上的亭榭別墅当中，数格利發先生的行邸最为奢侈豪華。它建筑在一座精工堆砌起來的小山上，散步的園子臨着塞納河①。論式样，它几乎包括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風格——这是当代建筑师的特点，他們既反对完全陈腐的古典派，也不贊同完全洛可可式②的矫揉造作，而力求把自己經手修建的每一处弄得尽可能的复雜、古怪和不調合。把花園修建在一个小島上还嫌不够，还在它的四周修了一条向四处迂迴曲折地流开去的、样式最精巧的人工小溪，上面横跨着各式各样的桥梁——从美國式的吊桥到英國式的用木头和厚樹皮修成的、复盖着長春藤的粗木桥。每座桥都有位肩挎長戟的看守人，每个看守人都有一个小哨亭，式样各各不同，都是和桥的式样相配称的：有的象茅庵，有的象灯塔；并且各有各的特别的喇叭，用來大声通报那些通过了桥梁必然到府堡去的來宾的莅臨。

桥那边，伸展着英國式花園的曲折道路，完全烘托出了当时那种崇尚往昔的时代風气：喜爱那种帶护牆的、筆直的石子小路。你可能在这枝叶密集的樹叢中，束手無策地徘徊几小时，而找不到目的地。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花壇，那里面密密滿滿的花樹正在朵朵开放。在每个轉弯处，你会遇到那攀滿了素馨的拱廊，下面放着頗有田園風味的条凳；或者会遇到古代天神的大理石象，上面爬滿了蔓藤；或者还会遇到式样精巧的花朵砌成的尖錐，一朵叠在另一朵上。在某处，你会看到精工仿造的廢墟，里面种着奇形怪狀的蘑菇和仙人掌。在另外一处，你又会看到一座埃及式古墓，里面裝着眞正的木乃伊，外面点着每天清早添滿油的長明灯；或者一个罗馬式的祭

① 塞納河：法國境內的一条河，流經巴黎，注入英吉利海峽。

② 洛可可式：十七、十八世紀时，欧洲流行的纖巧華美的房屋裝飾法。

壇，上面擺着石刻的器皿和哥林多① 式瓶罇。这兒那兒，在許多空曠的地方，大理石池子里的噴泉和瀑布，嘩喇喇的潑濺着水，汩汩發响，向空中射出水花，使池里欢乐的小金魚能够暢性嬉戲；溪水从那兒流出來，穿过綠油油的蘆葦，注入那巧夺天工的幽僻的湖泊；那兒，美丽的白天鵝泛游在一片清澈如鏡的、平靜的水面上，它們幷沒有象詩人給我們描繪的那样在动听地歌唱，而是在沒完沒了地吃玉米粒，当时玉米粒可比好麥子貴得多。

如果你安全地通过了所有这些障碍，欣賞了所有这些奇迹，最后总会趔趄地踏上通往这兒的托斯哥倫城堡② 的高台，它的每一級梯階上，都密密地种着橘樹：有的在开花，有的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得向下弯躬。就在这些橘樹中間，我們今天又看到了我們前次早已荣幸遇見过的那位年輕紳士。不过，打那时起，十二个月已經滑过去了，衣著式样早已完全改变，我們必須十分仔細地看上他半天，才能把他辨認出來。

穿洋布式衣服的时期已經过去了。这位花花公子現在穿着一件齐膝的外套，用一种帶有垂飾的花梢的大鈕扣扣着，脚上踏着一双統子高得难以形容的硬硼硼的靴子。上髭已經無影無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从耳际伸展到鼻子那里的連鬢胡子，帶有一种挑衅的样兒，大大地改变了他面部的特征。头髮中分，梳得光溜溜的，用一种可怕的东西緊压着；那种东西，人称cheapeau à la Bolivar③ ——一頂边緣寬得可以当雨伞用的帽子。

这就是阿貝里諾·卡帕提。

銀行家的前廳里和楼梯上，挤满了身穿銀色制服的、懶散的听差，大模大样地走來走去，把來客們从这个跟前帶到那个跟前；客

---

① 哥林多：古希臘的一个城市。

② 托斯哥倫：古时在罗馬东南約十五英里的一座山上的城。

③ 法語：波利瓦式的帽子。波利瓦(1783—1830)是一位美國將軍。

人还沒進門，他們就來剝下你的大衣，把你的手杖、帽子和手套接过去，事后你得慷慨地給他們 pour-boires①，才能把那些东西贖回來。这些可敬的飯桶，早就認識阿貝里諾，因为匈牙利的闊佬們很明白：在國外，特別需要在听差眼里保持一种民族的尊嚴；这只有一种作法，那就是慷慨地散發你的錢；总之，每当你要一杯水或者掉落了一塊手絹在地上时，你就得大大方方地破費掉几个“几尼亞”②。你当然曉得：一个眞正文雅的騎士，身上除了帶些“几尼亞”之外，从不携帶別种錢幣的，而且这些“几尼亞”还得是造幣厂里剛出厂的，再洒上些哥龍③香水或者别的香料，免得沾上凡夫俗子手上的汚穢。

阿貝里諾的大氅、小帽和手杖霎时間全被搶了过去，听差們拉鈴互相通报，从这間房穿到那間房；在騎士还沒有到达最后一道門时，头一位去送信兒的听差已經跑了回來，宣称格利發先生准备接見他，說完之后，便把那扇通入格利發先生密室的、極高的紅木折門打了开來。

格利發先生坐在那里，四周圍着一大堆报紙。銀行家面前擺着一張小瓷茶几，上面擺着一套銀茶具。他时不时端起那半滿的茶杯，呷口流汁什么的，可能是一杯茶，里面打了个鷄蛋，加了些牛奶制成的特种晶糖，使它甜美可口，据說那种糖是治肺病的良藥，但貴得很；因为这个緣故，許多要人覺得患肺病是蛮时髦的，还可以有个吃这种糖的借口。銀行家是位約莫七十歲、長得很体面的老紳士；一張和藹可親的面龐，头一眼看上去，的确是非常迷人的。不僅这人的衣著，还有他的一举一动，都鮮明地使人联想到达萊

① 法語：酒錢，賞錢。

② 几尼亞：一种金幣。

③ 哥龍：德國萊茵河旁的一个城市。十八世紀法人讓·瑪丽·法里納用該地之水制成哥龍香水。

蘭①；其实他确是达莱蘭的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他有一头美丽的銀髮，可是他的容顏却相当紅潤，面頰也刮得挺光溜，所以益發顯得精神抖擻；牙齒潔白整齐，兩只手特別柔滑纖巧，長时期捏弄面团的人，手兒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位財主正在那里卸下了眼鏡看报紙，一看到阿貝里諾出現在門前，立刻放下那張报紙，徑直走向門口去接他，用最親切动人的态度欢迎他。

"閣下，"年輕的 Merveilleux②（这是当时紈袴公子的称号）說，"我从头到脚都听您的使喚。"

"閣下，"格利發先生用同样的風趣話回答，"我，从头到我的酒窖，都听您的吩咐。"

"哈，哈，哈！好說，好說！您眞回答得妙極了，"花花公子笑道。"不出兩个鐘头，您那句 bon mot③，將在城內每个沙龍里反复傳誦。好啦，好啦，巴黎有什么新聞嗎？我親愛的大財主？我不要听坏消息——只消告訴我好消息！"

銀行家說："有个最好的消息，那就是我們在巴黎又看到了您。还有个更好的消息，那就是在鄙舍看到了您。"

"噢，格利發先生，您老是那么奉承人！"年輕人大声說道，一屁股坐進一張安乐椅里。"好啦，格利發先生，"他一面繼續說，一面掏出了一面小鏡子，照照自己平滑的头髮有沒有紊乱，"要是您只有好消息告訴我，那我可正相反，只給您帶來了坏消息！"

"Par exemple④？"

"Par exemple，您曉得我曾去匈牙利料理我的一份繼承產

① 达萊蘭：法國政治家，生于一七五四年，死于一八三八年。

② 法語：奇才。

③ 法語：名言雋語。

④ 法語：打个譬喻吧。

業，一份可以使我淨得一百五十万法郎的遺產。”

“我曉得，”銀行家說，冷笑了笑，一只手开始玩弄着一管鉛筆。

“那么，沒准兒您也知道：我那份繼承產業是在那亞細亞王國①。再沒有比那塊地所处的地段更糟的了，除了作公路外，什么用处也沒有。可是不然，法律比它还要糟。說起公路，天气干燥的日子还可以走走；法律却不管晴天还是下雨，永远是一成不变的。”

說到这兒，年輕的 Merveilleux 站了起來，好象要給銀行家一个机会來对他这句 Jeu d'esprit② 誇贊一番似的，但是对方僅僅恬靜地笑了笑。

“您还应当知道，”阿貝里諾繼續說，“匈牙利有句討厭的話：'Intra dominium et extra dominium' 用法國話可以这样說：'享有权与未享有权'。如今，不管誰对任何財產有什么权利，只要还沒到手，那他就处于一种尷尬的境地，毫無办法可想；但如果他碰巧得到了它，那就讓他作世界上最大的掠夺者，任意嗤笑别人，趾高气揚下去吧。現在就拿我來說吧。你只要想一想：那份繼承產業，那筆丰富的財產，眼看已經差不多到我手里了；我急忙赶到那里去享受我的权利，可是我發現已經有人搶在我前头，舒舒服服地占有它了。”

“我懂了，”銀行家說道，臉上帶着狡猾的微笑，“卡帕提閣下！有个缺德的篡夺者，已經实际占有那份差不多归您的產業了，他不但不承認您的权利，而且还在愚蠢地求助于那本大書③呢；在那里面的許多条款中，您也会找到这句話：'活人的產業不得承繼'！”

年輕的紈袴公子，張着兩只大眼，瞠視着銀行家。

“您知道了多少？”他喊道。

---

① 指匈牙利。

② 法語：俏皮話。

③ 指法典。

“我只知道这些——那位任意处理您的繼承產業的万惡篡夺者，并非别人，而正是令叔本人；他那么不通人情，在患了腦充血之后，靠了針灸的急治，又完全恢复了健康，使您得不到那筆產業，并且使您处于那样尴尬的境地，您簡直在那本厚法典里找不到任何一条律文，可以使您由于令叔恬不知耻地老而不死，而对他提出控告。”

“这可糟糕透了！”卡帕提从座位一躍而起，喊道。“我到处在宣布打算提出控告呢。”

“請冷靜些，”銀行家溫和地說。“人人相信您所說的話，可是我得知道眞情实况，因为我是个銀行家。我慣于保持沉默。东印度的尼泊尔君主的家族关系啦，最偉大的西班牙貴族的生活方式啦，我都一样熟悉。对我說來，知道一个人的 embarras de richesses① 和另一个人的豪華掩遮下的窮困，都同样有用。我曉得每一个到巴黎來的陌生人的身份，不管他打哪兒來，或者可能干出什么事來。最近几天，这里來了兩位匈牙利伯爵，他們正在徒步旅行欧洲；另外还有一位剛打美國來，全程坐的都是三等艙。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位紳士都是家資億万，我要是需要向他們借錢，他們是能借錢給我的。除此之外，最近还有一位北方的皇太子，乘了几匹白馬拉的、鍍金的轎車，兩旁有戴着羽毛的騎士护衛着，通过聖·丹尼斯大門，人人都在称道他，可是我很明白：这个可憐的家伙，把他所剩下的全部財產都帶在身上了；由于某件政治陰謀，他的產業早被人家沒收了。”

卡帕提不耐煩地打断了銀行家的話。

“好了，好了！——干嗎要逼着我听这些？”

“这会告訴您：心灵和口袋的深处，会有、而且一定会有秘密藏

① 法語：多得令人为难的財富。

着的，可是一个掌握金融市場的人，是知道他們所保守的秘密的。尽管我很了解您那种伤透腦筋的处境，您还是可以向大家伙兒說些别的鬼話，而且会發現他們毫不怀疑您所說的。”

“Enfin,① 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唔，”銀行家回答，聳了下肩膀。“我非常了解：哪怕世人都知道我現在所知道的有关您的事，只要我一个人不知道，您还是会高枕無憂的。不用說，您來找我，并不是想要把您眞正的症狀告訴我，而是想把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症狀說給我听，可是我是一个老練的医生，能从我的病人臉上，看出他們眞正的症狀。也許我現在可以把您治好吧？”

阿貝里諾对这种刻薄的俏皮話很滿意。“哼，那么診診我的脉吧！”他开玩笑地說，“但是不要把你的手按在我的脉搏上，还是把你的手放進我的口袋里吧！”

“沒有这个必要。讓我們來考慮一下这些症狀吧。您是不是有一筆近三十万法郎的、無法消化的債，使您患了輕微的消化不良症呀？”

“你既然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那就付給我的債主們一些錢，把他們給打發掉吧！”

“不过这对那些可憐的家伙未免太狠了。我想您决不致于因为付不出錢來，就把您的家具商、馬車匠、馬販子統統掐死吧？付清他們的賬，豈不更合理些嗎？”

“我拿什么來付呢？”阿貝里諾怒冲冲地喊道。“除非我能象唐璜·德·加斯特罗② 那样，把一半上髭送到托利多③ 去变点錢來！

---

① 法語：不过。

② 唐璜·德·加斯特罗(Don Juan de Castro)：西班牙傳說中的一个誘騙女人的人物。

③ 托利多：西班牙中部的一个城市。

可是連这点我都办不到，我早把上髭剃了。”

“如果他們沒完沒了地向您催逼，您打算怎么办呢？”

“那我只好用槍把我的腦漿子給崩出來，什么事都解决了！”

“唉！別那样作。要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匈牙利貴族，僅僅为了区区一、二十万法郎，就把自己的腦漿給崩出來，未免为世人所笑。”

“要是他們为了这区区的一、二十万法郎，竟把他关進監牢，世人又該怎么說呢？”

銀行家笑了笑，把一只手放在年輕紈袴子的肩上，然后用一种親密的語調繼續說道：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怎样可以搭救您？”

这种微笑，这种帶着恩賜意味的拍肩，充分顯出他是个 parvenu①。

这时，銀行家坐到大沙發上，挨近阿貝里諾，使他不得不坐直身子。

“您需要三十万法郎，”格利發先生用文靜、撫慰的声調繼續說，“等您財產到手后，还我六十万，我想您对这一点总不致于大吃一驚吧？”

“Fi donc!②”卡帕提輕蔑地說。他心里陡然給喚起了一种高貴的自尊心，他把自己的手臂冷冷地从銀行家手里抽出來，說道，“你原來是个放高利貸的！”

銀行家微笑着，容忍了这个侮辱，試着用俏皮話把这件事給岔过去。

“有句拉丁格言說得好：‘Bis dat qui cito dat’（加倍还，还得快）。我干嗎不应当希望把我的錢加一倍呢？而且，金錢也是一种

① 法語：暴發戶。

② 法語：呸！

物品，如果說，你撒出了谷子，就可以期望獲得十倍的收成，那你撒出了金錢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期望：撈回更多的來呢？尤其請您想一想：这是世界上最难拿得穩的一筆買賣！您希望繼承您那位親屬的財產，也許您倒很可能比他先死呢。您可能在出外獵狐或者在野外賽馬时，打馬背上攢下來，折断脖頸；您也可能在一場决斗中，腦袋瓜被槍彈射穿；或許你也会害上一場热病、感冒什么的，把您給折騰死。那时，我可不得不为我那撒出去的三十万親爱的法郞痛哭啦。再扯远些，就拿您來說吧，我只把您的債还清，是不够的；您每年至少还需要兩倍那个数目的款子來过日子。好吧！我也准备墊付那些給您。”

卡帕提听到这些話，又渴望地轉向銀行家。

“你在开玩笑吧？”

“一点也不。我拿一百万來冒險換兩百万。拿兩百万來冒險換四百万，依此类推。老实說，我給得多，丟得也多。目前您的处境一点也不比唐璜·德·加斯特罗來得好，他用他的一半上髭从托利多的撒拉遜人① 那里換到一筆款子。嘿！一个匈牙利紳士的上髭并不比一个西班牙人的差呀。我願为它墊出您所需要的款子。我敢大胆怀疑：除了我和托利多的摩尔人② 外，还有誰願意干这种事？我敢說：世間沒有人能学我这样作。”

“得了！讓我們談談条件吧，”阿貝里諾开始一本正經地說。“你給我一百万，我給你一張兩百万的借据；等我叔父一咽气，我馬上还清。”

“要是令叔在巴奚③ 手中的生命綫，比您花一百万的时間長，那可怎么办呢？”

---

① 撒拉遜人：中世紀欧洲人对信奉回教的阿剌伯人的称呼。

②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的回教人种，轉义为黑人。

③ 巴奚：（罗馬神話）司命运之三女神的总称。

"那你再借我一百万。你可以很好地投資下去，因为匈牙利紳士是他自己財產的奴隸，除了把它傳給法定繼承人外，不能給任何人。"

"您确信自己是唯一的法定繼承人嗎?"

"約翰·卡帕提死后，除了我，沒有第二个姓卡帕提的人了。"

"这我知道；但是約翰·卡帕提可能結婚呀!"

阿貝里諾放声大笑。"你把我叔父想成一种很可爱的騎士啦。"

"一点也沒有。我很了解：他已經站在死亡的边緣了，他的生命的机器已經那样衰敗，如果他不立刻調節飲食，放弃他那饕餮的習慣——很抱歉，我看他这方面的希望極少——他活不到一年了。請原諒我这样直率：一个至親骨肉还沒有死，我就推测他要死!"

"沒关系，說吧。"

"我們搞人寿保險事業的人，慣于推測人們的生命。我对待令叔的生命，正好象他已經在一家保險公司里保过險似的。"

"你的顧慮完全多余。我对我叔父一点也不关心。"

銀行家笑了笑。这一点，他比阿貝里諾知道得更透徹。

"我剛才說令叔可能結婚。这并不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世間常常会發生这样的情形：年老的紳士們活到八十歲一直害怕結婚，但是忽然感情一冲动，碰上一个年輕女人，就向她求起婚來，哪怕是个女厨娘也行。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他早年就有了这个打算，經过了多少多少年以后，原來的打算死灰复燃，就象一头在煤層里給禁閉了几百年的猛獸那样突然苏醒过來了；他在十六歲时可能因为有別的束縛而沒能娶到手的理想人兒，等他到了七十歲可以自由自在的时候，便又想和她旧夢重温一下了。"

"我叔父沒有理想人兒。他連这个字眼都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敢向你保証：这样的一种結婚，不可能得出什么一般的結果

來的。”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否则我才不会冒这个風險來帮你这个忙呢。但是在另一点上，我可要你給我一个滿意的保証。”

“我給你一个滿意的保証？我想：这回該輪到我的胡須了吧，”阿貝里諾喃喃地說，把他那烏黑的連鬢胡子捋捋順。

“我要您保証的是，”銀行家兴冲冲地說，“你自己应該活得够長。”

“当然嘍，我唯恐死在我叔父前头。”

“这倒很可能。所以，我不僅是給您錢，还要留意不使您的生命受到任何伤害。”

“怎么留意呢？”

“我的意思是：只要老約翰·卡帕提活一天，你就不許决斗，不許去獵雄鹿獵野猪，不許作長途的海上旅行，不許跟任何巴蕾舞女胡來；一句話：凡是可能伤害您生命的事兒，您应当竭力避免。”

“我想我还应当不喝酒，不爬楼梯，因为酒会使我头昏腦脹，打楼梯上滚下來，折断脖頸？”

“我并不想把您束縛得太緊。我承認：您会覺得上面所列举的禁条过于苛刻一点了。不过我知道，有种方法能使您完全擺脫掉这些限制。”

“那就是——？”

“只要您結婚。”

“Parbleu!① 与其那样作，我倒寧願保証不騎馬或者不动武器。”

“讓我們这样來看待这个問題。假如您跟一位年輕高貴的女人結婚。头一年，您可以过得够快乐；实在話，在整个巴黎城里，您总

① 法語：老天！

可以找到一位能使一个男人至少快乐一整年的女人的！滿了一年，卡帕提家族就会增添一个更年輕健壯的后裔，您嘛，就可以免掉那些麻煩的义务了，随您兴之所至，放心大胆地用槍崩出您的腦漿來，或者折断您的脖頸。可是从另一方面說來，如果您喜欢享乐，那么，巴黎大得很，足够您消受；而且整个世界也展开在您面前。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走着瞧吧。”阿貝里諾說，站了起來，用指甲尖理平了他那件襯衫的縐折的前襟。

“怎样呢？”銀行家全神貫注地問。他已經預見到：如果他表示願意帮卡帕提擺脫經济上的困难，后者立刻会擺出架子來的。

“我說，我們得看擺在我面前的哪一条路最实在。不过嘛，你所提的錢，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願意接受的。”

“啊！我也这样希望。”

“然而你所要求的那些保証，把这事搞得多少有些复雜了。首先，我願意試試是否熬得住你加在我身上的那些限制。噢！不要害怕。我慣于禁欲苦修。有一次，我用同种療法①治好了自己的病，五个星期我不能喝一杯咖啡，不能噴香我的头髮。我有極大的自制力。反正，如果我吃不消这个考驗，我便会試試結婚。不过，最好还是有人能替我爽快地解决了我的叔父。”

“先生，先生！”銀行家喊道，跳了起來，“我希望这只是您的一句笑話！”

“哈，哈，哈！”紈袴公子笑道，“我幷不是想謀殺或者放毒。我不过是这样想：那可憐的老家伙的健康，沒准兒会被鄉下姑娘和肥肉包子給搞垮。我得告訴你：世間有一种肉包子，油膩得很，人称‘遺產包’。里面沒有毒藥，只有鵝肝和别的美味餡兒。你塞飽了

① 同种療法（Homoeopathy）：是用相类似的毒，來治这病的医法，意义大致和中國的“以毒攻毒”相同。

它們，再灌几杯上等紅酒，腦充血就会在一旁等着您啦。”

“我不敢說，我从來沒有做过那种包子。”前任点心师傅一本正經地說。

“我也并不是說，想給我叔父做那种包子吃。我能殺人。我能射死或者斫死我所恨的人。但是我决不会为了要繼承某人的財產，而把他殺死。可是，我还要說一句：如果我存心找麻煩的話，我是可以使他早些归天的。”

“那可太不象話了。还是等他自行归天吧。”

“也只好这样了。目前，你得打定主意作我的銀行老板。我借你的錢越多，您的好处就越大；反正您会照数收回的。我在乎什么？我所借的錢，总会有人替我还的①。”

“那我們达成协議了？”

“明天下午十二点鐘以后，你可以派你的秘書帶着所有准备好的文件來找我，免得浪費时間。”

“我不会讓您久等。”

阿貝里諾告辞，銀行家搓着双手，把他一直送到客廳門外。

就这样，匈牙利最大的產業之一，眼看不出几年之內，就要落入一个外國銀行家的手里了。

第三章 降灵節之王

現在，咱們又回到了怪可愛的匈牙利。

这是降灵節②的紅光滿天的黎明，一个眞正的黎明。大清早，第一声鷄鳴后不多一会兒，一隊身穿赭色制服的乐师，便开始沿着

① 此处原文是“無論是誰走在我身后边，总会替我关門的”。

② 降灵節（Whitsunday）：即圣灵降臨節（基督教复活節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納吉·廿·馬达拉斯大道向前走；一位忠誠的公民，趾高气揚地走在他們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榛木的長指揮棒，臉上仿佛充滿着愠怒和尊嚴的神色，因为他承担着一件緊要的公事，事前嘴里还沒有進过一滴"巴林卡"①呢。

这位可敬的、忠誠的公民，体体面面地穿着一身藍衣服，很象个办公事的人；他那頂螺旋帽上，裝飾着兩大朵盛开的芍藥花；飾孔上佩着一束石竹和几片藤叶，絲坎肩上釘着銀扣子；臉蛋兒紅膛膛的，唇髭削尖，毛烘烘的靴子帶着馬刺。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抬腿，好象在鷄蛋上走路似的，对兩旁看也不看一眼，更不瞅一下他身后那些吉卜賽乐师；只有在他到达任何高貴的市民或耆市議員的家門口时，他才把指揮棒举起來，表示要他們走得更慢些，于是喇叭便死命地吼了起來。

这种喧囔响亮的音乐，吵醒了每条街上的居民。窗戶推开了，窗帘卷起了，年輕女郎們用圍裙遮着她們的胸脯，探出头來，向安德路·瓦尔納先生道早安。但瓦尔納先生誰也不理，因为他此刻担当了很高的职务，不容自貶身价。

可是現在，他到了当地名門望族的家門口，便躬身而入，因为他跟他們有点特别的事要办。这特别的事兒就是喝一杯擺在那兒等着他的"巴林卡"；待他再走出來时，"巴林卡"那种使人輕松愉快的效力，你就可以打他臉上清清楚楚地看出來。

这事办完了，最后还得应酬一次最重要的邀請，那就是最尊貴的鳩克老爺的邀請，这是依次排定而必須履行的。

应酬这次邀請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因为鳩克老爺有种爱好：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养几头馴熊，它們吃起人來，是絲毫不会考慮到你的官职地位的；再不然，你这个倒霉蛋也很可能瞎闖到看家狗的

① 巴林卡：一种匈牙利白蘭地酒。

圈子里，被撕成碎片。不过，这一次幸好有位穿着紅制服的听差，正在大門口閑蕩，打他口里可能得到个和善的回答。

“最尊貴的鳩克老爺起床了嗎？”

“你見鬼了！哆嗦什么？老爺嗎，他还沒躺下呢！”

瓦尔約先生只得繼續朝前匆匆走去。現在他得到市政廳去向大人們呈报。他呈报时并沒有拐弯抹角，只是簡簡單單地來了句“我全都办完了”。

“好極了，瓦尔約先生。”

現在讓咱們來瞧一瞧那些名流。

在这尊嚴的市政廳里，牆上挂着一長排一長排当地名人雅士的画象，它們的間隔距离，足够容納这些已故的达官貴人、市参事、評議員和慈善机关創办人舒展臂膊。桌上是卷帙繁厚的文册，上面压着一个鉛制的大墨水缸。桌下的地板上，不偏不倚地布滿了墨迹——那正是鵝毛筆通常最爱掉的地方。

这时，教堂的鐘剛剛鳴响，但是大人們早已聚在大廳里了，胳膊肘兒在長桌子上圍成了一个圓圈。法官充任主席——一位尊貴的肥家伙。

靠近門口，站着一群年輕小伙子，穿着鼓鼓囊囊、又短又厚的褲子和帶着大扣子的大氅似的外衣。每人都有塊色彩鮮豔的手絹插在飾孔里，脚踏一双帶馬刺的皮靴。

在这些青年当中，鶴立鷄群地站着去年当选的降灵節之王。他是个高身量、瘦長条的小伙子，長着一个大鷹勾鼻子和兩撇尖端捻成三摺、用蠟糊得挺直的長髭。脖頸長而突出，沒有被襯衫領遮住的地方，晒得黑黝黝的；而脖子下面的皮膚看起來却宛然是另一种膚色。他的衣著跟普通人迥然不同。他不穿麻紗長筒袜，却穿着鑲花边的長褲，褲脚管塞進哥尔多汶① 皮制成的靴子內，皮鞋上搭拉着長穗子。从他那短短的絲坎肩下面，可以淸淸楚楚地看見他

那寬腰帶上面的閃閃發亮的銅扣。外衣的每个口袋都露出了一方鮮艷的手絹，一角系在鈕扣上；他的手指上帶滿了指环和圖章戒指，密簇臃腫的手指簡直給弄得弯也弯不过來。但是最使这位青年出人头地的，是他戴在头上的那頂碩大而蔭凉的花冠。年輕的姑娘們用垂柳的綠叶和花朵把它編結成那样，以致它那美丽的石竹玫瑰环鏈，眞象处女的長髮，朝兩边分开，飄垂在青年的肩上，僅僅讓他露出了面龐。

他会再度贏得这个花冠嗎？誰敢說呢？

“怎么样，馬丁，”法官說道，“我們又到了热鬧的降灵節啦，呃？”

“我知道，大人。明天我也去教堂听道。”

“那么，你今年还想保持降灵節的王位嘍？”

“我不想放弃，大人。这只不过是我作降灵節之王的第六个年头。”

“你知不知道，在这段期間內，你喝了多少桶酒；在節日里，在播种舞会②和宴会上，你攆跑了多少位客人嗎？”

“我記不得了，尊貴的大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这兩样我哪一样也不放过，我敢說：人和酒都沒有把我打垮。”

“書記先生，念給他听，他賬上有多少桶酒，多少个被他打破的腦袋瓜兒！”

从記錄上看，在馬丁作降灵節之王的这几年來，他已經消耗掉公家七十二桶酒；为了好玩，打破了为数一百以上的腦袋。他每周还准得把一家酒鋪老板的玻璃杯統統打碎，由公家替他賠錢，使得那位老板發了大財。

“現在，再回答我，老弟，你的馬兒敗过几次？”

---

① 哥尔多汶：埃及中部的一省。

② 指在播种期間举行的舞会。

"我自个兒懶得管它們,全交給底下人照管。"

"你欺騙过多少位姑娘?"

"她們自己干嗎願意讓人欺騙呢?"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搞到多少东西?"

"从來沒有人抓住过我。"

"可是你这个降灵節王位使本城花費的錢可眞不少了。"

"我很明白这个,那筆錢并非从本城的財庫里拿出來的,而是我們親爱的父老,約翰·卡帕提老爺掏的腰包;喏,他的尊象就挂在那边牆上。正是他贈了一筆錢給公众,來維持我們这古老的習俗:把我們所有的年輕騎士聚在一道,互相賽馬以改進我們馬匹的品种。我也知道:誰要是在这种場合上獲勝,便有特权在这城里每家酒鋪里白喝酒,同时每个地主都有責任替他看顧馬匹,这些馬匹不管造成多大損害,都不得拘禁,而且遭殃的人还得由于看顧不周而賠償这筆損失。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可以自由出入所有那些正在進行中的宴慶和游会,如果他一时高兴起來,隨便揍人一頓,旣不会受处罰,也不会被監禁。"

"精彩,老弟!你可以作一位优秀的辯护士啦。你打哪兒学來这样好的口才?"

"过去六年,我一直保持着降灵節王位,"青年傲慢地挺着胸脯,答道,"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弄明白我的权利。"

"好啦,好啦,馬丁!"法官責难地說。"青年人不应当自誇。你現在已經那么習慣于这种生活,如果一旦你被廢黜了降灵節王位,再度降为凡夫俗子,喝酒得自己付錢,冒犯了別人要受到懲罰,那时你会感到有点不好受的。"

"能把我的王位搶走的人,还沒出世呢!"馬丁回答,揚起眉毛,轉动着两个大拇指,大模大样地提了提褲子。

市議員們也感到降灵節之王回答得这样莽撞是不对的,但若

触犯了一位这样顯赫的人物底尊嚴，面子上似乎又不大好看，因此他們便專心一致地搞節日的准备工作去了。

四大桶不同种类的酒，堆上了貨車；另外一輛貨車上裝滿了剛烤好的白面包卷；貨車后面是一对准备挨宰的公牛，它們的犄角被拴在車后面。

“这种样子出發，完全不对头！”馬丁嚷道，用的不是他本來的嗓音，因为他現在用那种專横的声調已經用得太習慣了，不会用别的声調了。“我們应該更有气派一些。誰听說过有把喜牛拴在車后头的道理？怎么啦，屠夫們自己应当拉着牛犄角，一边一个，領着它們走；你們应当在它們的犄角尖上插个檸檬，四周扎上緞帶呀！”

“精彩，老弟！他知道該怎样弄咧！”

“另外还应当有四个姑娘，每个酒桶上坐一个，用長耳的大酒杯施舍酒。”

“还有别的吩咐嗎？馬丁！”

“有。在我們進發的时候，讓吉卜赛乐师們奏起我的曲子；在我上馬时，得有兩名侍从扶着我的馬。”

这些命令，全都規規矩矩地照办了。

人們做过短短的宗教仪式以后，都奔向廣場。兩位忠誠的公民，手里拿着用緞帶裝飾得俗里俗气的銅斧，快步走在前头，后面跟着一輛載着吉卜賽乐师的馬車，他們吹打着“馬丁之歌”，声音之响大有把天空嚷得坍下來的意思。他們的背后緊跟着兩头打扮得很華丽的公牛，由一对赤膊的年輕屠夫牽領着；再后面是口粮貨車，最后面是酒車，每一个酒桶上跨坐着一位健壯的姑娘。瓦尔約先生跟在后头。命运之神把他提升得更高了，因为他此刻騎在馬上，手擎一面大紅旗，風吹得它拍撻拍撻地飄刮，时刻飄到他的眼睛上。从他臉上得意的表情看來，他顯然在思忖：如果馬丁是降灵節之王，那他自个兒至少是降灵節的伯爵。

走在頂后面的是降灵節之王。他的馬兒并不怎么漂亮，但却是匹骨架駿偉、十六掌寬①高的牲口，身材的某些缺陷靠那些編結在鬃毛上的華飾和緞帶給弥补了。鞍褥也是狐皮的。馬丁的騎術不坏，不过説实話，他的身子有点晃蕩，这与其説是因为他早飯时多喝了点什么，还不如説是由于他素來走起路來都是大搖大擺的緣故；就为了这点，他坐在馬鞍上的确还是很穩，好象在上面生了根似的。

他的兩旁，有兩个公民快步走着，手执脫鞘的宝劍，他們随时得留神，因为馬丁的馬兒，一發現另一匹馬超过自己半个头，就会咬它，直咬得它嘶叫为止。

他的身后，跟随着一長排参加競賽的小伙子。个个臉上都流露着一种自信的光彩：沒准兒自己会是得勝者。

压隊的是一群雜沓的轎車和馬車，尽力在赶上前面的馬，揚起一团团的塵土；車外插着綠椏枝，車內挤滿了兴高采烈的節日游客，都戴着鮮艷的、飄飄蕩蕩的圍巾。

这当兒，平地一声炮响，宣告節日的最高贊助人，闊綽的豪紳鳩克老爺，已經走出了城堡。人群在公墓和毗鄰的花園里占好了自己的地盤。謹愼的馬夫站在廣場上，有几个在逗着自己的馬兒騰踔不停，借以顯露它們的神駿，并且相互打賭。一会兒，花園那边揚起一片塵土，表明鳩克老爺駕到。馬車剛一出現，立刻受到了一片雷一般的欢呼声，轉瞬間轉为一陣欢乐的哄笑。原來鳩克老爺想出了这样一个玩笑：讓吉卜賽人衛大拉穿着綉金的華丽服裝，坐在四匹馬拉着的、華貴的家族轎車里，而自己却坐在一輛普通的農民大車里，緊跟在后面。那些老实的鄉下人，都朝着这金光燦爛的服裝大声拍手喝采，等他們發現穿那衣服的原來是那个吉卜賽

① 一掌寬約四寸，量馬高度用。

小子，笑声就更加响了，逗得这位善良的紳士非常高兴。

跟他一塊兒來的，除了他那些宮廷弄臣式的小丑之外，还有几位他最喜欢的好伙伴。头一位是米斯卡·霍尔黑，一位在这王國的另一端拥有五千英畝左右田地的地主；那人会在三月里匆匆忙忙跑去找他的好朋友，一直逗留到八月才回去，僅僅是为了要問問他朋友認为下屆的副州長可能是誰；臨走时还关照家里人說，在他回來之前，不要动谷物，而且什么活兒都不要搞。第二位是大名鼎鼎的拉奇依·錢考，他拥有阿尔弗德大平原最好的种馬，可是他出外寧可步行，而不願意劳累自己那些漂亮的馬兒——除非他能搭上別人的車輛。第三位是劳倫茲·貝尔齐，全州最著名的獵手，說瞎話說得那样流利，就象在口授令人筆錄似的。第四位是佛里奇·卡劳泰，此君有一种順手牽羊的惡習，不管是一个烟斗，一只調羹，还是一只手表，碰到就拿；尽管如此，他这种惡癖也并非沒有好处，每逢他的熟朋友丟掉了点东西，他們总知道該到哪兒去找，只消掐住他的脖子，翻开他的口袋就找得到，却一点也不会触怒他。最后一位是班迪·庫特法威，是这个王國里頂括括的酒徒和擺空架子的人，当他酒醉时，总是少不了要用棍棒把他的好朋友統統打跑；他有河馬一般的飲量，从來沒有人見过他喝得爛醉如泥。

貴宾們莅臨时，身穿赭色制服的乐师們吹了一通喇叭，声音比往常响亮三倍；主要裁判員們在測量跑馬場，他們把瓦尔約先生安頓在場子的另一端，讓他擎着一面紅旗：这就是競賽的終点。在另一端，騎士們預先用抽籤决定了各人的位置，排成一行；这样，那些貴族們坐在轎車里，就能够尽量舒服地观看賽局。賽程是一千步远。

鳩克老爺正要揮动他的金头手杖叫下面准备鳴炮（第三声炮响將是競賽开始的号令），这时只見远远的曠野上，有个年輕騎士快馬加鞭逼近前來，鞭声嗖嗖作响，朝競賽者的方向疾馳过去。不

大一会工夫，他就到达了两位裁判員的身旁，勒住了馬，驀地脫去帽子，簡短地說明了他要参加爭夺降灵節王位競賽的願望。

裁判員們問了他一些問題，他只是回答道："用不着問我是誰或者干什么的。如果我敗了，我会乖乖地开路；贏了，我就得留在这兒，"沒有人認識这位青年。他是个血色紅潤的漂亮小伙子，約莫二十六歲，有兩撇朝上捻起的、流浪漢式的小螺旋胡，頂上結髻的、飄垂的鬈髮，炯炯發光的眼睛和一張極富表情的嘴；身体細長，可是又健壯又灵巧；他一副鄉下打扮，簡陋得几乎象是故意裝出來似的；任憑你怎么找，也休想在他那鼓鼓的白襯衣上找到一个标記；他戴着一頂插了一簇綉綫菊的小帽，跟任何騎士一样豪迈。

不管他所騎的那匹馬是打哪兒弄來的，它的确是匹駿馬——一匹倔强的、外雪尔凡尼亞①的純种馬，馬尾和鬃毛又硬又長，一直拖到地上；它一会兒也不消停，接連不断地奋昂騰踔。

他們讓他抽籤，然后把他跟别的騎士安插在同一条綫上。

号炮終于响了。第一声打雷般的炮响时，所有的馬兒开始举起前腿，朝上騰躍；第二声炮响时，它們变得十分沉靜，警覺地竪起了耳朵；一兩匹老資格的賽馬，輕輕地用前蹄刨地。接着第三声炮响了，就在这一刹那，整个一排馬兒爭先恐后地冲向賽道。

五六位騎士立刻跑到其余的人前头去了。这都是些性情比較急躁的騎士，素來喜欢在开始时用馬刺踢馬赶在前头，結果总是落后；这里面就有那位最后到的騎士。降灵節之王夾在中間的一群里，他时不时彈兩下手指头，但他还沒有揮动过馬鞭。等到过了三百步之后，他才突然用馬刺踢他那匹馬的腹边，揮鞭抽打，高声喊叫，騰躍了三下就赶过了别的人。

于是，沒錯兒，四下里响起了一片喊叫、怪嚷和鞭子的噼啪声。

---

① 外雪尔凡尼亞：原为匈牙利的一州，今屬罗馬尼亞。

每个騎士都把身子朝前低俯在馬頸上，帽兒跌落，披肩飄蕩，在决賽的半当中，每人都幻想自个兒会得勝。一匹駿馬連人帶馬絆倒了；其余的繼續奔躍。

从轎車里很容易看到降灵節之王在大伙兒中間如何奔馳，長長的花項煉在他背后随風飄颺，他一个接一个地赶过那些跑在他前面的騎士，每当他赶过一位时，他便冲那位仁兄來个响鞭，嘲弄地嚷道："加油哇，小伙子！"

跑完了全程的四分之三，他已經顯然把他們全給落在后面了，唯独剩下一个——那位陌生的青年。

馬丁和他以同样的速度疾馳爭先。他的馬兒身子較長，可是另外那匹的体态却和風一般輕盈。这时距离終点只有兩百步了。这位青年，面帶自信的微笑，回顧一下他的勁敌，于是轎車里的紳士們高声嚷道："沉住气啊！"这声警句对兩位競賽者同样適用。鳩克老爺为了瞧得更清楚些，干脆站了起來。競賽已經進入緊張階段。

"他現在揮鞭子啦！"他喊道。"妙極了！他現在踢馬刺了！一鞭子打下去，馬飛起來就象暴風驟雨一般呵！好馬！我願出一百万把它買下來；瞧那小子坐在馬上多么穩！好了，馬丁，你的降灵節王位轉眼就要完蛋了！只差一百步啦。完了完了，馬丁再也赶不上他了！"

的确，結果眞是这样。陌生人整整比馬丁早半分鐘抵达終点，等馬丁到达时，他早已站在旗子前面。可是，馬丁一跑到，很快地从瓦尔約先生手中把旗子搶了过去，得意洋洋地冲青年喊道：

"老弟，不要以为你勝了；按規矩是，誰先搶到旗子誰是降灵節之王，你瞧，旗子在我手里吶。"

"的确！"青年沉靜地說，"我不知道这点。第二賽我就会記得。"

"哎喲，"馬丁喊道，"你好象十拿九穩再会比我快似的。告訴

你，你不会了。这次只因为我的馬受了驚吓，才掉了隊。只要再試一次，我就讓你看看到底誰是强中手。”

这时，别的競賽者也跑到了，馬丁急忙解釋，为什么陌生人比他快一着，他至少有一百多条理由。

陌生人沒有攔他，讓他說完，然后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他在競賽者行列中原有的位置。他这种謙虛的自持和寬容，贏得了群众对他的同情，他們对馬丁的自大表示憎惡；貴族們在馬車里，开始打賭：三次比賽准保都是陌生人贏，賭注是十比一。

臼炮又上好了，小伙子們再一次排成一行；第三声炮响时，競賽的隊伍又冲了出去。这回仍是那兩匹旗鼓相当的馬兒把别的馬全給落在后面了。在半程中，他倆超过了别位著名的騎士們很長一段路，肩並肩拚命地赶着他們的馬，向終点跑去。將近終点时，誰也沒赶过誰；但是，到了离旗子只有五十步远时，陌生人忽然响亮地揮了一鞭，他的馬兒立刻响应这一激刺，瘋狂地向前躍進，赶过了馬丁那匹馬一个头，尽管降灵節之王用鞭子野蛮地死抽他那匹淌汗的馬兒，但这一距离一直到底始終保持不变。陌生人比他先到旗子那兒，从瓦尔約先生手中夺过旗子，由于用力过猛以致把这位先生从馬背上掀翻了下來。

馬丁气得發狂，用鞭子使勁乱抽那面被夺去的旗子，把它的紅心抽破了一条大裂縫。白生气！裁判員忙着赶上來，从气得直哆嗦的降灵節之王的头上摘下花冠，再把它戴到勝利者的腦袋上。

当别人遞給馬丁一頂小帽时，这位被打敗了的騎士，嗄啞地喊道：“我不要那个！我还要贏回我的花冠。”

“你最好还是戴上它，算了吧！”馬車里傳出了一个声音。

“我不要那个，”馬丁無禮地回答。“我和我的馬都不累。我們还要跑，哪怕死了呢。是不是，瑞罗①？”

这匹好馬，仿佛明白了主人跟它說的是什么，用前蹄刨了刨

地，低了低头。忠誠的裁判員們又把小伙子們排好隊。他們大多数眼看着跟这兩位騎士比賽是絕对贏不了的，便从隊伍里走出來，跑到观众堆里去了。場上差不多只剩下了六位騎士，繼續和那兩位对抗的英雄競爭。因此，比賽变得更加有趣，因为沒有别的东西來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了。

在進行第三次比賽之前，陌生的年輕人下了馬，在公墓里的一棵柳樹上折下了一根軟枝条，捋掉了叶子，把它插在馬鞭的柄上，然后又登上了馬。到現在为止，他一下子还沒抽过他的馬兒呢。

但是这当兒，这匹高貴的馬一听到柳枝的嗖嗖声，就开始高举前腿，用后脚立着；它野蛮地齩嚼它的口銜，旋風般兜着圈子跑。观众开始为这青年担心，倒不是怕他跌下馬來——那根本用不着耽心——而是怕他在比賽时迟到，因为第二声炮已經响过，别人都松着繮，等待号令，他的馬却还在騰躍刨地呢。

第三声号炮一响，陌生人驟然用柳条猛抽了一下馬，放松了繮繩。

这匹挨了打的馬，暴風驟雨般飛掣出去。它瘋狂地、野蛮地从地面掠过；只有那种受了驚的、有意要把馱在他身上的騎士摔死的馬兒，才会这样奔馳。沒有一个人，沒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追近它，連馬丁在半路中也落后了好几碼。人們驚愕地瞠視着那头瘋狂的馬和那勇猛的騎士，尤其在这瘋狂奔跑的中途，那个長花冠从青年头上落了下來，被其余落在后面、喘着气的馬兒踏成粉碎。他一直到了終点，才發覺自己的花冠掉了。在那里，他得費尽全身力量，才能把那匹受驚的馬兒給勒住。他到达終点了；但是他丢掉了花冠。

“看！他把花冠掉了！那他就不可以作降灵節之王了！”很多

① 瑞罗：馬名。

人喊道。

那么，誰該是王呢？花冠已經給踏得粉碎了，無可补救了。

"这不公平！"大多数人喊道。許多人建議再賽一次。

"随你們要我作什么，我都願意，"那个陌生的青年說。

"住口！老弟！"馬丁用一种气得直抖顫的、压抑的粗声答道，"咱倆非得比个高低不可，看看究竟誰比誰强。我承認：在平地上你比我快，你的馬比我的好；任何一个笨貨，只要他的馬跑得快，也能够贏。可是，來，讓我們看看你是不是个不怕艰难的好漢，这才是最主要的。这里有不少人，你瞧，他們只帶來了兩头公牛——而且小得很。如果你是条好漢，就跟我去抓第三头來。我們用不着走远。那边葦草里就有头瘋牛，前兩个星期在这一帶出沒，撞死了人，驚散了牛羊群，踏坏了庄稼，頂翻了公路上的馬車，把庄稼人从地里赶進城。这兒沒有一个販牛的或者牧人能單独制服它。讓我們一塊兒去找它，誰能把它牽到这兒來，誰就是降灵節之王。"

"好，一言为定，"陌生青年毫不躊躇地就跟他的敌手击了一下掌。

一些碰巧听到了这个建議的人，都有点心驚胆跳。"这样一个節日，把一头瘋牛帶到人群里來，簡直是發瘋了！"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喃喃地說。

"你們用不着害怕，"馬丁說。"等我們把它帶到这里來时，它会象头綿羊那样馴服；不然的話，我們去了也就回不來了。"

这个瘋狂的主意象野火那样快地傳布了开來。一部分胆子小的人竭力在附近的籬笆和溝渠后面找个地方站；比較胆大的人便騎上了馬，急忙跟上，來观賞这場冒險事兒。所有在場的紳士，又开始下賭注來估計这件事的結局。鳩克老爺也坐着他那輛鄉下馬車，緊跟在青年們后头。他也許認为：一个畜类也会懂得怎样尊敬一个姓卡帕提的人的。

打城里出去，差不多經过半小时的路程，前面便出現了一大片沼澤，一直伸展到普什拍克拉丹和蒂薩福列德①，在那里面，不僅一头野牛，就是一头河馬也能舒舒服服地安一个窩。它的一边是一片丰饒的麥田，另一边是叢密的、深綠色的蘆葦标出了沼澤边緣上的那道吃水綫，只有一条狹堤把草地和沼澤分开。

沼澤边緣分布着牧羊人住的茅舍，在头一家就可以很容易打听到此刻那头野牛在哪兒。它在对面生滿蘆葦的小島上的灌木叢里做了个窩；你可以看到它蜷縮成一团躺在那里。它在那兒通宵吼叫，只有白天才消停。

然而首先，你应当知道那头被称作"游蕩的牡牛"的畜牲具有怎样的性格。

当牛群里有兩头牡牛，特别是其中之一如果只是头正在發育的小牛时，那它們整个冬天是够安靜的，甚至畏縮的。倘若它倆相遇，便会面对面站着，相互蹭着前額，哞哞地叫，轉着圈走；但是，如果牧人在它倆中間揮动棍棒，它倆便各朝相反的方向逃走。不过当春色鋪遍了人間的时候，当芬芳的花朵使每头吃草的牲口充滿了新的活力和暖热的血液时，那些血气方剛的牡牛便开始昂起它們那帶犄角的头，远远地相对吼叫，这时牧人最要緊的职务就是防止它們碰到一塊兒。要是在一个暖和的春日，牧人們盖着他們的破斗篷睡着了，那兩个敌对的好漢碰上了，一場激烈的搏斗便会在它倆之間展开，結局总是其中的一头跌翻或者跑掉。碰到这种时候，牧人根本無法把它們扯开。那狂怒的畜生，既不睬他，也不听他，它們的全部力量都用來打垮对方。这种搏斗有时在一塊草地上經歷数小时之久，它們把草踐踏得一干二淨，眞象是用犁头犁过似的。最后，那头敗下陣來的畜牲，感到它的对手比他强，便狂吼一

① 普什拍克拉丹(Püspök-Ladany)和蒂薩福列德(Tisza-Füred)：匈牙利的兩个城市。

陣，穿过畜群飛奔而逃，在原野上發了瘋；它兩眼血紅，紅舌头搭拉了出來，在田里和草地上迷惘地东奔西竄，时常又会回到原來受辱的場所；但它不再和畜群混在一道了。这一來，任什么活东西碰上它可就倒霉了！它看到什么就追逐什么；人們都知道：有一次有个过路人躲在一棵樹上避难，它接連几天厮守着那棵樹，到最后，有个偶尔路过的馬夫經过那兒，才把那头瘋牛給赶跑了。

根据牧人所供給的情报，尋找那头牡牛的窩是很容易的。高高的葦叢里，有兩条引人注目的通往牛窩的小徑。兩位青年各选了一条，分道而去，涉水進入叢林，尋找那头狂暴的牲口。这时，來观看这場競賽的騎士，登上了高堤，打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柳林。

馬丁在蘆葦叢里，还沒走上百步，就听到了那头牡牛噴鼻息的响声。他一时本想喚那位走另一条道的陌生青年，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这样做。他得独自制服那头牲口，于是便大胆地朝着發出鼻息声的地点走去。

那兒的蘆葦叢中，臥着那头碩大無比的畜牲。它膝盖以下都陷在沼澤里；不知道是由于發怒还是为了好玩，它还把身子四周圍的一大片乱草全都給踩平了。

当它听到逼近的得得的馬蹄声时，它抬起了头。一只早熟的犄角朝前弯曲着，另一只角筆直削尖地聳立着。它那烏黑的前額長滿了疙瘩疙瘩的水泡，鼻子上有一条怪丑陋的、顯然是伤口沒有很好收攏的大伤疤。

它看到臨近的騎士，便立刻用前脚支起身子，發出一声粗野的、拖長的吼叫。馬丁想要把那头牲口誘到堅实的平地上去，在那兒他可以比在这生疏的沼澤里更容易对付它；他为了激怒它，大声抽响他的長鞭。这头野畜牲被这触怒它的声音激得更加火了，便从它安歇的地方站了起來，朝騎士冲去；他馬上撥轉馬头，朝沼澤外头跑，逗着那头被激怒了的牡牛在后头追。

这头野畜牲來到了平原上，向四面望了望，看着那些站在河堤上的人，好象要猜出他們將要怎样对付它似的，于是它驀地掉回头，边走边哼，气冲冲地又在沼澤的边緣上躺了下來。馬丁跟在它后边，又在它的上空大声抽响着鞭子。

牡牛向他吼着，可是一动也沒动。相反，它却用它的大鼻子朝葦草里鑽；不管那位青年怎样抽他的鞭子，它只是揮动揮动它的尾巴來回答。

这种極端滿不在意的样兒惹得馬丁非常生气，他便躡手躡脚地挨近这头野牲口，用鞭子抽了它一記。鞭子头上裹着的鋼絲在这头野畜牲身上划了一条大口子，但是它还是不动。又是一鞭子，落在它的脖子上，嗖的一声削下了它一塊皮。牡牛只哼了哼，并沒站起來，把头埋在葦草里，避免讓騎士手中的套索套住。

現在輪到獵夫着惱了，他一下接一下地抽这头执拗的牲口，怎么也不能使它从那个地方移动一下；不久，一群騎士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圍；他們都給牡牛的这种懦弱深深地激怒了，便竭力喧嚣和吵嚷，想要把它給激起來。

忽然，一鞭子正巧抽在牡牛的眼睛上。这一下那畜牲可象閃电那么快地蹦了起來，搖了搖头，狂怒地冲向騎士，趁他还沒有來得及躲閃，斜着身子撞了他一下，用一股可怕的巨力把他連人帶馬撞翻在地上，又在灰塵里踐踏着他的人和馬。

别的騎士吓得向四处逃散，那头被撞倒的馬兒竭力想爬起來，但是白費气力。野牛用犄角戳穿了它的腰。这头高貴的馬兒再也不能在原野里競賽了。它淌了很多血，又倒了下來，压在騎士身上，于是騎士的脚套在馬鐙里，动彈不得。

發火的牡牛，站在平原上可怕地吼着，用蹄子跺地，鮮血从它那只被挖掉的眼睛里淌了下來，淌在它那黝黑的胸脯上。它沒有追赶那些逃跑的人，轉身瞧見了翻倒的馬兒和騎士还在地上打滚，

便用山羊时常跑的那种步法，碎步奔过去，用它的犄角把这兒那兒的泥土掘翻。上帝憐憫它身下那位可憐的青年吧！

馬丁終于从馬身上脫了身。牡牛一看到它的敌人又站了起來，怒火重新上升，徑直朝他冲去。空中响起了一片恐怖的尖叫；許多人都把臉蒙了起來。只要再过一会兒，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这一刹那，正当那头野畜牲距离遭难人不到一碼时，它忽然停住了，猛地把头朝后一揚。一个投得很巧妙的套圈把它的脖子套住了，套索的另一头握在那个陌生青年的手中，他剛从蘆葦中出現。原來他听見牡牛的吼叫声，就急忙赶到这个地点來，來得正是时候。再过一秒鐘，他的敌手就会被踏死了！

受驚的牲口，給脖子上的套索扣得喘不过气來，便回身轉向它的新对手；但青年也撥轉馬头，把繩索搭在肩上，用最快的速度穿过平原。

这簡直是四蹄騰空的飛跑呵！笨重的野牛不得不跟那跑得最快的駿馬來賽跑。繩子緊緊地套在它脖子上，它只得狼狽地、盲目地向前直冲，直到倒下來为止。

青年拉着它一直奔向賽馬場，接着忽然閃到一旁，牡牛向前冲去；这时刻馬落在后面了，牡牛还向前奔跑。它現在已經完全鬧不清到了什么地方。

騎士拿起了他的長鞭，开始从后面向牡牛身上抽打起來，牡牛往前冲跑得更加快了。馬蹄的得得声，鞭子的嗖嗖声，人群的叫喊声，把它搞得糊里糊塗。它只能一个勁兒向前跑啊跑，鮮血从它的鼻子和嘴巴里淌下來，整个前額都冒着白沫，舌头搭拉了出來；直到它跑到滿是鼓噪的人群的賽馬場时，它那健壯的腿兒垮了下來，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它癱瘓在一条溝里，翻滚了一大段路，用鼻子掘着泥地，然后四肢一伸，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停止了呼吸。

于是，群众高声欢呼喊叫着，护送这位新降灵節之王环游城鎮所有的街道，因为他得在市長和市議員的宅邸門前停下來，拿起大酒杯和他們干杯。这个絕妙的風俗，要求証实降灵節之王不僅应該是个好騎士，而且还得有个好酒量；后一种本領尤其必要，因为当他跟别的人喝过一輪之后，最后他还得和所有体面的裁判員們一齐上約翰·卡帕提府堡去，再在那里暢喝一番。

当忠誠的裁判員們引來了降灵節之王，把他介紹給約翰老爺时，这位大人物命令所有的人立刻退下，以便他倆可以單独聚一聚。

鳩克老爺坐在一張安乐椅上，脚踩在一个裝滿水的大木盆里，口里嚼着兩粒苦杏仁。这都是为晚上的大吃大喝作好准备。

"你叫什么，老弟？"他問降灵節之王。

"米歇尔·吉士，听您吩咐，老爺。"

"嗯，麥克①，你是个好小子。你使我很滿意。如今，你將要作一年降灵節之王了，呃？这期間，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青年朝上捻捻他那金黃色的唇髭，沉靜地凝視着天花板。

"我实在不曉得。我只知道：我將是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不起的人了。"

"如果到年底，你被廢黜了呢？"

"那我就回到納杜德瓦尔② 我的馬厩去，我是打那兒來的。"

"你沒有父母嗎？"

"我沒有任何親屬。我从來沒見过爹媽。"

"那么就留在这兒吧，麥克。如果我使你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所想象的格外來得了不起的人，使你在这里的上流社会中占一席地位，給你足够的錢來飲酒玩牌，讓你成为納杜德瓦尔領地的伯爵，

① 麥克：米歇尔的昵称。

② 納杜德瓦尔(Nadudvār)：匈牙利的一个城鎮。

讓人家称你米歇尔·吉士老爺，你覚得怎么样？”

“我無所謂，但我不知道該怎样做，才会敎人們把我当作一名紳士。”

“你愈是个大坏蛋，人們愈会把你当作一个偉大的紳士。如今只有我們的鄉下佬才朴实謙遜。”

“如果就这样，我願意做。”

“往后我上哪兒都帶着你。你可以由着性兒酗酒賭錢，無理取鬧，揍人，玩弄女人。过十二个月，你的降灵節王位期滿后，你可以揭去你那高雅的假面具，作我的侍从头。那时，你就穿上紅色的披風，伺候那些你曾經跟他們玩过一整年牌、喝过一整年酒的紳士。你將攙扶那些你往常爱吊吊她們膀子的小婊子，登上她們的轎車。我認为这是个絕妙的玩笑。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这样想？当他們發現你是誰时，眞不知道那些紳士如何咒罵，那些貴妇如何紅臉呢！”

青年仔細想了想，然后把头往后一揚，大声說道：

“好吧！我不在乎。”

鳩克老爺看了一下表。“現在是三点三刻。記住这个。打現在起，十二个月以后的三点三刻，你的紳士派头和你的高貴身份就終止了。在那时刻以前，你和我們这些人一样是紳士。每月你从我这兒領到一千福洛林零花。头一筆一千福洛林在这个袋袋里。現在去吧！我的侍从們会給你穿好衣服。等你打扮好了，到我的酒廳來。对听差粗暴些，尤其是当他們認为你是个鄉巴佬的时候，你更要这样；只消用小名招呼那些上等人——譬如麥克、安迪、萊瑞、佛萊特、納得等等。記住，他們管我叫鳩克。”

半小时后，麥克又回來了，穿得跟一位紳士一模一样。

酒廳里，甚至沒有他在場，也已經很热鬧了；因为这里的規章是：欢迎所有的人，不等待任何人。屋主以下面这一大套話把这位新來的客人介紹給大家：这是納杜德瓦尔領地的伯爵、米歇尔·吉

士老爺，他是个有趣的好小子，化装成一个馬夫來参加降灵節王位的爭夺賽，在競賽中所表現的行动証实他是条好漢。

所有的人都認为这是个最别出心裁的玩笑。而且每只眼睛都看得很清楚：他是位紳士而不是个鄉巴佬。他的一举一动，不管是懶洋洋地靠在一張椅子上，还是把胳膊肘兒支在桌子上，或是把帽子擲到一个角落里——樁樁都流露出流氓作風——完全証实他絕对是在上流社会中長大起來的。一个眞正的流氓从來不敢在这地方把头揚起來；可是拿这家伙來說，他把所有的人都給唬住了。不消多大工夫，麥克同所有的人都碰杯喝过酒了，跟他們熟悉得好象他生來就跟他們在一塊兒似的。

这时，开始了無止尽的輪流干杯，麥克唱起一支誰也不熟悉的新奇的飲酒歌，大伙兒都聚精会神地跟着学唱起來；实际上，这比他們以前所唱过的任何一支歌都强。

不出一小时，麥克在这个高貴的圈子里已經成为一名十全十美的英雄了。論喝酒，他的杯数远勝过所有的人；在玩牌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人的一大堆一大堆的錢都贏了过來，臉上連根筋都沒动一动，收錢时那样从容，就好象他家里有的是大口袋的錢似的。不僅如此，他还借了一大筆錢給佛里奇·卡劳泰，这很明顯地表現出他完全不把錢放在眼里，因为佛里奇向來是以賴債聞名的。

这当兒，出席这个酒宴的紳士們，腦袋多半都开始搖搖晃晃地搭拉下來。个个都已經超过了美酒所引起的那种心快神怡的境界，开始醉了，再也尝不出酒的味道，只知道暈暈糊糊地一口一口喝下去。在这种时候，班迪·庫特法威，照例要表演一番他的tour-de-force①，伸直脖子，把滿滿一大杯酒一口气灌下去，用他自己的術語來說，那就是，連个嗝兒都不打。这种技藝的表演，少不得需要

① 法語：技藝。

有个特别深陷的、熟練的喉嚨才办得到；除了班迪以外，最多也不过有一兩位能够表演得好。

“嗐，这算得了什么！”麥克·吉士嚷道，一面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这个技藝。“現在讓任何人來試試我所能干的事——一边唱支歌，一边喝下一大杯酒，歌声不許中断。”

这完全是个新花样，而且也是个徹头徹尾都很难搞的把戲；因为，要正确地表演它，不僅要求在把葡萄酒灌入嗓子时，声調得保持不变，还要求嗓子發出清楚、不間断的声音。然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米歇尔·吉士表演得很熟練精巧，还把杯子擱回原处，叫另一个人來模仿模仿他。

不用說，他們全都失敗了。每一大杯酒都只是造成一次丢臉的場面，喝酒的人相互高兴地嘲笑着，因为他們个个在喝酒时，都不得不打断自己的歌声。

麥克·吉士得再表演一次給他們看怎样作。

“來一大杯酒！”班迪最后喊道，豪爽地想要傾全力來試它一下；可是他的歌兒才唱了一小段，一滴酒就流進了他的气管，頓时象一条鯨魚浮到海面上來吐气或者說象一尊海神的石象那样口噴泉水，一口閉住的气向上冲出，把灌滿在他喉嚨里的酒，从这位給嗆住了的可憐人兒的口鼻里噴了出來。

全桌的人都站了起來，放声大笑，班迪一面喘气，一面咳嗽，每当他的肺允許他喘口气，他就朝麥克揚着拳头喊道：“我要宰了你！我要宰了你！”最后，当他感到舒服些时，他把襯衫袖子卷到他那骨格粗大的胳臂肘以上，粗声喊道：“我要宰了你！我要宰了你！我說，你們都小心点，我要把所有的人都給宰了！”

这些話說完之后，屋子里的人都朝門口奔去。人人都知道庫特法威动起武來是怎样的情形；在这种时候，你要么事先溜掉，要么扒在地上，因为他在这方面也跟熊类一样：凡是躺在地上的人，他

絕不伤害你。侍从赶快把鳩克老爺护到外面去。剩下的人，只要腿骨还管点事的話，都爬到桌子底下去了。

庫特法威是个粗大、健壯的蛮漢。他能用牙叼起一只裝着三"蒲式耳"① 麦子的麻袋，把它擲过腦袋；他能把一个"泰勒"② 咬成兩半，他可以單手揪住一匹野馬，把它按倒在地下；所有这些武藝使得他的伙伴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致連他們里面最强悍的人，也只有在吃醉了时，才胆敢跟他交手；特别是，在所有这些蛮勇的搏斗中，他一般都象凶蛮的賽克婁披斯③ 那样，把他的弱敌打得血肉模糊而告結束。

因此，怪不得屋里每个人，当他們看到麦克惹得这位巨人怒气冲天时，都長吁短嘆地說："你眞該死嚇，麦克·吉士！"那巨人由于飲酒試驗失敗，極为震怒，張开兩臂向麦克冲去，想把他扯个粉碎；他一边冲，一边把那擋着他的路的椅子統統撞翻。

但那位高貴的騎士，对这种攻击眞是司空見慣；等他的敌手挨近时，他就灵巧地从敌手的手臂下閃躲过去，接着給他上了一節"閃前襲后"的拳击課。他用一只手抓住对方的領子，扭紧着，使他喘不过气來，同时絆倒他的兩腿，用另一只手掀他一个筋斗。这就是拳法中"閃前襲后"的招兒，可以用來迎击極其强壯凶狠的漢子而万無一失。

这当兒，他的那些冒着危險从門口偸窺的好友，听到了班迪·庫特法威巨大的身軀翻倒在地板上所發出的一声巨响，只見那彪形大漢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他的敌手脚下了，对手用膝盖把他压住，乱拳如雨一般从头捶到脚。由于旁人酒醉后跟班迪·庫特法威爭吵起來，班迪一向用乱拳捶打他們，这回輪到他自己吃吃苦头啦，

① 蒲式耳：量谷类的單位，約三十六公升。

② 泰勒：德國的一种旧銀幣名。

③ 賽克婁披斯：（希臘神話）独眼巨人。

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称心快意。随后，等麥克·吉士松掉了他的脖子，讓他攤手攤脚地躺在地板上时，他們便把这位替他們洗雪了歷年來的耻辱的人抬了起來，圍着屋子轉，盛滿大杯的酒，为他的健康而干杯，一直鬧到天亮。

这个小玩笑开完之后，听差便把庫特法威从屋里抬出去，把他舒適地安放在床上。他夢見了自己从一座高山頂上跌入一个石礦里，鋸齒形的石头把他撞得粉身碎骨；醒过來时，他还感到夢里所受的苦楚，非常吃驚。

打那天起，麥克·吉士成了鳩克老爺拔尖兒的寵兒，以及所有住在附近的紳士們的莫逆之交。不僅如此，甚至在一八一三年，当匈牙利議会在普勒斯堡① 开会时，鳩克老爺为了要料理他的政务，不得不非常勉强地舍弃了他那些狗、他的好友、他的小丑、他的侍从和他的鄉下婊子；但他却非常舍不得麥克，因此便帶着这个小伙子一同去普勒斯堡。不过，这个玩笑还只是个开头呢。譬如說，倘若把这位年輕的冒牌紳士介紹給开会的貴族和紳士們，該多么滑稽啊！不，更好玩的是，可能有哪一位年輕的伯爵夫人会瘋狂地愛上这位漂亮的青年，而等到这小子哪一天穿上一身侍从的紅制服，出現在大廳廣众之前，人家都明白了他的职务只不过是在他主人驅車出游时站在車厢后面，那时候該是一个多么絕妙透頂的頑笑啊！

于是，麥克·吉士便出現在普勒斯堡的上流社会中了；他那快乐的兴致和男子气概的漂亮身材，再加上許許多多支持他的最动人听聞的介紹，使他成为公众的寵兒。在那时代，上流社会自有一套独特的用語：無礼常被称为坦率；粗話被称为独出心裁；粗暴被称为男子气概；輕浮被称为冷靜。因此，麥克便被人們加上了一大

① 普勒斯堡(Pressburg)：当时匈牙利的首都。今屬捷克斯洛伐克，改称布拉的斯拉發(Bratislava)。

堆优点，只有一件事要求他改变一下：把他那件短大氅換一件匈牙利式帶碎边的皮上衣。他的出身是紳士，这就足够了。人家不是羡慕他的头腦，而是贊賞他那男子漢的風度、他那紅潤的臉膛、他那健壯的身材、他那炯炯發光的眼睛和他那深色的唇髭——那年头，人們根本不談学問；不管你学問有多深，都远远比不上这些东西。鳩克老爺暗地里一直在嗤嗤發笑，因为热鬧的降灵節又快到了，大多数年輕貴族都和麥克·吉士是極要好的朋友；这兒那兒，你甚至可以听到那些体貼周到的親愛的媽媽，在打听这位可愛的青年的家道景况呢，她們看到他徘徊在她們宝貝女兒周圍，是一点也不討厭的；不僅如此，她們之中还有不少人在悄声地对自己的好朋友透露：她很有理由認为这位了不起的青年对她們的女兒很有意思呢。

这种秘密，象野火般傳了开來；老卡帕提开始患起最愛笑的感情激發症。有时，在最嚴肅的場合中，他也会哈哈大笑。这时他总是在想：再过几天，这位被人推崇备至的騎士，就会变成他的一名不足輕重的侍从了！很多次，他打床上坐了起來，縱声大笑；不僅如此，还有一次，議院在开大会，大廳里挤滿了社会名流，主席正在宣讀議定書，这位老紳士注意到麥克和一群年輕貴族站在一起，那些貴妇人如何全神貫注地凝視着他的俊俏的身材——嘿，这位老紳士再也按捺不住了，当場哈哈大笑起來，因此人家喝令他遵守秩序，并且罰了他一筆款子。他立刻付了罰金；但当天会还沒开完，他又被罰了一筆双倍的款子，因为他一想到这場有趣的假面戲就快要獲得 denoûemeut[①]，又忍不住笑出声來。

最有趣的一天，可愛的降灵節，終于來到了。卡帕提在多瑙河对岸的花園里設了盛大豪華的宴席，把所有跟麥克有点关系的人

---

① 法語：結局。

都請來参加。他要把这位贏得多次勝利的英雄，以一个听差的名义介紹給人們，这將是一个多么妙的玩笑啊！你即使拿一个王國來跟卡帕提先生換取这个玩笑，他也不情願。

鐘剛敲过三点三刻。按照規章，降灵節之王此刻应当在前廳里等待，听候鳩克老爺下令喚他進來。

“你这是什么新規矩？”麥克進屋时喊道，一屁股坐進一把安乐椅里；“你干嗎讓一位尊貴的人在你的前廳里等了十分鐘？”

卡帕提老爺嘴里叼着一个烟斗，正往里面裝烟絲。

“啊哈！麥克，我的小伙子！”他非常刁鑽地說，“你先别坐在那把椅子里，过來給我点烟斗——听見沒有？”

“你自己点吧，”麥克答道，“火石和鋼片都在你近旁。”卡帕提老爺瞪着眼睛瞅他。这小伙子完全忘掉今天是什么日子啦。这样說來，吓他一下，把他那傲慢的、安然自得的架子打下來，那就更加痛快了。

“那么，我親爱的老弟，你不知道今天是欢鬧的降灵節嗎？”

“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旣不是牧师，又不是修皇曆的。”

“咦！想一想，三点三刻你的降灵節王位就終止啦！”

“那又怎样呢？”麥克間，沒有流露出一絲焦慮，只是用他的絲手絹擦他皮大氅上那乳白石的、古色古香的鈕扣。

“那又怎样？”鳩克喊道，开始有点發火了；“怎么，你打这时起就不再是个紳士了。”

“那我是什么呢？”

“你是什么，先生？我告訴你。你是个鄉巴佬，一个無業游民，一个無用的流氓，一个亡命的無賴漢，你就是这个！你該很高兴地吻我的手，求我容你在我手下当一名听差，好把你从飢餓綫上和絞架上救出來。”

“对不起，”麥克·吉士回答，熟練地捻着他的唇髭，“我是米

歇尔·吉士老爺，阿尔馬斯發尔瓦領地的主人；那塊地我是在前天花了十二万福洛林从卡士麥尔·阿尔馬斯發尔瓦地產信託处買來的，有朝廷的批准，因此我的銜头是無懈可击的。”

鳩克老爺驚愕地退縮了一下身子。“十二万福洛林！你什么时候，打哪兒弄到了这些錢？”

“我正正当当賺來的，”麥克·吉士微笑着說。“有天晚上，我和我的几位紳士朋友們坐下來打牌贏來的。告訴你实話吧，我贏得比这还多，剩下的錢还可以用來在我那塊地上盖一所漂亮的府堡呢，夏天我可以在那里消暑。”

对鳩克老爺來說，这椿事情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議会在普勒斯堡举行常会的期間，賭起錢來，輸贏比这个数目大的多的是。但是有件事他絲毫不能理解。

“請你告訴我：你怎样弄到你的紳士証件的？”他問道，“你又不是紳士出身。”

“这簡單極了。我在离降灵節还有一星期时，到多瑙河流域的一个州去游逛了一趟，在那里登了一則廣告，說是吉士貴族分居在薩玻尔奇的一支出了个浪子，正在尋找他的親屬，如果有任何姓吉士的人还記得这个家族的这一支，而且手中有貴族証件肯以一千福洛林出讓，請徑來联系。不出一周，就有十五个姓吉士的人还記得他們在薩玻尔奇居住的親屬，帶給我各式各样的貴族証件。我只消从中选出一張帶有最漂亮的紋章的，接着我們彼此吻抱，找出譜系。我付了一千福洛林，他們就把我認作他們的族人了，然后把这証件通告全州知曉，因此我現在是位有產業的紳士了。請看我的圖章戒指，这就是我的紋章！”

这个玩笑开得比鳩克老爺自己那个还要叫他滿意。他非但沒有生气，反而不住地吻这位冒險家，这人比任何人都有远見，勝过了那些自以为比他强一等的人，而且很認眞地扮演了那用开玩笑

的方式使他不得不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　一个家庭的横禍

如果說，一个人不幸成为人們的笑柄，也可以算是出了名的話，那么在那年头，普勒斯堡就住着这样一家出名的人家。他們姓麥耶，这是一个那么普遍的姓氏，除了非姓不可，真不会有人去姓它。

父親是个公家机关会計室的職員，上帝賜給他五位漂亮的千金。在一八一八年，其中的兩位姑娘已經是及笄年華——成为所有舞会上压倒群芳的兩位皇后，和任何社交宴会里众所奉迎的一对美人。頂兒尖兒的花花公子，不，甚至达官貴人，都爱跟她們跳舞。她們以“漂亮的麥耶小姐”聞名遐邇。

她們的父親为她們的美貌而感到多么得意呵！这些漂亮的小姐，这些出名的美人，是以一种助長她們优越感的方式培养起來的。不作骯髒活兒，不管家务事！不僅僅这样，她們还是在一种奢侈豪華的氛圍中長大起來的；她們天生下來不是作刻板家务事的人。她們沒有上附近的國立学校，而是被送進了第一流的学塾；在那里，有人教她們精巧的刺綉，优雅的歌唱和貴妇人应該具备的其他种种才藝。她們的父親，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他的某一个女兒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藝術家，另一个会变得跟一个时髦的女帽商那样闊气，所有的女兒都会嫁給那些沒完沒了周旋在她們周圍的闊紳士或者银行家們。他大概是在当时流行的那些老式爱情故事里讀到过这类情况的。

要受这种高尙的教育，首先需要有一筆相当寬裕的收入；可是，我們都知道：一个公家机关的会計的薪水，并不怎么了不起。麥耶先生連家里的开銷还远不能对付。对于这一点，作爸爸的知道

得很清楚，他会徹夜躺在床上想心事，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來弥补这种經济拮据的困境，但总是想不出來。可是他又不忍心讓他的女兒們脫离上流社会，唯恐会破坏了她們的前程。

就在这当兒，一位紳士正在追求他的大女兒，他是在去年的舞会里認識她的。他十拿九穩会娶她，因为跟一位名声好的人的女兒發生任何别的关系，都是很不光彩的事。这样一來，新郎毫無疑問会垫付給“爸爸”一兩千福洛林，來使他擺脫困境。

然而，跟这些紳士結識，开銷当然頗为可观。社交宴会啦，俗丽的粧飾啦，豪華的局面啦，都紛至沓來；当家里飯擺在桌子上时，裁縫、鞋匠、女帽商、綢緞商、理髮师等等看不見的形影，也都跟着坐了下來，帮着消耗这位可憐的家長的伙食。

至于这家的女主人嘛，可以想象得到是一位最不会当家的主妇。她一竅不通，事兒全交給佣人办。每当她手头兜不轉的时候，她便会四面八方去借錢（可是她从來沒想过这些債总有一天要还的），时常当她只剩下了够开一兩天伙食的錢时，她会耍个很不錯的小花招：赶緊到水果商那兒去，想法帶回來一只波蘿蜜。

一天，碰巧董事們按照向來的慣例，事先也不通知一声，突然來到出納部進行了一次抽查，發現麥耶的賬目上短少了六千福洛林——这是作爸爸的浪費的必然結果。麥耶当場被解雇，自己那份小小的產業也被查封；甚至还傳說要把他拘押起來。这場灾禍，整整兩个星期成了城里唯一的談話資料。

这时，麥耶有个姐姐住在城郊，一位与俗世隔絕的老小姐；在那乐極忘形的日子里，她曾經是这个家庭嘲笑的对象。她整天除了上教堂，念禱文，撫弄她的猫兒之外，什么事也不作；每逢她跟自己的好朋友聚在一起时，她們便把下一代議論和責駡一通，也許因为她們自己年老体衰，不能享受晚輩所喜好的那一套了吧。可是她对誰也沒有象对自己親族那样憎恨，因为她們穿着时髦的服裝招

搖过市，过着舒服日子，参加舞会，而她自个兒却不得不整个冬天蜷縮在爐火旁，一年十二个月老是穿着同样的衣服，除了一盤加了些味滋素、掺了些碎面包的淡肉湯以外，再也沒有什么别的可吃了。麥耶姑娘們，每当彼此想逗逗乐时，只消說："咱們到泰萊莎姑母家去吃飯，好不好？"

这位有点古怪又有点討厭的老妇人，一听到弟弟發生了这件不幸的事，馬上收回了她借出去生息的那一点錢——多年來靠節儉積攢下來的一点錢，換成了福洛林，包在一方鮮艷的大手帕里，趱路進城，把弟弟挪用公家的那筆款数，付还給公庫，还一直痛哭哀求，求那些有关的权威紳士（她挨个兒拜訪了他們）不要把她兄弟下獄，不要对他提出刑事訴訟，等他們答应了，她才安靜下來。

麥耶听到他姐姐作了这样一件好事，連忙去找她，不停地吻她的手，一面抽抽噎噎地哭，找不到合適的字眼來表达他的感激。不光如此，他甚至还說服了他的女兒們來吻他姐姐的手；这些好姑娘們，如此自屈身价，用她們那鮮玫瑰和櫻桃般的嘴唇，來直接和老妇人枯干的手接触，看到老妇人那套老式的衣服而不發一笑，噢，难道她們还能表示出比这更偉大的犧牲精神來嗎？

麥耶向天地發誓：他將終生感激他姐姐为他作了这样一樁高尙的事。

老处女答道："只要你規規矩矩培养你的女兒們，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拿出來挽救你的名譽了，使你沒有身敗名裂，你应当加倍小心來愛护它，不要使它再受到更大的污辱，因为世間甚至有比下獄更可耻的事。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是指什么。你自己去找个事作，讓你的孩子也習慣劳动。不要認为去給任何一位肯雇用你的商人管賬是个耻辱；最低限度，你可以賺到够你开支的進款。你的女兒們，現在也長得够大，可以养活自己了。願上帝保护她們不要受别人的周济。她們一个能作精細的

針綫活兒，可以去做女帽商的助手，維持生計；另一个可以去某某紳士家里当家庭教师。至于别的几个孩子，上帝到时候自会指示她們該作什么事。我相信你們一定都会快乐的。”

可敬的麥耶，得到了滿怀的安慰，从姐姐那里回到家來。他不再想自殺了，而且很快就在一个商人的字号里找到了一个伙計的職位；他劝女兒們也采取健全的生活方式，她們大哭着答应听他的話。愛莉莎在一个女裁縫那里找到了工作；瑪蒂达沒有去当家庭教师，而想去搞藝術，她有条好嗓子，又会唱几句，很容易就說服了她父親：輝煌的前途正在舞台上等待着她呢，何况这是一条致富的最容易、最光荣的道路呀。他頓时想到几位著名女伶的名字，她們也是破落的家庭出身，献身舞台，靠着自己的力量來大力供养她們那人数不断增加的家庭。

因此，麥耶先生允許他女兒按照自己的願望，去从事藝術生涯。一开始，她只当一名合唱团团員，可誰都知道：最有名的藝術家，都是这样起家的。

当然，这事一点也沒有傳到泰萊莎姑母耳朵里去，她还以为瑪蒂达在当家庭教师呢。这位可敬的老姑娘，向來沒有進过戲院，倘若有人悄声告訴她：麥耶家的一个姑娘在戲院里作事，不用說，那是另外一个姓麥耶的，而不是她的侄女，因为麥耶是那么一个極其普通的姓呀。于是，可憐的麥耶眞以为打現在起，他的家庭开始了一种新的、有条理的生活了，各人尽各人的責任，兴旺也就会打門口、窗戶和烟囱里鑽了進來。

麥耶太太現在習慣自己作飯了，麥耶先生也習慣吃燒糊了的菜，闔家大小成天都在拚命地干活，麥耶从早到晚都在賬房里忙着；在此同时，麥耶太太也在厨房里忙碌不堪；孩子們不是縫就是补；大女兒們出外作事，其中一个制出了成堆的大大小小的帽子，另外一个干着她那高尙的职業；至少在他們自己人之間是以这样

一些事情自欺欺人。实际上，麦耶先生却常常厮混在咖啡館里看报紙，这当然是一种圖安逸的最便宜的路子；麦耶太太把盆兒罐兒都交給佣人擦洗，自个兒跟街坊瞎聊天；孩子們偷偷看書，玩玩捉迷藏；花花公子們找那位在女帽商那兒干活的大女兒玩；至于那位歌唱团团員的辛勤藝術劳动嘛，还是不提为妙。全家人只在吃飯时聚在一塊兒，他們圍着桌子坐，个个板着一副苦臉，小女兒們对那不够丰富的飯菜喃喃抱怨；大女兒們由于糖果吃得太多了，倒了胃口。一家人全都郁郁不乐，十分厭煩，好象覚得聚在一起是在受罪，个个都巴不得赶快去搞自己热中的事兒。

世上有些心境愉快的人，永远不会相信自己不喜欢什么。他們非等别人实在伤透了他們的心之后，才相信别人生他們的气了；他們在街上碰到了朋友，也看不出对方是否在冷落他們；世界上發生了任何变化，尽管这变化对他們是休戚相关，甚至就發生在他們自己家中，除非有人提醒，他們决不会去注意；明明有了差錯，他們寧可編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來辯解，而懶得費劲把这些差錯糾正过來。

老天一向賦与那些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动來过活的人們以一种有益的本能，这本能使他們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心中感到驕傲和快乐。每当晚上闔家欢聚时，各人誇耀着自己全天作了多少多少事，这該有多么好哇！可是，麦耶这家人却缺少这种本能。被逐出乐園的灾禍，好象也降臨到他們的工作中來了。他們从來沒有一个人自豪过有了什么進步。他們从來沒有一个人問过别人的近况如何。他們在打开話头时，全都非常謹愼，仿佛生怕引起大家抱怨訴苦。世間还有什么事比家里人抱怨訴苦更可怕的啊！

他們就是在沉默的时候，也照样流露出不滿的神情。在家里，每人都开始穿起破爛的衣裳；这也就是只有穿上新衣服才顯得象样的那种人家，所必然遭到的下場。这种人，除非能够成天坐在鏡

子前面，样子总是顯得邋里邋遢的，暴露出一副窮酸相，尽管身上的衣服并不太旧。姑娘們不得不把去年的衣服拿出來修改修改。狂欢節又來臨了，大舞会已經發出布告，但是她們却不得不坐在家里，因为她們沒有錢到任何地方去玩。

麥耶不管朝哪个方向看，見到的都是要發脾气似的、沒精打彩的苦臉；但是过了一会兒，他也就懶得管这些了。唯有在星期日下午，五分之四品脫①的酒安定了他的神經之后，他的舌头才松动起來，嘴里才滔滔不絕地滚出來一大套教訓他女兒的箴言。接着他会告訴她們說，他能够保全了名誉，是多么的高兴，尽管他已經窮了，外衣也破了（順便說一句：后一事实，对他那些巳經長大成人的女兒來說，并沒有什么光彩），可是他說他对自己的破衣服感到驕傲，希望他的女兒們对她們自己的美德也同样感到驕傲等等。女兒們嘛，当然不等他說教說完，早就溜了出去。

可是，突然有一种愉快和欢乐的气氛降臨到这个人家來了。每当麥耶先生下班回來或者天知道从什么地方回來时，总是發現他的女兒們吵吵嚷嚷地在唱着歌。他的太太也添置了新帽；她們的服裝又开始变得时髦了，他們的飯菜也顯然改善了。麥耶先生現在不只是在星期日下午喝他那定量的五分之四品脫的酒，而是每天的飯桌上都少不了有这位有趣的伴侶。要不是有一天，他太太悄声告訴他說，这是因为瑪蒂达在她的职業上有了可喜的進步，經理認为应該大大地提高她的薪水，那么麥耶还会認为家里这种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事呢，他会象麻雀一样，只知道打地里銜走麥粒，也不問問麥子是誰种的；但是女兒加薪的事暫时还得保密，否則讓合唱隊里別的歌女們听到了，也同样会要求加薪的。麥耶先生認为这件事完全合情合理。

---

① 原文是 Meszely，匈牙利液量名，約合五分之四品脫（二十盎斯）。

的确，他看到瑪蒂达所穿的衣服一天比一天講究，而且不断地穿戴最时髦的披肩和帽子，剛剛穿了一下就給了她的妹妹們，这使他也不免有点詫异。他也常常注意到，每逢他一進屋，談話就忽然中止，他問她們在談些什么，她們先不先就要交換一下眼色，好象生怕答出彼此矛盾的話來，有一兩次他实在不耐煩了，便問他太太："瑪蒂达干嗎穿那样講究的衣服啊？"

好心的妇人用一席話把这位担心的家長說得完全放了心。首先她說，那些衣料其实并不貴，看上去象是 moiré①，实际上只是普普通通的波紋綢。其次，瑪蒂达并非照原价買進的，而是一位第一流的女伶穿过一兩次之后廉价轉讓給她的，簡直等于是白送。她說，这种事在戲院里，極为普通。

麥耶先生發覺自已听到了許多从來不曾听到过的事。但是他認为那些事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打那时起，全家尽量使他高兴。她們征求他的意見，問他喜爱些什么，而且老是問他是不是想要什么，或者特別喜欢什么。

"我这些女兒們是多么好的姑娘呀！"这位快乐的家長自言自語道。

在他生日那天，她們給他准备了些禮物，要使他看了喜出望外。

尤其是瑪蒂达所送的那个貴重的、雕着獵狗的海泡石烟斗，使他高兴非凡。这件禮物得值現洋二十五个福洛林，那銀質的塞烟具还不計算在內。

麥耶决定当天就去看泰萊莎姑母，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十二分的高兴，另方面也是由于他認为应該那样作，此外他的大衣上最近又加了个新的絲絨領，更使得他要去了；于是他就把美丽的海泡石

---

① 法語：紋綢。

烟斗銜在嘴里，走向本城另一端的泰莱莎的住宅。

这位可敬的老处女正坐在爐旁，因为就是在大好的春天，她也生着火。麦耶先生沒把嘴里叼着的烟斗拿下來，便向她打了个招呼。

泰莱莎讓他坐下，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她每說一句話咳三下。麦耶先生就在等她說，“你哪兒弄來的这漂亮的烟斗啊？”他在这个期望后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想法：也許泰莱莎知道了这个烟斗是人家送給他作賀礼的，她自己也会馬上送他一些生日礼物吧。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自动打开話头。

“瞧，姐姐，我这个烟斗多漂亮！”

“敢情是，”她看也沒有看它就回答道。

“这是我女兒送給我的生日礼物。瞧！”他边說边把这美丽的藝術杰作遞給泰莱莎。

她把烟斗接了过來，使劲地把它摔在火爐的鉄脚台上，摔成碎片，四处飛濺。

麦耶先生的兩边嘴角，陰郁地搭拉了下來。說起來这实在是一件挺不錯的生日礼物呀！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他喊道。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說，你是个傻蛋、蠢貨、木头人！人人都知道你的女兒是个貴族的情妇，你不單高兴跟她住在一起，分享她賺來的髒錢，还上我这兒來臭美！”

“什么！我的哪个女兒？”麦耶大声問。

泰莱莎聳了聳肩膀。“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容易瞞哄的傻子，”她說，“我早就会把你当作一个無耻的混蛋了。你以为我也那么傻，你的女兒一直在舞台上厮混，我竟会相信她在給人家当家庭教师嗎？我不打算把我选擇职業的看法告訴你——我承認我的看法是老式的，过时的——可是，請你告訴我，一个只有十六福洛林薪水

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那样揮金似土地花上几千福洛林呢？”

“对不起，瑪蒂达的薪水已經漲了，”麥耶說，很想讓別人也相信他自己所相信的事。

“那是胡扯。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到經理那兒去把事情打听打听清楚。”

“还有，她的衣服也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豪華，姐姐。她穿的是廉价衣服，全是打第一流女伶那里買來的旧貨。”

“这也是胡扯。她買的东西全是嶄新的。就是这一星期內，她光从佛萊茲·胡拜商行就買了价值三百福洛林的花边。”

对这些話，麥耶先生不知道說什么是好。

“別坐在那兒呆头呆腦地瞪着我！”泰萊莎姑母突然怒嚷。“我有好几百次，啊，好几千次，看見她跟某位紳士同坐在一輛出租馬車里。这件事哪一个不看在眼里，只有象你这样的蠢貨才看不到！你是个大傻瓜，天生下來受人騙。我眞納悶兒，怎么沒有一个編劇本的人想到把你編進一出滑稽戲里去！怎么！你身为家長，星期日下午喝得半醉，对女兒們大講道德經，而她們却一直在暗地里嘲笑你，你还拿了那个吊你女兒膀子的人送的生日禮物——海泡石烟斗，恬不知耻地臭美呢！哼，要是我認为你事先已知道了这件丑事，我早就拿我眼下扫出你这烟斗碎片兒的扫帚，把你給扫出我的大門去了。”

这些話搞得麥耶先生狼狽不堪。他一句話也沒回答，站了起來，帶上帽子，走了出去。他首先到佛萊茲·胡拜商行去打听他女兒在那里花过多少錢。結果發現远不止三百福洛林。泰萊莎姑母的消息的确很灵通。

然后他走向戲院，打听一下女兒的薪水。經理用不着翻賬簿，立刻告訴麥耶先生：他女兒賺十六个福洛林，可是她并沒賺到手，因为她的進步很慢——事实上她点滴進步也沒有；她好象滿不在

乎，在排演时从來不出席，她的大部分薪水都給扣罰金扣掉了。

这实在是有点过火了，麥耶先生滿腔气憤，瘋狂地跑回家。幸而当他那样吵嚷地冲進家門时，家里的人还來得及叫瑪蒂达避开，所以他也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当場決定和那墮落的女兒断絕关系，忍痛和她一刀兩断，不准她再進家門。一只老虎也不会再比他現在更凶暴的了，他在盛怒之下簡直是鉄石心腸，命令在他面前不許再提她那討厭的名字，而且威脅他家里人說：誰胆敢替那瘋了头說情，那就得跟她一齐卷鋪盖滾。

他这种狠心腸足足保持了一星期。好多次他的舌头痒痒，想要問一兩句話，但他又把要說的話压了回去，依旧保持緘默。最后有一天，当他們坐下來吃飯时，全家沒有一个人吃得下——麥耶先生再也熬不住了。

"你們都怎么啦？"他嚷道。"干嗎不吃呀？哭哭啼啼的干什么？"

姑娘們都拿起手絹盖住眼睛，哽咽得愈加厉害了；他太太大声嚎着答道：

"我的女兒快死了！"

"当然！"她的丈夫回答，一面朝嘴里塞進一大匙布丁①，差点噎着。"說得倒滿容易，可是死幷不那么容易喲！"

"要是可憐的孩子当眞死了倒也好了；不管怎样，她也不会再受那么些苦了。"

"那你干嗎不請个医生？"

"她的病不是任何医生能治的。"

"哼！"麥耶先生說，一面剔起牙來。

他的太太頓了会兒，又抽抽搭搭地說下去：

"她总是在想着你，她只想見見她爹。她說，哪怕就是吻一下

① 布丁：餐后吃的一种点心。

你的手，她死也瞑目了。”

說到这些話时，全家象一架風琴似的揚起了一片哭声。麥耶先生假裝擤鼻子。

“那么，她在哪兒呢？”他用一种不自然的声調問。

“她在促凱尔曼戴区租了一間为期一个月的破屋子，沒有哪一个理她。”

“那她眞可憐啦！”麥耶先生心里想。“这么說，也許是泰萊莎所說的那些关于她的話不完全正确吧？”

或許她愛上了某人，只接受过他的禮物罷了。那算不了了不起的罪惡，当然不能因此就断定她已失身于人。那些老处女，从來沒有經驗过人生中这种最大的乐趣，在忌妒青年人的快乐呢。

“哼！那么这坏孩子有时也談起我嗎，呃？”

“她想你一直还在咒駡她呢。打她离开之后——”說到这里，她的話又被一片哭声給打断了。

“打她离开之后，”麥耶太太繼續說，“她一直就沒有起过床，我知道她一輩子也离不开那張床了，除非把她送進棺一棺一棺材里。”

“好了，好了，今天下午就把她接回來吧，”麥耶先生說，終于完全心軟了。

听到这些話，闔家大小都过來拥抱他的脖子，吻他，摟他。她們說，世間从來沒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人，比他更慈愛的父親了。

她們連收拾飯桌都來不及了，为的是要把这位可敬的家主打扮得漂亮些，讓他手里拿根手杖，全体陪他一齐去促凱尔曼戴区。瑪蒂达在那里躺在一間破閣楼里；嚴格的講，里面除了一張床和無数的葯瓶外，任什么都沒有。

这位善良的爸爸的心，被这种景象深深刺痛了。瑪蒂达原來什么都沒有啊，可憐的姑娘！

姑娘一看到她爹，就想坐起來，但力不从心。麥耶先生帶着一付懺悔的表情，冲她跑过去，就象是对她犯了罪似的。姑娘抓住他的手，緊緊把它压在胸口，不住地親吻，用一种断断續續的声音求他寬恕。

一个做父親的，如果拒絕了这样一个要求，他必定是个鉄石心腸的人！当然，他寬恕了她，立刻叫了一輛馬車把她載回家。讓別人爱說什么就說什么吧！疏不間親；一个做父親的，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过錯，就把親兒女給宰了！

何况，他根本沒有一点理由該这样嚴厉地懲罰她，因为同一天他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穿制服的听差送到家里來的），信中那位紳士多次提到这是他親筆寫的，又說，他对他女兒的好意的、純潔的追求，竟造成了这样一个誤会，这很使他过意不去。他又說明他自己是怀着最大的敬意來看待他們一家人的，至于他和瑪蒂达的交往，完全出于对藝術的热爱。除此之外，若是需要的話，他还准备親自簽名盖章，提出無可爭辯的証据，保証这位年輕的姑娘簡直是筑了許多絕对攻不破的堡壘來保衛她自己的貞操的。

啊！的确是个誠实高貴的紳士！

"嗯，这就好了，"麥耶先生說，对这封信很滿意——"事实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說，他不該讓瑪蒂达跟他到外面去玩，或者想法暗地里跟她会面，这很容易使她的名譽受到損害。如果他的动机純正，讓他到家里來好啦。"

笨蛋，不去养条猫却反倒喂耗子面包吃，認为这样，它們就不会在夜間吵他啦！

当然，不出兩天，瑪蒂达的面孔就紅潤得活象剛打樹上摘下來的蘋果了，她那位紳士現在規規矩矩地到她家里來訪問她了。沒有几个月工夫，他离开了；随后來了位年輕的銀行家，接着又來了另一位紳士，再接着是第三位，第四位，天曉得到底还有多少位。他們

全是偉大的藝術崇拜者，有身份地位的紳士，从不說一句粗話，他們吻媽媽的手，跟爸爸談些通情达理的話，对姑娘們那样彬彬有礼地行礼，好象至少把她們当作年輕的女伯爵似的。他們当中有那样一些爱笑爱鬧、風趣横溢的青年，他們說的笑話眞会教人笑掉牙，他們会跑到厨房里尝尝小菜，望口袋里揣几个餡餅來逗媽媽乐。啊，他們是那么一群有趣的淘气青年！

麥耶的四位千金这时都已長高了，亭亭玉立，个个出落得标致非凡，她們的年紀看上去相差不到一歲。她們長大了，处女的嬌美也就流露了出來，麥耶先生家里也愈來愈热鬧了，貴客上門，絡繹不絕。往日的奢侈浮華，鋪張浪費，又复出現，欢乐的气氛經常弥漫在这个家庭里。况且，聚在那里的都是最上流的客人——伯爵啦，公爵啦，职高位重的紳士啦，銀行家啦，还有別的要人。

說眞的，麥耶先生实在感到有点詫异。当他在街上碰到那些公爵、伯爵时，他們好象根本沒瞧見他似的，倘若他帶着女兒們一起出去，他們跟自己这些女朋友連眼光都不交換一下；但他一向不讓自己为任何不愉快的事去煩神；何况他想：大人物素來是这样作的。

他的頂小的女兒，这时也在慢慢長大了。她已滿十二歲，看得出她將來一定比她的任何一个姐姐都要漂亮。眼下，她穿着短裙子，長長的密髮扎成了兩根辮子，搭拉在背后晃來晃去。那些光臨她父親住宅的客人，已經在对她开玩笑，問她多会兒开始象她姐姐們那样穿起長裙子來。

一天，麥耶先生家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群兴高采烈的青年正在挑逗他的女兒們，老头兒时不时地在拍打牆上的蒼蠅，每当他拍得太重了，驚动了他的哪一位姑娘發出一声尖叫，他就得意地对她笑笑；突然傳來一陣敲門声。沒人去开門，敲門声又响了兩遍，一次比一次响；最后，前面所講到的那些兴高采烈的青年中有

一位跳了起來，走去开門，猜想准是另一个爱取鬧的袖袴子弟，蓄意吓唬他們一下——哎喲！原來是一个身穿黑衣、滿面皺紋的干癟老姑娘，突然出現在这一群衣衫華丽的人們面前！

爸爸看到这个幽灵似的人物，吓得兩腿直打哆嗦。來人是泰萊莎姑母！

老处女，对聚在那里的一群人看都沒看一眼，就極其鎮靜地徑自奔向麥耶先生。

这位尊貴的一家之長，陷入了一种不可言狀的狼狽狀态。他不知道該請这位老姑娘坐呢，还是把她向这群兴高采烈的人們介紹一下，說她就是他姐姐，还是一口咬定不認識她。好在泰萊莎自己使他擺脫了困境。她帶着一副冷冰冰的神情，說："我有几句話要跟你談，如果你可以离开你的客人一兩分鐘，請你領我到一处可以不打攪这些人的地方去談一談。"

麥耶爸爸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議，走在她前面，打开門，領她到最远的一間屋子里去。他們剛一关門，一陣哄笑声便从他們剛离开的人群中爆發了出來。麥耶爸爸馬上把泰萊莎姑母拉走得更远一些。即使象他这样單純的人，也并不是不知道那些年輕人干嗎那样大声地嘲笑这位上一代的、老式的老处女。

麥耶爸爸跟泰萊莎姑母說話时，竭力裝起一副最友善的表情。

"您請坐，我的至親。啊，到底又見到了您，我多么高兴啊！"

"我到这兒并不是來和你寒暄的，"泰萊莎冷冷地回答，"我想說几句話，也用不着坐下，站着就行。咱們兩年沒見面了。在这一段时間里，你使咱倆大大疏远起來，你那种生活方式簡直永远也不能使咱倆再会面了。我想，你对这并不会太吃驚的，也就因为如此，才給了我一股勇气，非把它說出來不可。你給你的四个女兒，一个接一个地都选了同样一种职業。別說話。对这种事，你还是別开腔的好；我請你也不要打斷我的話。我不罵你。你爱怎么样

做，会由你自己作主。你还有个十二歲的女兒；要不了多久，就是个可以出閣的姑娘了。我來你家，旣不想吵架，也不想講什么道德啦，宗教啦，上帝啦和处女的清白啦，这些都是大人物和高貴的紳士們干脆嘲笑为伪君子所販賣的貨色。我簡單地告訴你，我干嗎到这兒來。我所要求你的就是，把你頂小的女兒交給我。我要按照正正派派的中產階級家庭培养女兒那样，把她正正当当地帶大。她的思想还沒有腐化，她还在上帝的手里，我要保护她的名譽直到我死那天为止。我要求你和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再也不要想起她。上帝会帮助我实現我这个善良的决心。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拒絕我这个建議，我就向最高当局請願，要求他恩准我这个請求。这会給你帶來很不良的后果的，因为我准备去求見匈牙利大主教本人，向他解釋我非这样作不可的理由。我的建議不容多加考慮，限你明天早晨打定主意。到那时，你要是还沒有把那姑娘帶到我家來，你就可以把我当作你的誓不兩立的敌人。願赦免罪惡的上帝憐憫你吧！”

說完之后，老处女把背轉向他，走了。

麥耶先生把他姐姐一直送到門口，他只要看到她在眼前，腦子就靜止了，轉个念头也由不得自己作主。等她跨出了門檻，他才清醒过來。姑娘和花花公子們，用一种極其逗人發笑的方式，对这年高德劭的老处女的出現加以評論，他們的說笑使麥耶老爹精神稍为振作了一些。他就把老处女莅臨的原因告訴了他們。

“她实在是想把范妮帶走，”他喊道，“永远撫养她。”

“噢！噢！噢！”的声音震响在四面八方。

“干嗎呀？我想知道干嗎要这样？难道我一直沒有正当地教养她嗎？誰能对我說一句非难的話？誰能責駡我一句？难道我沒有把我的女兒們看得象我的眼珠①那样珍貴嗎？誰听我說过一句下流話？难道我竟是个騙子，給了我女兒那样一个坏榜样，使得國家不

得不來干涉，把她們从我手中夺走嗎？先生們，告訴我，你們是怎样看待我的！我是个賊，还是个强盜，还是个褻瀆神明的人？"

他象舞台上的主角似的，在房間里快步踱來踱去，客人默默站着，瞠視着。

不管怎么样，他所說的話給人的印象很深，因为所有的年輕紳士，一下子都不見了。泰萊莎姑母的威脅，有些地方可能对他們也会產生不愉快的后果的。

等到客人都走光了，这一家人就对那位爱管閑事的泰萊莎姑母大發脾气，麥耶先生是那样生气，覚得非把他的牢騷在家里，在外面發泄出來不可。他还有兩三个当初在机关里認識的朋友：他們如今都是著名的法官，在高等法院里开庭審案；他大可以听取听取他們的意見，虽然他好久沒見到他們了，但是此刻他覚得还是可以見見他們，如果泰萊莎眞要实現她那种威脅的話，那么他这样作也可以搶在她前头一步。

他的最鄰近的朋友是施麥茨顧問——一个約莫四十歲、臉蛋光溜溜的、不爱說話的光棍，麥耶在施麥茨花園里找到了他，他正在剪接石竹。麥耶对他講出了自己的苦楚，把泰萊莎姑母的事，以及她怎样威脅他，要对他耍一个缺德的惡作剧——到大主教那里去告發他，等等，都說給施麥茨听了。媽的！

在他談話时，施麥茨笑了一兩次，时不时提醒这位感慨激昂、忘其所以的麥耶先生，不要踐踏他的花壇，因为上面种的是鷄冠花和飛燕草。等麥耶先生結束了演講之后，他便十分温和地回答道：

"泰萊莎不会作那种事的！"

"泰萊莎不会作那种事？"麥耶先生想。"这还不能使我滿意。"

---

① 此处原文是眼睛光芒。

他希望人家說：泰萊莎不能那样作——不应当許可她那样做；要是泰萊莎当眞要試一下的話，那她可要自討苦吃。

施麥茨先生顯然下定了决心，要在这一下午剪接完畢那批数不尽的石竹，所以麥耶先生想到：还是到另一个朋友那里去訴訴苦的好，那也可以得到一个更确切的答复。

这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史拉梅先生，一位著名的律师，最顯赫的人物，同时也是个非常枯燥無味的人——刁滑和世故的化身。他又是一位有三男二女的家長。

史拉梅先生拿出做律师的全部耐心，听取那擺在他面前的事件，沉靜而率直地回答問題：

"我親爱的朋友，不要为了这位親屬要使你擺脫一个女兒，就跟她爭吵。多謝上帝，你有的是女兒。我从經驗中知道：一个女兒比三个兒子所引起的麻煩还要多。我要是你的話，决不拒絕这个建議。"

麥耶先生一句話沒說。这一忠告比先前那个更使他不滿意。于是他便去拜訪第三位朋友。

第三位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他的职業是刑事法庭的法官。不管在哪方面惹得他生气的人，他都要窮凶極惡地加以对待；即使他精通法典，他也不过只能这样灵活地运用它罢了。

麥耶先生看見这位著名的刑庭法官正在埋头处理一大堆滿布灰塵的档案。包打希先生——这是他的名字——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够專心一致地致力于他自己所承理的任何复雜的案件，全天都埋头在里面。他切齒痛恨任何詭辯与欺瞞的企圖；只有当他憑着非凡的敏銳力使正义的事業得到勝利时，他才心定下來。他的淸廉方正使他名聞各地。誰要是帶了杜卡① 來見他，馬上就会

① 杜卡：从前流通欧洲各國的金幣名。

給轟出去。要是哪个标致的女人想拿自己的媚力來影响他的裁判，他便那样沒有禮貌地对待她，使得她下次再想抱着这种念头來見他之前，至少得多多考慮一下。

包打希一見到麥耶先生，便取下眼鏡，把它放在面前的文件上，免得弄錯；接着用一种特别粗的嗓音問道：

"噢，什么事呀，麥耶老友？"

麥耶先生听到"老友"这个字眼，很高兴，但这不过是法官大人的一句口头禪。他素來对律师的書記啦，侍从啦，甚至他有責任將他們撕成碎片的当事人啦，一律称为"老友"。麥耶放心大胆地傾訴了自己的委屈。他还沒等人招呼坐，自个兒便坐了下來，就象在过去他倆同事的那些快乐的日子里那样作法。麥耶在跟别人說話的时候，一向不瞧对方的臉，当然，这种靦覥使他無法从别人的臉上看出自己的話引起了一些什么反应。所以，他說完了話，簡直使他大吃一驚，因为包打希大人竟用最忿怒的声音向他大声吼道：

"你干嗎要告訴我这些事？"

麥耶先生頓时凉了半截，一个字也回答不出，嘴巴微微地張合了兩下，就象一張用綫提着的木偶底嘴巴。

"怎么！"包打希法官一面更加猛烈地用尽了力气叫喊，一面跑到他那不幸的訴訟委托人面前，用兩只怕人的、張大的眼睛瞪着他。

不幸的人吓得从那張擅自坐下去的椅子上一躍而起，老泪縱橫地喃喃道：

"我歉卑地請您原諒。我到这兒來是求您給以忠告——和保护的。"

"怎么？先生，你以为我会站在你一方嗎？"法官大声喊，好象对一个聾子說話似的。

"我以为,"不幸的家長結結巴巴說,"你以前对我家的仁慈——"

包打希沒有讓他說完。"是的,你家!从前你家是个正正派派的人家,可是如今你家却是个开門迎接城里所有浪蕩子的索都和高慕拉①。你听任你的四个女兒墮入無底的地獄;对每个心地純潔的人來說,你簡直是个声名坏透了的人。你是引誘这个城市的青年走向腐化墮落的帶路人,在整个王國里,哪里有荒淫、浪蕩的青年和暴怒的父親,你的名字便在哪里成了笑柄。"

这当兒,麥耶先生慟哭起來了,喃喃地咕噥了几句,大意是:他任什么也不知道。

"上帝本來恩賜你一个多么美滿的家庭!可是,先生,你却把它造成了人間的笑柄。你拿你女兒的天眞爛漫、爱情、崇高的幸福來作買賣;你把她們出賣,拋售給出价最高的人;你教她們在大街上挤眉弄眼地去勾引过路人,教她們見到男子就微笑,談情說爱,教她們得靠說謊來掙錢!"

这个可憐的人虽然在哽咽,你还是可以听得出他是在說,他并沒干过这些事。

"現在,先生,你还有一位頂小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女兒。当年我上你家里去拜訪的时候,先生,她还不过是个小姑娘,只有我膝盖那么高,人人爱,人人疼。你还記得嗎,先生?可是現在,先生,你竟然也要把她毀滅掉。而且,一个正派人要來拯救这个不幸的女孩,不讓她的純潔受玷,不讓她在一群粗野、凶暴、閑蕩、游手好閑的年輕登徒子的魔掌中一無好处地枯萎掉,不讓她过那种荒淫無耻的生活,不讓她被遺弃,不得好死,更不用說死后受那'地獄之火'的焚煉,这时,你还生气,暴怒,大嚷大叫。你居然还提出反对,

---

① 索都和高慕拉:(聖經)死海南岸的古城,罪惡之都。

先生啲！当然，我明白，那会剝夺掉你一件名貴的財宝，一件你可以高价出賣的东西，一件你打算好好撈一筆的貨色，对嗎？”

麥耶咬牙切齒，充滿了憤怒和恐怖。

“讓我告訴你，先生，要是你还可以听从人家好心的忠告，”法官繼續用那毫無憐憫的声調說，“如果那位可敬的人，你的至親秦萊莎，仍然願意照管你的女兒范妮，那么，向她無条件投降吧！声明你永远放弃你对那女孩所有的权利。如果你再要提出任何反对，事情鬧到法庭來，那么，天啊！我可非得親自把你关起來不可！”

“关在哪兒？”受了驚吓的麥耶問。

这个問題开头倒使法官一驚，但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回答。

“关在哪兒？好吧，要是那些事發生在你家里，你自己也知道并且同意，那我就把你关進感化院；要是你不知道，那么就把你关進瘋人院。”

麥耶先生总算得到足够的回答了；他告辞了。他簡直找不到那扇他進來的門，不得不摸索着來到大街。街上那些浪蕩子弟瞧見了他，相互用胳臂肘兒輕輕推推，露齒一笑，說，“那家伙在哪兒喝了一肚子酒！”

于是，他免不了从别人那兒听到，原來他并不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还不免从陌生人的嘴里知道，人們都瞧不起他、取笑他、咒罵他、譏誚他，因为他靠女兒跟人家吊膀子來撈錢，他的家是青年墮落腐化的陷坑。

他却一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自己的家受人尊敬、受人敬佩，别人都巴不得跟他交朋友呢！

由于心里煩乱，他迷失了路，走到瑪劳李吉蒂塘來了。他心里想：多么美丽的池塘啊！多少不正經的女子可以在那里淹死掉啲！堂堂男子漢也能輕而易举地跳下去，了却此生！接着，他轉身匆匆走回家去。

家里人还在嘮嘮叨叨地指責泰萊莎姑母那种自命不凡的要求。她們把那位最小的姑娘从这个人手里拉到那个人手里，吻她，拥抱她，好象她就要有什么大禍臨头似的。

“可憐的范妮，你在我們这兒当佣人都比去跟泰萊莎姑母住在一起來得好。”

“噢，那你才有好日子过呢！整天价縫縫織織，晚上讀些祈禱文給姑母听，一直要讀到她打盹兒！”

“我知道她永远会說我們坏話的；你永远看不到我們啦，我們將变成你的陌生人啦。”

“可憐的范妮，老家伙还会揍你呢！”

“可憐的范妮！”

“我可憐的女兒！”

“可憐的小妹！”

她們这些唉声嘆气的話，簡直把这个小孩吓坏了；最后决定：如果范妮对爸爸說，不願意到泰萊莎姑母那兒去，而他却强迫她去的話，那她們便一起出來帮她。

就在这时候，楼梯上傳來了麥耶的脚步声。他戴着帽子冲進屋來，——的确，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整天不脫帽子，倒是很不平常的。他明白每个人都在瞧他的臉，他也知道他的臉蛋兒那样抽搐着，足够使看到它的人吓一跳。

他誰也沒瞧，开門見山地对范妮說：

“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快点！”

“干嗎，爸爸？”范妮問。她就象一般慣縱坏了的孩子那样，任你叫她做什么，她总得先問你一声“干嗎？”

“跟我來！”

“上哪兒去呀？”

“泰萊莎姑母家。”

在場的每一个人都裝出一副吃驚的表情。范妮低下眼睛，用手指繞着一根絲帶。“我不要到泰萊莎姑母家去。”她懦怯地結結巴巴說。

桌上擺着一个紊乱的刺綉框架。

范妮朝她母親和姐姐們偸瞥了一下，看到她們都在遞眼色鼓励她，于是她把剛才的話重新說了一遍，这次的声音旣大胆而又坚定：

“我不要到泰萊莎姑母家去！”

“什么？你不要去！”

“我要待在家里，跟媽媽姐姐住在一塊兒。”

“跟媽媽姐姐住在一塊兒，呃？变得跟她們一样，对不对？”他一手抓住这姑娘的手，一手抓起刺綉框架的一根支棍，沒等范妮來得及吃驚，就打起她來，打得那样重，連他自个兒心里都在心疼她。

姐姐們試來干涉，也分享了几下棍子；爸爸把框架上所有剩下來的几根棍子都用來打她們打断了，所以輪到媽媽时，他只得用拳头捶她，直捶得她癱瘓在一个牆角里为止。

这种懲戒要是發生在几年之前，还可能有点用，可是目前只不过使她們的皮肉痠痛一陣而已。麥耶先生始終一語未發，他只是在發泄他的怒气，好似一头从籠中逃出來的野獸。

打完之后，他拉着范妮的手，沒向任何人道別，把她拖到泰萊莎姑母家去。小姑娘一路上哭哭啼啼。

受到了懲戒的姑娘們，在盛怒之下，但願她們的父親出去了再也不要回來。她們的願望果眞得到了滿足，麥耶先生确是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以后，他就沒有再出現在普勒斯堡。誰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上哪兒去了。有些人坚持說他投了多瑙河，又有人說他流落到他鄉去了。几年之后，到远方去旅行的人，时不时捎話回來，有人說在英國，有人說在土耳其，看到过一个長得很象他的人。

第五章　教堂里的誘惑者

自从范妮跟泰萊莎姑母住在一道以來，三个年头已經过去了。这三年对她那年輕、柔順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开头，泰萊莎对待这个女孩兒既嚴厉又冷酷；范妮那种象多刺的栅籬似的擰脾气，不得不屈服。一丁点兒过錯都要受到懲罰，每一分鐘都給派好了工作，干完了还得报告，不准有絲毫前后不符的地方和半点不高兴的样兒。另外，她也逃不脫查看，那双瞧得既远而又嚴峻的眼睛永远盯牢她，使她分毫不得作假，而且看透了她的灵魂，她一有了歪念头就給那双眼睛逮住，而且給鏟除掉。必須將莠草連根鏟除，珍貴的花种才能种下。

不管怎样，泰萊莎終于馴服了这个姑娘的不受羈束的野性，使她确信：說謊裝假毫無用处，因为世上有个神明的上帝，能看穿我們的全部思想，他到处出现，机灵异常，任什么也逃不过祂①，甚至我們在睡覚时，祂也在監視着我們，所以我們非得絕对正直和誠实不可；我說，当泰萊莎尽她的职责尽到了这般地步时，她便开始慢慢教導范妮，皈依宗教如何同样能有它愉快的一面。泰萊莎的信心，随着范妮的坦率日益增長。她常常听任范妮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去監督她干她本分的活兒，表示相信她所說的話；这样，逐漸培养和澄清她整个的性格。范妮看出她嚴厉的導师对自己的信任，便开始領会自尊的意义。这是一件多么無价的珍宝啊！过去沒有更好地注意这一点，該多么的可惜啲！

泰萊莎从來不提孩子的親屬，正相反，每当范妮的思想好象要轉到这方面來时，她便設法把它轉移到另一方面去。而且，当范妮

---

① 聖經里指上帝的“他”一般用这个“祂”。

对邪正的見解愈來愈明确后，她那种打听自己家里人的願望也就愈來愈淡了。最后，竟到了这种地步——有一天，她得到了泰萊莎的許可，出門一趟，突然在街上仰面碰見瑪蒂达坐在一座敞棚的轎車里，范妮吓得急忙躲進了一位她所認識的太太的院子里，叫她姐姐瞅不到她。

泰萊莎听到了这件事，从此对待范妮更加親切了。

有一天，这个姑娘，正在坐着做活，深深嘆了口气。泰萊莎馬上領悟到：她是在想念自己的家人。

“干嗎嘆气呀？”她問。

“可憐的瑪蒂达！”姑娘說；接着她帶着十分眞摯的感情講道，因为她的确憐惜她那位姐姐，穿着不拉奔①的縷空紗衣服，坐着馬車到处逛；而她自己却在家里作着女紅，多么幸福啊！

泰萊莎沒有回答，但激动得把姑娘緊緊摟在怀里。上帝終于对她三年來的辛苦和憂慮給予了褒奬，因为范妮現在已經被挽救回來了，并且無疑会有一个幸福的將來。

說实話，不管怎样，貧窮究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跟它有深厚緣份的人，就会告訴你：貧窮自有貧窮乐，万貫家資無買处。何况，泰萊莎也并不是一貧如洗。她每年从一家人寿保險公司得到五百福洛林，只花一半就够她倆舒舒服服过日子，而且还可以節余一点用來娛乐一下。另外一半，她小心翼翼地儲蓄起來，以备將來她一旦与世長辞，范妮的生活也可以有点着落。姑娘自个兒也有一筆小收入；她靠針綫活兒掙來些錢。哼，你們这些窮奢極侈的男女們，你們不了解：一个年輕的男子或女子，在头一次得到自己辛勤劳动換來的报酬时，有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狂喜喲！你們一点不懂得，不受人家的憐憫和帮助，能够自食其力，該是多么

① 不拉奔(Brabant)：比利时的一省。

值得自豪啊!

再說,范妮的針綫活兒的工价也挺高呢!

在她們所住的那所房子里,本來有位匈牙利家具商,名叫約翰·包尔泰,他在普勒斯堡拥有不少房產。这位富有的手藝人早在当学徒时就鍾情于泰萊莎,并且向她求过婚。但尽管她也爱他,泰萊莎的父母却不肯把女兒嫁給他;他們屬于上層階級,瞧不起一个工人。因此包尔泰走掉了,娶了另外一个女人;那門婚姻并不幸福,他也沒有养育一男半女;在他太太死的时候,他跟泰萊莎都已經年老衰迈了。泰萊莎一直沒有嫁人。四十年來,她逐漸人老珠黃,可是她从來沒有忘記自己的初恋。就在这时,她的家庭終于衰敗了下來,她不得不搬到郊外一所房子里去住;在那兒,她又度过了二十五年的歲月。这时,包尔泰变成了富翁,買下了泰萊莎所住的那所房子,使他有了一个对泰萊莎尽点心意的机会,她也不好意思謝絕。于是,他把院子修成了花園,通知他那些爱吵鬧的房客搬家,給她訂了一个几乎是白住的房租。尽管这样,他倆却从沒交談过一句話。包尔泰住在城市另一头自家店房的楼上;不过他对泰萊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照样知道得一淸二楚。他也知道她过繼了范妮;这期間,他时常派他的大徒弟(一个高貴、誠实的小伙子,他的寵兒;人人都說包尔泰沒有子女,很有意認他为嗣子)去買范妮的手織品,价錢出得極高。他不敢給泰萊莎以任何直接的帮助;可是泰萊莎为了姑娘的緣故,也覺得該接收他这种方式的殷勤。

也許她和包尔泰都在想:这兩个年輕人該是多么漂亮的一对啊!亞歷山大(这里第一次用这个名字來称呼这位年輕的手藝人)是个高身材、健壯的小伙子,金色的鬈髮,热情的藍眼睛,一張英俊豪爽的臉。举止一丁点兒不顯得懶散或者庸俗,另外,他也从不附庸風雅;他具有那种身心健全的人底沉着的自信。这位姑娘是个十全十美的窈窕淑女,長着一双如怨如訴的黑眼睛;玫瑰般的丰腴

脸蛋兒是那样的鲜妍，就連她眼睛四周，你也找不出一点蒼白的皮色——眞的，这正是人所看重的那种美女。相形之下，他倆眞是相得益彰——金髮配褐髮，藍眼睛配黑眼睛；男的那样英勇、强健、沉着，女的这般纖弱、溫柔、多情；可誰能曉得鴛鴦譜上是怎样制定他們的呢？

泰萊莎的朋友当中，有个短小精干的人，原名并不为人所曉，人人都只拿他的职銜來称呼他——教堂唱詩班的領班。一天晚上，这位領班碰巧听到了快乐的范妮在唱着一節歌；尽管他是个老行家，他还是被那清妙的歌喉所吸引了，立刻建議讓他來教她唱聖母悼歌里的一段，好讓她到教堂唱詩班里去唱。

泰萊莎一听到这个，便渾身打哆嗦。瑪蒂达立刻浮現在她的脑际中；但是，在露天舞台上穿着奇裝异服，面对着一群懶散的登徒子，唱些輕浮的情歌小調，是一回事；而在上帝的教堂里，站在幕后咏唱那些为虔誠的信徒祝福的崇高、諄訓的聖詩畢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虽然那永远在尋找对象的魔鬼，也可能在教堂里找到牺牲者。泰萊莎覚得应該允許范妮到唱詩班領班那兒去，他便怀着極大的热情教她，永不疲倦地称贊她。姑娘很少單身一个人去。經常总是由泰萊莎本人，或是由她的一位可敬的老朋友克拉姆女士，陪伴着到領班家去；一个鐘头之后，再把她接回來。憑着范妮那样的美丽和品德，你要不讓它傳遍全城，那未免太天眞嘍！世間一向就有一群游手好閑的公子哥兒們，好象他們活在人間唯一的任务就是來發掘这些事似的；每逢議会在普勒斯堡开会期間，当我們的許多少壯派貴族院議員，尽可能地把关于新發現的妞兒們优点的消息散播得很远时，这些尋欢獵艷的人数便顯著增加。那年头，又有誰不知道麥耶家的几个姑娘們呢？——知道她們的人，势必也同样知道还有一个五妹。現在，这个小五妹，又藏到哪兒去了？眞的，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問題呀！

麥耶家的姑娘們沒有把这事隱瞞起來，她們告訴別人：范妮去跟誰住在一道，何时何地可以看到她。天哪！这豈止是輕率，而簡直是無耻、忌妒和憎恨！瑪蒂达不能寬恕范妮那一次在大街上避开她；别的姑娘也不能原諒她，因为她具有一种她們早已丧失的財宝——童貞！对那些獵艷老手的胃口來說，这是一盆珍肴！一个多么难得的天堂之果啊！一个十五六歲的小妞兒，她那鑽石般的灵魂，出自污泥而不染，她仍然篤信着上帝，喜好純潔的乐趣；她那温柔的、蘊藏着爱情的心灵，也許寄托在某个正派的、罗曼諦克的青年身上——若能毫不憐惘地把她这朵花連根拔起，將她的嫩叶一片片地剝掉，再擲回她所來的泥沼里去，讓她尝尝地獄里那些鬼魂的熬人元气、灼人心神的煉獄欲火，那該多么有意思啊！

于是，这只从乐園里來的温柔的小鹿，便开始受到人們的追逐。一群一群無所事事的騎士，在大街上、小巷里，埋伏着等她，跟她搭訕啦，向她献殷勤啦，致意啦，送禮啦，但是在这玲瓏美丽的小鹿头頂上掠过了一顆星，使得獵手們射不中它。这顆星就是純潔之星。

这些受窘的青年，一天比一天着惱，經常在麥耶家里碰头，互相取笑他們的努力所遭到的挫敗。时常还对追求的結局下很大的賭注！就好象拿它当作一場賽馬或者田徑賽似的。最后，有个著名的紈袴公子，名叫范尼摩，决定試一次明張旗鼓的直接攻击；他認为这是战勝女性的絕妙高招。一天，他打听确实了范妮一人在家，便給她送去一束温室里培养的、美丽的花，里面藏進一封情書，大意如下：如果范妮有意酬賞他这顆多情种子的一片痴心，晚上就讓花園后門开着。他認为：天下有多少門婚姻，都是采用了这种类似的求婚办法，極快地獲得了圓滿。

这个沒有經驗的姑娘，在一片驚奇和天真之下，收下了这束献上的花兒。送禮人早就料到了这点。任何别的禮物都会惹她疑

心，使她更加謹慎，但是花朵和年輕姑娘的气質那么和諧，她怎么能够拒絕呢？

等到送礼來的小厮走了以后，范妮才發現花束里藏有一封信。她好象看到了一个毒蜘蛛似的，馬上把花束擲开，哭着跑到克拉姆女士那兒去，委屈地嗚咽着，說明这件意外的事。她認为自己已經受到了污辱。

不多一会兒，泰萊莎回家來了；她跟克拉姆女士把这封封口信的事商量了一番。当克拉姆女士把信的內容告訴范妮时，范妮懊丧極了。她深信，光是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就已經足够永远敗坏了她的名譽；尽管兩位可敬的老处女尽力安慰她，她还是整夜躺在床上發燒。

就在这同一时間，兩位老姑娘策划着怎样來对那个造成这件不幸事兒的禍首，給以报复；請相信我：老处女可知道怎样报复的喲！她們讓花園后門大开着，一等騎士走進來之后，便把它反鎖上。接着她們輪流在頂楼窗戶上，守望着那落入陷穽的、勇敢的年輕獵艷者，怎样在她們为他准备的牢籠里一小时一小时等下去，后來天开始下雨了，她們便滿怀着幸灾乐禍的心情，走去睡覚，把鑰匙穩穩当当地藏在枕头底下，高兴地听着風兒吹打窗戶玻璃的拍达拍达声。

这个大大的挫敗，只不过更加提高了獵艷者的热情。敗在一个毫無經驗的毛丫头手里，被一对老姑娘击退，这象什么話！哼，l'esprit de corps① 不能讓事情就这样算了；獵艷团的領袖阿貝里諾決定親自出馬一雪前耻，來挽回他所謂的他們共同的 renommé② ；他帶着驕傲的自信，下了一注数目大得可观的賭注，要在十二个月內，把这个美人誘出她的天堂，跟他同居——当然并非把她

① 法語：团体精神。

② 法語：声譽。

当作自己的正式配偶。

接着而來的那个星期日，范妮在敎堂里庄嚴地唱着聖母悼歌，每个作礼拜的信徒都充满了一片虔誠之心。克拉姆女士穿着安息日的全副盛裝，坐在一个边上的聖壇附近，称心如意地欣賞着这个姑娘的美妙歌唱，这时她突然听到身旁傳來了一声热情的赞嘆："噢，多么美妙，多么庄嚴的歌唱喲！"

她立刻覚得应当回头看看，是誰这样感情横溢地泄露出自己心中的狂喜。

她瞧到了一位衣著朴实的紳士，帽子上有居丧的标記，剛剛揩干一滴由他那朝上翻的眼睛里滚出來的泪珠。这人就是阿貝里諾·卡帕提。

"她唱得美妙極了，先生，是不是？"好心腸的老处女驕傲地問。

"簡直象天使！噢，夫人，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歌声时，就要落泪。"

这位富于感情的青年，又拿起手絹，放在眼睛上；接着，他沒說别的話，就离开了克拉姆女士。

整整一个星期，克拉姆女士一直被好奇心折磨着。那位神秘的青年有什么失意的事呀？下星期日他还会來嗎？

他果真又來了，这次他倆象老朋友似的彼此招呼。

"夫人，您知道，"年輕紳士帶着憂伤的神情說，"十年前，我有个爱人，我的未婚妻，也正是用这样美妙的嗓音唱这首聖母悼歌，現在听了这歌声，就好象当真在听她唱一样。她就在我們訂好結婚的那天死了。在她臨死的床榻前，她要我答应：如果我一旦找到了一个窮苦的姑娘，能用跟她一样美妙的歌喉，唱这些聖歌，那么我为了紀念她，就应該每月拿出三千福洛林來，使那个姑娘能够把她这种高貴的藝術培养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便为她自己創造幸福的將來。我在答应我未婚妻之前，只强調了一个条件：我坚持

那个姑娘必須和我爱人、我那永不能遺忘的瑪丽亞一样純潔和天眞爛漫才行!”这位青年又拿起他的手絹來擦眼睛。

“多么眞誠的感伤喲!”老姑娘自个兒說道。

“我得不勝遺憾地承認,夫人,”年輕的紈袴公子用顫抖的声音說,“我沒有能够实現我那已故的未婚妻的願望。就天才稟賦來說,有成群成群的候选人够得上格,但論起品德,她們全都使我灰心。我瞧不起她們,可是其中有几个竟被人們捧上了天!我每一次新的尝試,得到的只是个新的幻滅。”

說到这兒,他又突然中断了,讓克拉姆女士对这件奇怪的事兒再去思考一个星期。这事嘛,她一个字也沒跟別人提。

下个星期日,阿貝里諾再度出現。等到歌唱完了,他一直保持緘默。不过从他臉上可以看出:要不是因为害臊,他眞有点事想打听打听。最后,他終于逼使自己張了口。

“对不起,我有这样一个問題要打攪您一下,夫人,千万別生我的气!您本人認識那个唱歌的姑娘嗎?我因为自己的一番好心好意,受到多次的欺騙,弄得簡直不敢在沒事先打听明白底細之前,接近任何一个女子。我听到了許多关于这个姑娘家庭的駭人听聞的流言,看起來,她家里好象并不十分注重品德。”

听到这个,克拉姆女士变得喋喋不休起來了。

“不管这姑娘的親屬是怎样一路人,先生,她可从小就跟她們完全断了关系。她的心灵跟孩子的心灵一般純潔,她所受的教育是那样嚴格,即便她現在不受任何管束,她的胸襟里也不会容許邪惡的陰影侵入。”

“啊,夫人,您眞使我高兴極了!”

“怎么呢,先生?”

“我的瑪丽亞的灵魂終于可以安息了。”

他又走掉了,讓克拉姆女士把这事再去琢磨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日，他以十分信任的模样，向老处女吐露了自己的全部心事。

“夫人，”他說，“我确信：您那年輕的被保护人很値得我來照顧。这个姑娘有一天会成为著名的藝術家，她那种不多見的、处女的謙虛，会使她远远超过她的同儕。但是必須嚴格地留意她。我知道得很清楚：各式各样的富家子弟都在覬覦她呢！要小心，夫人，忠告那小姑娘的監护人：要好好照顧她！最有把握的人有时也会出岔子的。不过我决定要保护她，不讓她落入他們那惡毒的圈套。她会变成一个藝術家。她有那样一条珍宝似的好嗓子，只消適当地加以鍛煉，就会使得所有那些腰纏万貫的騎士，在她身旁顯得象叫化子一般；要是她能够珍重自己这筆財富的源泉，不要太露才華，她就能够躲过金錢玷污了天眞的危險。”

克拉姆女士徹头徹尾相信他。她的思想此刻早从教堂轉到了戲院，期望着总有一天为范妮的歌唱鼓掌喝采。

“一兩年之內就能使她成为一个眞正的藝術家。所需要的只是好好的照顧和一筆小小的开銷。为了我那故去的未婚妻的緣故，我願承担这筆开支。我旣非送禮，也不白送；我把它当作一筆借款。等她一旦闊了，再还給我，使我也許还可以再讓別人幸福。我每月給你三千福洛林，这样，姑娘也許可以付出必需的学費；可是請千万不要告訴她，錢是一个青年給的，要不然，她可能拒絕。用我死去的未婚妻瑪丽亞·达維亞的名义來作为出这筆錢的神秘的贊助人吧；事实上也是她送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來的。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她得保持貞潔。要是我一旦查覺与事实相反，我的贊助立即停止。那么，請您現在就收下我这头一个月的款項，照我的意願使用它吧；再一次請您不要提起我。我这样作，純粹是为那个姑娘着想。您知道：人言有多么惡毒啊！”

克拉姆女士收下了錢。說眞的，干嗎不該收呢？任何人处在她

这个地位上，都会这样作。神秘的施主沒有什么引起她怀疑的地方。他不讓她知道自己的姓氏，坚决不讓她知道；并且他还預先警告她提防旁人的陰謀詭計，一举一动都表現出他是在保护这个姑娘的無人保护的貞操。他还能有什么别的用意嗎？

克拉姆女士收下了錢，跟着便秘密地为范妮聘請了音乐和歌唱老师，只对她一人說明了事实的眞相。当然嘍，她沒把这件事告訴泰萊莎是不对的，但也許她預料到——她的預料無疑很正确——那位嚴厉的老姑娘会立刻把錢擲出窗外，声言一个貞潔的女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該接受不是她本份掙來的錢。还有，另外一点——干藝術事業？这事，泰萊莎会十分坚决地反对。要知道，这話当她的面連提一提都不可以的。

但这事終究瞞不过泰萊莎。打一开头，她就注意到范妮气質上的改变。在姑娘的头腦里，已經根深蒂固地有了这样一种念头：自以为天賦过人，能够在走向光荣的道路上压倒所有的勁敌。她对那些曾經一度使她快乐的簡單的工作和寒傖的娛乐感到厭倦了。她不再象以往那样無所顧忌地跟那个年輕手藝人談話了。她会接連几小时坐着沉思，思忖之后，常常对姑母說：將來总有一天会好好地报答姑母为她所費的心血和劳累。

泰萊莎听到这句話，就常常不寒而栗！

这个姑娘竟然在幻想着財富。魔鬼在把这大千世界指点給她看，对她說：“这一切我都願意賜給你：崇拜我吧！”而她从來沒有回答过：“滚开，你这魔鬼！”

这位獵艷者將他的圈套布置得实在巧妙。

一种感恩的情緒，时常促使她恳求克拉姆女士帶她去見見这位隱名的施主，好对她表示自己热忱的謝意，求得進一步的教誨。她也希望把她所蒙受的这种無私的仁慈布施，告訴她的姑母。这种三番五次的恳求，終于迫使那高貴的老处女無計可施，終于有一天

突然脱口而出：那位神秘的施主并不是个女子，而是个男人，他嘛，永远願意隱藏在幕后。

眞相大白以后，范妮开头大为驚吓，但后來愈加給逗起了幻想。这个人，希望她得到幸福而自己却不露面，他那样殷切，那样担心，唯恐他这誠恳的贈礼会使她的名譽受到哪怕是一丁点兒的損伤，因而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提；这人到底是誰呢？

那么，姑娘在她的幻想中，把这位匿名的保护人想象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豈不是很自然嗎？她猜想他是个高个兒、憂郁、面色蒼白的青年，除非必要，从不輕露笑容，他那文質彬彬的外表常常步入她的夢境。

每逢她上街散步，遇到几个翩翩公子时，她便偸覷他們兩眼，心想："不曉得是不是这个人，要不然是那个？"但沒有一个配得上填滿她心中所空出的那塊地方。

終于有一天，她当眞遇到了那么一張臉，眼睛、面貌、神彩，都跟她理想中的那个人相仿佛。是的，她所想象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对，这一定是那位不讓她知道的秘密守护神。对，对，这就是她經常夢想的那个男主角，美丽的藍眼睛，堂堂的相貌，漂亮的身材！

可憐的姑娘喲！那并不是她的恩主。那是盧道夫·辛提梅，匈牙利最高貴、最愛國的青年貴族之一，早已經和他选中的女郎，伯爵小姐佛蘿拉，幸福地結婚了。他压根兒也不知道誰是范妮。然而她的腦际里却深深刻下了这个想法：他就是她的恩主，誰也不能把这个想法赶出去了。

她一再要求克拉姆女士，把那位如此神秘地照拂她的命运的人，指給她看，哪怕隔开一段距离指給她看也成。但最后当这位好心腸的女士决定來滿足她的願望时，却無能为力了；因为星期日阿貝里諾再也不出現在教堂里了。不僅如此，他也不象往常那样親自將下月份的三千福洛林交給她，而是派一位老听差送來。

多么高明的算計啊！

克拉姆女士只能这样相信：那位陌生的紳士早已打定主意，無論如何不接近这个姑娘；要找到他，不得不費些力气了。于是她謙恭地向那听差打听，能否有机会在公共場所中看到他老爺一眼，哪怕隔开一段距离，看到他一分鐘也行。

听差答道，他的老爺明天將会出席貴族院的公开会議，坐在第五根圓柱的对面。

嘿！这样一說，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貴人——日日夜夜在思考着如何使王國和民族更加富强康乐的國家勛貴之一呢！她心里浮起了对他更進一步的信任。他，王國的命运都囑托給他，絕不会是个無聊的人！

克拉姆女士通知范妮：她明天可以在議会里看到她那隱姓埋名的恩主；她可以不經别人指点，就能由人群中把他挑出來，整个这件事只消花一兩分鐘。

于是，范妮來到議会大廳，克拉姆女士將她那神秘的恩主指給她看。

范妮頓时从天堂一跤蹪了下來。她本來想要看到的人物絕不是象此君这样的一个人。克拉姆女士指的那張臉，一丁点兒也不吸引她。相反，却使她内心充满了憎惡和驚愕。她連忙催促克拉姆女士离开大廳，帶着一顆沉痛、幻滅的心灵回到家里。到了家，她对自己的姑母推心置腹地將事情和盤托出——她的夢想啦，野心的渴望啦和失望啦。她供認她現在爱着——唔，爱着——一个男人，他是她的理想人兒，不过他的姓名她还不知道呢；她請求庇护，因为她感到自己在深淵地獄的边緣搖搖欲墜。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灵了。

第二天，当克拉姆女士來接范妮到歌唱老师家去时，她發現泰萊莎家里已經人去楼空。門窗关着，家具都已搬走。沒人知道她

們到哪兒去了。

泰萊莎打定主意在夜里悄悄搬走了。房租交給了門房，雇了陌生的脚夫搬走了所有的什物，她也沒有給那些好心的打听主兒留下地址。

第六章　全部付清

那么，范妮跟她姑母那样突兀、那样無影無踪的不見了，到底上哪兒去了呢？

泰萊莎帶着失望的情緒，听了侄女的懺悔。姑娘老老实实地告訴了泰萊莎，自己爱着、狂热地爱着一个意中人，相信他就是自己的恩主；对他的恩惠，有一天她会以一种比死还要强烈的爱情來报答他。但現在她發現那秘密的恩主，并不是她所想象的人——那个她曾經見过一面而永不能忘怀的人；她心中充滿了恐懼。她現在覺得，無論在何种借口之下接受了那人的錢，都已經是錯了；因为那样作，势將給自己加上一層义务，一想到这个，她就渾身战栗，不敢在街上露面，生怕会遇見他。她心里愈來愈对那張臉感到疑惑；一想到那人也許正在想着她，就不禁毛骨悚然。噢，这实在是一根戳在她心上的刺！再說那另外一个人，她那意中人，她現在也毫無理由去想念他啦。但是想把他从心坎里甩掉，却又不能。她不認識他，連他的姓名都不曉得，可是她覺得自己爱他，一直爱到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分鐘。

可憐的亞歷山大喲！

泰萊莎眼見多年來的辛劳全都化为泡影；在極端沉痛和失望之下，她不得不采取这一步——以往即使在最难堪的困境下，她都决不肯这样作的——她去找包尔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請他仗义保护这个女孩子，因为單靠女性的監护已經不够了。

包尔泰高兴地承担了保护人的責任。这位双手滿是粗繭的手藝人，一張大臉激怒得發紫，那天甚至沒上工場去，生怕会忍不住向别人發火；但他立刻叫人当晚就把泰萊莎的什物統統搬到他家里來。亞歷山大听到这事，無限沮丧，但加倍敬重范妮了。这是一場沒有希望的爱情。他爱着这个姑娘，而姑娘却爱着另外一个人，兩人都郁郁不乐。

家里人都知道这樁秘密，不过沒人提它。兩个老人常常攢头接耳地商量，偶尔也准亞歷山大参与这个家庭会議。

善良的老人們，想找出那位隱姓埋名的貴族的姓氏，因为他們要把他給范妮的錢，統統归还給他。一个背着这样一种义务的債务人，是不可能感到輕松的。他們要尽快以同样的貨幣偿还，福洛林还福洛林，三千一堆，免得别人会說那位貴族幷沒有如数收回他所給的錢。

这样作法很对，但是他們怎样才能打听出他的姓名來呢？連范妮本人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何况她寧死也不肯上街把他給指出來。于是，包尔泰不嫌麻煩地时常泡在咖啡館里，参加商人的聚会，竪起耳朵來希望自己能听到人家談到某一个女店員接受过某位富紳的定錢，作为她貞操的代价。但哪兒也听不到这一类的談話。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叫人放心一些，因为这件事看來幷沒人知道，也还沒有鬧到滿城風雨的地步；但那个人的姓名呢，姓名呢？

最后，在他們尋找他的过程中，阿貝里諾总算帮他們忙，親自跑來了。

原來亞歷山大每个星期日都上克拉姆女士所去的那个教堂，倚在一根圓柱上，守望着老处女跟誰攀談。

第三个星期日，阿貝里諾也來了。

高貴的老处女把那件怪事告訴了他，范妮和她姑母怎样突如其來地在一天晚上失踪了，也沒告訴她上哪兒去。这事作得可眞

不漂亮！她怀疑她們搬到包尔泰先生家去了；毫無疑問，泰萊莎是有意保守秘密的，因为她跟包尔泰在青年时代就有某些关系，要不然也許她去找他，是因为包尔泰的义子要娶范妮。至于她本人呢，是决沒有意思再过問她們啦。

阿貝里諾緊緊咬着嘴唇，血都流了出來，他很生气。难道这些非利士人① 發覺可疑的地方了嗎？

“包尔泰是哪种手藝人？”他問克拉姆女士。

回答是“木匠。”

“木匠！”不出一分鐘，阿貝里諾又在腦海里想好了一个新計划。

“好吧，上帝保佑您，夫人！”他說；他已經沒有什么要利用她的了，便匆匆离开教堂。亞歷山大緊跟在他后头。他終于找到了这个教堂里的誘惑者。

阿貝里諾很快地走到大街上的一角，亞歷山大一路上追随着他。他在那兒登上了一輛在等他的轎車。亞歷山大連忙跳上另一輛出租馬車，吱吱嘎嘎地跟在后面。到了米歇尔門那兒，他追上了阿貝里諾；轎車馳進庭院，紳士下了車。門口站着一个头戴鹿皮高帽的看門人。

“剛進門的那位紳士是誰？”亞歷山大問看門人。

“卡帕提世族的阿貝里諾·卡帕提老爺。”

“謝謝。”

他的姓名原來是阿貝里諾·卡帕提！亞歷山大帶着这一發現，匆忙忙赶回家。

当天，全家人的臉上都帶着那样一副惡意的神情，任何人看到他們，都一定会感到害怕的。

---

① 非利士人：古代亞洲的一个民族。此处指庸俗的中產階級。

下一天是工作日，每人都去干自己的事。包尔泰先生卷起了袖口，勉强着自己和学徒一起干起活來，但是在这一片嘈雜声中，他还是忘不了自己的心事——不管他拿起一件什么家伙，都好象在他耳边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姓名：卡帕提，卡帕提！

这时，泰萊莎和范妮坐在一扇窗戶前，眺望着大街，手里作着針綫活兒。誰也不跟誰講話；她倆近來常常这样。

忽然，一輛漂亮的轎車出現在街头，在包尔泰家門口停住了。

范妮，到底是个毛了头，把头探出窗外，張望張望。坐在轎車里的人正巧下來，她一下怔住了，渾身打战，連忙把头縮了回來，臉色蒼白，眼睛發紅，双手垂在身旁。

一会兒，楼梯上傳來了造訪者的脚步声。她們听見外面有人用傲慢的口气在詢問，接着那人就闖進了客廳。这样看來，他是不是打算也闖進这間屋子里來呢？

范妮从椅子上一躍而起，絕望地跑到姑媽跟前跪下，把臉埋在她的怀里，失声哭了起來。

"不要怕，不要怕！"泰萊莎低声劝慰她，但她自己身上的每塊肌肉都在顫抖。"有我在这里。"

这当兒，外面的門又开了，包尔泰先生随即走進客廳，接待这位剛到的客人。

"啊，你好！"紳士一見手藝人，便謙虛而友善地招呼道，"我想你就是包尔泰先生吧？啊，我早就料到啦，我尊貴的朋友！你的大名揚傳各地；我的老好人，人人把你的手藝捧上天。剛打工場回來嗎？嗯，我很高兴見到你这样兒，我最尊敬勤劳的公民。"

包尔泰先生，不是那种喜欢别人乱捧的人，因此就不大客气地打断了这套奉承話。

"請問閣下尊姓大名？有什么吩咐？"

"我是阿貝里諾·卡帕提，"陌生人答道。

包尔泰先生要不是背后抵着那当作擺飾用的兵械，早就摔倒了下來。他万也沒想到会碰到这样意外的事。

这位了不起的紳士，不屑注意手藝人臉上的表情；無疑，他認为：一个手藝人的臉，跟任何表情都扯不到一塊兒。他往下說：

“我來这兒是为了要訂一套établissement①，我親自來，是因为听說你会画極漂亮的藝術家具圖样。”

“先生，那不是我，而是我的大徒弟画的，他此刻在巴黎呢。”

“那沒关系。我既然來了，不妨从这些圖样里挑选挑选看。我想訂一套特别灵巧的家具，而且是朴素無華的中等貨色，那种十足中產階級適用的式样。你明白嗎？我告訴你，为什么我要这样。我快結婚了，未婚妻是个年輕姑娘，小市民的女兒。我娶一个中產階級的姑娘作我的妻子，你奇怪不？你該問啦，我干嗎要这样作呢？嗯，其中自有特别的原故。你知道，我是个有点怪的人。在我之前，先父也是个怪物，家中人个个也全不例外。过去我曾經决定結婚，我的爱人是个小商人的女兒，她常常在教堂里唱歌，优美动听。”

啊哈！老套子又搬出來了！

“我本來早就娶了她了，”口若懸河的紈袴公子繼續說，“但不幸得很，可憐的人兒中途夭折。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找不到另外一个跟她一样美丽、賢慧，跟她一样能美妙地唱聖母悼歌的中產階級的姑娘，寧可不結婚。九年來，我在人間东找西尋，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理想人兒；我所碰到的，不是唱得好、長得难看，就是長的美、品德欠佳，要不然德性好却苦不能唱，沒一个够得上我的标准。現在，先生，在这个小城里，我終于找到了我的可人兒——一个既漂亮，品德又好，又能唱歌的姑娘；我要娶她。所以我現在來向你請教：送哪种家具給她作結婚礼物好。”

---

① 法語：家具。

这些話，隔房里听得一清二楚。泰萊莎不自覚地把偎在自己怀里的范妮的腦袋捂住，好象这些胡謅得不高明的鬼話会贏得姑娘的相信，欺騙她那幼小的心灵似的；年輕的姑娘們，总是非常容易輕信的。你沒瞧見：她們甚至問花兒：“他爱我嗎？难道他不爱我嗎？”那么，如果有人徑自盯着她們的眼睛，她們还有什么事不肯作呢？

在这段談話中，包尔泰先生慢慢鎮定过來了，当对方話快說完时，他的全部答复就是：走到寫字台前，埋头尋找什么东西，接着很快地寫了起來。

“我想他是在找花样，核算价錢，”阿貝里諾在揣度，他四下張望，心里納悶兒：这个非利士人把他的小妞兒藏到哪間屋子里去了，小妞兒有沒有听見他方才所說的話呢。

这时，木匠师傅已經草草寫好，翻搜也已完畢，便招手叫卡帕提走到桌边來，当他面点了許多張一百福洛林的鈔票，分成六堆，另外还有价値四福洛林的二十个庫哉尔①和三十枚紅色的銅子兒。

“这兒！”他說，“数数。一、二、三、四、五、六千福洛林的鈔票，外加二十个銀福洛林，三十枚銅子兒。”——他指着这些錢，揮了一下手。

“这个非利士人，把他的髒銅子兒拿出來給我看，搞什么鬼？”阿貝里諾心里想。

“現在請你坐下給我寫張收据。”

他把一張收据塞入年輕的紳士手中，上面已經寫好了收到六千福洛林，外加利息四福洛林零三十个庫哉尔，該款前曾借于下列署名人：“范妮·麥耶小姐”，但今在限定日期內，業已全部还清。

---

① 庫哉尔：德國南部及奧地利过去使用的小銅幣。

阿貝里諾大吃一驚。这些長着胖腮帮、愚蠢的非利士人完全看穿了他的整个計划——这一点，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何况，以一个紳士的身份，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实在是他平生破題兒第一遭遇到的。

他一言不發，用达官貴人所独有的那种驕横的神情，把手藝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抽了一兩下馬鞭，表示在这当兒，說話是多余；接着，他轉身就走。

在这段时間里，屋內鴉雀無声，隔壁房間里兩位渾身战栗的女士，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为这种寂靜提心吊胆，她們很明白：这种寂靜中醞釀着一場多么激烈的風暴啊！

包尔泰看到紈袴公子准备走了，又重复說了一遍，由于他顯然压抑住了滿怀的感情，語調顯得更为有力。

"把錢拿走，先生，在收据上簽个字，否則的話，我保險你將來会后悔的。"

卡帕提輕蔑地一轉身，砰地把門一摔，走了。他坐在轎車里之后，才想到——"干嗎沒打那小子几記耳光？"然而，不曉得是什么原故，他却頗为慶幸自己沒有那样作。

阿貝里諾不敢把当时的情况告訴給他的伙伴們。他感到不管怎样編排这件事，手藝人总是占了上風。

但这事并沒有就此了結。

包尔泰老板沒有把攤在桌上的錢放回自己的腰包，而把它檢起寄交給普勒斯堡日报社編輯；第二天，那張有声譽的报紙某欄中登載了下列一則消息："本市某家長通过我社捐贈六千福洛林三十庫哉尔給本市医院。該款原为尊貴的阿貝里諾·卡帕提作为礼物贈給該捐款者的女兒的，但后者感到將該款用予慈善事業則更加適宜。"

这件事一时轟动全城。那位登出來的姓氏，在上流社会中是

赫赫有名的。对这滑稽声明，有的人觉得好笑，有的表示驚訝。在賭台前有兩位屬于对家的“才子”，以受难人的名义，向阿貝里諾致以敬意。阿貝里諾呢，他整天在城里跑來跑去，想抓个人來出出气；可是沒人給他机会。最后，他和别的公子哥兒們，在麥耶家里开了一个会，决定該向这家登廣告的家長提出决斗。

“什么？包尔泰老板？那木匠师傅？唉，那会变成个笑柄的！假如他拒絕出來，那他就会到处受辱，最后不得不离开普勒斯堡。”

“干嗎要这样呢？”

“怎么，当然是吓唬吓唬那非利士人嘍。吓吓他，制服他，压一压他的威風。世上再也沒有什么比一个徹头徹尾被吓到、被制服的敌手，更馴从的了，因为他永远会对过去所作的錯事，設法弥补的。然后呢？然后嘛，那迷人的处女——她的护身龍一旦被馴服——便很容易上勾了。”

至于一个有身价的人跟一个也許不是紳士，或者原本是紳士，但因为干体力活兒而丧失了这一称号的手藝人决斗，是否合適，这样的問題一次也沒有想到过。我們都知道这些失意的非利士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們甚至在基督聖体節① 庄嚴游行的場合中，需要鳴放自己的槍支时，都吓得直哆嗦，他决不会接受这一决斗，而会提出講和道歉的，这样，我們便可以跟那标致的小亡命徒一塊兒暢喝慶祝酒，她象海貝② 一样，把酒斟在我們的杯子里，把爱情傾入我們的心中。这將是这件事最自然的結局。

因此在下午，阿貝里諾便差遣他的兩位副手③ 去見木匠，头一个名叫李威斯，在所有决斗的事件中，他的意見是当代 Jeunesse dorée④ 眞正的經典規准。另外一个名叫康拉德，是位大力士模样的健壯家伙，由于这点，每个挑战者若想要逞露几分威風，都願意請他來撑撑場面。除此之外，这个蠢力士还有一副非常驚人的相貌，和一种甚至可以把一条熊吓回窠里去的嗓音。

这兩位可敬的紳士，Pro super-abundante⑤ 先寫好了挑战書，唯恐那个非利士人会避而不見，或者躲藏起來。他們找到了包尔泰的住宅，一直走進他的工作室。

老板不在家。他一清早就跟泰萊莎、范妮乘一輛馬車出外了，从他那些安排的性質來看，难免叫人疑心：他可能要过好几天才回來。

亞歷山大独个兒坐在房內，在一張釘在桌面上的圖紙上画花样。

兩位紳士向他道了一声“Bon jour”⑥。他以同样的腔調回了一句，走向前問他們有什么事。

“喂！ 小伙子！”康拉德用一种打雷般的声音問，“这是包尔泰老板的家嗎？”

“是的，”亞歷山大答道。他心里想：大声吼叫确实沒有必要。

康拉德使劲地哼了哼鼻子，朝屋子四周看了看，样子就象神話里一条嗅聞人肉的龍似的，然后吼道：

“叫老板出來！”

“他不在家。”

康拉德朝李威斯投了一瞥，低声說：“瞧我說什么來着？”然后他把一只拳头放在桌上，另一只甩在背后，挺出胸脯，怒目瞪着青年。

“那他上哪兒去了？”

---

① 基督聖体節：基督教三一節后第一个星期四。

② 海貝(Hebe)：(希臘神話)青春女神，在奧林匹克替众神斟酒的女神。

③ 副手：在决斗中帮助决斗人布置决斗的各种細節，并監督决斗的進行。

④ 法語：美男子。

⑤ 拉丁文：多余地。

⑥ 法語：早安。

"他还沒有抬举我到那种地步，到哪兒去都告訴我。"亞歷山大回答，从容不迫地流露着一副毫無所謂的样兒。

"好吧，"康拉德說，从貼身口袋里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亞歷山大驚奇而厭煩地瞅着詢問人。

"來，來！"康拉德說，"别害怕。我不是要吓唬你。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亞歷山大·巴尔納。"

康拉德把它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然后捏着信封的一角，鄭重其事地說：

"听我說，親爱的亞歷山大·巴尔納先生。"他在"先生"这个字眼上，特别把声調加重些，好使那小伙子可以及时覚出在賞他的臉。"这封信告訴你的老板——"

"您可以交給我，先生。我是包尔泰先生的心腹代理人，他不在时，把所有買賣事兒都委托我來办。"

"那么，把信拿去，"康拉德用打雷一般的嗓音說，正要加兩句非常冠冕堂皇的話时，亞歷山大却毫不在乎地把那封給他老板的信拆了开來，并且为了看得更清楚些，走進窗口那边去。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康拉德的計划。

"你在干什么？"兩位副手同时喊道。

"包尔泰先生授权于我，在他出外时，可以拆看他所有的信件，办理一切可能碰到的債务和要求。"

"但是这件事完全是私人性質的，与你毫不相干。"

这当兒，亞歷山大一直在看信。現在，他朝着兩位副手徑直走了过來。

"先生們，我随时奉候。"他說。

"怎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包尔泰老板曾經授权与我，不論人家对他有什么要求，都由我來滿足。”

“那怎么样呢？”

“那么，”亞歷山大用手捋平了那封信，“我也准备处理这件事，随便你們决定何时何地都行。”

康拉德瞅着李威斯，說道：“这小子好象存心跟咱們开玩笑呢。”

“我不是在开玩笑，先生們。打昨天起，我已經是包尔泰先生的合伙人了；有关这家鋪子的一切义务，我們兩人有同等的責任。店鋪的信譽要求我們这样。”

康拉德开始怀疑这位青年神智是否清醒，或者認不認識字。

“信中說什么，你看清楚了嗎？”他大声吼道。

“看清楚了。是封挑战書。”

“那你有什么权利接受对另外一个人提出的挑战呢？”

“因为我的合伙人，我的义父不在家；凡事不管是吉是凶，是灾禍还是騷擾，只要涉及他，也就同样涉及我。要是他在場，由他自己來負責。可是現在他出外去了，他沒有告訴我上哪兒去，或者要出外多久；毫無疑問，他自有他的理由。所以，先生們，你們要么拿回这封挑战書，要么讓我來滿足你們的願望。”

康拉德把李威斯拉到一边，問他这是否合乎决斗的規則。李威斯想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可是只在紳士們当中發生过。

“听着，亞歷山大·巴尔納，”康拉德說，“你的建議只在紳士們中間行得通。”

“咦，怪事，先生們，我不是挑战人；挑战書是你們發出來的呀！”

这眞是敎人無話可答。

康拉德把兩只粗壯的手臂盤在寬闊的胸脯上，大声問道，几乎

象是向这个青年逼供似的：

"你会决斗嗎？"

亞歷山大不禁笑了起來。"先生們，我会用宝劍或者手槍搏斗，"他說，"对我說來，这兩种东西都一样順手。告訴你們：我曾經参加过滑鉄盧战役，獲得了一枚勛章。"

"誰是你的副手？"李威斯冷冷地問，"說兩个你朋友的名字給我听听。"

"我的朋友都是些性情淳厚的工人，不会参加这类冒險事兒的。我沒准兒会把敌手打死，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不願意連累兩位無辜的人为了我而被放逐到远方去；要是你們願意帮我从你們那高貴的階層里选兩名副手，無論是誰，我都乐意接受。"

"我們会馬上通知你决斗的地点和时間，"李威斯道。說完之后，他們拿起帽子，走掉了。

"据我看，"一走出門，李威斯就对康拉德說，"那小子有股勇气，跟任何紳士都比得上。"

"明兒一清早，就会弄清楚他是哪路貨色了。"另一个回答。

当天黃昏，有一个穿着一身鑲銀边的、漂亮制服的侍从，在尋訪包尔泰老板的工場，詢問亞歷山大·包尔納。他的手里有封信。

"請您告訴我，"侍从用彬彬有礼的語气說（充分表示出他經常受到上司們客气的对待），"您过去是不是在巴黎高代欧先生的atelier[1]里作过事？"

"是的。"

"三年前，您在爱麥努威森林里遇到过三位匈牙利紳士，对嗎？"

"对，我遇到过他們，"亞歷山大回答，心中不免詫异：竟有人

---

[1] 法語：工場。

知道他过去的生活小節!

“那么，这封信是給您的，”侍从說，將信遞过去。“請您看一下，我等着回信兒。”

亞歷山大拆开信，照例先看了看下款的簽名。嘴中迸出了一声驚奇的喊声。信下方，一上一下寫着兩个名字，那是每个自命为愛國者和体面、开明的匈牙利人所最敬重的兩个名字——盧道夫和米歇尔。

象他們这样的大人物、民族的偶象、当代的英雄，干嗎寫信給他这样一个可憐的孤兒，可憐的無名手藝人呢?

信上寫道:

“可敬的年輕人，你作得很对。無論我們哪个，处在你的地位上，都会那样作的。如果你看在老相識的份上，願意接受我們的帮助，我們准备充当你的副手，为你效劳。”

亞歷山大万分滿意地把信折好。他很清楚地憶起：当年在巴黎偶然遇到的这兩个年輕的紳士，象朋友一般待他。

“兩位爵爺的賞臉，使我感到太光荣了，”他轉向侍从說，“我無論怎样都願意接受的。”

送信人恭敬地行个礼，告辞了。

半小时后，盧道夫和米歇尔來了，前者說，需要有一張亞歷山大的授权書，免得康拉德和李威斯会派兩名他所不喜欢的副手給他。

“这样說，还有别人也願意当我的副手嗎?”

“噢，多得無窮無尽喲！那些勇猛的青年，互相展开了一場競爭，看誰將出席这場他們所謂的悲喜剧。”

“我可以告訴他們，这不是一場悲喜剧。”

“这也就是促使我們为你效劳的主要原因。嗾使人和人之間互相攻击，嗾使他們决斗，我們看不出这有什么特殊的光彩；但不

幸我們这一代都把它当作一樁最有趣的消遣。另外，我們來当你的副手，也是把它当作我們作紳士的一份責任，來制止那可能造成的無聊和屈辱的笑柄。如果讓我們那些輕率的朋友任性去作，那眞会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的。”

对他們的一番盛意，亞歷山大無限感激。第二天一清早，这兩位青年再度出現在一輛出租的馬車上。亞歷山大准备停当，等他們來接他。他只須粘好兩封徹夜寫好的信：一封是給老板的，說明他所擱下的買賣的現狀，另外一封是給范妮的，請她答应作他的承繼人，收下他那份節儉攢下的、微薄的財產。

他把这兩封信裝在另外一个大信封里，交給看門人，託咐道：要是他，亞歷山大，十二点鐘还沒回來，就請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信件各按地址送去。然后，他登上盧道夫和米歇尔坐在里面等他的那輛轎車；一位外科医生乘另外一輛轎車，跟在他們后面。

兩位青年發現这位年輕的手藝人臉上不挂一絲憂慮或苦惱，感到十分詫异。不僅如此，他还很安詳、若無其事，就好象对这种局面習以为常似的。

当他們經过那座通向公園去的桥梁时，天剛矇矇亮，那里竪着一頂新支起來的帳篷。兩位青年喊馬夫停住車，問亞歷山大要不要先下車吃点早点。

“不用，謝謝，”他答道。“人家会說我要吃点什么來壯壯胆的。等事后再說吧——如果‘事后’还可以的話！”他兴致勃勃地随便加了一句。

他們繼續向前進，通过森林，走向指定的地点。他們沒有等待許久，对手也到达了。

这是一个幽暗、陰霾的早晨，那些青年們的臉上都堆着一副陰郁、冷靜的表情，跟这个早晨很相配。

对手——阿貝里諾，康拉德和李威斯，臉上一派漫不經心的傲

气，微笑着，臂挽着臂，穿过銀色的白楊林，吊兒郎当地蕩了过來。一个外科医生和一个听差跟在他們后头。

四位副手走到一边，低声交談；顯然他們是在安排决斗的細節。不大一会工夫，他們就达成了协議。双方最远的起步点相距四十五步，隔綫相距二十五步。

在协商進行时，阿貝里諾取出了一对品質精良的施奈尔牌燧發槍①，当众露兩手他的槍法。他命令听差在他身前，望空中投擲些菩提樹叶，接連三發，槍槍命中。他这样作，無非是想吓唬吓唬对方。米歇尔看透了他的动机，便私下在年輕手藝人耳边悄悄說：

"待会兒我們决斗不用那些槍，而是用我們的，貨色相当新，想用它們來炫耀，可不太容易！"

亞歷山大苦笑了笑。"哪样都成。我的生命，跟那些菩提樹叶一样，对我說，已經沒有什么价值了。"

所有必須的手續已經安排停当，副手試劝兩位决斗人講和。阿貝里諾便提出在下面兩个条件下可以撤消他的挑战：(一)对方，代表他所护衛的商号，公开宣告，在那則受到指控的廣告里，毫無侮辱的意思；(二)包尔泰先生在登过那則侮辱性的廣告的报紙上登一則啓事，声明卡帕提交那筆款子給那个姑娘的監护人，純粹出自最高貴的、欣賞藝術的动机。

亞歷山大的副手把这兩个条件告訴了亞歷山大。

他立刻派其中的一个回去。他們是不是想侮辱他？他充分了解自己正在作的什么事，他用一种很明确、很爽朗的态度表示：对那次的所謂侮辱性的事件，他願意担負一切責任，决不退縮。

啊！他只要决斗，不願意光是吹牛吓唬人。沒有什么旁的話好說，只有决斗。

---

① 在雷管尙未發明以前，以燧石發火的槍支。

于是，康拉德轉向他們帶來的外科医生，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吼道：

“你們帶着家伙嗎？請准备好。我想流血是不太必要的。什么！沒有帶骨鋸嗎？我的朋友們，你們的健忘眞太丢人了！决斗有时会發生这种情况：子彈旣沒打通腦袋，也沒射穿心窩，而很可能伤了手臂或者大腿，要是骨头受了伤，非得等進了城才能鋸它，那么，人早就得了破伤風啦。”

“各就各位，先生們！”盧道夫高声喊道，使这痛苦、殘酷的延宕告一結束。

阿貝里諾在二十五步之外，射穿了他的第四片菩提樹叶。

“那些手槍得擱在一边兒，因为它們顯然是用旧了的。”盧道夫說。“我这里有新的。”

“我們同意，”康拉德回答；“不过你需要小心，”他轉向阿貝里諾接着說，“在你瞄准时，别把你的手臂从肩膀上方往下溜，而是要把它从你腰部那兒慢慢举起，如果你瞄准了胸部，槍若朝下滑，你可能打中他的肚皮，朝上跳，可以打中他的腦袋。”

这当兒，副手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子彈裝上膛。然后，决斗双方各选一支。

兩个敌手，一边一个，被安插在空場的兩端；白手絹充当隔綫。

副手們走向兩旁，形成了兩个小集团。康拉德站在一棵大白楊后面，它足够遮住甚至象他那样碩大的身軀。

掌声三响，这是讓决斗双方朝前走的信号。

亞歷山大在原位上停留了几秒鐘，手里拿着槍，槍口朝下。臉上堆着一抹鎮靜的表情——你簡直可以称之为后悔，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悔并不类似胆怯的話。阿貝里諾歪斜着身子，迈着小碎步朝前走去，时不时举槍瞄瞄准，好象就要开槍似的。他尽可能宕長时間不放槍，使敌手懸慮不安，借此折磨折磨他。你会看到

阿貝里諾用那种惡毒的微笑，那副挑逗、叫人冒火的、鄙夷的神气，企圖讓他的敌手陷入迷惘。当然嘍，一个能用槍彈射穿落叶的人，在决斗中是大可自信的。

“可憐的年輕小伙子，”盧道夫自嘆道。这当兒，他的同伴正要大声警告阿貝里諾說，这种伎倆在紳士們决斗当中是不允許的；只見亞歷山大驟然起步，迈着穩健、不加躊躇的步伐，走向他的隔綫，站在那兒，举槍瞄准。他的眼睛閃耀着奇特的光輝，手臂十分穩健。

这眞是曠古未聞的胆大作風。在打第一槍以前，任何一个人徑直走到自己的隔綫，是非常少見的。因为，要是运气不好，他就給敌手造成一个大大有利的机会。这一胆大行为，不管怎样，使阿貝里諾在他自己的隔綫前六步的地方突然站住，手指扣动了他的扳机。

下一分鐘会發生什么事，誰也說不准。

槍砰的响了一下，隔了半分鐘，又响了一下。副手們連忙跑到現場，發現亞歷山大筆直站在原处；阿貝里諾却打了个轉身，用手捂住左耳。外科医生跟旁的人連忙跑了过來。

“受伤了嗎？”他們問阿貝里諾。

“沒有，沒有！”他說，一只手仍然捂住耳朵。“那顆子彈眞他媽的見鬼，从我耳边那么近、嗖的飛过去，差不多把我的耳朵都給震聾了。我簡直連我自己說的話也一个字都听不淸。該死的子彈，我倒情願讓它射透了我的肋骨！”

“我眞巴不得那样！”康拉德怒吼道，急急冲冲跑了过來。“你眞他媽的是个笨蛋，你不射你的敌手，反而射起我來了！你們瞧，先生們，看到我站在那兒倚着的那棵樹嗎？那顆子彈直直射了進去。怎么！射起你自己的副手來啦？你管这算作謹愼嗎？要是沒那棵樹，我早就僵硬得跟一塊硬幣一样了——跟一塊硬幣一样了，媽

的！”

所以說，必定是發生了这么一回事。在亞歷山大打出的那顆子彈嗖的一声飛过卡帕提耳边的那一刹那，卡帕提定是駭得不自主地轉了一个身，用手捂住了耳朵，同一瞬間另一只手中那支上好子彈的槍，定是打錯了方向。不管怎样，在子彈打出之后，你發現卡帕提是背朝敌手，站在那兒。

他本人听不到康拉德的責罵了，血从他的耳朵边上慢慢滴了下來。他虽沒喊疼，但从他那蒼白的臉色看來，顯然他在受着極大的痛苦。医生們也低头交耳說，那只耳朵鼓膜已經震破，他这一生恐怕再也听不清了。

卡帕提不得不被人攙扶到他的轎車那里去。他要不是痛得厉害，真要破口大罵了。他寧願挨一顆槍子，倒也痛快！

接着，盧道夫和米歇尔走近对方的副手，問他們是否認为已經足够滿意。

李威斯承認事事都井然有序，但康拉德宣称：他对这場決斗那样滿意，只要他在世一天，如果再参加另一次決斗，他情願讓人喊作小偸或者强盜。

“那么，先生們，請在这張單子上簽个收据，”亞歷山大轉向副手說，掏出那張他們所寫給他的老板的挑战書。“請在下方寫下：‘全部償清’。”

副手們听到了这个意見，格格大笑起來。他們來到最近的一家小酒鋪，拿到了鵝毛筆和墨水，便在挑战書的下方正式寫下这几个字：“全部償清”。

于是，年輕人把这張証明文件揣進口袋，对他自己的副手盛意的协助，表示謝忱，然后，徒步走進城去了。

第七章 富豪的生日

約翰老爺的生日逼近了；就整个薩玻尔奇州來講，这素來是个很出名的日子。四鄉的牧师，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在德布勒珍或納吉一甘一馬达拉斯① 定制了新的大礼服，同时还关照裁縫把口袋做得"特别大一些"；蘭堡的花爆商，在四外去收罗制焰火的干草和麥杆；德布勒珍的学生在練習动听的頌辞，把优美的民謠譜上曲子；吉卜賽乐隊領隊，收買了他所能找到的店家的全部松香；巡迴剧团开始私下筹划怎样能够巧妙地擺脫掉尼勒吉哈薩的演出② 。

在較上層的社会中，謹愼的主妇們常常喜欢把她們不幸的丈夫攥在手心里，在他們身上执行天上的守护神和地下的警察所执行的那种职务，約翰老爺誕辰的來臨成了这些家庭內部騷动的導火綫。整个寿慶慣常要延續一星期之久。每个打算得周到的妇女，都在头一天出門避开了，留下來的高貴的男士們直到末一天才跌跌冲冲地回到家里來——有的半死，有的爛醉如泥，个个或多或少地面容要憔悴些，身上一文不名。

約翰老爺对那天的欢乐已經習慣到那种地步，以致于如果哪一年沒有好好慶祝一番，他就会認为全年都白过了；任何親友，要是在那天不出席，从此都会被他視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只有死亡才被認为是不到的唯一合法理由。

今年的寿慶，將在約翰老爺喜爱的宅邸——卡帕提法尔瓦府堡举行，那里除了他的老朋友、听差和狗以外，从來沒有别人住过。他得到了議長的特准，暫时擺脫他在普勒斯堡的政务兩周，以便一

---

① 德布勒珍(Debreczin)和納吉一甘一馬达拉斯(Nagy-Kun-Madaras)：匈牙利的兩个城市。

② 这个剧团在这小城里，訂有長期演出合同。——原書注。

心一意地來曲尽地主之誼。

在寿慶的日子快到时，約翰老爺总是处处顯出一种罕見的虔誠。小丑和鄉下婊子都給驅逐出府堡，代替他們的是村里的尊貴的牧师，他时常和老爺私下長談；狗跟熊也給禁閉在院子外头，使它們不致于象平常那样把走近的叫化子撕扯成一片片。富豪和他所有的門客一起上教堂参加聖餐礼，前者跪在聖壇前，立願要把那一天作为向他所有的敌人伸出友誼和寬恕之手的日子。随后，富豪和他的总管彼得·瓦尔加先生進行照例的会談。那个总管是那样一个傻瓜，非但不曉得怎样偸东西，而且除了应得的报酬之外，連礼物都决不願意接受。任何人在他这个职位上，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而他只不过在自己那双克尔多汶皮靴上裝了一副銀馬刺，使用一下那輛搖里晃蕩的旧calèche①，上面套上兩匹由他自己馴养起來的馬，除此之外，他再也沒有搞到些什么了。何況，这也只在他想出出風头的时候才那样作。

这当兒，我們看到他从那輛可敬的馬車上下來。他沒有驅車直入，生怕他那輛馬車的动搖不穩的輪子，会把院子里鋪的美丽的圓石子輾碎。

馬車里塞滿了許多捆好了的、尺寸稍長的文卷包，彼得先生首先把它們堆在兩个匆匆前來迎接他的侍从的臂挽里，叫他們先送進去，然后他撇着兩只帶靴刺的脚，揀着好路走，从从容容地來到鳩克老爺面前。老爺正在家族档案室里等着他，他那些粉飾过的、巨大的、已經被蠹虫蛀蝕了的金漆保險櫃，高高地頂着天花板，里面裝滿了一堆堆陈旧的老契紙和淸單，多年來，除了一兩只野耗子外，沒人攪擾过它們；这些耗子不去光顧那近在咫尺的、誘人的谷倉和火腿貯藏室，而要吃这种毫無滋养的食物，这究竟是由于胃口

① 法語：敞篷的輕便馬車。

特别，还是由于天生的怪癖，那就只有天曉得了。

鳩克老爺一看到总管走近來，便在安乐椅上朝前探了探身，伸出他的手來。彼得沒有一直迎向那只朝他伸出的手，却退后圍着大橡木桌子轉了一圈，免得从左边走近他的老爺，以致失禮；甚至当他走到了他自己認为应該站的位置时，他依旧隔着三步远，滿怀敬意地鞠了个躬。

“來，來，伙計！ 走近些！”那位心腹侍从巴尔考① 喊道，“你沒看到老爺伸出他的手已經那么久了嗎？”

“敬請原諒，”可敬的总管說，把手朝后避开，“小的不配老爺这样賞臉！”

他怎么也不肯向鳩克老爺伸出手來，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尊敬他的老爺。你怎么样也不可能叫他在他老爺身旁坐下。巴尔考不得不使大勁把他按在一張椅子上，但是巴尔考一松手，他便又跳了起來，依旧站在主人面前。

說实話，老爺、总管、侍从形成了一个很古怪的三人小組。在这种时刻，卡帕提的臉上总挂着与平常不同的沉靜表情，光秃秃的腦門跟庙堂的圓頂一样閃亮，殘存的一些銀髮綣曲在腦門和頸背的周圍；他的臉刮得很光溜，只留下兩撇修剪得齐齐整整、兩端風雅地朝上卷起的唇髭；眼睛里的紅絲已經消失了，臉上也不再有一絲难看的皺紋。

可敬的总管站在他对面，晒黑了的臉上的每一部分都堆着上一代的那种老派、小心奉迎、畢恭畢敬的神气。他为了省事，把上髭修得很短，但他最注意的还是他那个用黑緞帶仔細扎起來的、撒上了香粉的領結——那也是件过了时的东西，这位可敬的家伙使它高貴的面目得以重見天日。他身后站着老侍从巴尔考，身穿鑲

① 即小保罗之意。——原書注

边的制服。他跟他們一般老。三人一起長大，三人一起衰老。現在，巴尔考对他的老爺，还象从前他們在院子里一塊兒玩耍、扭打时那样親昵。老家伙头頂已經灰白，但他的头髮一根也沒脫落，平滑而簇密，朝后平梳，用一个圓弧形的梳子卡住；上髭的兩端比一个鞋匠的錐子还要尖，用蠟糊住，蠟量多得吓人。他的容貌是这样的平凡，以致一个熟練的画家，三兩筆就可以把它給勾描出來，只是在用色时得花些心思，因为在緋紅色上再塗血紅色是有点困难的。

彼得站在桌旁說："老爺，您願意賞小的臉，过目一下这些賬目嗎？我大胆地把它結算了一下，好使您老審查时方便些。"他一边說，一边叫巴尔考把文卷擺在桌子上。

后者狠狠地把那一大捆东西，砰的一声摔在桌子上，忍不住搭了一句腔："胡塗乱寫地浪費了这么多干淨紙，眞是造孽！"

"你說話簡直象个傻子，"鳩克老爺叱道。

"对閣下來說，即便他們把白紙放在您的面前，也都一样，因为他們一点也不听您所說的話。光曉得他們确实在搶您，那是不够的；我还想知道他們究竟搶了您多少。"

"得了，得了，我的宝貝兒，你这样跟你的老爺說話算怎么回事？你看！現在你就要跟我把賬从头到尾查看一遍，乖乖站在椅子后面，少說廢話。"

"我准备把老爺看过的都記住，"老听差喃喃地說。

于是，鳩克老爺以一种可嘉的决心，伸手去拿他面前最高的一卷賬册(那里面記着他的管事楊努斯·卡拉奇的賬)，开始乱翻起來，直到他确信自己旣摸不到头也找不到尾时，他就把它交还給彼得先生，后者立刻給他找到了他所想找的那份清單。

"这就是您老的卡卡迪田產的收支清單。"

現在，讀者，讓我們听吧。也許您会認为这有些冗長乏味，但您再也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來了解这位富豪的產業是怎样管理的

了。

“要是老爺願意听的話，在您恩准之下，我想請您老注意一下目前產業实际情况一欄中的附注。”

鳩克老爺表示同意听完这个。

“首先，卡卡迪田產今年淨收一万二千蒲式耳麥子，結果是連最肥沃的土地的收成都几乎不够償还本錢。”

“今年年成不好，你知道，”鳩克老爺駁道。“春天，麥子就讓雹子給打倒了，后來雨水又多得連干草都發了芽。”

“不錯，您的管事就这么說，”彼得先生答道，“但是他可以在普勒斯堡把麥子保上險呀，而且您的田產上有那么一个大谷倉，足可以把所有的粮食都安安全全地儲藏在里面，也就不用怕它們發芽啦。”

“很好，彼得先生，說下去吧！下回事情就会兩样了；这事，往后瞧我的吧！”

“一万二千蒲式耳麥子，是以九福洛林一蒲式耳的价錢，賣給拉伯的一位粮商的，共得十万八千福洛林。不过，我在报紙上看到好麥子在佩斯①一直是賣十二福洛林一蒲式耳的，而且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把麥子运到那兒去，因为發大水，牛全都閑着沒活干。”

“是的；但这場大水把桥都給冲掉了，根本沒法渡过蒂薩河。”

“水把桥給冲掉了，实在不幸，不过，如果好好地修理河堤，水也冲不到桥那里了。”

“沒关系；往后瞧我的。說下去吧！”

“据說，粟米等候買主等得过久，全發了霉，所以只賣了八千福洛林。这是謊报。我知道，事实上当时幷沒下雨；而是那位管事为了要参加一个命名典礼，把粮食那样匆忙地堆了起來，一發热全都

---

① 佩斯：匈牙利的一个大城市。佩斯和布达組成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發黑变酸了。”

“不会吧！我請問：你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竟为了粟米的緣故，就讓那管事延迟他親生兒子的洗祇嗎？这你不用管，說下去！”

“水把稻草冲走，是因为正当收成时，您老把所有会用草叉的人都叫去打獵了。要不然，在这一項上，也会象往常一样，您老又多了一大筆收入。”

“好吧，这次純粹是我的过錯，不能怪那些可憐的家伙。往后瞧我的吧。”

“不过，为了这个緣故，我們可增加了一項新的收入，那就是牛羊皮的收入。牛羊沒有草料吃，全都成堆地死掉了。”

“啊，你知道，这全是那陣晦气風，給誰也沒帶來好处。”

“另外，在羊毛一項上，我們的收入也下降了，往常这筆收入一向是很可观的。”

“对，我知道，价錢低，几乎沒有銷路。”

“还有——”

“就这样吧，彼得。我們知道你是个可敬的誠实人，事事有条有理。那一包是什么？”

“那是尼拉西田產管理人塔都斯·卡耶普特的賬目。”

“哦！那素來都是很有趣的，有什么新鮮玩意兒嗎？”

这里提到的这位紳士，是位事業心很强的人，他在被委托管理的田產上开始实行了模范耕作法，可是这种模范耕作法所花的錢远远超过了所能掙回來的錢。另外他还办了几个玻璃厂、几个糖厂、一个絲織厂和一个邮政局，还在流沙地里种樅樹，更甭提还有許多別的不可思議的事，結果全都归于失敗。

“那么，这就是你那位講究科学化的紳士处理經济問題的結果。”鳩克老爺对每个項目大笑了一陣以后，很精辟地添了这么一句。

“小的恳請老爺原諒，”彼得說，“那不是眞正的科学化，而是半瓶醋的科学化在搗鬼。科学好比是一种藥，你精通了它就可以用它來治病救人，一知半解的用藥就会把人治死。”

“好啦，好啦，讓我們談談別的吧。那边那个小包是什么？”

“那是蛋白石礦承租人的报告。他用宝石抵付了四千福洛林的租金；如果我們用現錢到市場去買那些宝石，一千福洛林就够了。”

“可是那可憐的家伙怎么办呢？他得活下去呀。我知道他需要养活好几个孩子。”

“但是前些日子，这兒有一位加里西亞①的商人，看了这个礦場，馬上願出兩万福洛林把它租下來。”

“什么？难道你要我把这个礦產交給一个加里西亞人，一个外國佬嗎？即使他付給我天上的星星，我也不干！讓我們依旧保持老合同吧。那一包是什么？”

“那是泰尔巴迪森林的賬目。”

“泰尔巴迪森林！我足足有十二年沒有看过那兒的賬啦。沒多久以前，我們兩出外溜馬，遇到大雨，你还記得不？那时我說，沒关系，我們一定快到泰尔巴迪森林了，讓我們快馬加鞭，跑到那边去躲一躲，等風暴过去再說。后來我們就飛馬朝前赶去，可是到了那里，却連森林的影子都沒看到。最后，我凑巧碰到一位收玉蜀黍的老鄉，就向他打听：泰尔巴迪森林究竟在哪兒？他手指着一个地点說：就在那边。那兒沙地上有五十來株慢慢在枯萎的樺樹，象許多扫帚似的，整整齐齐排成一行。对不起您吶，那就是我花大价錢植起來的泰尔巴迪森林！你最好告訴那小子：如果他希望我將來看得到我的森林，那么請他再多种出些扫帚吧。”

---

① 加里西亞(Galicia)：前奧地利領地，今屬波蘭。

“另外，这是达里薩磨坊老板的賬目。他总在麥片里摻糠。”

“甭管他；他有个标致的老婆呢。”

“标致，可是品行很糟，老爺。”

对品行上的評价，鳩克老爺覺得应該下一个含哲学意味的注释：

“我的朋友，坏女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必需品。因为，只要有放蕩的男人，自然也需要有放蕩的女人；否則，放蕩的男人就会將眼睛盯牢品行端正的女人的。这事你交給我得了。”

“对，你把达里薩磨坊老板的老婆交給老爺得了，”巴尔考站在老爺的椅子背后插了一句。

“怎么，先生，你又开腔啦，呃？”

“我？我一个字兒也沒說。”

“那么，來，彼得，我們快点把这些賬搞完。眞格的，用不着那么大驚小怪的。还有什么？”

“老爺捐贈和行善的賬目。”

“甭打开了。你只要告訴我付过了哪些。有什么对我們提出的新要求嗎？”

“有。A城的大学沒收到年贈金。”

“它沒得到的原因是：去年我过生日时，它沒上申請書。”

“那么我想：如果它今年上申請書，您老就会照贈吧？”

“对，連同去年的一齐給。”

“另外，这兒还有一大堆申請書和傳單。”

“干嗎的？”

“这是一个匈牙利学社請您捐助基金的帖子。”

“我一个子兒也不給。这个王國在学究沒有混進來以前已經够好的了。我們在学院里也学得很够了。”

“这是一張即將着手刊行的报紙清样。”

"报紙！——集謊言之大成！我告訴你，我决不会讓那种垃圾糟蹋我的書齋。"

"这是一張在布达佩斯兴建一所永久性的匈牙利剧院的建議書。"

"任何願意登台表演的人，都可以到我这兒來。这兒有所戲院，还有好多吃的；如果他們願意，待一輩子都行。"

"这是一張改善國立博物館境况的建議書。"

"我敢打賭：我所收藏的东西比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好上千百倍。"

这就是匈牙利大富豪每年查看他的賬目的方式。

在可敬的总管退下之后，富豪便喚他的"費斯卡尔"（家庭法律顧問）前來；后者見他把手背在身后，一动也不动地凝視着窗外。

"費斯卡尔"站着等他的老爺回轉身來。他足足等了半小时。最后富豪終于轉过臉來，对他的雇員說，"先生，請坐下來寫。"

可以听得出：富豪的声調里有种异乎尋常的、不自在的調調兒。除了"費斯卡尔"外，誰都会对此感到詫异的。

"我親爱的賢侄，"老卡帕提开始口授，"鑒于你目前住在这个王國里，并正値我和所有触怒过我的人尽釋前嫌之际，我不願卡帕提的姓氏受到怠慢，所以現在我作为一位親戚，也向你，我的賢侄，伸出友誼之手，并且希望不致遭到你的拒絕；同时謹送上二十万福洛林，敬祈查收；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你年年都將得到这样一筆款子。願此后我倆將維持良好的戚誼。"

老人念到这些話时，兩眼湿潤了，要是有一位比"費斯卡尔"感情稍为丰富点的人在座的話，就可能出現一幕感动人的場面。

"封好它，信封上寫：普勒斯堡市卡帕提世族貝拉·卡帕提爵爺啓。派一名馬童即刻騎馬把它送去。"

随后，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好象用这二十万福洛林把压在心

头的二十万塊石头搬开了。他从來沒有象这瞬間那样快活过。

阿貝里諾怎样接受这向他伸出友誼和寬恕之手的高尙举动，我們不久就会知道了。

*　　　　*　　　　*

鳩克老爺簡直連聖約翰節①的早晨都等不及了；他高兴得象个孩子，曉得盼望已久的玩乐在等着他。太陽还沒升起，他就被狗吠声和赶進院子的行李車的吱嘎声給攪醒了。獵人們打森林里回來，帶來了新獵獲的野禽；許多气派高貴的雄鹿挤在高高的貨車上，帶角的头露在欄干外面不住地点上点下；成堆的山鷄被人縛在兩根竿子中間搭進去；獵夫的肩膀上搭滿了長肥了的松鷄。厨师傅穿着白色的短襯衣跑出來迎接他們，用手輕輕拍打一排一排肥都都的獵禽，臉上一刻不离地閃耀着滿意的光彩。鳩克老爺自个兒从格子窗朝下面院子里看；就在这时分，天才开始亮。东方的天际，輝耀着紫紅、粉紅、鮮紅和深紅的各种色彩。整个平原上鴉雀無声；銀色的晨霧一团团地浮盖在田野上，就象是仙湖一般。

这当兒，富豪又躺了下來，睡一忽兒。我們当然了解：清晨的美夢是最甜蜜不过的。他夢到自己正在跟他渴望見面的侄兒貝拉談話，貝拉坐在他的身旁，跟他共飲美酒；当太陽已經高高挂在空中时，巴尔考把他从夢鄉中搖醒了，在他耳边大喊："起來嘍！这兒是您的靴子！"

鳩克老爺象个少年一般生气勃勃地从床上跳了起來。头一句問話是"有人來了嗎？"

"多得就象垃圾一般，"老听差答道，以此表示他对來宾的評价。

"麥克·吉士來了嗎？"鳩克老爺一边穿靴子，一边往下問。

---

① 聖約翰節(St. John Baptist's Day)：基督教節日，六月二十四日。

“他头一个到的。他爹决不会是个紳士；沒有一个紳士能有一个兒子在天亮了兩小时以后就起床的。”

“还有誰來了？”

“米斯卡·霍尔黑。他剛到大門口，突然想起把烟草袋忘在薩巴得卡的客店里了，要不是我硬把他拖下馬車來，他就会回去取了。”

“蠢貨！还有誰？”

“所有紳士圈里的头流人物都已經到了。佛里奇·卡劳泰也坐着自己的轎車來了。我納悶兒他打哪兒偷來了那輛車？”

“巴尔考，你跟他一样都是大蠢蛋。还有嗎？”

“有的是！有的是！当然，他們多得沒个完。您难道認为我的腦袋瓜子能把他們所有的名字都記住嗎？來吧，您自个兒去看吧；我担保：一会兒您就会看够他們啦。”

这当兒，这个親信的侍从在給老爺整裝，刷上刷下，把他收拾得干凈利落，直到他的盛裝任何部分都沒有一塊斑点或一絲皺痕为止。

“可是有沒有別的生客，我是說那种不常來看我的人？呃？”

巴尔考的嘴巴跟眼睛都張得挺大，瞧了老爺一会兒，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我想知道，”卡帕提用一种庄嚴的声調繼續說，“我的侄子貝拉來了沒有？”

巴尔考听到这話，做了个苦臉，手上那个絲絨刷子掉在地上，他本來正准备用它來刷老爺的大氅領子。

“什么！那个三心二意的家伙嗎？”

“好了，好了，不要那样！提到卡帕提家族的人，永远应該恭恭敬敬地，你知道不？”

“什么！”巴尔考說，“那么粗野地侮辱您老人家的那个家伙嗎？”

"跟你有什么相干!"

"嘔,跟我不相干,当然,絲毫不相干! 我只不过是个沒用的老听差。我有什么权利管您老人家的閑事? 一定跟他再作朋友吧! 我管得着什么? 你倆要是願意的話,就彼此親吻、拥抱吧,我才不管呢。那位可敬的人所侮辱的反正不是我,而是您老人家,要是您喜欢那样,就那样办得啦!"

"得了,得了,别犯渾了,巴尔考," 鳩克老爺更加开玩笑地說。"喜剧演員到了嗎?"

"我想他們已經到了。劳考迪跟四个别的人。他自己扮演主角;一个理髮匠学徒之类的細長腿家伙扮演老爹爹;还有一位年紀相当大的女人扮年輕小姐。他們此刻正在准备今天晚上演出的節目。等老爺們在大廳里進餐时,他們在前廳,配合着焰火①,上演十二幕陶包希的婚姻。"

"干嗎在前廳而不在剧場里?"

"剧場太小。"

"可他們只有五个人呀。"

"对;不过我們全体侍从也得上場,不是客串土耳其人,就是客串匈牙利人。我們已經从我們的古物博物館借來了所有的服裝和兵器。学生們將要当場朗誦陶包希的身世; 詩人达尔法士現在正在为它赶寫詩句,合唱隊总指揮正在編曲。一定精彩得很!"

老家伙就跟任何一个小孩一样,对喜剧特别爱好。

这时,他已經給鳩克老爺整好裝束——梳理过他的头髮,修剪过他的指甲,刮过他的臉蛋兒,扎好他的領結,扣好他的外衣,把他收拾得很 comme il faut② 。

---

① 原文是 Greek fire ,一种用硝石、硫黄、揮發油合成的燃燒物,点燃后即在水中亦不熄滅。

② 法語:大方。

"現在，老爺，您可以在您的同胞面前出現了。"

"我的烟斗呢？"

"烟斗！ 嘖，嘖！ 您难道不知道：首先，您得到教堂去祈禱啊？沒有人不上教堂就抽烟的。"

"你說得对。可是他們干嗎不敲鐘啊？"

"等一等！ 我得先去告訴牧师，老爺已經起床了。"

"还有一件事，你应当告訴他——香腸应該長，而講道則应該短。"

"我知道，"巴尔考說；他急急忙忙跑到牧师那兒去。那位牧师主要的缺点和怪癖并不在于長篇大論地講道，而在于他老是利用这一年一度和鳩克老爺面对面相遇的机会，憑借着上帝的名义，把鳩克老爺痛加斥責一通，使得到場的客人皆大欢喜，事后他們便把这个玩笑留到吃飯时大談特談起來。幸虧老天爺特別照顧，把鳩克老爺从这刻薄的嘲弄中解救了出來，因为那位可敬的牧师忽然病得那样厉害，以致連他的天職都無法履行了。

"副牧师在这里，"巴尔考傳达完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后，补充道。

"他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閉嘴，"鳩克老爺抱怨道。"要是我們給他逮住了机会，那我們就得准备在晚飯时才吃中飯了；他用那么些恭維我的話，來聒噪上帝的耳朵，連我听了都不好意思。还是讓那位小学生來完成这个仪式吧。"

得說明一下："小学生"是指一个五年級的学生（当然不是从他出生时算起，而是从上学院时算起）——一位象人們所說的穿罩袍的学生，那种自从進了学院以后向來沒有用正眼看过一个人的学生。因此我們可以想象到：这位可敬的青年，当人家告訴他在一刻鐘后要給一群文雅、墮落的紳士作一篇諄諄訓導的演說时，他是多么地驚慌失措啊！

他眞想鑽進一个什么洞里去，可是人們早就防到了他这一着，

緊緊盯牢他不放。这群不講道德的人，看出他的畏懼和苦惱，就对他作了各式各样的惡作剧。他們把他的手絹緊緊縫在他的罩袍口袋里，当他的鼻子需要它來帮忙时，他却怎么也拿不出它來；他們騙他說，吉卜賽人衛大拉是合唱隊指揮；最后还想法用一本獸医外科学的書掉換了他的聖經。

这位可憐的"小学生"，發覺自己帶了一本关于家畜的書籍走上了講壇，慌得連"我們的父"这首禱告詞都忘記怎样开头了；他一句話也沒說，走下了講壇。因此他們只得轉求副牧师；但他們約束他不要講道，只作禱告；禱告嘛，他的确作了——至少有一个半小时。这位眞正的牧师，对卡帕提家族和它的全体成員：男的女的，in ascendenti et descendenti①，陽間的陰間的，献上了一大堆祝福：不管他們活着还是死了，願任何嚴重的不幸都不会落在他們任何一个人身上。

全体來宾都参加了这个虔誠的仪式，因为鳩克老爺有这样一个規矩：在他生日那天，他沒向上帝禱告之前，是不跟任何人談話的；而且在这种場合中，他的臉上沒有一絲平时那种激动的感情。当他跪下祈禱时，他臉上的每一部分都流露出深摯的虔誠；当他听見讀他的丰功偉績的摘要时，他低下了眼睛，好象認为他这一生巳經作的事，和他將來还可能作的、而且是一定要作的事相比，是算不上什么的。"祈求上帝，在祂已經恩賜我的这些年寿上，再賜給我一年时間，"他嘆息道，"讓我來弥补我生平对别人的疏忽。"但是上帝还能恩賜他一年嗎？他保險还能活一个月，或者一天，或者甚至活到明天嗎？

他甚为激动地离开了教堂，直到他的朋友們向他祝寿时，他才恢复了原來的样子。

---

① 拉丁文：祖代的和現代的。

鳩克老爺这不平常的情緒，絲毫沒有妨碍那群爱惡作剧的人的好兴致，他們从教堂回府堡，有的騎馬，有的步行，一路上說說笑笑，开着玩笑。在往常，鳩克老爺看到他們这些鬼把戲，一定会高兴極了，但現在他只向他們搖搖头。米斯卡·霍尔黑想尽了各种可以使他縱声大笑的玩笑。他偸掉牧师的聖經；把瀝青塗在合唱隊指揮的座位上，好讓他粘在上面；他在厨房里用火葯換掉了罌粟籽①；他在侍从們的火葯瓶里裝滿了罌粟籽而不裝火葯，以至于当他們鳴槍欢迎老爺从教堂归來时，一槍也沒打响，同时，为宴席准备的罌粟点心全都在爐台上爆炸了。鳩克老爺看到这些玩笑，非但沒笑，反而申斥米斯卡·霍尔黑作出这样的蠢事，叫他以后取乐时要放規矩一点。他还讓詩人把准备在席上朗誦的詩預先給他过下目，唯恐其中有些輕薄或不恰当的詞句；他告訴吉卜賽人在喝醉后，不論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許象往常那样一个挨一个地親吻所有的客人；狗給踢到院子里去了，不許它們闖進餐廳，象平时那样从客人的碟子里銜走肥肉；又囑咐吉卜賽人、演員和学生們，行动要規規矩矩；还向那些平民講明：虽然給他們烤了一条牛，酒由性兒喝，但他們决不許打架或爭吵。人人都詫异地相互詢問这奇怪的現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归根結蒂，这样突然的改变措施，只是由于一个原因。他相信他那年輕的侄兒貝拉准会來給他拜寿。他可能來得晚一些，但他一定会來。他对这种想法找不出什么理由，可是他盼望着他，期待着他；每当他的老朋友們开始作些过火的荒唐事兒时，他立刻想到：如果卡帕提家族那位年紀最小的后裔看到了这些，会怎样想呢？不行！他已經看到过一次他叔父沉溺于有失体統的玩乐；这

---

① 罌粟：二年生草本。割破未熟的果实，取流出的乳汁干燥后成为鴉片，含有嗎啡和其他鹽基物，为重要的鎮靜剂。但濫用作嗜好品害处甚大。种籽可作点心原料。此处 poppy-meal 即指罌粟籽糕点。

一次应当讓他看到他叔父象个紳士样兒取乐才对。

在老一套的拜寿道賀之后，有地位的客人們走進花園；那里，聚集着的庄稼人正在等待着他們的老爺。

平时，鳩克老爺不論上下台階，兩旁都得有人攙扶，因为他跟火車头一样，只能在平地上走；可是現在，他推开了巴尔考的手，泰然地走下了通往花園的三十二級大理石台階。毫無疑問，他在普勒斯堡办理政务时不得不过的那六个月正常生活，使他的神經和筋肉多多少少恢复了些彈力。

下面，一群小学生排成一行，向他高声致賀："祝您万寿無疆！"他剛一走進在那兒等他的欢乐人群中，所有在場的吉卜賽人便洪亮地吹了三通喇叭，兩位头髮花白的門客朝他走來，身后是一头專为这个節日塡肥的小牛，他們用手牽着它的角。接着这一对当中較勇敢的一位，走向前，脫掉帽子，輕輕地嗽了嗽喉嚨，安穩地盯着自己的靴子尖，毫不躇躊、毫不結巴地背誦出祝賀老爺的頌詞。这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因为九年來他每一次都背誦这一首，根本沒換过样。

"願上帝賜您長寿，我衷心希望这样！"这位可敬的人結尾說，好象在怀疑自己方才朗誦的虔誠的詩句，可能在天堂里不受欢迎，因而决心親自把它譯成散文似的。

鳩克老爺，按照他的老規矩，准备好了五十个杜卡賞給这兩位送牛的門客。那头牛嘛，他命令立刻把它烤了，賞給那群農民吃。

在他倆之后，城里的年輕小伙子推滚着一个盛着九十加侖"海达尔耶"酒① 的大桶來到了。他們在富豪脚前把它立定，前任降灵節之王馬丁站在桶上，他的口齒在他們当中是最伶俐的。他拿起一个大杯子，斟滿了酒，向他的老爺祝賀道：

① "海达尔耶"酒：匈牙利托凱地区所產的一种酒。

“祈求上帝允許您今天和往后都穿着鑲金杜卡的天鵝絨衣服，騎一匹釘着銀蹄鉄的駿馬。願閣下永不能数清您的头髮，願幸福象您头上脫落的头髮一样多地降落在您的身上。願天上的救星，除了扫清您一生中所有塵世的操劳外，別無他事可作。願您那幸福底金馬刺靴子，永不会被苦难底污泥所濺污。願您那好兴致底長頸瓶里，永远盛滿着爱格① 紅酒。最后，当那無情的、把人当做干草刈割的刈草人② 來到了，把您閣下和別的人一起割倒时，願天堂的車輛不讓您的灵魂久候，另一世界的馬兒能够飛快赶到，在一陣响亮的喇叭声中，把您送到審判庭，那兒阿伯拉罕、伊薩克③、別的長老和三十三位天堂里的穿紅褲的吉卜賽琴手，穿着天鵝絨長筒袜，并排在一起跳着‘卡拉’双人舞。祈求上帝恩賜您更多的日子！我虔誠希望这样。”

鳩克老爺慷慨地酬賞了这位一字不漏地朗誦这首奇特的祝詞的青年。但看得出來：他并不象往日那样欣賞它。

現在，走近前來的是个漂亮的年輕姑娘——一位由附近七个村庄里选拔出來的頂俊俏的妞兒。她帶來一头小白綿羊，作为送給他的生日禮，也向他說了一串賀詞；可是她的声音那么低，沒人曉得她在說些什么。他們不断地喚她別把圍裙放在嘴上，因为他們一个字也听不清；但是这些話毫無用处。

容許一个姑娘在客人当中作一段漂亮的演講，吃飯时坐在鳩克老爺身旁，这是鳩克老爺生日那天的一个很好的老習俗。她是筵席上唯一的女客。風傳等到筵席終了，客人們酒迷心竅，綿羊姑娘酩酊大醉、头腦暈眩时，还要發生更糟的事。然而她事后总会嫁給某一个人的，因为鳩克老爺一向会給她一份闊气的嫁妝，她自己

① 爱格(Eger)：匈牙利的一个城市。

② 此处指死神。

③ 阿伯拉罕：(聖經)希伯來族的始祖；伊薩克：希伯來族長。

还从她的父親那里另外得到六头牡牛。所以說，那些善良的農民，向來一点也不耽心把女兒送進了卡帕提府堡，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鳩克老爺帶着一种家長式的謙虛态度，走近这个姑娘，擰了一把她的腮帮，拍拍她的头，温和地問：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小妞兒？"

"苏茜，"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見的声音答道。

"有爱人了嗎？"

"沒有，我还沒有吶，"姑娘回答，一面垂下眼睛。

"那你在这些小伙子們当中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吧，因为你現在就得結婚。"

"鳩克老爺的头腦是否正常啊？"他的几个老朋友相互悄声地問。"他一向都把这小小的仪式延到第二天下午才举行呀。"

"好啦，小伙子們，你們現在誰有意当場就娶这个姑娘作媳妇？"

十位青年挺身而出，其中有馬丁。米斯卡·霍尔黑也开玩笑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但鳩克老爺用手杖把他頂了出去。

"我这綿羊群里不要山羊，"他說。"來，姑娘，快些。你能不能在这些漂亮小伙子当中选出一个丈夫來？"

"我親爱的爹——"小姑娘結結巴巴說，眼睛抬也沒抬。

"嘔，你想讓你爹給你选一个，对嗎？"鳩克老爺問，表达了她的願望。"那么，姑娘的爹在哪兒呢？"

一个头髮灰白的老头兒，手里拿着帽子，龍鍾地走向前來。

"來，老头兒！看好了，給你女兒选个丈夫吧！"

这个老鄉，好象有意要慢慢选似地，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挑选这些候选人。

"一——二——三！你們沒有一个有这样的造化。"最后他选中了一个他覺得滿意的女婿——一个碰巧有位闊爸爸的、又矮又

胖的粗漢子。

“那么，你对他滿意嗎？”鳩克老爺問姑娘。

苏茜臉一直紅到耳朵根，用一种几乎听不見的声音答道：

“我寧願要馬丁！”

听到这話，全場的人哄堂大笑。

“那干嗎又讓你爹选呢？”他們說。

馬丁不加思索就急冲冲走向前，攙起姑娘的手。鳩克老爺祝福了他們，賞了五十杜卡，叮囑馬丁要好好照应他的配偶。

“嗯，我一定好好照应她，”馬丁大声說道，目中無人地冲着別位紳士們瞅了一眼。

“怎么啦，这老家伙犯了什么邪？”客人們相互小声問道，“他忽然变得有德行了！”

接着，又是一陣喇叭声，高貴的客人們重新走進府堡，農民們繼續自己的要乐，小伙子和姑娘們玩着捉迷藏、环形親嘴游戲①和一些別的純朴的游戲，老头們有的是葡萄酒和燒酒，老婆子們光議論老的少的就忙得無以复加。

走進府堡时，一个新鮮的娛乐正等着鳩克老爺呢。大家一致認为不会來的班迪·庫特法威，剛打馬背上跳下來，不一会兒，他倆就彼此緊緊拥抱在一起。

“原來只是你喲！”尊貴的老紳士喊道，不自覚地擦干了眼泪。

“是呀，但是还有一位您最沒想到的人差点兒也來了。”

“誰啊？”鳩克老爺笑逐顏开地問。

“您猜猜看！”

“我的賢侄貝拉！”老人家說。

“唷，您到底是怎么回事？”班迪·庫特法威喊道。他本以为

① 男女青年圍成环状，其中一人触一触某个异性，被触者起來追逐，捉到就接吻。

富豪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不高兴，大怒特怒的。

“他在哪兒？他歇在哪兒啦？你干嗎把他給落在后面？”鳩克老爺問，他这股迫不及待的高兴劲兒更使班迪詫异不已。

“他在前村还跟我在一起呢；他随身帶來了一件賀礼來看您，但剛一离开普勒斯堡，就在半路上病倒了，不得不在我家里暫歇一下。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賀礼帶來了，今天晚上就給您送到。我原想把它捎來，可是我是騎馬來的，而那件礼物太大了，至少也得用一輛貨車來裝它。”

鳩克老爺高兴得發抖。他早就断定他的侄兒非來不可，并且把他的到來認为是这个寿慶不可缺少的一个特色。

“快，巴尔考；快！”他嚷道，“給他准备好馬車！先派四匹馬去，这样，你可以在盧卡迪的酒店那兒有四生龍活虎的輪換馬等着你！你親自去！不，你留下，叫一个沒你那么大肚子的人去！叫財务总管去！告訴貝拉先生，我尊敬他，我拥抱他！尽快地硬把他給拖來！跑！跑！我說，跑啊！”

“跑嗎？”巴尔考咕噥道，“当然，我这就去，可别以为我能飛！”

鳩克老爺沒跟任何人再說一句話，直到他看到財务总管投進那輛最華丽的轎車里，去接他的侄兒。然后，他略为盤算了一下：去四个鐘头，回來四个鐘头，一共八个鐘头；眼下是四点鐘，十点鐘他可以到这里。他一定以为我生气了，所以先把庫特法威打發來。他对我这样表示尊敬，真是太好了。嗯，我对他那么鹵莽，应該立刻向他表示歉意——請他原諒；从今以后，我們会是好朋友，好親屬，那我也可以問心無愧地安眠九泉了。

“你們瞧，我的朋友們！”他終于冲着那些站在他周圍的人，兴高采烈地喊道，“只要在今天，卡帕提家族最后兩个还活着的男成員，經过了長时間的疏远后，互相伸出友誼之手，表示完全和解，那么这將是一个双重的好日子了。”

这会兒，侍从开始端上十年的陈釀——梅子酒和桃子酒，跟烤过的黑面包片，表示大宴的时刻快到了，大家伙兒先吃点喝点开开胃。半小时后，鐘声响了，告訴大家宴席已經擺好。鐘声响了三次，提醒那些可能离席太远的宾客赶快入席，侍从把那扇通向宴廳的大折門打了开來。

这間又大又華丽的屋子里，从这头到那头排滿了長桌子，擺的席位素來比实际上到的人数多，以便任何晚到的客人，都能很方便地找到坐位。

每張桌子，都在肉餡餅、果餡餅的重荷之下，顯得沉甸甸的；最好的水果——成堆的金黄色甜瓜和帶鱗片的波蘿蜜，到处散發着香味；大得驚人的肉包子，塔似的高高堆在圍着它們坐的客人中間；那些四周配着葡萄叶、大得和鯨魚似的魚，使得在座的狼吞虎咽的家伙都为之望洋兴嘆。菜碟与菜碟之間点綴着裝在瓷花瓶里的花束和花环。

那些桌子上堆滿了金銀碟子，簡直象个博物館。連唱歌的学生也將用帶脚的大銀杯喝酒。屋子正中立着一罇銀盆，一股黃玉般的純托凱酒从它上面那設計得十分巧妙的噴泉里噴射出來。

当鳩克老爺向桌位的首席走去时，所有的客人老早坐好了。他走到那里时，看見他的餐具旁另外还擺了一套。在他以往过生日时，这一套一向擺在那里的；歷年來，献羊的姑娘都坐在那兒。可是这回，鳩克老爺却勃然大怒，朝那站在他椅子背后的巴尔考吼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套是給誰擺的？"

"实在犯不着这样大声喊叫！您沒看見擺在那兒的是自己家里人用的酒杯嗎？我想，如果那位客人要來的話，也好有个位子坐。"

听到这几句話，鳩克老爺那張搭拉得挺長的臉兒变得圓圓的

了。这份小殷勤使他很滿意。他拍拍巴尔考的肩膀，接着向所有的客人解釋道：这个空位子是留給他的侄兒貝拉坐的。然后他又当众誇奬了巴尔考一番。

“我瞧你的心眼倒挺不錯，”他說。

“一点也不，”老听差绷着脸咕噥道。

湯使客人們暫时安靜了下來。每个人都先祝一声他的鄰座胃口好，然后自顧自喝起來。桌子首席上坐着鳩克老爺，副牧师坐在他身旁；在桌子的另一端，班迪·庫特法威坐在主人席位上，麥克·吉士陪伴着。沒有人敢坐在米斯卡·霍尔黑身旁，因为他准保又会作出一些最缺德的惡作剧——在桌子底下放炮竹啦，在他鄰座不注意时把醋倒在他的酒杯里啦，等等。地位較低的貴族們坐在另一席上。

他們背后，有一列柱廊，柱廊中間搭了一个戲台；在宴会進行时，拉考迪先生首先表演了一套魔灯；接着在学生的协助下，演出了一出浮士德①，是拉考迪親自由歌德的原著翻譯过來的，話虽这样說，但恐怕連歌德本人都認不出他自己的杰作了。接着在一圈焰火的中間，上演了陶包希逃跑的十二幕大戲；末一場結尾时，背景的折門大开，現出一場壯观的焰火大会，結束了整个娛乐節目。

宴会進行得非常美滿。音乐、歌唱、碰杯声、融洽的談話，混雜成一片欢欣的喧嚷。每个客人，只要他还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沒有不祈求上帝降福給主人的。他本人兴致也很高，尽管他喝酒喝得比往常少得多，却滿面紅光。黑夜降臨了。侍从拿進大燭台，瑠瑠的碰杯声依然不停地响着，这时，可以听到院子里傳來了一輛轎車的轆轆声。

財务总管完成任务归來了——却是独自一人归來的。

---

① 浮士德：德國詩人歌德所作的一个剧本。

鸠克老爺一听到阿貝里諾由于臥病，实在不能來，禁不住頹丧地陷在椅子里；但阿貝里諾还是送來了他所答应的东西——一件送給他親爱的叔父的生日礼，幷且热誠地希望他能从中找到最大的乐趣。

那盛着生日礼的長匣子，由六名彪形大漢抬進屋來，放在大桌子上，好讓所有的客人都能看得到。

这匣子的四个犄角都用很結实的鉄夾子卡住，首先必須用大鉗子把它們卸下來。

这匣子里裝的是什么呀？客人們都在絞尽腦汁地想，但沒有一个人能猜得出。

忽然四个夾子咯嚓一声散开，匣子的四塊板壁朝四方倒下，桌子上露出——一口盖着的棺材！

从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傳來了一片憤慨的叫声。

一件祝賀七十大寿的佳礼！一口黑棺材，盖上一塊絲絨柩衣；棺首刻着卡帕提家族古老的盾形紋章，兩边用銀釘拼鑲着这个名字——約—翰—卡—帕—提。

恐怖封住了每張嘴，只听見一陣伤心透頂的哭声——一陣沉痛的哽咽，就象是一头被射中心窩的野獸的嚎声。这是从老約翰·卡帕提嘴里發出來的，他遭到了人家这样殘忍的嘲弄。当他看到棺木，看到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时，从椅子上直跳起來，伸出兩臂，可怖的獰笑扭歪了他的臉；那些瞧着他的人，看到他的面容慢慢变成一种怕人的青色。顯然，从他那顫抖的嘴唇可以看出：他想說話；但發出的只是深長而痛苦的格咯格咯声。随后他把手伸向空中，忽然又用兩只拳头捶打着腦門，瞪着兩只大眼，癱在椅子里了。

所有看到这一景象的人，血管里的血液全都凝住了。半晌，沒有一个人动一动。过了一会兒，客人們又掀起了一片喧囂，有些人急忙向这位貴人跑去，帮着把他抬上床去，另外一些人赶緊去請医

生。棺材已經从桌子上給移走了。

这一群受驚的客人，很快地向四面八方散开。当天晚上，所有从卡帕提府堡通向外面的道路上，全都拥塞着飛駛的馬車。府堡里只剩下兩位客人：死神和希望之神。但是熾燃的焰火依然朝上射出火箭，打老远就可以看到空中的火花組成的巨大的名字："卡帕提"。

* * *

現在，这群喘不过气來的、剛剛告退的客人，片刻都不耽誤，馬上便都奔向卡帕提家族巨大財產法定繼承人阿貝里諾·卡帕提那里去，向他請安致意，还有什么事会發生得比这更自然呢？

他們都看到約翰·卡帕提得了腦充血，癱在椅子里了。說实話，他并沒有当場死掉；但反正他也跟死了差不多，于是許多人便去对他那可敬的侄兒表示親切的慰問，甚至催他立刻赶到——对，就在当天晚上赶到——卡帕提法尔瓦府堡去接收產業，把所有的东西都封好，以防任何暗中偷盜。但是这位年輕的老爺，对所有这些过早的傳言表示怀疑，决定等待更可靠的消息到來，准备在接到出殯的消息时才露面。第二天一清早，副牧师來向他致意了。这位可敬的牧师是最末一个离开卡帕提法尔瓦府堡的，因为他要搞清楚鳩克老爺有沒有在那張遺囑附錄上簽字，声明遺贈一筆財產給副牧师所关心的学院。他帶來了一个可悲的消息：老紳士还沒去見閻王，不过离喘最后一口气也确实为期不远了，因为現在人們还不能和他交談一句話，也就是說：副牧师沒能使他在那張遺囑附錄上簽字。

当天，在副牧师到來之后，又來了一大批卡帕提田產的代理人和管事，他們急忙把自己介紹給这位大老爺，繼承者，他們未來的主人。他們还帶來了一些更詳尽的有关正在断气的家主身体狀况的消息。一个村里的理髮匠① 給他放了血，于是他恢复了知覺。随

后他們建議請医生，但他威脅道：如果医生跨進他的門檻，他就用槍打死他。不过理髮匠得留下。他說他对理髮匠比較信任，因为理髮匠不敢殺他。他一口葯也不吃，一个人也不見，只許麥克·吉士一人進他的屋子。但他一定挨不过明天早晨了，大家伙兒都这样相信。

阿貝里諾認为代理人和管事的出現是个好兆头：这表明他們已經把他当作自己的老爺了，向他表示了应有的尊敬。第二天，一大群經理、賬房、書記、牧人、佃戶和一些別的小人物，都來討阿貝里諾的喜欢。他們說老东家的大限已到了，沒有一个人認为他还能活上一天。

第三天，侍从和看門人也一起移居到阿貝里諾这里來了，他开始对那样多的諂媚感到厭惡。于是，他就草草率率地跟他們談話，当他听到这些人說只要他叔父一咽气，他們就要把他看作他們人間的上帝时，他就突然宣布要將卡帕提產業的雇佣人員徹底整頓一下，首先，所有留唇髭的男佣人，都必須象根除一个不体面的肉瘤兒那样，把唇髭立刻清除掉。管事和土地經营人馬上俯首从命，只有一兩个侍从拒絕把自己弄成那副可怕的样子，但当貝拉答应他們說，如果照办的話，每人酬賞四个杜卡，他們也动手把多年來經心蓄养起來的唇髭忍痛割愛了。

第四天，当約翰·卡帕提站在恰隆的渡船上时，在他所有的好朋友、同事、听差、小丑当中，只剩下麥克·吉士、前任降灵節之王馬丁、总管瓦尔加先生、老侍从巴尔考和吉卜賽人衛大拉还留在他的身旁。連詩人达尔法士都背弃了他，急急忙忙去祝賀他的新主人了。

第五天，沒人傳出卡帕提府堡的消息；也許他們已經在准备埋

① 古时，欧洲理髮匠和医生合業。

葬那位倒霉的人吧。

可是第六天，有位騎士跑進了阿貝里諾的院子，他們馬上認出那是馬丁。

在他下馬时，头一批背弃者之中的一員，普甘奇田產的管事，从樓塔上往下看，得意洋洋地笑着，冲他喊道：

"啊，你也來了，馬丁，我的小伙子？我可以告訴你，你來得正是时候。假如你的婚禮晚一个星期举行的話，你的新主人就会按照他自己的意願，重新实行 jus primoe noctis ① 啦。卡帕提法尔瓦府堡那里有什么消息嗎？"

他必定是來請这些紳士們去参加出殯的。这是一个最自然的推測。

"我給你們帶來了一封信，管事先生，"馬丁冷冷淡淡地說；最使这位管事噁心的是：馬丁对站在陽台上的阿貝里諾沒有脫帽子致敬。

"注意你的帽子，你这鄉巴佬！你干嗎不脫掉它，先生？这是誰寫的信？"

听到头一句問話，馬丁只聳了聳肩膀；对第二句問話，他回答說，是总管交給他的。

管事拆开了信，一看之下，眼睛前面不禁飛舞着許多綠圈圈。信是約翰·卡帕提親筆寫的，通知所有在阿貝里諾周圍的管事、侍从和听差們說，他現在已經好轉，能起床給他們寫信了，很高兴听到他們已經找到了一位比他更好的主人，因此建議他們就留在那里吧，决不要再想回到他身边來了。

管事搭拉着一副臉子，就跟一个被迫吃酸蘋果而还得勉强作出高兴样兒的人一般，他不願意独享这件可喜的消息，就把信傳給

① 拉丁文：初夜权。

他的同事們——别的管事、田產代理人、看門人、牧人、書記和侍从，从这只手傳到那只手，直到傳閱遍了为止。在类似这种情况下，男人們时常捻捻他們的唇髭以尋求安慰；然而，現在，嘤呀！在他們这一大群人当中，沒有一个人有小胡子可以捻。他們既丢掉了职位，又沒有了唇髭。有的搔搔头皮，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咒駡不休。在这气头上，他們不知道应該先怪哪一个，是怪阿貝里諾沒能承繼產業呢，还是怪鳩克老爺沒有象他理所当然地那样死掉。跟这么多無辜的人开玩笑！太可耻了！

他們哭丧着臉，最后向阿貝里諾报告了这个可喜的消息。这位沉着的青年，正在呷一杯蛋花茶，帶着冷靜的神色，听了这个消息。

"Enfin!"① 他喊道，"我的的确确相信这个老家伙打算永久活下去了！"

第八章 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

一个月后，在普勒斯堡又可以碰到約翰·卡帕提了。現在，每当人家喚他"鳩克老爺"，他就發火。

富豪的內心和外表，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最近瘦得連从前的衣服都沒法穿了；臉上的火紅色消退了，眼睛周圍浮腫的醉暈也不見了；他嚴肅地跟他的同胞談話，忙于政治和國家大事，精心管理自己的產業，雇用了可靠的管事和管家，舍弃了放蕩的耍乐，在議会里講話也条条有理和清楚起來了；誰也猜不出他忽然間發生了什么事。

他有个寵兒麥克·吉士，在所有公众場所里都可以看到他倆

① 法語：完啦！

在一起。他們时常碰見阿貝里諾,遇到这种場合,富豪和降灵節之王就彼此望一眼,微笑一下,悄声說几句話,好象在拟定什么計劃对付阿貝里諾,好象他們手里拿到了几張絕妙的王牌,可以大敗这位爱惡作剧的送棺材的主兒似的。所有那些年輕的 roués ①,仍然对阿貝里諾的杰作感到莫大的兴趣。另一方面,那些老家伙們則很难体会出那里面有什么奥妙的地方。

*　　*　　*

这时,包尔泰先生住在山里某处他所拥有的一个小田庄上,他在極其驚慌之下,把范妮移居到那里,她就跟自己的姑媽隱藏了下來。然而,阿貝里諾决不肯放弃追逐,不出一星期就發現了他們隱藏姑娘的地方;几天之后,泰萊莎看見一个佣人正在把一封看來十分可疑的信件放進范妮所讀的書本中。包尔泰先生当場把那个佣人辞掉。虽然如此,每天还是有新的謠傳和驚恐。时髦的紳士來到他們住处附近的村子外圍打獵,而且千方百計地想獲得進門的許可。有时,假扮的听差,穿着普通園丁的衣服出現,幸虧泰萊莎每次都認出了他們那种狡猾的面貌,就讓他們在門外干等。另外有些时候,吉卜賽老婆子一有机会就溜進院子來,借口給这純潔的姑娘解悶,用紙牌向她說明:有位十分了不起的紳士爱上了她,还会娶她。

包尔泰老板,天天听到这些事,就象一头牡牛看見天狼星升起來时那样狂怒②。他大口吸烟,急躁,發誓:誰要是讓他在自己家里抓到,他就会对他不起。可是,唉!他誰也沒抓到!那个敌人是个輕捷、狡猾、富于經驗的家伙,新花样永远想不完,除了設法愚弄包尔泰之外,别無他事可干;而包尔泰只不过是个又蠢又笨的畜牲罢了,有他的傻親信亞歷山大伴随着,在跟对敌抵擋之前,还得現長犄

① 法語:混子。

② 欧洲中古傳說,天狼星升起时,天气暴热,动物都热得發狂。

角。一天，包尔泰老板帶着一副愠怒的表情站在門口，看到一輛漂亮的轎車在他的門前停了下來，一个听差攙扶一位年老的匈牙利紳士下了車。

这位老紳士，态度十分和藹地走近包尔泰老板，叫他的侍从留在后面，对手藝人說道：

“先生，这是包尔泰老板家嗎？”

被招呼的那人，楞得只点了点头。

“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可敬的老板本人談談嘍？”

包尔泰老板到这时还有点迷惑，总擺脫不掉这个想法：这位紳士是來找碴兒跟他吵架的。

“嗯，我就是；我不否認，”他回答。

老紳士微笑着，挽住包尔泰老板的手臂，以最親切的方式請他一塊兒進屋，因为他們得進行一次較長的談話。

包尔泰老板讓步了，把紳士領進最里面一間屋子，請他坐下，自个兒站在他身旁，听他要說什么。

“首先，”老紳士說；帶着一副滑稽的笑容，凝視着木匠师傅，“首先，請允許我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先說一句，我的姓氏在你听來并不一定悅耳。我是約翰·卡帕提。对！把挂在你嘴边上的詛咒，随你便大声罵出來吧！我很清楚：你罵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侄兒，他的名字是貝拉，可是那个蠢蛋自己把它改成了阿貝里諾。你很有理由咒罵他，因为他給你家帶來了不幸。”

“还沒有吶，先生，”包尔泰老板說，“願上帝保佑，他帶不來。”

“我也这样希望；可是，唉！魔鬼永远不打盹兒的，尤其是在四下有漂亮姑娘的时候。我的侄兒打定了一个‘崇高’的主意，想勾引你的养女。”

“我知道，先生；我在提防着呢。”

“我的好先生，那些浮浪子弟挖空心思的陰謀詭計，你連一半都沒見識过喲！他們在从事这种勾当之前，都在上流社会里拜过老师的。”

“得啦，先生！有件事，我可知道。我曉得全是为了您的侄兒，她才不得不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除了有我跟着她之外，上街也不能上。等我受够了这种迫害，我会离开我的作場，到天涯海角去，我会离开我的國家，这个國家我跟那些自称为祖國元勛的人們一样爱的，哼，我爱它甚至还勝过他們呢。但是在我沒走以前，先生，在我沒走以前，小心別讓我逮住那些花蝴蝶中的任何一个！我不是个紳士，我不搞决斗这类把戲；可是誰要是讓我撞着，我就会把他揍个稀爛——我要象压一塊碎玻璃似地把他們压个粉碎。請將这些話轉告您親爱的侄兒！”

“請原諒，我的朋友，我沒有給我侄兒帶信的習慣，我來这兒也不是光为了瞎扯淡，而是想实現一个通盤考慮过的計劃。我比你还要恨那小子。你用不着那样搖头，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阿貝里諾和我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等我告訴你一切，你就会明白我們之間的親切的关系了。他希望我死掉，可我不同意；但是我多半会比他先死，所以这場競爭是在使用極不相等的武器進行的。在我生日那天，他送了我一口棺材作寿礼，盼望我尽快就用上它。現在他的生日快到了，我要送他一根叫化子棍作寿礼，希望他能活得長久些來用它。”

“好啦，先生，那是您的事，与我無干。我是作桌子的，不管作棍。如果您想作根叫化子棍送人，我可以給您推荐一位住在附近的旋匠。”

“包尔泰老板，別这么不耐煩。我所說的那根棍兒只是个象征。我是說，我有个計劃，非讓你知道不可。你最好过來坐在我的身旁，听我講完。是这样！我想讓阿貝里諾在等我死这件事上完全

落空。我打算不把財產傳給他，而傳給另外一个人。你明白嗎？”

“当然嘍！您可以取消他的繼承权。”

“唉，老兄，你一点也不懂。我的財產是世襲的；我不能爱給誰就給誰——这得依照繼承法，而繼承法是万世不易的。况且，那份遺產还頗为可观呢。我向你担保，它是値得一談的。我每年的收入超过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手藝人驚愕地喊道；他失神地瞪着这位富豪，好象簡直不相信：世界上能有一个人每年有一百五十万的收入。

“是的，一百五十万在等待着我的繼承人呢。我一想到多少比我强的人用血汗掙來的祖產，被一个沒出息的后裔敗掉，一点一点地都落到放高利貸的、店老板和外國人的手里，而且全都是从一个在我死时非但不会淌眼泪，反而高兴得手舞足蹈的人手里滑出去的，我就是死也不瞑目。我决不会讓他得意的。”

“先生，我能不能給您出点主意？”

“这倒用不着。你只要听我說就成了。”鳩克老爺为了讓手藝人更注意听，抓住了他的手，接着說：“有个法子可以在阿貝里諾的如意算盤上画一个血紅的叉子——我要用血画它，我要伤透他的心，因为他侮辱过我——这个法子就是我來結婚。”

卡帕提說到这里就頓住了，把身子望椅背上一靠，好象在等待手藝人对这一点發表些什么意見。但他只点了点头，仿佛完全明白这件事似的。

“假如我得了个孩子，”卡帕提繼續說，并且在一陣驟然的狂喜下，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那么，这足够使我再重活一次了。我一点也不迷信，先生；但是在我前一次差点死的时候，一种神妙的幻覚使我确信：尽管人人都認为我是个死人了，我却会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从陰間轉回來；只从我的体力和兴致的恢复來看，就足以証明那个幻覚并不是一場幻夢。我打算結婚。現在你就要知道这

跟你有什么关系啦。你有个年輕的养女——一个被阿貝里諾死命追求的姑娘；阿貝里諾的伙伴們象賭跑馬似地互相打賭，看誰先把她贏到手。現在，我想使这种下流的追求告一結束。我要給她一个非常安全的庇护所，哪怕它的門窗对阿貝里諾大开着，他也不敢闖入。这个庇护所就是我的家！”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的意思就是請你允許你的养女作我的妻子！”

“什么？”

“我是說，作我的合法配偶。多少年來，世人都管我叫‘老好傻子’。我想在晚年把这綽号中的‘傻’字抹掉。”

包尔泰老板慢慢地从桌子旁边站起來。

“先生，您老人家的求婚，过分抬举我了，使我感到十分驚訝。您是位紳士，一年有一百五十万的收入；您就跟聖經里所講到的那位富人①一样，錢多得無法計算。但是，我知道，先生，財富并不等于幸福。我从前認識一个窮姑娘，去年她父母把她嫁給一个闊老，第二天他們就在多瑙河里撈起了一具跳河自殺的人的尸首。我要讓我的养女幸福，可是我不願意为財富或金錢而把她送掉。”

卡帕提仍然坐着，輕輕握住手藝人的手。

“还是坐下來吧，我的可敬的包尔泰老板。我头一眼看到你的臉时，就准备听这句回答了。你一定能給你的养女一个幸福、美滿的將來，你这个想法表現了你的高貴的品格。你会留給她一份不容輕視的產業——一家可靠的商号，或許你还会給她选个誠实、勤劳、头腦清楚的好青年，在他的保护下，她可以安安靜靜地过日子，

---

① 此处可能是指所罗門王，参考旧約列王紀第三章十一節至十三節：上帝对所罗門說：“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沒有一个能比你的。”又約伯紀第一章三節“他的家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五百对牛、五百母驢，并有許多奴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直到終老。但是你不能再掌握她的命运了。这个姑娘不幸出身于那样一个家庭，可以說，从她出生起，血液里就含有佻𨅝的因素。她又是在一个鼓励她有野心、爱浪費、好奢華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她最近几年來的嚴格的生活，只压制了她早年那些印象和回憶，而并沒有把它們消滅掉。她过去習惯于看見罪惡被人称頌，正經被人嘲笑。先生，那是一种很不好的見習；把看上去甜的叫作苦，把看上去苦的叫作甜，那可得要有極深的主見。你难道沒有注意到：当她想到她將成为一个为世人所爱慕羡妒的美人时，她对你給她所选的那位可憐的青年，是怎样突然地冷淡了嗎？过不了多久，她会有ennui① 的时候，感情冲动的时候，天性便暴露了出來。然后，痛苦和不能克制自己的时刻也就到來了，这时她就会准备听从坏顧問的話了。誰又能拯救一个自甘墮落的少女呢？”

“我不相信这些，先生。我不信您所說的。我覺得您說的是实話，可我还是不能認可。就一般來講，您的話有些道理，但我的心肝兒可是个例外。”

“对这一点，我不打算辯駁。請你注意，要是你的养女不願意，我决不硬把她娶过來。我只不过請你向她提出我的求婚：‘一个富有的貴人向你求婚。求婚人既不年輕，又不漂亮，更談不上可爱——他作你的爺爺都够了；可是他向你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你应承作他的妻子，尊他为丈夫。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可以跟你分开住在两个州里，只在你請他來看看你时，你才見到他。你接受他这个求婚嗎？’要是姑娘說‘不’，我也会对她这个回答感到滿意。从此以后我們再也不提此事，我也不会再來打攪你。你只要尽了你監护人的职責就行了。我給她一个星期來考慮。一个星期后，我会派我的心腹管事（他此刻在外面轎車里等着我呢）——我不希望

① 法語：厭煩。

‘親自把籃子帶回家去’① ——來打听我是否偶然在这里掉了一顆鑽石。如果姑娘拒絕我的求婚，你就把这戒指交他帶回；如果她答应了我的求婚，你就回答他說，我必須親自來取。”

說完之后，紳士站了起來，親切地握了握包尔泰老板的手，走了，使他陷入一陣矛盾的思想斗爭中。包尔泰老板心神不定地在屋里走來走去。他該怎么办呢？他內心感到：卡帕提說的是眞話。姑娘不可能拒絕那誘人的远景，而会接受这个求婚。那样一來，她准会不幸福；那么，最后的結局又將会怎样呢？起先他想把整个事瞞过去，不去告訴她。不，这对他說是不光彩的；一个配得上自己称号的人，决不应該隱瞞事实的眞相。

忽然間，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找到了一个解决困难的法子。他連忙去跟亞歷山大商量。

那位可敬的青年剛完成他的匠心杰作——一張精美的寫字台，雕刻得富丽堂皇，有几个誰也看不出的暗屜。他正在全神貫注地作他的活兒。

“亞歷山大，”他的老东家說，“你手下的活兒，的确是件杰作。”

“我自己也为它感到驕傲。我成天成夜都在琢磨它呢。”

“成天成夜？那你从來沒有想过別的事嗎？”

“我？請問我应該想什么別的事啊？”

“怎么，你后天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木匠头了，我或許可以这样說吧？”

“嗯，这我知道。”

“好了，如果我决定把我整个買賣都交給你，你該怎么說呢？”

“啊，老板，您是在开玩笑。您干嗎把它都交給我呀？”

“你可以看得出來，因为我对这个買賣操心操够了，願意把它

---

① 在匈牙利、德國，俗称一个男子求婚未遂为“接到一只籃子”。

托給年輕一輩的來照管。你可以代我經营業务，我們平分利潤。你羡慕我这种滑头嗎？我想不劳而獲，坐享其成。”

“我可以照常干下去；我們沒有必要平分利潤。”

“可是如果我希望那样呢？你看！我沒有兒子，你正是我心目中所巴望有的兒子。”

亞歷山大把老人的手輕輕地捧到自己的唇边，再把它放在头上，仿佛在为他祝福。

“再說，”老板繼續說，“如果你能娶个媳妇，讓我享受一下生平从來沒有尝过的天倫之乐，那該是多么美滿啊！”

亞歷山大嘆了口气。“要达到那一步，我們还得有很長一段时間才成呢！”他說。

“什么？难道你想終身鰥居嗎？得了，別裝得那么一本正經！你知道，我能够看透你，就好象看透一杯清水似的，你还想把你的秘密隱藏起來，不讓我知道嗎？你以为我不曉得你爱誰嗎？說出來吧！別那么懦弱！告訴那姑娘，你爱她，沒她活不成！要不然，也許你願意我代你去向她提婚？眞的，我不在乎这个；我願意作你的男儐相。好，我現在就去請她答应嫁給你，明兒你就能娶她，咱們有那么一个好媳妇，連天使都会乐得手舞足蹈的。”

亞歷山大一句話也沒說，低下眼睛，臉色蒼白，默然地緊握了一下包尔泰老板的手，接着离开了屋子。

在这位青年跟他在一塊兒时，包尔泰老板一直喜气洋洋，兴高采烈，但是他一走开，兩滴眼泪便从老人的眼睛里流了下來。他自个兒也在怀疑并且耽心亞歷山大的爱情会落空。

包尔泰把这件事翻來复去地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去請范妮答应亞歷山大的求婚——沒准兒姑娘对他还能有点感情。倘若她拒絕这椿婚事，声明她对这个青年毫無意思，那么他就把第二椿婚事在她面前攤开。她会对这說什么呢？她难道能在冷酷地拒絕了

一个漂亮的青年之后，返回头来鍾情于一个七十出头的老鰥夫嗎？

于是，包尔泰当天就騎馬到他鄉下的别墅去訪問他的养女。那个小舍座落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絕美的小幽谷里。

包尔泰的馬車还离得很远时，范妮就跑出來迎接他了。她攙他下車，充滿了天眞的喜悅，指給他看她这小小領地的一切；包尔泰不断地擰她的小腮帮兒，它是那么圓，那么結实，使他簡直捏不住。顯然，这陣子她不再成天郁郁沉思了。

"眞的，我們可以把你养成个多么好的主妇呀！你已經精通人情世故了。現在我們得給你找个丈夫啦。"

"对，务必讓我們有个丈夫吧！"范妮笑道，淘气地緊緊摟住包尔泰老板的脖子，用她的小圓嘴唇親他那滿臉胡子碴兒的臉蛋兒。"我要包尔泰爹爹作我的丈夫！"

"去你的，淘气鬼！"包尔泰老板喜不自禁地喊道。"我，我比你爹年紀还大咧。讓我們找个配得上你的人兒吧。"

"好吧，包尔泰爹爹，愈快愈好。您先進去看看泰萊莎姑母，我去准备晚飯。"

包尔泰老板連忙去找泰萊莎，把这有趣的事兒告訴她。

富豪的求婚同样使她十分激动，她也覺得亞歷山大的希望不大；泰萊莎时常試探姑娘的心，經常出其不意地提起那个青年的名字，可是姑娘一向無动于衷。她尊敬他，称贊他，但是那不是爱情。

整頓飯的时間，包尔泰都在講些俏皮話逗他的养女，她对答如流，同样用俏皮話还敬他的养父。最后，佣人收拾了殘肴；三人留下，沒人打攪。

这时，包尔泰老板捺住高兴，面色一正，用兩手把姑娘拉到身前來。

"你有个求婚人，"他說，"請你直截了当地告訴我，你是否猜得出是誰。"

姑娘嘆了口气，沒有作答。

“你的求婚人是个高貴的青年，是个誠实、可敬的小伙子，有道德的人，勤勉的手藝人，而且長得很体面，尤其主要的是：他很久以來就眞心眞意、忠誠、热情地爱着你。”

“我知道。您說的是亞歷山大。”范妮回答。

包尔泰老板頓住了，尽管他的心事讓姑娘知道了原是不足为奇。包尔泰和泰萊莎盯着听范妮下一句話。

“可憐的亞歷山大！”姑娘嘆道。

“你干嗎难过？”

“因为他爱我。他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比我更好、更可信賴的姑娘，來讓他幸福呢？”

“那么，你不打算嫁給他嘍？”老人伤心地問。

“如果那能使您高兴的話，我就准备嫁給他。”

“使我高兴，眞是的！我是要你自己快乐，孩子！那个青年是那样一个可敬的小伙子，任憑你怎么找，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强的了。他不象普通工匠那样只是个傻小子；他到國外游歷过，能在任何人面前挺起腰板來，何况他还非常爱你。”

“我知道；我承認这点。我素來尊敬他，他是个可敬的人；但是要我爱他，我却办不到。我可以嫁給他，对他忠貞，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但他不会幸福的，我也一个样。”

包尔泰吁喟嘆息；过了几分鐘，他用一种低得令人沒法听得清的声音說，“那么，甭嫁給他啦。”

眼泪从兩位老人的眼睛里不自覺地扑簌簌流了下來，他們爱这一对青年，就好象他們是自己的孩子。噢，他們多么願意看到这一对青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喲！可是命中注定的却正好相反！

最后，包尔泰用手抹去了腦門上的汗珠，竭力鎮靜地說，“起來吧，姑娘！我不願意違背你的心意；那会鑄成大錯的。他当然不能

沒有獲得你的爱情而跟你結婚。好了，讓我們談些别的吧。你另外还有一位求婚人。一位了不起的富紳，願意娶你作妻子；他有一个顯赫的姓氏，高貴的衔头，田產大得騎馬得騎一个星期才游得过來，而且每年有一百五十万收入。”

范妮低下眼睛，擺擺头，接着冷淡而巧妙地答道：“那只是好运道，而不是幸福。”

“的确，”包尔泰接着說，“你的第二位求婚人年紀不小；他会給你安乐和顯赫的地位，來代替爱情。”

“他是誰？”

“他的名字在你听來不会很悦耳的，因为他跟那个給你添了好多麻煩的紳士同姓；他叫約翰·卡帕提，就是那个教堂里誘惑主兒的叔父。”

姑娘噗哧笑了出來。

“啊，是的！那人象个胖蜘蛛。”

“他的身体从那时候起①变瘦了。”

“大家都認为他是个呆子。”

“他現在可聪明多了。”

“还有，他一向跟鄉下姑娘們一塊兒飲酒玩乐。”

“他現在已經徹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啦。”

“啊，我親爱的义父，眞的，这僅僅是个玩笑，或者即使是件正事，您也不过是想拿他來打打哈哈罢了。您瞧，包尔泰爹爹，起头当我告訴您我要結婚，作您的妻子时，您說您都能作我的爺爺了；可是現在您又把鳩克老爺捧出來作我的丈夫。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包尔泰老板很高兴，笑得眼泪流滿了面頰。这样看來，那些老

---

① 指富豪病后。

生常談原來是不眞实的；世間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天眞的灵魂，足以拒絕財富炫眼的蠱惑，甚至在她只要一伸手便立即可以随着訂婚戒指而得來这种財势时，她还能拒絕！

“瞧！”包尔泰老板回答，“那位紳士留給我这个戒指；假如你拒絕他的求婚，我就把它送回去。”

“他有沒有給您一只籃子？”淘气的姑娘問。

“用不着它。我早就料到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結果，”包尔泰老板笑着回答。

的确，他欢欣若狂。他的养女表露出如此清醒的头腦，使他高兴得把自己为亞歷山大而引起的难受都忘了。他自己幻想着：他可以多么驕傲地对富豪說，“你肯为了我养女面頰上的紅暈出一百五十万，对嗎？謝謝你，但是甚至这个价錢，我也不肯把她放手。”他又可以多么趾高气揚地在那些花花公子面前揚起头來；他們还以为能用可耻的几千福洛林來買得范妮的愛情呢；哼，这群卑鄙無耻的叫化子！

于是，兩位老人吻了姑娘，道了晚安；三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夜闌更深，是睡覺的时候了，可是誰也睡不着。一种难以克制的情緒，驅走了每个人的睡意。

包尔泰老板的腦子里塞滿了他要到这兒、那兒，到处去進行演說的演說詞，眞好象是自己准备去作全城的代言人。泰萊莎的思想彷徨在过去和現在的事情里，試想弄清一个姑娘心里的錯綜复雜的矛盾，找出其中有多少好的、多少坏的成分，本能的还是任意的。

睡魔离范妮的眼睛更加远。

这时，她的心灵里只在默想着——那个她所鍾情的男人的臉；她傾心恋慕着他那种風姿，她幻想着他是多么高貴、崇高、光荣，一想到他，自己心中就感到温暖；在身边沒人的时候，她总是在幻想

着他那笑容可掬的面龐出現在她的面前；噢，这样說，沉浸在这个瞑想里，該有多么幸福呵！

她不再想到她的养父向她提出的兩件求婚的事；这一崇高时刻的灵感，抹掉了她对那陰沉面孔的青年和那怪老头兒的記憶，他們兩位都想娶她作妻子呢。

那位陌生的、不知名姓的、忘却不掉的意中人，如今在哪兒呢？的确，他根本不曉得有一顆心私下在痛苦地焦思着他，就象月亮根本不曉得有个傻子，为了要接近她而跳过令人暈眩的深淵，追逐她的光亮！

那些天天能見到他、敬慕他的上流社会的女士們，是多么幸福呵！也許其中一个就是他选中的新娘！不，沒有一个女人会象她那样眞誠地，噢，那样眞誠地爱他。她永远不会向他披露这一点，但是她將要爱他一直到死！

为什么她永远不能希望有个跟他接近的机会呢？

永远不能嗎？

一个古怪的想法驀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只要說一句話，最神气、最著名的府邸的大門，就会在她面前打开。她也就可以跟那些高傲、令人妒羡、随时可以看到自己意中人的臉、听見他的声音的名門閨秀，并肩站在一起，处在同一氛圍中了。

一想到这个，她渾身一陣战栗。

对，如果她答应卡帕提的求婚，这个目的馬上就可以达到。只需迈一步，她就可以踏進那看來好象很难达到的上流社会。

她馬上又駁回了这个想法；自己的灵魂只讓它挨留了一会兒，接着她就把它抹去了。

如果她拒絕了一个心胸高貴的、剛毅的好青年，而为了金錢和顯赫的声名，答应了一位她所不爱的、年老昏憒的人，那她的朋友們、包尔泰、泰莱莎姑母，会說什么呢？

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她采取了这一步，她就能使別的親屬們高兴，使她們免除坏名声、別人的譴責和悲慘的生活，那就是她的媽媽和姐姐們。如果她闊了，她就可以把她們从悲慘的命运中拯救出來。

对，好姑娘，对；您不会缺乏理由的，但促使您走这一步的幷不是为了对您的朋友或親戚的憐憫。不；这是爱情之神手执火炬來到您的面前，願領您通过这善和惡的世界——任何別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那么，走向您的姻緣吧！

这整所房子里的人，終于進入了夢鄉。睡吧，因为睡眠会給人帶來清醒的头腦。

第二天，一件出乎意料的奇事在等待着兩位年老的保护人。范妮告訴包尔泰：如果老卡帕提派人來取戒指，用不着还他了，讓他自个兒來取吧！

第九章　陷阱里的獵豔者

包尔泰和泰萊莎对范妮的决定，沒說一句反对的話，連婚禮也閉口不提，但就在这期間，他們着手准备 trousseau ①；尽管她作为一个富豪的太太，会穿上远比这華丽的衣服，但她还是可以把他們送的东西作为紀念物來保存，尤其在那上流社会的鼓噪和漩渦中，每当她看到他們的禮物时，她会时不时憶起她所舍弃的那朴实的家庭之乐。同时，范妮婚事的筹备工作進行得那样秘密，沒有一个外人可能曉得这件有趣的事；以兩位老人的性格來講，他們为此既不吹嘘，也不嗟嘆。

这期間發生了一椿古怪的事情。

---

① 法語：嫁妝。

一天，包尔泰老板在工場里，外面跑進來了一位骯髒的、更不用說衣衫襤褸的女人，包尔泰老板辨不出她是自己熟人圈里的哪一位。但用不着他对此感到迷惑，因为这位可憐的人兒很快就告訴了他自己是誰。

“我是不幸的麥耶太太，范妮的媽媽，”这女人十分痛苦地抽噎道，跪倒在包尔泰的脚前，依次在他的手、膝盖、靴子上印满了她的吻，落下了大把大把的眼泪。不習慣这种悲剧場面的包尔泰，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呆站在那里，活象生了根似的，旣沒請她起來，也沒請她說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噢，先生！噢，我敬爱的先生，最高貴、可敬、豪爽的包尔泰先生，請容許我吻拂掉您靴子上的塵土！噢，您是正义的守护神，純潔的保衛者，願上帝保佑您福寿康寧，死后享受天堂之乐！世間还有象我这样的情形嗎？一想到要把自己的事講出來，我心里就懊喪極了；可我一定要把它說出來。全世界的人都应該知道；尤其是包尔泰先生更应該知道，我是个怎么样不幸的母親。噢，噢，包尔泰先生，您想象不到，一个有了坏女兒的母親，要受到怎样可怕的折磨喲！——我的女兒們就是些坏胚子；可是我是罪有应得！这完全是我一手促成的，因为我一向放縱她們。我干嗎沒有跟着我那可憐的、親爱的丈夫跳多瑙河啊？可是，先生，一个母親的心决不能毫無感情的，不管她的子女是多么的不肖，她仍旧爱她們，仍旧希望和相信她們会变好。整整四个要命的年头，我蒙受着耻辱，終日憂愁煩惱，如今我头上还能留着几根头髮，眞也算是奇迹了；但这終于够我受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如果我把自己家里每天所發生的那些丑惡事兒都告訴您，包尔泰先生，您会听得毛骨悚然的！就在昨天，我对我的女兒們說：我要責备你們；但这話剛一脫口，她們就象女面鳥身的怪物似的，四个全扑向我來：‘你干嗎要拿話譏諷我們？我們干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难道我們沒有把你供

养得象位夫人似的嗎？你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哪一样不是我們給你買的？整个房間里，就沒有一根棍一根草屬于你！那全是我們掙來的！’我簡直吓破了胆。难道这就是我許多夜晚守在她們病榻前看顧她們，把自己的吃食喂給她們，自己屈辱地穿着破爛、好讓她們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所应得的唯一报酬嗎？先生，还有我那个最大的女兒，非但不感到羞耻，反倒站出來，直截了当地冲我說，要是我不願意跟她們住在一起，靠她們养活，那我可以搬出去，自行謀生，因为普勒斯堡大的很；她們就这样把我轟出門外。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头一个想法就是去跳多瑙河；可是，就在那一刹那，好象有个天使在我耳边悄声說：‘你不是还有个由善心的好人撫养的、人品端正的女兒嗎？去她那里吧！那些好人不会拒絕你；他們甚至会給你一隅之地什么的，容你安身，直到上帝高兴把你收上天去为止。’于是，先生，您瞧，我就來到了这里。人世間就沒有一样东西，我能說是我自己的了。今天我还沒吃过一点东西；如果您把我攆出門外，我的小女兒也不願意見我，那我非餓死在大街上不可啦；因为我寧願死掉，也不願意从我那些忘恩負义的、無耻的女兒那里再得到一口吃的了。”

这整套廢話中，最使包尔泰感动的一段是，这位可敬的女人全天还沒有吃过一口东西。于是，他考慮到这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責任，便打櫃橱里取出了一盆猪油湯糰和一大杯酒擺在她面前的桌子上，請她吃；这样做，不管怎样，他总能使她免于餓死。

“噢，先生，多謝多謝；可是我一点也不餓。我吃得很少，我的胃口常常还赶不上一个小鳥的大呢。我在飯桌上所吃的那点东西，永远不会缺少。但是我此刻最希望的是听到一句打我宝貝兒范妮嘴里說出來的話，这比希望得到世上一切財富还要殷切。这事可能嗎？您想她願意見到她这可憐的媽媽嗎？她看到我，会感到羞耻嗎？我这样狼狽，蒼老憔悴，穿得这样破爛，也許她認不得我啦。

我能不能只看到她一眼？我不要求跟她說話，只要能隔开一小段距离看到她——譬如說，隔扇窗——只要暗中瞧她一眼，看見她在我面前走过，听到她跟别人說話的声音——噢，那我所有的願望就都得到滿足嘍！”

包尔泰被这段話深深感动，尽管他想到：他曾在一出德國悲剧里，看到过跟这有点相象的場面。

“好了，好了，”他对这位痛哭的母親說，“别这样悲伤！您保險可以达到您的願望。您既可以看到您的女兒，又可以跟她談話。您如果願意，也可以住在这里。我們大家住在一起会很不錯的，我覺得这沒有什么不好。”

“噢！先生，您說話眞象位天使。可是我的女兒呢？噢，我的女兒！她不可能再爱我啦。她会討厭我的。”

“这一点，請您放心，太太。从來沒有人在您女兒面前說过您的坏話；范妮气量大得很，不会在患难中不理睬她的母親。我帶您回家，因为我把她送到鄉下去了，免得她受到灾害。她在那兒跟她爹的一位親屬住在一道——一个有点嚴厉的人物，这我是要承認的；但我会使她跟您和解。”

“噢，先生，我不巴望泰萊莎把我抬举到跟她一般高，只要我的女兒在我身旁，我就是当她的女佣人，她的女厨娘，也心滿意足了。”

“您在胡說什么，我的高貴的夫人！”誠实的包尔泰尴尬地脫口而出。“我已經有足够的女佣人，用不着我所保护的人作粗活。半小时后，我們就可以动身；事情都交給我來办好了。”

于是，麥耶太太又要吻包尔泰老板的靴子，但是这位可敬的人及时躲开了这位多愁善感的人物，利用这避开她的半小时，連忙跑了几家現成的服裝店，收集了各式各样現成的衣服，帶回來一整套服裝；麥耶太太尽管有那样貴妇人似的怪脾气，也不得不換去她那

身丢脸的破爛衣服，而把新衣穿上。

这兒，我想提一句，免得我的讀者也会象包尔泰老板那样輕信，那就是說，前面那段悲剧性的独白沒有一句是眞話。麥耶太太根本沒和她的女兒鬧别扭；她們根本沒把她轟出來；她也用不着去跳多瑙河。事实原來如此：阿貝里諾，自从上一次受到挫折之后，心中十分憤懣，愈來愈热中于这樁不成功的事業。当他正在向格利發先生索取答应借給他的第二筆一百万現款中最后十万福洛林时，一位为那和藹的銀行經理服务的、經常伴随着阿貝里諾的探子，曾經赶忙寫信給他的巴黎的上司，报告卡帕提法尔瓦府堡最近所發生的好消息，特别是約翰老爺生日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格利發先生听到約翰老爺巳經奄奄一息，馬上寄給阿貝里諾二十万福洛林，他自然巴望在適当的时刻会收回更多的錢來的。几天之后，格利發从另外一封信得知：那位叔叔依旧活着，而且好象还要活下去似的。但是这时錢已經寄出，准时抵达阿貝里諾手头了，說來眞使阿貝里諾喜出望外。

所以現在，他在原來打的預算上，另外多出了十万福洛林；人在这种时候，往往会感到自信。于是他便策划了一个小小的鬼計：派麥耶太太（那位姑娘的親媽！）巧妙地混入包尔泰家里，把她的小女兒夺过來，然后——下文用不着提，我們也就明白了。

如果計划成功，她可以淨得六万福洛林。“这事可能嗎？”你会喊道。是的，十分可能。我不是在描繪一群怪物，而是在描寫生活。

毫無疑問，麥耶太太感到：六万福洛林是筆頗为不錯的進賬；她准备在儲蓄銀行里給自己存上三万，另外三万給范妮立个戶头；这样一來，她倆可以敷敷余余地过日子了。但是拿什么來換这筆数目不小的錢呢？說起來，也算不了什么，那僅僅是件怪物，对任何拥有它的人來說，并沒有什么利益可言，而只在丢掉它时，它才

变得值錢——那就是一个女人的貞操。

*　　　　*　　　　*

一小时后，一輛馬車在門口停好了。

包尔泰老板沒有坐在麥耶太太身旁，而跑去跟馬車夫坐在一道，握着繮繩跟鞭子，赶車飛駛过城，眞好象他在希望避开什么致命的大难似的。

当他們到达村庄的外圍时，他跳下了馬車，低下眼睛，結結巴巴告訴麥耶太太，他有件小事要去办，需要跟一个犹太人說几句話——他的意思是指一个希臘人。她願不願意繼續朝前走？他自己可以抄花園的近路回去；馬車到家时，他也一定到家了。

在这位可敬的人看來，說句簡簡單單的謊話都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無可置疑，这还是他破題兒第一遭說謊，也因为現在他非得如此不可了。不管怎样，他的确有穿过花園先到家一步的必要，好把麥耶太太的來臨通知泰萊莎和范妮，請她們尽可能寬宏大量地对待她，不要在看到她时露出驚駭的神色。同时，他还把麥耶太太出走的原因告訴了她們；这一切，他講解得很簡短，剛一說完，外面車輛的轆轆声就已經淸晰可聞；說时快，他已經在門口迎接來客了。

这当兒，兩个女人正在甬道里。范妮剛打園子里進來，摘下那可能对她母親的拥抱有些碍事的草帽。泰萊莎也破例把那 Perpetuum mobile①——女人称之为織毛綫——擱置一旁，免得她可能用織針把她親戚的眼珠給挑出來。

麥耶太太一見到她的女兒，連車都下不來了。包尔泰老板跟馬車夫不得不使劲把她拖下來；在她着实碰到 terra firma② 时，她只是匍匐在泰萊莎和范妮的脚前，包尔泰可不希望她在自己的

① 拉丁文：动个不息。

② 拉丁文：坚硬的地面。

院子里耍活剧，讓村里好事生非的閑人傳作笑柄，連忙把她一把攙了起來。

可敬的手藝人，竭力使麥耶太太身子保持站直的姿势，但全都白搭：她剛一挨近范妮，双膝又扑落脫跪了下來，找尋范妮小巧玲瓏的脚兒，想吻吻它們。这眞使范妮大为驚駭，因为她在花園里剪修了一个鐘头的花草，兩只玲瓏的脚上什么也沒穿，只曳着一双旧拖鞋，麥耶太太不遺余力地象是要把她沒有穿袜子这一丢人的事兒泄露出來似的。她想到这样一件丢臉事，不禁滿面通紅，急忙傴下身子，張臂把麥耶太太攙起來，这位多情的母親就把臉埋在女兒的怀里，哭哭咧咧，抽抽噎噎，拚命吻她、拥抱她。范妮木头似的站着，摟着她媽，打不定主意是否也該回敬眼泪、抽噎和拥抱。

最后，全家一齐动手，总算把麥耶太太从門廳拖到了客廳，她們压她坐下，最后还讓她明白她可以住在这里。起头，她坚持要睡在地板上；后來又要跟佣人們一起住在厨房里；末了，她百般請求：如果他們决定非讓她有間單人房不可，那一定得是閣楼上最小的一間，一間只要挤得下她、不比煤房大的屋子就成；她嗎，可以时不时打那里看一眼她的女兒。不幸得很，包尔泰老板家里除了一間儲粮室以外，沒有那样尺寸的屋子。

最后，她不得不听憑他們的意思來款待她。泰萊莎和范妮給她收拾了一間靠近范妮音乐室的小屋。在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泰萊莎挽住范妮的手兒，温柔地瞧着她的眼睛，用親密的声調說：“范妮，親切、体貼地对待你的母親吧！尽力揣测她的願望，不要迴避她。你瞧她很爱你，你也爱她。可是，我要請求你一件事：在她面前，一句話也不要提起你那件快到的婚事。守一个时間的秘密——讓我高兴高兴。”

范妮答应保守那个秘密。

*　　　*　　　*

在指定的那一天，老卡帕提——如果拿“老”字來称呼这位有意作新郎的人并不算错的話——遣巴尔考到包尔泰家去了一趟，滿怀高兴地接到了这个回訊：他得親自去取那个戒指。

他飛奔而來——不，这对他說來未免太过火了；但不管怎样，他甩开了不可能再快的步子，火速赶到这个人家來。到了那里，不管願意不願意，他拥抱了包尔泰老板，并且坚持立刻把他引見新娘。想到这个标致出众的姑娘已經答应下嫁給他，他肯定是愛她的。包尔泰老板不得不請他注意：婚姻得按照一切合法的手續和仪式來進行；富豪虽身为立法委員，却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尽管这只不过表現他被自己的婚事搞得多么神魂顚倒罢了。于是卡帕提只好滿足于請他未來的丈人——順便說一句，后者可比他小上二十來歲呢——在这段期間暫把这件事保守一下秘密，因为他自有特別的原故。包尔泰答应了，但在富豪剛走之后，他又想到泰萊莎和范妮之間也有类似的保密的默契，便把这椿巧合的事情告訴了泰萊莎。

这种局面搞得泰萊莎更加疑神疑鬼。如果把这件事嚴守秘密直到結婚那天，那么，麥耶太太对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一点風声；由此看來，她來这兒必定有別的原因，泰萊莎确信麥耶太太肚里一定有鬼。

在这种境况下，泰萊莎和范妮之間逐漸產生了某种程度的疏远，本來也是件很自然的事。泰萊莎不能撇开这种想法：范妮現在已經是巨万富翁的未婚妻。范妮覚得如果还照过去那样跟姑媽兼保护人親热，未免丢人。“别人会怎样看待我呢？”她心里想。“他們会把这些全看作裝模作样、矯揉造作。”于是，你可以發覚这家人彼此間存在着一种冷淡。个个好象都在互相提防着；吃飯时，他們对互相所談的事不是裝聾就是作啞。

毫無疑問，最深切感到这种嚴肅和猜疑的气氛的是麥耶太太。

"姑娘不快活，"她想到。"他們对她过于嚴厉了。泰萊莎冷漠無情。姑娘陷身于这十足鄉村气的幸福氛圍里，感到煩悶，十分孤單。她整天看不到一个跟她年齡相近、配得上她的年輕小伙子，实际上她心里的欲望甭提多么强呢。嗯，这一定会招出些是非來的。"

一天，泰萊莎去普勒斯堡，看看結婚禮服縫得怎么样了——結婚用的全部行头正在外面作着呢——因为还沒縫制好，她覺得势必要在城里过一夜，便叫包尔泰回去看家。

范妮至今还从來沒有独自一人在自己房間里睡过。她的姑媽素來睡在套間里，兩間屋子中間的門一向开着；逢到狂風暴雨的夜晚，雨啪噠啪噠打着窗櫺，風把門摔得砰砰响，狗兒在下面的院子里嗥叫不休，这种时分，想到她的近旁躺着一个誠实的活人，是挺不錯的，那个人僅次于上帝，是她最謹愼的保护人。

这不平常的夜晚，暴風雨也挺大。雨傾盆地下着，狂風搖撼着樹木，蕩來蕩去的狗兒吠叫不休，好象在窮追一个人似的；風把門吹得格格响，就好象是有人接二連三地試想打外面推开那些門。于是范妮便把母親請过來陪她过夜。

麥耶太太当然來了，瞧着她女兒脫下了衣服。她为什么不可以呢？她是她的親媽！她盯着瞧她，瞧得很久，事实上她几乎不能把眼睛移开她。姑娘好象使她充滿了驚奇和狂喜。她那处女身材的輪廓，每分鐘都現出新的魅力。啊！在眞正鑒賞家眼里，得到这样一个無可匹敌的美人兒，花六万福洛林可眞眞是太上算啦！

*　　　　*　　　　*

夜晚，在燭光熄滅后，一片漆黑之中，老婆子嘮叨得最帶勁，尤其是在她們碰到了一位不太容易打瞌睡的人，准备耐心听她講，时不时还用驚嘆、害怕、贊許或者別的兴奋的感嘆詞來激动她的时候。这种場合往往最宜于追述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打出世、領洗說起，一直談到訂婚、結婚、去世和埋葬，最

后那間隔一刻鐘左右的、若有若無的鼾声，才把这席談話結束。麥耶太太也天生是个碎嘴子，她再也找不到比眼下她倆全躺在床上这时刻更好的机会了。

“唉，唉！我的宝貝女兒！”她开始說，“我可爱的、漂亮的姑娘，我从來沒有想到会如此幸福，能跟你睡在一間屋子里；眞的，事情眞怪！我以前跟四个蠢丫头住在一塊兒，她們是一个比一个瘋，她們如果沒瘋，絕不会那样干的。她們每人有个高貴的戶头，如果她們適可而止，倒也蛮不錯！可是不，她們不知足，想把全世界都踩在自己的脚下，因此她們錯过了机会。”

这是第一次襲击。

范妮沒有作答。麥耶太太也听憑她。她想：她已經朝正确的方向迈進了一步，于是她又轉到別的話題上。

“你在这个家庭里多么快乐呀！我知道每人都疼你。也許他們有点嚴厉，然而是多么誠实的好人喲！你找到了这个家門，要什么有什么，眞是千幸万幸。只要老包尔泰在世一天，你就能愜愜意意地过活。願上帝保佑他長寿！可是我害怕有一天他会突然死掉，因为他的血太多，他爹跟他兩个哥哥都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歲数上中風死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不会讓你受窮——当然，要是他沒有一个当律师的侄兒（他也許会把產業全部留給他），他会給你一份產業。这是家門的驕傲，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你知道：近客总不如远親。”

这是第二次襲击。用这个想法來吓唬姑娘：要是包尔泰死了，她將怎么办！“包尔泰活着的时候，你白白浪費掉宝貴的青春，等到以后你想到：‘如果早把青春出賣而換得更多的好处，該多么好，’你因此而抱怨、悲嘆，那时就太晚嘍！”

可怕的是，范妮对什么事情都是一清二楚。她知道她媽在說些什么，目的是什么，她怎样在賄賂她誘惑她；她幻想自己通过这

黑暗，能看到她那張陰險的臉，再通过那張臉洞察到她那詭詐的灵魂，于是她便閉上了眼睛，堵住了耳朵，想不看也不听，可是依旧看得見，听得清。

“唉，唉！”麥耶太太嘆道，表示她又要开腔了。

“你困嗎，范妮？”

“不，”姑娘結結巴巴說。她連不回答这个問題那丁点狡猾都办不到；眞要是那么办，麥耶太太也許会以为她打盹兒，不再說下去了。

“你討厭我說話嗎？你要是不喜欢，就告訴我。”

范妮不禁打个冷战，费劲地咕噥了一句几乎听不見的話：“說唄！”

“如果我前些日子看到你，簡直就認不出你來了。如果在街上碰到你，我一定会一句話不說就在你身旁走过。是的，这是眞話。他們把你从我那里夺走的时候，你还是那么一个小毛丫头呢！噢！为什么我的女兒們不永远保持那样小呢？唉，唉！說眞的，窮人家的女兒是怎样長大的喲！每当一个窮人的女兒長大成人了，那个窮人的憂慮可眞比快乐多。她們以后將会怎么样呢？誰來养活她們呢？如今，沒人再想着結婚了。作買賣掙進來的錢愈來愈少，而且家庭的开銷一天比一天增加，如果有那么一个姑娘終于嫁了人，她又会得到些什么呢？左不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酒鬼丈夫，和一种不象样、操心、着急的生活。她的境遇会愈來愈糟，成天得象个女佣那样賣命干活，养下許多坏孩子；等她上了年紀，他們就会把她攆到大街上去。唉，唉！一个母親待她的女兒最好的法子，是一生下來就干脆把她埋掉！”

所以，为这个姑娘打算，她又說了好多关于結婚的困难，着重对家庭生活中最不愉快的各个方面講了一大套。姑娘很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說，因为这句“你多么漂亮呀！”突然使她头腦清醒，也

使她开始疑心——順便說一下，泰萊莎从來沒敢把这种疑心透露出來——她的母親是作为一个誘惑者來看她的。

“你冷嗎，范妮？”

“不，不冷。”姑娘蜷縮在被窠里，断断續續地說。

“我仿佛覚得你在打哆嗦。”

“沒有，我沒有。”

“你过去認識萊茜·哈尔姆，是不是？”

“嗯，”范妮低声支吾着說，納悶兒又有什么下文，什么新的炮彈会向她攻來。

“她是个多么驕傲的姑娘，呃！她們全家都那么神气活現——你当然記得嘍？——她們是咱們街坊。咱們从來不跟她們說話。当你大姐遭到那件不幸事兒时，她們看都不看咱們一眼。可是如今，你知道那些姑娘出了什么事嗎？一个有錢的紳士爱上了萊茜，把她拐跑了。起初，她們咒罵她，不理她。后來，那位紳士給了姑娘一分小小的產業，她們又跟她言归于好了，还跑去跟她住在一起——嗯，闔家老少全都搬去了；哼，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編排別人时嘴那么快的家伙！現在，她們可在說用不着庸人自擾啦。那个姑娘也比任何女人都幸福，她的情人对她也比好多別的丈夫对自己的老婆还忠实——滿足她所有的願望，要什么給什么。佣人管她叫‘太太’，他們也很高兴看到她踏入上流社会，不加議論。”

这兒，麥耶太太停了一忽兒，讓范妮把这些話都听進去，好好想一遍。接着她又說下去：“鬧不淸怎么回事，今天晚上我一点也不睏。也許是由于在一間陌生房間里的原故吧。我一向以为門那边是窗戶。我說，范妮，”她突然加了这一句：“你会刺綉嗎？”

这很象个天眞的問題，范妮回答說会。

“我剛才想到：你最后一次綉的那件活兒是在家里完成的——那件沙發套，你記得嗎？上面綉着一对親着嘴的鴿子。它就鋪在

你的画象下面，你一定还記得，那張画是个年輕的画家不要代价为你画的。啊！打那时起，他就成了一个有名的画家；打那时起，他至少画了三百幅不同样的你的画象，全部拿出去展覽；那些偉大的貴族們出了很大的价錢買了那張画象。是的，他們还爭着出高价錢呢。我敢說：那个画家全是靠那張画出的名。从此之后，他的名字便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傳頌了。都是那張画的功劳喲！”

啊！現在她在試敲虛荣之門呢！

“那人自己都会难以相信这一点的，”麥耶太太繼續說。“有一位偉大的貴族，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貴族那么恋慕那張画象——不用說，他是在國外看到的——便急忙赶到普勒斯堡來，要查究明白画中人是不是的确住在我們这个城市里。他來到了我們家；你应当看到，当他听說你不再住在那里时，他那种失望的样兒喲！起先，他要开槍自殺。后來他打听到了你的住处，看到了你，从此便愈加想念你了。他常常会來到我們家，坐在那張他知道是你綉的沙發上，一連好几个鐘头目不轉睛地瞅着你的画象。你的姐姐們生他的气了，因为他一眼也不瞧她們；可是我喜欢他，因为我常常能由他嘴里听到关于你的事兒。他永远跟着你，所以我至少能从他嘴里得知你身体好哇还是不舒服。噢！那人簡直迷你迷得發瘋啦！”

眞的，我們扯到这兒來了，呃？

范妮此刻用胳膊肘兒支起身子，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好奇心听着她媽的話，达米安①曾經怀着这种好奇心看着那滚烫的沸油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

“噢，那位紳士干的是多么荒謬的事喲！”麥耶太太接着說，还把她的枕头从这边挪到那边去，声音挺大。“那人不曉得别人在嘲笑他，在跟他打哈哈。沒有一天他不來我們家；他沒完沒了地說，

① 达米安(1715－1757)：法國的一个瘋子，持刀行刺路易十五，被拘，受尽折磨而死。

如果你在那里的話，他馬上娶你作太太。我說：‘去你的，先生！’嗯，我親愛的姑娘，一个了不起的貴族說要娶你时，你得小心才是！那全是胡說八道；他是想玩弄你！”

这里，麥耶太太停頓了会兒，于是范妮在腦海里把上面暗示的建議归納成下面这样——“可是如果他說，‘我不会娶你，但我会給你錢，’这話是合乎常规的——可以相信他。世間只有小秘書啦、不足道的人物啦，才拿結婚來哄騙姑娘，这些人你得避开；不过，一位地地道道的紳士，向來是拿些实惠的东西來开头的，你可以相信他。”

羞耻，丢人嗎？噗，这就是生活喲！

范妮十分驚吓，等着听她媽还要說什么。一会兒，麥耶太太往下說道：

“我看到那个可憐的人兒着迷到那般地步，眞不知道是替他难过呢，还是討厭他。突然，你从城里失踪了，他不禁頹丧万分，因为他以为他們把你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总而言之，他象个瘋子似的來看我，打听你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先生，’我說，‘他們从我这兒把她帶走已經很久了。也許她結婚了。’我剛說完这句話，那个青年的臉色馬上变得十分蒼白，兩眼直楞楞地盯着那張沙發，那上面有你綉的一对在玫瑰花环中親嘴的鴿子。我替那个可憐的人兒难过，他是个心地好的漂亮小伙子；眞的，我一生从來沒有見过这样漂亮的男人。多好看的眉目！臉蛋也那么白，那么光潤，手軟得象天鵝絨，一張漂亮的嘴，威風凜凜的仪表。我簡直忘不掉他。我問他，如果他眞那么鄭重其事地想跟你結婚，干嗎不快着点呢。他說，他只等他叔父死去，因为他叔父非常反对这樁親事。‘好了，先生，’我回答道，‘可是你不能期望姑娘干巴巴地等你叔叔死呀；到那时她也就人老珠黄了。期望任何一个姑娘这样作，都是不合情理的。’他說他在那段期間会發誓对你忠实。‘唉，先生！’我說，

‘这很难使人相信；这年头，对男人不能信任。你只会使姑娘不幸福，这椿婚事也会成为一椿永久的秘密。’他說，如果我不相信他这些賭咒發誓的話，他就准备拿出六万福洛林交給我保管，假如他一旦成为一个不顧前言、遺弃了你的無賴，那筆錢就不还他。如今，六万福洛林可是筆大錢啊！沒人願作那样一个傻子，白白把它扔掉。一个人，在这样孤注一擲，尤其在对我的范妮那样美貌的姑娘許下誓願的时候，想毁誓，也得事先仔細思考兩回的。”

“晚安；我想睡了，”范妮結結巴巴地說，把头又深深陷入枕头当中；随后很長一段时間，她在床上輾轉反側；怨恨、恐懼、憎惡，一起在她灵魂里傾軋着。天快亮了，她那疲倦的眼睫才闔上。

范妮醒來时，陽光已打窗格射了進來。麦耶太太一定很早就起床了，因为屋里沒有她的踪影。范妮又回复了好兴致，連忙起床穿衣，把头髮随便梳了一梳。

早餐早已擺好在等她。这当兒，麦耶太太在外面厨房里煮咖啡，烤面包。她不願意讓旁人來伺候范妮；这样标致的女兒，值得讓作媽媽的劳点神。

范妮跟她媽一塊兒喝咖啡。范妮向她媽道了早安，吻了她的手，麦耶太太也同样朝她小手上回吻了兩下。

“啊，多么漂亮的手，多么纖巧的手喲！噢，我的宝貝兒，我的唯一的女兒！我在你身边过活，多么有福气啊！讓我給你倒杯咖啡。我很知道你的口胃，对嗎？——少放点糖，多放点牛奶，就这样子，是不是？你瞧，我什么也沒忘記。”

这个女人的嘴可眞够貧的。每当泰莱莎在場时，她几乎任什么也不敢跟姑娘說。泰莱莎那对冷冰冰的、永远盯牢看的眼睛，一向使她惴惴不安；眼下她免去了这种束縛。

范妮一本正經地呷着咖啡，时不时瞧瞧她媽，她媽一个勁兒不停地誇贊她的美丽和品德；如果由她的話，她会叫范妮把早餐的

吃食統統吃掉的。

“媽媽，”姑娘說，拿起她母親的手（她不再怕她了），“那位打听我的紳士，叫什么名字呀？”

麥耶太太的眼睛不怀好意地閃亮着。啊哈！獵禽正走近陷阱啦！

如果她稍微留点神瞧瞧她女兒的臉色，她会注意到对方在問这句話时，臉都沒有紅一紅，依旧冰冷而蒼白。

她神秘地四下瞧一瞧，确定沒人在四下偷听，便把女兒的头拉近跟前，在她耳边悄声說：

“阿貝里諾·卡帕提。”

“嘔，原來是他！”范妮叫道，露出一副古怪極了的笑容。

“那么，你知道他了？”

“我打老远瞧見过他一次。”

“啊，他是个多么漂亮、文雅、可爱的人兒呀！我有生以來从沒見过这样一表人材的男人！”

范妮开始扫掉桌布上的面包屑，手里玩弄着咖啡匙兒。

“嗯，媽媽，六万福洛林是筆大錢，是不是？”

啊，獵禽已經掉在陷阱里了！快，快！

“是呀，我的宝貝兒，的确是筆大錢；法定的年利就有三千六百福洛林。一个窮小子，需要劳苦不息地干好長好長的时間，才能掙到这些錢呢。”

“媽，告訴我，爸爸的收入有这么多嗎？”

“唉！哪兒有噢，我的女兒。他掙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九百福洛林，只有这利息的四分之一。想想看：九百福洛林的四倍！”

“媽，現在告訴我，阿貝里諾眞的說过要娶我嗎？”

“他說，他可以对这件事立下庄嚴的保証，随你說什么时候都行。”

范妮好象在考慮。“好，如果他欺騙我，該他倒楣；不管怎么样，六万福洛林將來都会归咱們了。”

“啊，多么謹慎的姑娘！她不是个象她姐姐們那样輕率的人。她不会愚弄她的老娘。說实話，她眞是我的親閨女！”麥耶太太心里在想，高兴地搓着双手。

現在是該趁热打鉄的时候啦！

“我的姑娘，毫無疑問，恋爱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你沒有什么可憑借的話，你很快就会感到空虛、飢渴的。那些詩人气派的紳士，喜欢乱寫些象垃圾一般的、空想的东西，可是他們自己却永远在向往着搖錢樹。眞的，世間人人在找錢，除了錢，沒有别的；人只要有了錢，就也有了名望。一个叫化子，可能跟你一样高貴，可是沒有一个人注意他。你現在年紀輕輕，又漂亮，是可以靠它撈一票的；你的美貌又能保持多久呢？只消十年就完了。不，你如果照这样活下去，你的美貌連十年都保不了，越是不肯及时行乐的少女，越是枯萎得快——”

“噓！包尔泰老板來了。”

老人走了進來，向她們道了早安，問她們要不要从城里帶什么东西回來，因为馬已經备好，他就要出門一趟。

“媽媽要走了，”范妮泰然自若地說；“爹，您好不好讓她搭一搭您的車？”

麥耶太太瞠目結舌，嘴張得挺大；她从來沒說要走哇。

“欢迎得很！”包尔泰答道，“她要上哪兒？”

“她要回到她女兒們那兒去（麥耶太太看上去驚慌失措）。那兒有几件我綉的活兒，我不希望我姐姐們把它們扔掉或者拿到旧貨攤去賣，所以想請媽媽帶回給我。”

（啊，一个多么聰明的妞兒！多么乖巧的姑娘喲！）

“我特别想那兒的一張沙發。媽知道是哪張，因为上面的套子

是我綉的，那上面有兩只鴿子。無論如何，我不讓姐姐們占有它；您明白嗎？"

唔，她当然明白！这是姑娘表示接受那位爱坐在那張沙發上面的紳士求婚的方式，她多么巧妙地表达了她的同意——木头人似的包尔泰，竟然什么也沒疑心。噢，聪明的妞兒，机灵的姑娘！

包尔泰出去了一会兒，关照馬車夫給一位太太准备个坐兒；麦耶太太趁这机会，在她女兒耳边悄悄說：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來看你？"

"后天吧。"

"那我可以帶回去什么回信呢？"

"后天吧，"范妮重复道。

这当兒，包尔泰又走了進來。

"等一下，我親爱的叔叔，"范妮說，"我要寫封短信給泰萊莎姑媽，請您捎去。"

"好，可是墨水弄髒了你的手指豈不可惜；我想，如果你口头告訴我，我也一样可以傳达給她的。"

"好吧，爹爹，告訴姑媽給我帶一团 cashimir harras① ，一碼 Pu de laine② 或者 poil-de-chevre③ ——"

包尔泰听到这么多外國字，吓了一跳。

"归結还是你把它們寫下來好，"他說，"我一輩子也記不住。"

范妮不住地微笑着，取出了文具，寫了封短信，折好封好，交給包尔泰。

麦耶太太打眼犄角向姑娘意味深長地投了一瞥，然后讓人把她攙上車；鞭子刷的一响，他們就此走了。

---

① 法語：开司米羊毛綫。

② 法語：純羊毛料子。

③ 法語：粗羊毛料子。

范妮站在那兒，目送了她們一会兒，然后帶着一副冷冰冰的傲慢表情，回進房去，澆澆花，喂喂鳥，唱唱歌，唱啊唱的，心情又高兴了起來。

快進城时，包尔泰在头一家店鋪門前跳下了車(他假裝要買些少不了的东西)，吩咐馬車夫把麥耶太太送到她所要去的地方。他說，他自己可以步行回家。

不多会兒，麥耶太太發現自己又在她的親人兒們的圈子中間了。阿貝里諾剛巧來串門，姑娘們都狂热地想知道母親把事情進展得怎么样了。

麥耶太太費了整整兩个鐘头，把她那幸运的歷險記向她們和盤托出：她怎样斗爭，怎样費尽了唇舌才使那姑娘投降。她說，因为那个姑娘非常淑靜，故而不得不讓她相信那位紳士眞的有意娶她，而且他一直在那么說。

在她那有声有色的叙述过程中，尤其在她告訴阿貝里諾，她在范妮面前把他描繪得多么了不起时，阿貝里諾心花怒放，禁不住时不时拥抱几下那位姑娘的老媒婆。

好，讓他們一塊兒兴高采烈吧，也讓我們伴随着包尔泰回到家來。泰萊莎已經在門口等他，因为馬車夫先到家，告訴她說，他回來了。他头一件事就是把信交給她。

“我給你帶來了一封信，”他說，“其中內容对我說，等于天書，嗯，那些不知所云的外國字，我簡直念都念不上來。”

泰萊莎拆开信，看了一遍，瞧了瞧包尔泰。又看了一遍。接着她看了第三遍，又瞧了瞧包尔泰。

“实在是天書，”她說，“我也弄不明白，你瞧一下吧。”

她把信遞給包尔泰。

“哼！”老先生咕噥道，本以为信中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外國名詞，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讀到了下面这些話：

我親爱的姑姑，

我全都明白了。别讓那个我不能不带着恐怖的心情喊她作母親的女人，再登咱們家門。給約翰·卡帕提先生送个信兒，告訴他馬上到我这里來一趟。我有点要緊事要跟他談，不容迟緩。請立即通知他。

你敬爱的侄女

范妮上

这是什么意思？發生了什么事？什么时候出的岔子？她倆曾經那样愉快、安靜地一道喝咖啡，一直那样親密地交談，分手时还彼此吻手呐。包尔泰先生实在弄不明白。

但是，泰萊莎开始了解了。

她們得立刻給約翰·卡帕提送个信兒。誰去呢？包尔泰决定自个兒走一趟。他有兩条好腿，一会兒工夫就能到那里。他去了，把話告訴了老巴尔考，巴尔考馬上傳給他的老爺。新郎頓时領悟了，一分鐘也沒耽誤，坐上轎車，即刻出發。包尔泰和泰萊莎也搭上了这輛車，一边一个坐在他的身旁。外面沒有人能穿过关閉的車窗看到他們；五匹悍馬拉着他們，沿着公路飛奔开來，只花了兩小时就完成了这一旅程，換了包尔泰老板的話，他用那慢条斯理的步子，至少也得走四个鐘头。

范妮親自出迎她的高貴的客人，臉色比往常还要蒼白；但这种蒼白对她倒蛮合適。約翰老爺欢欣若狂。他沒等他那漂亮的新娘走近，便一本正經地把手按在胸口上，用一种自己很难得用的口吻对她說：

“我親爱的年輕夫人，我敢当天宣誓：我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怎样使你快乐！”

“先生，”范妮用一种沉着而肯定的口气說，“我將把尊敬您的姓氏当作我最高的責任。現在，我的朋友們，請你們抽出几小时來，讓咱們私下安然自在地談一談。”

这些話是用那么沉着、那么坚决的声調說出來的，使得他們不得不服从；于是四个人退入內室，把門鎖上。

几个鐘头之后，門又开了，四个人再度出現。

每个人的臉色改变得多么厉害喲！

范妮的臉不再蒼白，而象曙光那样紅艷、从容，象一朵將开未开的玫瑰。

包尔泰老板捻着他的上髭，好象在想着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如果沒有間或的格格笑声，您眞会以为他在生很大的气呢。

甚至老实的泰萊莎的眼睛，也在炯炯發光，但畢竟里面夾着一些得意的报复的光芒。

还有那位新郎約翰老爺！他在哪兒呢？那位老富豪怎么样了？有誰能認出他來？难道这位快乐、精神勃勃、蹦來蹦去、微笑、洋洋得意的人物，就是他嗎？怎么回事，他至少年輕了二十歲！眞的，簡直換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明天下午，”他用一种高兴得發顫的声音說。

“对，明天，”范妮回答。他倆彼此瞧着时，眼睛里燃着一种奇特的火焰。

于是，約翰老爺匆匆朝他的轎車走去，沒等巴尔考放下踏板，就自个兒把車門打了开來，轉身又喊了一声：“明天下午！”

“噓，噓！”范妮說，把手指放在美丽的小嘴唇上。

“去普勒斯堡，”約翰老爺很性急地喊道，这时巴尔考正爬上御座，迟鈍地往下瞅着他的老爺。

“嗨，你瞪着兩眼瞧什么？走啊，我說。”

“我們在这兒丟了点东西，”老听差說。

“丟了什么，呃？”

“丟了您的二十年歲数，我高貴的年輕先生，”巴尔考不帶一絲笑容地回答。

約翰老爺听到这句幽默的回答，高兴得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兒，公路上只留下了那輛轎車揚起的一片云般的塵土。

*　　　*　　　*

第二天清早，有个听差乘着一輛貨車，來到了包尔泰鄉間的住宅，帶來了麥耶太太送还給范妮的那張綉花的沙發。那个听差偸偸跟范妮說：沙發底下有封信。噢，原來如此。

范妮搜尋那封信，終于找到了。那是她母親的親筆。信上說：那位闊綽的紳士非常高兴，高兴得特为范妮在凱奇开雷先生家里准备了一个大宴会，还附來了一張美丽的請貼，上面寫着：謹致——"Mademoiselle Fanny de Meyer avec famille。①"

您瞧，一个挺不錯的家庭宴会！

范妮叫听差帶信兒回去：她接受这个宴会的邀請，并向凱奇开雷先生致意。

您会問：凱奇开雷先生是誰呀？嗯，他是一位高貴的紳士，在当今上層社会的任何場合中向來占一席重要的地位，充当了这时代最迫切需要的人物之一。人人都知道他，这里所指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不管他是位高貴的貴族，还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的房間、他的宴席、他的早餐桌上，通常是形形色色上流社会人士集中的地方。

这种客人包括：著名的閨秀們——她們那种爱好藝術的热情，迫使她們跟这个或那个著名藝術家厮混得超过了一般的关系；滿不在乎的巾幗英雄——她們不受海門②的約束，随便乱搭关系；精神十足的貴妇人——她們喜欢看到自己四周圍着好兴致的、悠然自得的人們，來代替那些乏味的、懶洋洋的、顯貴的客廳人物；外國的百万富翁——他們渴望观賞一番美人和玩乐的展覽大会；bla-

① 法語：范妮·麥耶小姐及其家屬。

② 海門：(希臘神話)掌婚姻之神。

ssé① 的人物 —— 他們拿自己的無聊勁兒傳染給別人；瘋狂的詩人——他們只需别人一点头，馬上站起來朗誦自己的詩篇；兩三个新聞記者——他們在他們的报紙上描寫自己在凱奇开雷先生的晚宴上的所見所聞、吃的喝的等等；另外还有許多性格相同的人物。他們通常每周兩次是这个夜沙龍的座上客。

但决不可以認为：在凱奇开雷先生的社交晚会上，从來沒有一丁点兒禮節。任何想到相反方面去的人，都是大錯特錯。在当天的程序上，或者寧可說是当晚的程序上，一直执行着最嚴格的禮仪。首先，男女藝術家們朗誦、歌唱、彈鋼琴，接着，願意跳舞的人可以跳几支优雅的四对舞或華尔茲。随后大家秩序良好地去進餐，女士們坐下，紳士們一边站着一边吃喝，有时，为出席的女士們干几杯香檳。然后，在短暫但又愉快的閑談后，再跳几支四对舞或華尔茲；十一点鐘的时候，女士們站起來告退，只剩下几位紈袴公子——向來是較年輕和較年老的人們——留下來再喝兩盅，或者玩玩紙牌。

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看出：在这些晚会里，沒有一点兒地方可以認为是違反禮節或高尙道德的。噢，不！凱奇开雷先生是决不容忍那些事發生的；他非常顧全他的名譽。他不是爱情聖手，他可决不是！他只給人們造机会聚到一塊兒 ——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当然，这完全是私人的事兒。

阿貝里諾跟他的朋友們定好日子，將为范妮在凱奇开雷先生家里举办一次大宴会。不用說，他們把請帖都發了出去，錢由大伙兒出；他們所有的上流社会的朋友，都將应邀出席这一盛大場面。

在約好的那天早晨，麥耶太太穿着前次包尔泰老板給她買的那套衣服，乘了一輛出租馬車出城。一路上，她在策划着这件大事

① 法語：委靡不振。

的進一步的細節。她可以讓馬車停在林子外边，自己步行到包尔泰老板的住宅；这样她可以說，她打城里把自己的东西帶來了，范妮可以借口出去看看庄稼的收穫，到外头散散步；等走到馬車那里，她們就搭上去，关上車門，用不着跟任何人道別，一溜烟走掉了事。

当她把这可喜的計划考慮周到时，她已經安抵包尔泰住宅附近的草地。老天爺对她总算仁慈，一路上她既沒摔断一支胳膊，也沒扭伤一条腿。可是在她抵达她的旅程終点时，一件非常殘酷的意外事件在等着她呢，因为当她詢問范妮时，听差告訴她說：小姐一清早就搭車去普勒斯堡了。

她大吃一驚，并非沒有理由。

“我想是兩位老人帶她進城了吧？”她說。

“不，他倆天一亮就走了。小姐是兩个鐘头前才雇一輛轎車出門的。”

哎呀！这姑娘在作什么打算呢？嗯，沒准兒她只想偸偸搶在她母親前头，不消別人帮忙，親自料理这筆賺錢買賣吧？沒准兒別人对她解釋，这种事情頂好省掉拉縴人的帮忙。好，如果她把她親媽从这筆賬上一筆勾銷，倒的确是件挺合算的事！

走！回到馬車那兒去！火速赶回普勒斯堡，就是累死馬兒，也在所不惜！可是姑娘上哪兒去了呢？要是这个鐘点她已經悄悄跟阿貝里諾，或者往更坏想，跟另外一个人走掉了，再也不露面，那該怎么办？噢，一顆母親的心，得和多么大的灾难痛苦作斗爭啊！

这当兒，所有的客人都已經聚齐在凱奇开雷先生的客廳里了。一群一群嬌柔媚态的漂亮女人來到門口，下車时，允許那些戴眼鏡的漂亮人兒偸瞥一兩下她們那纖巧的、柔骨的脚兒；大廳里，穿制服的听差分發披巾和舞鞋的牌号。主人——尊貴的凱奇开雷先生，帶着一副顯貴的殷勤姿态，在客廳門口迎接來宾。人人知道：

这个晚会，凱奇开雷并沒出錢，他本人也曉得别人明白这点。然而，不管怎样，他們还是彼此恭敬地行祀如仪，互相問好，就好像他眞是主人，而他們是他的客人似的。凱奇开雷先生尖声的鼻音盖过了所有的鼓噪和喧囂。

“我非常高兴！您沒有拒絕我謙卑的邀請。閣下光臨寒舍，实使蓬壁增輝。高貴的夫人，您沒有忘記您的僕人的一片摯誠之心，使我不勝感激。先生，您眞是太好了，为我耽誤了您重要的研究工作！伯爵夫人，您美妙的歌声，一致被認为是今晚的精華……”

这位和藹可親的主人，决意要使他的客人自由自在地尽情欢乐。互不相識而願意結識的人們，馬上彼此得到了介紹，尽管很可能他們沒經他或者别人的插手，早已認識了。他把印好的詩篇交給詩人們，好讓他們可以朗誦自己的作品。他讓音乐家們坐在鋼琴前，背后再安插几个人來称贊他們。他有一种对每人說上几句親切、風趣話的藝術才能；他在一大群人当中散播新潤飾过的傳聞和有趣的軼事，他曉得怎样沏出比誰都沏得好喝的茶，他的眼睛小心注意着每个人；因此，沒人感到自己被忽視。的确是个模范的主人！

最后，阿貝里諾到了，守时刻是他一向無法办到的。一位年迈的外國紳士挽住他的手臂，阿貝里諾徑自把他帶到主人面前給他介紹。

“老朋友凱奇开雷。銀行家格利發先生。”

又一次行祀，鞠躬，握手。

“尊貴的主人，請原諒我，在您的貴宾当中，我如此無祀、匆忙地把这位举世聞名的人士，好象是位摯友似地介紹給您。他出人意料之外剛打巴黎來到这里。”

噢，对于这点，凱奇开雷先生認为說不到什么原諒不原諒，反而为了有幸得識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表示衷心感激和高兴。

这种种客套造成了好象阿貝里諾实际上并不是今晚的主人，而且好象每个人也都不知道似的！

事实上，这位尊貴的銀行經理打巴黎远道而來（請記住：当时这兩处之間并沒有鉄路的設施），目的是要親眼証实一下：究竟那位老富豪是否眞的快死了？他已經在他身上下了很大一筆款子的賭注。

凱奇开雷先生極其殷勤周到、無微不至地招待这位鼎鼎大名的外鄉人，領他到最漂亮的女人圈兒里去，主要目的是讓阿貝里諾擺脫掉这位惡魔。阿貝里諾呢，他这时跟几个年齡和自己相近的花花公子退入了打牌室，有意把时間慳慳意意地打發掉以等范妮的到來。

許多人已經圍着賭台坐下，其中有阿貝里諾的勁敌非尼摩。阿貝里諾一看到他，便傲慢地噗哧笑了起來。

"啊，非尼摩！"他喊道。"你今天在賭場上一定得意，因为你在情場上处处失意。Diable！①你应該多贏点，因为你已經輸給我一千杜卡了。你曾經跟我打賭說，我贏不到那个妞兒，呃？你待会兒等着瞧吧。也許你們会以为今晚的开銷由我來掏腰包？告訴你們說：你們全搞錯了，付錢的主兒該是非尼摩。來，匀个空兒給我，我要試試我的运气。"

非尼摩一句話沒說；他正在坐庄。几分鐘之后，庄垮了。阿貝里諾贏了成堆的錢。

"哈哈，我的朋友！俗語說'牌場失意，情場得意'，这話好象对你并不適用。可憐的非尼摩，願上帝保佑你！"

非尼摩站起來，不賭了。他憤怒得臉色發灰。他下的注輸了（他拿一千杜卡打賭：阿贝里诺绝对无法把范妮诱到手）——他輸

---

① 法語：媽的。

了錢，还不得不忍受那盛气凌人的劲敌尖酸刻薄的諷刺。他心中充滿了苦惱和怨恨。好几次，他差点拿起一根重手杖，來一次有力的示威；但他改变了主意，最后站起來，离开了这間屋子。

阿貝里諾繼續玩下去，贏下去，用他那种逗弄人、折磨人的方式刺激那些輸得精精光的人。他被这天的好运道搞胡塗了。他克制不住自己的狂笑。

"瞧，"他最后喊道，一面把堆在面前的鈔票往口袋里揣，"菲尼摩双重的坏运道証明那句俗語完全是謊話。我也要用我的双重的好运道來駁倒它。"

在隔壁一間屋子里，他面对面碰到了一个已經找了他老大半天的听差。那人說：麥耶太太在外面等他；她現在在会客室里，不便進來，因为她剛打远道回來，風塵僕僕，沒有來得及換衣裳。

啊！这不是个好兆头。阿貝里諾連忙走出去跟她說話。她說，她沒有見到范妮，可是姑娘准会來，要不然她不会接受这个邀請。

阿貝里諾十分着惱地听了这个"好"消息，把麥耶太太独自撇在会客室里。Diable！要是她們在作弄他，那可糟糕透頂！

無論如何，他在那里不能露出一絲生气的样兒；不，在那兒，他得从头到底裝出一副高兴、得意、挑衅的臉色。他寧願輸掉所有的錢，也不願意此刻讓那姑娘把他弄到如此尷尬的境地。

不多一会工夫，他又跑出去問麥耶太太，究竟她有沒有跟姑娘說，他有意娶她为妻。

噢，那当然說了；而且姑娘好象对这个主意也挺高兴似的。

他又鼓起点兴头來，回到大廳里，尽量使格利發先生高兴。

他們正在順次傳遞茶炊，某伯爵夫人正开始唱"Casta Di-

va"① ;这当兒，阿貝里諾的听差側身來到他的老爺身旁，在他耳边悄声說:

"我剛瞅見范妮·麥耶小姐正打一輛轎車上下來。"

阿貝里諾掏出口袋里裝着的全部杜卡，塞進听差的手里，振作起精神，站起來在一面鏡子前端詳自己一番。总而言之，他既漂亮又文雅，人人都势必承認这点。他的風度十全十美——他的臉蛋也修得很干凈，他的上髭和連鬢胡子完全富于画趣，他的領結蕩人心魂，他的上衣華丽而大方。

此刻，稟报客到的听差走進屋子（阿貝里諾在鏡子里看到了他），用他那庄重的声調通报道："范妮·得·卡帕提夫人，麥耶女士到！"

"見鬼！"阿貝里諾心里想，"这婊子倒挺会随便使用我的姓氏呢。难道她当眞要嫁給我嗎？如果她喜欢这样，就隨她便吧。沒有多大关系。"

"哦，是个婚礼呀！"格利發先生驚訝地叫道。"原來你要結婚了，对不？"

"唉，是椿門不当、戶不对的婚姻，"阿貝里諾开玩笑地說。

有些客人充滿了好奇心，拥到前面看这位新來的人。主人，我是指凱奇开雷先生，走向門口；听差打开了褶門，一位年輕夫人由一位紳士伴着走了進來。全場人都驚愣得呆了半晌。他們这样吃驚，是不是因为見到了这位年輕夫人呢？她的确很美。一件簡單但又貴重的紗披風象海浪似地飄圍在她那華美的身軀上；一条布魯塞尔②紗盖着她那簇密的鬈髮，容她那梳成 à l'Anglaise③ 的長髮卷，垂在她那大理石般光滑的肩膀和美丽得使人銷魂的酥胸

① 一首意大利歌名。

② 布魯塞尔：比利时京都。

③ 法語：英國式。

上。还有那張臉，色彩就象一朵稍帶羞嗔的玫瑰，神情可与女神媲美。閃爍爍的黑眸子，充滿了愉快和热情，奇怪地配襯着一張帶有睡眠嗔态的孩子的嘴唇，但另一方面却和她玫瑰的臉蛋上的兩个酒窩很相称，任何人見到这兩个酒窩所現出的笑容，都会动心的！

現在她臉上就有这种微笑，凱奇开雷先生走上前去，不知道該說什么。

范妮向他招呼了一下。

“我很高兴接受您这光荣的邀請，”她說，“我也把我家里人帶來了，您也看到了，我的意思当然是指我的丈夫，約翰·卡帕提先生；”然后她就指着站在她身旁的那位紳士。

凱奇开雷先生只能說他無限高兴，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焦渴地尋找着那处在最明顯的窘态中的阿貝里諾。

阿貝里諾呢，他站在鏡子前面，看上去跟罗德①的妻子变成一根鹽柱时的那种模样一般。

这时，約翰·卡帕提，这位好兴致的、滿面春風的約翰老爺，象老相識似地緊握了一下屋主的手，同时一直把他妻子的小手牢穩地挾在他的胳臂底下。

“祝賀我啊，我的好朋友，”他說。“我今天贏得了一件珍宝，一件絕妙的珍宝。我实在有福气，我不需要任何别的天堂了，因为現在对我說，这个世界就是个天堂啦。”

他大声笑着，面帶喜色地混雜在客人中間，把妻子介紹給那些最有名望的人，他們向他說了好多道喜的話。

在这整段时間中，阿貝里諾不得不站在一旁看着！

他想：这位姑娘，他曾經那样公开誇耀地追求过，如今却变成了他叔父的妻子，从此以后永远不能屬于他了！

① 罗德：（聖經）阿伯拉罕的侄子，于 Sodom 滅亡时幸免于难，他的妻子因回头張望而化为鹽柱。

即使是她被抬到天堂，或者被打入地狱；即使是她被圈在石堡里，或者憤怒的天使長們，手拿烈焰熊熊的宝劍厮守着她，她也沒有象用这辟邪的名字"約翰·卡帕提夫人"这样使他束手無策了。

对他來說，跟約翰·卡帕提夫人有任何关系，是不可能的事！

每只眼睛都盯着瞅这位年輕、美丽的新娘，然后又迷茫地折回來瞧瞧阿貝里諾；每个盯在他身上的眼光，都充滿着蔑視和嘲笑。这位紈袴公子，原來在慶祝他叔父的婚事啊！这个上当的求婚人喲！他的意中人沒有应承他，却应承了他的叔父！

阿貝里諾看到在場的人里面还有一个人跟他一样受到了差不多的打击，几乎感到安慰，那就是格利發先生；阿貝里諾就連在这种时刻，也还是甩不掉他那惡意的本性，轉向銀行家，开玩笑地問道：

"Que dites—vous?① ，格利發先生？"

"C'est bien fatal!② "

"Mon cher③ 阿貝里諾！"菲尼摩說，他正巧站在阿貝里諾身旁，他那死样怪气的細嗓音，仿佛从來沒有象現在这样討厭过，"看起來倒象你欠我一千杜卡啦。哈哈哈！"

阿貝里諾怒冲冲地轉向他，可是这一刹那，他和約翰·卡帕提的眼睛相遇了，后者剛巧走到他所站着的那塊地方，手挽着他的妻子，帶着世界上最仁慈的笑容，介紹他們彼此相識。

"我親爱的太太，这是我親爱的侄兒貝拉·卡帕提。我親爱的侄兒，我把我的爱妻介紹給你，請多多关照！"

啊，这是他所最高兴等待着的一刻，一种最巧妙的报复；这个想法，是在被損害的姑娘心灵里孕育起來的，使得这秀美的人兒眼

① 法語：你对这个怎么說？

② 法語：太不幸了！

③ 法語：我親爱的。

中閃耀着燦爛無比的光芒。

獵艷的人墮入了陷阱——自己親手布置的陷阱。他徹头徹尾被人欺瞞了，拒絕了，打敗了。

阿貝里諾僵硬地行个礼，一个勁兒狠咬着嘴唇；面色跟牆壁一样白。

接着，約翰老爺走过去，特別向格利發先生自我介紹一番，后者表示很高兴看到富豪的身体依旧如此硬朗。

在他們走过去时，阿貝里諾把他的大拇指插在馬甲边上，嘴里哼着一支調子，揚起头來，好象若無其事似的，打大廳这头慢慢蹓躂到那头，假裝沒有注意到四处响起的耳語和嗤笑声，那里面充滿了那么多对他的嘲笑与譏諷啊！

他匆忙走進打牌室。

在穿过門时，他听到了里面的每个人正在格格地笑着。菲尼摩的尖嗓門迴响在噪音中。他們一看到他，就立刻停止了笑声，各种兴高采烈的样兒也立即消失，每人試着裝出一副嚴肅、观望的表情。世間难道还有比这更加可惱的事嗎？

阿貝里諾拉过一張凳子，靠近賭台跟他們坐在一起。干嗎他們不笑了？干嗎他們不繼續談下去？菲尼摩的嘴巴平素經常七扭八歪地抽搐，現在干嗎那样竭力裝出一副嚴肅的表情呀？

牌發好了。

現在輪到阿貝里諾坐庄。

他开始輸了。

菲尼摩坐在桌子另一头，接連不断地贏，他把賭注一倍、二倍、三倍的往上添加，再总的加它一倍，結果还是他贏。阿貝里諾开始失去理性，慌里慌張。他对賭注不認眞注意，常常把贏錢主兒的賭注擄过來，却付錢給輸的人。他的思想漂在別处。

这回，菲尼摩又贏了四倍他所下的賭注。

他禁不住得意地大笑起來。

“哈！哈！卡帕提先生，那句俗語对你也一样不適用：你牌場失意，情場同样失意。可憐的阿貝里諾喲！願上帝保佑你！你欠我一千杜卡啦。”

“我？”阿貝里諾急躁地問。

“对，你。你不是跟我打賭說你能把范妮誘到手嗎？結果是多么妙不可言！阿貝里諾从他叔父老婆的怀抱里跑掉，就象一个新的約瑟①从一个新的波提乏②夫人那里跑掉一般！你最好多加留意，否則那位夫人又会爱上别的小伙子的。哈哈哈！阿貝里諾——貞潔底保护者！阿貝里諾——Garde des dames！③眞的，这很崇高！你可以从这里編一出頂呱呱的笑剧出來。”

每句話，在阿貝里諾耳朵听來，都是惡毒的；每句話都刺痛到他的骨髓。阿貝里諾臉色蒼白，激怒得渾身哆嗦。菲尼摩所說的話千眞万确。此刻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会爱上别的人，他实在禁不住直打寒噤。媽的！媽的！

他一个勁兒往下輸。

他簡直沒心注意手里拿的是什么牌。菲尼摩又一次贏了四倍他所下的賭注。阿貝里諾只付給他兩倍。

“噢，我的朋友，您搞錯了！我下的注跟前次一样。”

“我沒注意到。”

“怎么，这簡直是明搶啊！”菲尼摩傲慢而憤慨地喊道。

听到了这句侮辱性的話，阿貝里諾聳地跳了起來，把手上的整付牌朝着菲尼摩的鼻子擲过去。

---

① 約瑟：(聖經)雅各之子，希伯來酋長，見創世紀。

② 波提乏：(聖經)埃及國王的內臣，約瑟被賣为其家奴，見創世紀第三十七章三十六節。

③ 法語：女郎的护衛！

非尼摩那張素來蒼白的臉，变得又青又綠，抄起他所坐的那張凳子，直向阿貝里諾冲去；但大家伙兒連忙插手干預，把非尼摩揪了回來。

“放开我——放开我！給我把刀子！”他怒吼道，嘴唇上滿是唾沫；阿貝里諾大口喘着气，用兩只殺气騰騰的眼睛瞪着他。人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使他們免于扭打。

听到这不体面的騷动，凱奇开雷先生帶着一副十分吃驚的表情，匆匆跑了進來，挤开爭論的人群，夺步而入，擺出一副冠冕堂皇的态度，用那响亮如洪鐘的嗓音喊道：“請尊重我住宅的神聖权利！”

这一干涉，使这兩个快要大打出手的人恢复了理智。他們开始注意到：这里不是排解决斗的場所。那尊重凱奇开雷先生住宅神聖权利的請求，也使大多数人的好兴致多多少少恢复了些。非尼摩和阿貝里諾經朋友的劝告，暫且回家，明天再解决他們的小糾紛。于是他們走了，客人們不再受到攪擾。过了几分鐘，大家知道非尼摩跟阿貝里諾是为了打牌吵起架來的，但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其中的实情。

* * *

然而，在凱奇开雷先生家打牌室里所發生的爭吵，給兩位主要的爭执者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在阿貝里諾故意使非尼摩当众受了那样一个汚辱之后，要想使他們倆和解，是絕对办不到的；于是他倆互派副手求見，安排好在綠樹酒家的大廳里决一勝負。他們按时相見，展开了一場你死我活的决斗，双方都顯露了空前的复仇怒火。最后，非尼摩在交手間歇时，不合規矩地触伤了阿貝里諾的背部，再度交手时，又触伤了他的肩膀，但自己却被敌手的長劍戳穿肚皮，旣沒吭声嘆气，也沒扭动一下臉部的肌肉，倒下死了。阿貝里諾呢，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在他身体部分复原时，他从他

的好心腸的朋友們那里得到暗示，大意是：在这場風波沒有平息以前，他最好出國換換空气；但不要去任何开化的國家，因为在那里，不消多久，人們就会逮住象他这样有許多債主而且愛惹是生非的人的；頂好是去某一个美好的东方帝國，在那里他可以脫离危險。結果他出發去巴勒斯坦①瞻謁聖墓②；据愛說笑的人說：阿貝里諾去苦行贖罪了。那兒嗎，我們用不着跟他一塊兒去啦。

但是那位幸福的、远非幸福所能形容的富豪，約翰·卡帕提老爺，却和他的美嬌娘出發到卡帕提法尔瓦府堡度蜜月去了。

第十章 可憐的太太

可憐的太太喲！

可憐的太太，我指的是卡帕提夫人。她有了个丈夫，随着也就有了数不尽的財富和一个顯赫的姓氏，通常这兩样与其說是幸福，倒不如說是負担。

蒼天不会为頂闊的人一天亮上兩次；人間的財富也并不能給它們的拥有者以安寧、快乐、滿足和自問無愧的良心。

那么，远近周知的姓氏，到底又值得什么呢？

人人知道誰是享有那个姓氏的人——一个欺負自己的侄兒，娶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家的女兒，被人叫作傻瓜的老紳士。他要不是慷慨为怀，便是蠢到極点。那个姑娘一定輕佻而鹵莽。人人都事先相信她是个頂坏的女人。

可憐的太太喲！

不用說范妮感到孤独和寂寞。沒有人陪伴她，沒有一个跟她年齡相近、可以信賴的女朋友，何况她也不知道上哪兒去找这样一

① 巴勒斯坦：聖地，即今以色列境內的耶路撒冷。

② 指耶穌的墓。

件宝貝。不过有一天，她却無意中得到了一位知己。她的丈夫決定为她举办一次進宅酒会，拟就了一張客人名單，交总管老瓦尔加先生呈她核准。这样一种的殷勤，很突出地表明了卡帕提对她的妻子是多么的尊重和有禮。

瓦尔加先生拿了名單，按照他的習慣，在穿堂过室时，每遇到一个門就停下來敲，直到里面的人准他入內时，方才走進去。他一見到了他的主妇，便畢恭畢敬地停留在門檻上。那当兒，他眞想能有一只足够伸到沙發那兒去的長手臂。

范妮对这老头十分感兴趣。司命运的女神賦与世間某些人那样一副相貌，常常使你通过他們的外表，馬上可以看透他們那純潔、誠实的心灵，使你第一眼就覺得他們可以信賴。范妮沒等瓦尔加先生走近，就站了起來去迎他，拿起他的手，把他拉向前，請他在一張圈椅上坐下，尽管老头每走一步都竭力地在点头哈腰。为了不讓他再站起來，她又象孩子那样用手臂把他圍牢，弄得老头說不出來的尴尬。不用說，当范妮放开他，自己也坐下时，他又聳地站了起來。

"噢，我親爱的瓦尔加先生，千万請坐下，否則我也得站起來啦。"

"我眞不配有这份光荣，"老总管結結巴巴說，十分拘謹地又坐在椅子上，仿佛在請求寬恕他竟这样胆大地坐了下來；他將身子略略向前傴着，好讓自己不致于太沉重地靠在椅背上。

"你給我帶來了什么，我親爱的瓦尔加先生？"范妮微笑着問。"如果你只把自己帶了來，而別的什么也沒有帶的話，我也同样高兴。你瞧，我看到你是多么快乐啊！"

瓦尔加咕嚕了几句，大意是說：他不知道自己積了什么德，配受到这样的款待；他急忙把名單遞給她，一面也把約翰老爺的口信說了，接着就准备告退。可是范妮却盼望他留下來。

"請留步，"她說，"我有些問題要問你。"

这是一道命令，他覺得有再坐下的必要。在任何别的審問場合下，他从來沒有这样窘迫过。夫人要問他什么呢？他虔誠地希望这时另外有个人能代替他站在那里。

范妮拿起名單过下目，一边看一边感到很失望。上面有那么多陌生的名字，她只知道那都是些身居高位的、了不起的紳士和十全十美的貴夫人。女人名單当中，她一个也不認得，她一点也想象不出哪一个人会引起她注意，哪一个会使她害怕。她在这些高傲的女士們的圈子里，应当怎样做呢？如果她裝出一副大胆而有信心的态度，她們会故意冷落她；如果她在她們面前表示很謙恭，她們就会嘲弄她。她們决不会相信她具有任何宝貴的資質，并且正由于她的美貌，会引起她們的怀疑；她們对她所說的每句親切的話都是别有含意，話里帶刺。倘若她沒有領会这点，她該多么的不幸啊！倘若她領会了这点，而沒有把她的感伤压在心头，她又該多么的不幸喲！倘若她沒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对付她們，她該多么不幸呵！倘若她那样做了，她又是多么的不幸喲！可憐的太太！

于是她把面前那張長長的名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她多么想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一位脾气好、度量寬宏和温厚的女人，可以把她当作一位慈愛的母親看待——不是另一个麥耶太太，而是个親愛的、理想的母親，象所有的好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位母親！她也多么想在这些人当中找到許多位性情溫柔、具有同情心的姑娘，可以把她們当作姐姐一样來愛——但不是象她親姐姐那样的人！然而她怎样才能辨認出她們來，怎样才能去接近她們呢？她怎样才能贏得她們的好感和信任呢？

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念着这張名單，仿佛她可以从这些名字的声音当中發現这些人的气質似的；然后她嘆了口气，把它放下，用一种探詢的目光轉向总管。

“我親爱的瓦尔加先生，对不起，我想問你一个問題。”

瓦尔加先生連忙向她表示，他是她的最謙卑的僕人，听她随便吩咐。

“这問題是非常，非常要緊的。”

瓦尔加先生使她确信：他准备作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甚至夫人如果叫他从窗口跳下去，他都准备干。

“我要問你一个問題，而且要得到一个完全誠恳的答复。你必須完全直率、坦白地对待我。現在你就把自己想作我親爱的父親，在我踏進社交圈子的头天晚上，給我——你親爱的女兒，一些好的忠告。”

她充滿了感情說着这些話，声音象是直接从心坎深处發出來的，使瓦尔加先生感动得不得不从外衣貼身口袋里掏出一塊花格的布手絹，擦干自己的眼泪。

“夫人有什么吩咐？”他問道，声音是那么緊張，每个音節都象是穿上了他自己所穿的那双綳緊的長統靴。

“我要請你把这張名單上的名字，一个挨一个地念給我听，坦率、开誠布公地告訴我：你对他們每个人的看法，他們的性格如何，一般人怎样看待他們，他們中間哪些人可能喜欢别人，哪些人可能对人冷淡。”

瓦尔加先生，一生从來沒遇見过比这次更嚴格的考驗了。

他認为，如果卡帕提夫人命令他从名單中挑出五、六个人來，或者要他徒步給每个人送封信，或者在最短时間內把每人的家譜都背出來，所有这些，跟現在所要求他作的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什么！他一向自命为最卑賤的僕人，对上層社会的每位人士都那样尊敬备至；哪怕他在跟他們交談时，沒能叫出他們每人的正式爵銜和名字，他都会認为自己是个最要不得的人——怎么說，他現在竟然要坐下來，判断那些很賞他臉，准他跟他們說話的老爺們和

夫人們孰是孰非？

瓦尔加先生絕望地用脚踵磨蹭着地板，用花格手絹擦着腦門子。

范妮看出了这位善良的老头的張皇失措，便用一种温柔、鼓励的眼光轉向他。

“我親愛的朋友，把你当作我的父親，当作我在这举目無親的陌生世界里的唯一可以請教的人吧。我非得把你当作我的父親不可。你又为什么不可以对我友善和慈愛呢？”

这位善良的老人，感到自己的心灵被这些話中感人肺腑的眞誠徹底感动了，便帶着一种非同尋常的精神和决心，嗽了嗽喉嚨，借以打消懦弱的誘惑，使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强起來，然后答道：

“夫人，您这样抬举我，远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分兒，我能为夫人效一点劳，尽管很小，也会感到說不出的快乐和荣幸的。尽管象我这样一个卑賤的人來判断我眼前这些声名顯赫的老爺和夫人，是很不相称的一件事，但我对夫人的爱——不，請您寬恕——我对夫人的尊敬——”

“我还是喜欢前头一句話；就这样吧，請說下去！”

“这是实話，我只說出我的感覚。我从前也有个女兒。这是老早的事嘍。她跟夫人同歲，沒有您这么美，可是她很好，啊，很好！不幸她在很小时就夭折了，过世已經很久。她非常愛我。請您原諒我这样斗胆地向您提起我那可憐的孩子。言归正傳，夫人——在我回答您的問題前，請允許我說句話，权当忠告，請您相信我純粹是出于善意。首先，我認为不需要向夫人說明关于这些——我怎么說呢？——关于这些您不能完全信賴的人；虽然主保佑我对这些老爺和夫人的生活沒有提出任何訾議，但不管怎样，这里面还是可能有些原因，足以說明为什么夫人和他們密切來往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我打算从这張名單上指出一些会以同样的好心和善意

來还报夫人的人。还有那些我將斗胆避而不提的人——我当然可以担保这些高貴的人本身是有着众所周知的优点的——是那些您不必要認識的人。”

“好極了，好極了，我的好朋友！你只給我介紹那些我应当喜欢的人吧，别的人就用不着提了。你很了解这群人！这的确是个好忠告。”

瓦尔加先生恳求地瞧着范妮，好象是在請求她别这样过分誇獎他，免得他又会昏头昏腦，忘了自己想要說什么。

接着，他拿起了那張長名單，开始过一下目，用手指，挨次点过去，但不触到这些名字，唯恐这样卑賤的一触，可能得罪这些名字的主人。这个指点的手指，时不时停留在一个名字上方，瓦尔加先生抬起头來，仿佛要說話似的；但就在他嗽嗽喉嚨，讓自己的声音帶有適当的敬意的时候，他会再看一下手指的那个名字，仔細地想一想，随后又默默地把它归入了那些虽拥有許多众所周知的优点、但还不值得一提的人的名列中。当他快指到名單的末尾时，他大吃一驚，發覚自己得避过那么多名字不談。一滴滴滚圓的汗珠开始聚集在他的腦門上，同时他的食指滑过去了更多更多的名字——他平素深怀敬意对待的人們的名字，如果他有个女兒的話，他在其中却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賴的人，可以介紹給她。他現在开始把范妮看作自己的女兒了。

啊！他那張拉長的臉終于又滿意地变圓了。他的手指点到了一个他找了好大半天的名字，手兒在紙上微微發顫。

“看，夫人！”他說，把名單遞給她看。“这位可敬可佩的夫人，您可以完全信任，不必担心受騙。”

范妮念了一下所指的那个名字——佛蘿拉·爱賽奇·辛提梅。

“这位夫人是怎样的人呢？”他問老头。

"真的，我得有非常了不起的口才，方能好好地把她形容給您听。她拥有人們所期待于女人的一切美德。嫻淑和智慮明达在她身上是同样齐备的。受压迫的人和被欺凌的人都把她当作暗中的保护人，因为她暗地里作好事，还不許受惠的人提她。她不僅給挨餓受冻的人、生病和苦惱的人以面包、藥品和安慰（他們都知道她有顆多么善良的心灵），不僅为那些受法律制裁的人在高官面前求情，她所作的善事比这些还多的多呢；因为她还帮助那些精神苦悶的人、为世人所譴責的人、失足陷入無限苦惱的、被遺弃的可憐姑娘，以及背着家庭重担的妇女們；她們都把她当作一个能徹底了解自己內心的朋友和保护人。請原諒我扯得那么远。我知道得很清楚。世上也有許多別的高尙人物，对人作了許多善事，但他們好象只考慮到那些可憐的人肉体上的需要，而这位夫人却还照顧到他們精神上的需要，因此她时常不僅在茅屋里，而且也在宮廷里遇到一些需要她帮助的、可憐的受难人。这位夫人進到誰家就給誰家帶來好运，而且在自己的周圍散布幸福和滿足。說实話，我知道只有一位夫人配站在她身旁；再也沒有什么比看到她倆相好更使我快乐啦。"

范妮臉上所流露的表情，表明她很了解这个善意的暗示。

"这位夫人年紀輕嗎？"

"跟夫人差不多大。"

"她的婚姻美滿嗎？"范妮好象在自言自語，而不是在問別人。

"很圓滿，"瓦尔加回答，"說实話，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对象她和盧道夫·辛提梅伯爵大人那样相配的夫妇了。啊，您也可以說他是位偉人！每个人都羡慕他的智慧和优点，全國人士都在称贊、頌揚他。他們說他曾經一度是个厭世的人，很少关心國家大事，但是他自从在國外遇到他的未婚妻佛蘿拉·爱賽奇以后，就大大地改变了；他跟她一起回到匈牙利，不只是成了他祖國的保护

人，而且还是整个人类的保护人。一直到现在，上帝还在褒奬他呢，因为最大的恩賜——家庭的幸福，那样不吝惜地降臨到他的身上，几乎傳为美談，無論誰見到他倆在一塊兒，都会認为上帝已經为他倆在人間建立了天堂。”

范妮听到这些話，一声不自主、不自覺的嘆息从她胸中迸了出來。

这时，可以听到院子里傳來了一陣馬車的轆轆声；一位意外的客人到了。外面一片喧噪，中間迴蕩着約翰老爺洪亮的嗓音。他好象在很高兴地欢迎着哪一位，接着馬丁立刻進來稟报：“佛蘿拉·爱賽奇·辛提梅伯爵夫人到！”

*　　　　*　　　　*

范妮高兴和驚奇得手足抖顫，等待着剛通报过的客人進來。她心里設想过这位來客的外貌，但是这想象中的人物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当門外脚步声愈來愈近而且她听到卡帕提和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談着話时，这位年輕夫人的心头砰砰地跳动得多么厉害喲！門开了，走進來一位女人——不是范妮想象中的那張臉，那种身材，而是一位又高又干癟的中年女人，臉上塗滿脂粉，假牙假眼，身上穿着时髦的衣著。一頂碩大的帽子，上面盖着一大束花，几乎把她背后所有的景致都給遮沒了。

她的披風披搭在肩膀上，使她的身材具有一种剛勇的亞馬孙①女將的气派，尤其那身衣服的低領口更使人加深了这种印象，使人很容易看到她那有搔痕的肩膀和凸出的胸骨，好可怕的景象喲！另外，她有兩只瘦骨嶙峋的手，戴着奇大的天鵝絨手筒——这点我也鬧不清为什么；再加上，她在說話时非得晃手臂不可，而且每次

① 亞馬孙：相傳往古住在 Scythia 的剛勇女族。

說話时必然要笑，每逢發笑时不單單露出她那上面的一排牙齒（在巴黎威威安路十一号賴葛利玉医生那里所配的最好的假牙），而且把整个牙床都龇出來，这样，不管她跟哪些人在一塊兒时，她都不断地用一种可怕的魅力招惹那些人注意她的胳膊肘兒、她的牙床和她的胸骨。

这位女士帶着她的侄女佛羅拉來到这里，侄女兒看上去好象是她的护衛似的。佛羅拉叫她走在前面，自己悠閑地走在后面，和約翰老爺开开玩笑。

卡帕提連忙介紹这几位女士們相識："辛提梅女爵瑪丽昂女士——盧道夫·辛提梅夫人——我的內人。"

瑪丽昂·辛提梅女士極其周到、極其地道地向女主人行了个屈膝礼，一面盯着兩眼瞧她，那种神气好象是在說，"我怀疑她会不会回礼，可憐的無知的人兒！"

事实上，范妮那样驚慌失措，几乎不知道說什么好了；加上她那样失神地睇視着瑪丽昂女士的牙床，連佛羅拉都沒來得及注意。其实也并不需要她或者别人想法找話說；相反，倘若有人有話要說，也不得不留在自己的肚皮里，因为瑪丽昂女士一向帶着足够的話題，大家不愁無話可談。

"請坐，女士們！佛羅拉夫人，您坐在我太太旁边。瑪丽昂女士，万分抱歉！"

約翰老爺看了看这位女士的臉，頓时省悟：用不着他告訴她，她自个兒就曉得該坐在哪兒。于是瑪丽昂女士就坐在屋子另一边的安乐椅子上。

"我要請您原諒，我親愛的鄰居，"瑪丽昂女士用一种不屬于通常修辞学范疇的、矯揉造作的口吻开始說，这种口吻使人一直疑心說話的人嘴里含着一样懶得啐出來的东西——"我必須請您原諒，Chère voisine[①]——您知道，我們就住在卡帕提这部分產業

的緊旁边"（意思是：这產業既不屬于你、也不屬于你的丈夫，而是屬于卡帕提家族的）——"我們这样沒礼貌，在您忙的时候來打攪您，"（意思是：眞的，我眞想知道你能拿什么事作消遣！）"固然我們应該等約翰・卡帕提老爺先把我們介紹給他值得鍾爱的妻子，这是慣例，"（意思是：也許你不懂得这点：你怎么可能懂呢？）"但是，碰巧我們路过这里，"（意思是：别以为我們是專程來拜訪！）"而且我和約翰・卡帕提老爺之間存在着一件長期的訟案，"（意思是：所以，你瞧，对我們这一拜訪，你应当感謝我和我們的这件訟案，而不是感謝盧道夫伯爵夫人的盛意，你也許会那样想）——"說起來，那是个很老的交情呢！眞的，在开始时，我还不过是个小姑娘呢！哈哈——順便插一句，"她越出了話軌往下說道，"有人劝过我和卡帕提用結婚來了結这件訟案。那时，我剛說过，我还不过是个小姑娘呢，哈哈！——我当时不願意接受那个主張，哈，哈！——毫無疑問，我是錯了；否則的話，我現在是多么闊呀，很好的Partie② 啊！"（意思是：我在你这把年歲时，約翰老爺已經是个老头了；我不願意象你似的，为了他的財富，就把自己出賣！）"卡帕提，你眞是个幸运主兒，無論如何，你如今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你这位很值得鍾爱的妻子，是你不配有的一件宝貝。"（意思是：别擺臭架子，小糊塗！别認为别人誇你的美貌，仿佛那是你的优点似的！你应当感到羞耻，自己只是由于貌美才得成为一位貴夫人！）

說到这里，瑪丽昂一下子迷失了她說話的綫路！这正給佛蘿拉一个机会俯身在范妮耳边温柔、親切地小声說了句話：

"我老早就想來看你，每天都想过來。"

范妮很感激地握着她的手。

这时一陣大慈大悲的咳嗽，阻止了瑪丽昂女士繼續講下去。

---

① 法語：親爱的鄰居。

② 法語：一对。

卡帕提向佛蘿拉的丈夫——他自己的朋友盧道夫間好，并且表示：希望盧道夫沒有忘記他曾經答应前來卡帕提法尔瓦府堡出席为新娘举办的欢宴会的諾言。

“哦，他那时一定会回來，”佛蘿拉回答，“他答应我到时一定回來参加。”

然后佛蘿拉轉向范妮，繼續說，“我到处想碰到你。我們这个地方的鄉下人很活躍，素來高兴見到我們的圈子擴大；現在我們終于碰头了，我們要好好地在一起筹划一下，使我們四周的每个人都快活。”

可是这当兒，瑪丽昂女士連忙插嘴進來，削弱这些話語可能產生的任何愉快的气氛。

“不用說，卡帕提把他妻子的行踪搞得很神秘。这坏家伙想把她藏起來，好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能看到她一眼。”——（意思是：这老糊塗不敢把她擺出來，其中大有文章。）

“不，我的丈夫是很温柔和体貼的，”范妮連忙反駁道，“但我应当承認：我有点躊躇——也可以說是害怕——眼看着要進入那么高貴的圈子。我是在普通人家長大的，我非常感激您兩位給我这么多鼓励。”

“当然，当然！”瑪丽昂回答。“这是很自然的事，再也不可能有别的情况了。一位年輕的太太，在初次步入上流社会时，她的尴尬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从事情的本質來看，在她沒有自己所最需要、最可靠的帮助——一个母親的忠告和指導，而不得不自己來摸的时候。噢！对一位年輕太太來說，一个母親的小心撫养是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呵！”

范妮覚得自己的眼睛發热，臉紅漲得發紫；她实在克制不住自己了。唉！当着她的面談母親，是使她遭受到最殘酷的折磨，最刺心的耻辱的一件事啦！

佛蘿拉痙攣地把这位夫人的手緊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好象純为接話茬兒似地說道：

“是呀；失掉母親是任什么也不能弥补的。”

过了一会兒，老卡帕提和瑪丽昂女士去家庭档案室了，家庭会計和瓦尔加先生正在那里等候他倆，为的是再度聚在一起，進行他們那無止尽的訟案的第一百次討論会。兩位年輕的夫人單独留了下來。

房門在瑪丽昂女士背后还沒完全关上，范妮便帶着一种非常激动的感情，突然用兩只手握住佛蘿拉的手，沒有等佛蘿拉來得及阻止，便把那美丽的小手拉到自己的唇边，在上面盖满了親吻——从她熾热的心灵里直接發出來的親吻。她一个劲兒吻这只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啊，我的上帝！您在作什么呀？”佛蘿拉說，接着为了避免范妮再那样作下去，便把她摟在怀里，吻她的臉，迫她也只好那样作。

“噢！”范妮抽抽搭搭地說，“我知道您是这整个鄉間的救星。我一到这里，就听見人們談到您；从他們的談話里，我很容易想象到您是怎样一个人。您一定已經猜到：我也是个可憐的人，也需要您的慈爱；但是那种恩惠的偉大只有我知道，只有我能体会到。請您別說不是这样！准我保留这种快乐的信心吧！允許我象我第一眼看到您时那样爱您，繼續爱着您吧！哦，讓我坚信这个想法：这里有个好人，她看得起我，憐憫我，还使我快乐！”

“嗳，范妮！”佛蘿拉用一种溫柔顫抖的声音說。她的确憐憫这个女人。

“对，对，就这样叫我吧！”范妮欢天喜地地大声說道，热烈地把佛蘿拉的手緊压在自己的心口上。她片刻都沒有把它放下，好象是害怕一放掉那只手，这幸福的幻象也就会随之消失。

佛蘿拉把她美丽的嘴唇緊緊压在范妮的額头上，作为保証，溫

柔地請她以后只叫她佛蘿拉，不要叫別的。她倆之間不再有任何陌生的隔閡了。她們現在是朋友，親密的朋友了。

辛提梅夫人費了很大的勁兒才阻住了范妮沒有扑倒在她脚前；这可憐的姑娘，只好把头埋在佛蘿拉怀里嗚咽起來；她伏在那里暢性哭够了之后，才感到快乐，眞正的快乐！

“好啦，好啦，親爱的范妮！”佛蘿拉終于友爱地笑着說，“你覺得不覺得咱們这样作，会对咱們有好处嗎？听我說！如果你答应我不再提起这事，我就在这里陪你一个——一个星期。”

范妮听到这句話，竭力克制自己不再流出眼泪，快乐的眼泪。

“这个星期里，我願意帮助你筹备你丈夫决定举行的進宅酒会，作好必要的工作。你簡直想象不到有多少事情得作哩；作完之后，你会多么疲乏。但是如果有我倆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把它搞得挺好玩，我們在遇到許多保險会發生的滑稽事兒时，將怎样的發笑呵！”

接着姐倆就笑了起來。当然，这一定会是世界上一椿頂有趣的事——当然会的。

这当兒，范妮親自替佛蘿拉去掉帽子、披肩和别的各式各样能被收下來的衣物，心中感到無限快乐；这种作法常常是阻止來客跑掉的一个最安全的法子。然后，她倆一起坐下，談話当然轉向女人的衣服、針綫活兒和别的这类使貴妇人感兴趣的瑣事，当瑪丽昂女士和老卡帕提从家庭档案室回來时，这兩位夫人之間不再有絲毫感情激动和动人景象的痕迹了，而是象一对老交情的朋友那样交談着。

“哈，哈！”瑪丽昂女士看到佛蘿拉的帽子和披肩都去掉了，便搖晃着腦袋說。“您在这里眞自在啊！”

“是的，姑姑；我要在这里住一个短时期，陪陪范妮。”

瑪丽昂女士面帶吃驚的表情，向屋子四周看了一轉，每个犄角

都看到了，抬头又看了看屋頂，仿佛她不曉得范妮是誰。

“噢！万分抱歉，夫人。我現在記得了，当然，当然——这是您的教名。卡帕提老爺的法律顧問，在我耳朵里灌進了这个家族的那么多名字，把我都給搞糊塗啦。卡帕提家族实在拥有多得怕人的親戚。女系方面都是國內最有名望的家族。我十分相信：这个家譜里沒有一个名字沒用过。”把这段話的意思解釋清楚，那就是“你的家族很明顯不会給卡帕提家譜帶來什么新的荣耀。”

不过，佛蘿拉和藹地笑了笑，說道：

“如今不管怎样，范妮在这个家譜里是个很体面的名字。”

瑪丽昂女士依旧驚愕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她那把長柄的傘——就象狄安娜①在看看是不是沒有射中一只野兎，却錯射了自己的一头狗时的那种神气。她不明白：当她这样下定决心要激惱她們时，这兩个人从哪里得來了那么些好兴致。

“我可否問一下：这短——时——間是多久呀？”她用一种断續的譏諷声調問佛蘿拉，一面假痴假呆地望着空中。

“噢，很短。不过一星期罢了，姑姑。”

“不过一星期！”瑪丽昂女士吃驚地喊道，“不过一星期！”

“只要我在这段期間沒有給赶走，”辛梅提夫人开玩笑地反駁了她一句；这时范妮立刻很親热地摟住她，表示要永远留住她。

“啊，眞的！”瑪丽昂女士不高兴地說。“好，好！年輕的女人們交起朋友來总是很快的。我很高兴你們很快就彼此相爱了——这說明你們的性格是多么相近，我对这点很高兴。不过，我親爱的侄女，我希望你能允許我回到辛提梅府堡去。”她接着往下說，“我希望我的侄女在这里受到很好的照顧。我不知道辛提梅会不会由于妒忌，而給卡帕提府堡添上許多麻煩。再見，我親爱的鄰居，

① 狄安娜：（罗馬神話）月亮女神（处女与打獵的守护神）。

Chère voisine!① 再見，Chère nièce②，再見!"

这含糊其詞的告別，含有双关的意义，每个含义都同样帶有侮辱性，因为不是可以把它了解成：凡是头腦清醒的人都沒有任何理由來妒忌老約翰·卡帕提，就是可以把它了解成：卡帕提府堡的名声是那么坏，沒有一个在这府堡里住过的女人，能使自己的好名譽不受到影响。

这位爱扫人兴的老家伙剛走，兩位年輕的女人便帶着極其高兴的心情，摟住約翰老爺，边唱边跳，把他架上石階，走進府堡。約翰老爺自己的兴致也蛮高，臉上喜气洋洋，他大声笑着，心中在想：要是这兩个年輕女人都是他的女兒，叫他爸爸，該多么好啊！

古老的屋子里迴响着兩位年輕貴妇人哇啦哇啦的說話声和天眞的嬉笑声。那些牆壁已經很久沒有被这样的声音震蕩了。

第十一章 女 朋 友

辛提梅夫人达到了她的目的。她在卡帕提府堡的一星期逗留，徹底改变了范妮在上流社会人士眼目中的地位。甚至最有偏見的人，也都慢慢对这位被辛梅提夫人爽快接受为朋友的女人增加了好感。最傲慢的寡妇們，本來决定，如果参加一个 ci-devant③ 店鋪老板女兒作女主人的宴会，她們就要表示出無限不屑的神气，現在也开始考慮稍稍收斂一下了。最貞淑的夫人們，心里一直游疑着是否宜于帶了她們年輕的女兒、穿过卡帕提府堡那充满着爱留西斯过節时玩乐气氛④ 的迷宮，可是她們現在也毫無顧忌地在裁縫那里訂制新衣了。辛提梅夫人的出現，是貞潔和規矩的最可靠的保証。范妮獲得了佛蘿拉的友誼，光憑着这一点，她自己的佣人都对她另眼看待了，連約翰老爺都开始体会到自己贏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因此，优美嫻淑的光輪，开始閃耀在范妮的四周。

整天都可以看到这兩位夫人在一起，着手進行她們艰巨的工作。請您别笑！这工作的确是很艰巨的。咱們爺兒們說說倒挺容易：“我明天，或者过一个月，要大請一次客；我要把全村的人都請來。我不光是請我認識的人，还要請我从來沒見过的人。”但咱們娘兒們可得为此大大操心。她們必須处处留神，把宴席办得又丰盛又豪華；她們得考慮到一大群客人的数不清的要求、爱好和反复無常。如果这位新主妇不曉得从什么地方着手，那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但是在佛蘿拉的指導下，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她对这些事非常熟悉，从不漏忘一件小事，但她总是那样巧妙地請示范妮这个或那个应当怎样安排，如果范妮絲毫也沒有覺出她朋友的審愼和机智，那么她就会很容易認为一切都是自己親手安排的了。不管怎样，約翰老爺从此以后，便一直相信他的妻子很熟悉这些高尙的事兒，就好象她一向是住在伯爵夫人們的府堡里似的。

到了晚上，她們兩人單独在一起，有很充足的时間談心，范妮从她朋友那里听到了多少賢明和有趣的忠告呵！她什么也不作，只是諦听，只是看着那張嬌美和动人的嘴唇，和那双更动人的炯炯發光的眼睛，她开始感到了自己的幸福。这种时候，她們会把她們的侍女打發掉，彼此帮忙卸晚妝，然后就很高兴、自在地談論起整个上流社会和它的蠢事。

首先，叫人把那張曾經使瓦尔加先生受了多少苦惱、操了多少心的名單拿來，接着她倆就坐下來，議論她們鄰居的長短，这本來就是椿怪有意思的娛乐呀。

---

① 法語：親爱的鄰居。

② 法語：親爱的侄女。

③ 法語：前述的。

④ 原文是 Eleusinian mysteries，意思是古时希臘爱留西斯地方祭谷神 Demeter 和他的女兒 Persephone 的神秘仪式。

各种議論別人長短的事，相互間是有区别的。您知道：散播人家的謠言，抓住他們最难辯白的缺点，存心傳播开去，伤害你的朋友的名譽，——这实在不是好行为，我管这叫作下流的流言蜚語。但去熟悉世界上的种种罪惡，再把它們告訴那些容易犯錯誤的天眞爛漫的人；忠告并提醒那些神經質的人和拿不定主意的人，注意那些横梗在他們道路前面的荆棘、絆脚石、坏家伙和陷阱，——这是一件十分切合时宜的好事，我管这叫作上流的議論是非——尽管很多人談到这几句，可能会認为全是胡說八道。

我們就在这上流的議論是非范圍內來說說吧，首先談談男人。請記住：这不是我，而是拿到了这样一張有趣的名單的兩位年輕女人要这样作。如果有我在內，我一定打女人开头。

“頂上头就是一位，”辛提梅夫人說，“我們从他开始吧。如果他不是位貴族而是个普通的人，人家就都会說他粗魯無礼。他認为：除了他妻子之外，别的女人都不是好人，因为他对他妻子的好坏根本就沒有想过。另外，他还很暴躁易怒。他一生起气來，說話就不顧用語輕重，也不看看四周是否有女人或者只有男人。就在那种男女混合的社交場合——至少有兩三个姑娘在場——他却会講些連比較敏感的男人都不得不面紅耳赤的怪故事。但是他是位爱國志士，他的名字世人皆曉，而且很受人們爱戴；因此我們尊重他，不应当象責备别人那样責备他。而且对他的那种尊敬，也就是用來制服他的一种最好的武器。他会很魯莽地向你献殷勤，使你無法擺脫他，但你只要誇贊一番他那高貴的政治品德就够了。这总是可以阻擋他一下的。我試过，从來沒有失敗过。”

“我們不提他了，”范妮說，“他的名字是伊姆萊·奇帕吉斯迪，对嗎？”——接着她用鉛筆在这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綫，还注上“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偉大人物！”

“这里又是一位高貴、偉大的紳士，”伯爵夫人說。“要是他沒

有个头銜，我就不知道世人会怎样看待他了。尽管我有幸能每月見到他一次，可是我从來沒有能够發現他有什么优点。但我可以說明他一件事：他的胃口很大，可总是抱怨自己吃不下。他是个十分討人喜欢的人：飯前，他抱怨胃口欠佳，飯后，他又抱怨吃得太多了。如果你不端給他一些吃的，他就会綳着臉，讓自己餓着肚皮。所以，他倒不給人添多大麻煩。”

“那么，我們就在他名字后面寫：乔治·馬尔納男爵，一位討人喜欢的人。”

“这是一位可爱的傻瓜，葛雷高瑞·爱尔迪伯爵。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能用他那种模稜兩可的奇妙語句，逗得所有在場的人捧腹大笑。他能模仿出各國服裝的可笑之处，只消扭褶一下他的帽子，就可以在你面前表現出一个英國人、西班牙人、法國人或者是犹太人的样子來。他这种單純和可笑的举动，使他成为一个毫無心眼的人。你簡直不能想象他会得罪任何一个人。他連欺騙一个十六歲的姑娘都不会。他的全部奢望就是讓人笑，所有爱笑的人都跟他相好。”

“葛雷高瑞·爱尔迪伯爵，”范妮記下來，“一个可爱的傻瓜。”

“我們往下看。卡尔瓦·路易士伯爵是位达萊蘭①式的上流社会人士。他注意每个人，而且巴望着人人都注意他。他問你个問題，目的只是要看你到底能答多少——这純粹是个圈套，它的結果你很难預先知道。此外，他还有个毛病，就是会綳上一年臉而不說出为了什么；有时为了一件極小的事，譬如說，你寫封信給他寫錯了地址，就能使他气到死。在他和你一起时，如果別人來看你，那个人的身份又比他低，你要是站了起來而不是坐着打招呼，那就犯了違礼的大罪——路易士就会勃然大怒！說你侮辱了他。但他

① 达萊蘭（Talleyrand，1754—1838）：法國政治家、外交家。

从來也不給任何人一个暗示：什么事会触怒他，什么事不会。”

“那么我們就在他名字下面寫上‘一位爱挑剔毛病的紳士’吧。”

“現在輪到州長薩罗斯迪伯爵了。他是位高貴、温厚的人，不过却是个不討人喜欢的貴族。他很高兴对農民和窮人作好事，可是别想要他跟他一样的上流人士交朋友。他田地管理得很好，全匈牙利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管得更好的人來了。可是身份不高貴的人他是不雇用的，哪怕只作个小書記都不行。起头，你可能感覚他对你有点拘泥，但幸而他有顆好心；真的，打开一顆好心素來是不乏办法的。要使他心情自在，可不是件容易事！可是如果我們兩人联合起來应付他，准会取得勝利。

“現在輪到这些年輕的花花公子了。”

“哦，”范妮說，“对这些人，我比你了解得多！关于他們，我知道得比我想知道的还要多。”

“最后是这些好紳士。我也用不着对你講他們了；我們現在可以看看这些女客。”

“哦，对了，我們一定得討論一下女客！”

“首先是州長老爺的太太。她是位嬌生慣养的、老是不滿的女人；她暈倒的次数跟别的女人嘆气的次数一般多。你站在燃燒的紅炭上，都比站在她面前舒服些；因为你可以拿穩：她决不会同意你所說的、所作的、甚至所想的任何事。如果任何人在她面前交叉着腿，她就会暈倒；如果一只猫溜進屋來，她就会抽筋，如果一把刀子跟一把叉子交叉放着，她就不入席；如果外面花園里有玫瑰花，她会隔着兩層窗戶聞到它的香气而暈倒，因此在她可能到的屋子里，不能擺飾任何花卉。你不能讓任何穿藍衣服的人跟她同桌進餐，因为她認为藍顔色很可怕，一見到就会抽筋。总之，你在她面前最好什么話也别說，一丁点小事就可能攪乱她的神經。

“啊！下一个是凱莱奇蒂伯爵夫人。她是位好極了的妇人，有男子漢一般的又高又壯的身材和一对粗黑的眉毛。她說話的声音，从不比通常用來指揮一团士兵所必需的声音低；那粗声粗气的嗓門，足够使一位神經質的男士魂飛九霄。特别是她有个毛病：爱不断地用‘怎么——为什么，何以这样？’打断跟她談天的人的話。她一笑，整間屋子都会跟着顫抖。她控制着每个有她在場的集会，如果她跟誰生气，那人最好生來就是瞎子。咱們所有的小伙子，見到她都打冷战，因为她能跟任何教授一样使他們害怕。除此之外，她講得一口好拉丁文，精通法典，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來对付最狡猾的辯护士，她酒量如牛，而且極爱抽烟。她并不親自赶車，这倒是实話；可是如果馬夫赶得不好，她很可能从他手上夺过鞭子來，用柄揍他一頓。除此之外，她是世界上心腸最好的人，人們很容易便能跟她交上朋友。只要吻一下她的手，叫她一声‘我的姐姐’，你就一点也用不着怕她了；因为她馬上就会爱上了你，作你的好伴侶。有她在場时，誰胆敢背着你毁謗你，誰就該倒霉，她馬上会教他們抱头鼠竄。

“現在輪到奇帕吉斯迪夫人了，她是位沉默、安靜的女人，并且从來不可能被人惹惱。她的丈夫从經驗知道：沒有一件事能使她伤心；但另一方面，任什么也不能招她快乐。她那張面孔和整个身体，都好象只表示出一个願望，一个希望——尽可能愈早入土愈好。”

“可憐的夫人！”

“但她也被一件事折磨着，那就是她所見到的每張标致的臉，都使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很苦惱；因为她的丈夫总是当着她面，向她們每个人献殷勤。她过去一度曾被公認是位絕代美人；但最近几年，操心和憂愁使她变得十分憔悴了。”

“可憐的夫人！”范妮嘆息着說。

"現在讓我給你介紹一下乔治·馬尔納夫人。对她要小心。她会沒完沒了地奉承你，目的是希望你会漏出一些秘密或不小心的話。她純粹是个女性的梅靡斯特①。她是她所有認識的人底敌人；但每逢她見到你时，她都会拥抱你、吻你，直到你以为她很爱你。跟她吵架是沒有用处的。第二天她又会拥抱你、吻你、誹謗你，好象什么事也沒發生过似的。最好是别招惹她。用一种不即不离的冷淡态度对待她。她为了报复你，沒准兒会在你背后說你鄉下气和沒有教养；不过这已是你能从她得到的最善意的事了。"

范妮感激地握着辛提梅夫人的手。如果沒她，她將会出多少岔錯呵！

"这些人里还有誰值得提起嗎？"她問。

"有的，瑪丽昂女士。"

"眞的！"

"她就象你剛才見到她那样，永远是那个样子。这幷非裝模作样，而是她的天性。"

"那么，她是怎样一个人呢？"

"她嗎，她是——和别的那些人一样——一个靠不住的、專爱說别人坏話的人。对誰，她全都有坏話可說，她最爱挑出别人家最隱秘的缺点；可是你用不着怕她，因为她誠心誠意地爱着你，决不会在你背后出賣你，輕視你或者毁謗你。你沒看出來嗎？"

范妮半笑半哭，把头藏在她朋友的怀里，緊摟着她；她們彼此吻着，幷且对自己感到好笑：怎么也这样輕易地議論起别人的長短來呢！

第十二章 進宅酒会

一輛挨一輛的馬車，駛進了卡帕提府堡的院子。这一天，在这

座拥挤不堪的府邸大門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四輪大轎車。

男女來宾接踵而至，好象沒有个完似的；卡帕提夫人赢得了而且抓住了每顆心灵。当然，对她大为有利的是：她預先就了解了他們，知道了他們的好歹、以及長处和弱点；在此得补充一句：也因为她把功課学得特别好，好好地利用了它，才獲得这样的成功。她以对最可敬的爱國志士所表示的真摯敬意，來接待奇帕吉斯迪伯爵，告訴他：她老早就仰慕他是位偉大的演說家和思想高超的人物。而伯爵心里則在詛咒遇到了一位把他当作英雄的人。对葛雷高瑞·爱尔迪伯爵，她老远就含着笑向他打招呼；他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假髮，向她还禮，引起在座的客人哄堂大笑。这位年輕丑角，为了使头髮長得更粗些，把腦袋剃得溜光，光禿禿的头頂大大驚吓了在場的神經衰弱的人。年輕的主妇在州長薩罗斯迪伯爵和夫人面前謙恭文靜地請了安，使得这位爱國的貴族老爺非常滿意。他承認：中產階級的姑娘，如果在上等家庭里教养大，也是挺不錯的。范妮也完全贏得了他妻子的好感，她吩咐自己的听差小心侍候这位貴妇，使她的一切要求得到滿足；因为尽管薩罗斯迪伯爵夫人自己帶來了兩名侍女，可她还嫌不够。凱萊奇蒂伯爵夫人一到，范妮就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在夫人还沒來得及拒絕之前，就吻了她的手；这位亞馬孙式的妇人，首先用她兩只壯健的手臂抓住了她，把她支在一臂距离之前，一面皺起她那濃黑的眉毛，好象是为了要更仔細地瞅瞅范妮似的，然后把她拉近自己，一个劲兒拍她的后背，用那种低沉得象大提琴似的声音說："我倆誰都喜欢誰，我的小妹；咱倆誰都喜欢誰，对嗎?"是的！一点疑問都沒有，范妮成功了。她的美丽赢得了男客們的爱慕，她那端庄的举止獲得了女客們的好評。

---

① 哥德所作浮士德中的魔鬼。

过了一会兒，餐宴的鈴响了，所有的人，帶着更高的兴致，在嘈雜的談笑中入了席。我很謹愼地删削了对这种場面的形容——唯一的原因是由于象宴会这类事，只有 in natura ① 才有意思，而在書本中則是最乏味不过的了。那里有一切与富豪的声望和当天的盛局相称的豪華、綺丽、壯观和奢侈的排場；那里有可供人享用的各种吃食，从匈牙利的家鄉風味到法國式的烹調作出來的珍肴美饌，以及凡能想象得到的各色美酒。筵席一直延續到午夜。將要宴罢时，这群客人們开始鼓噪起來。那位偉大的愛國志士，象往常那样，講起他那猥褻、曖昧的軼事，一点也不注意是否有女客在場。他常常說"castis sunt omnia casta"（对純潔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純潔的），誰要是臉紅，沒有疑問，他准有紅臉的原因，而且自己一定早已經淌了混水。女士們假裝沒有听到他的話，开始跟旁边的人談話，毫不理睬那些年輕花花公子的狂笑，这些人認为对这位愛國志士的俏皮話报以采声是一种光荣。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在欢乐。

誰能比富豪还快乐呢？

他回想起：不滿一年前，他曾經坐在現在所坐的地方，眼中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而此刻他看到自己的身边坐着一位年輕美貌的嬌妻，圍繞着他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笑容滿面的客人。

这当兒，隔壁屋子里响起了比哈里提琴手們所奏的忽悲忽喜的調子；一兩个年輕的小丑，推开椅子，走去和吉卜賽人跳起舞來。留下的那些最愛嚼舌的愛國志士們，开始向在場的每位客人輪流敬酒，特别是向男女主人敬酒干杯；接着又为祝各式各样抽象事物的成功而干杯，如各种协会啦，各州啦，各学校和当代的其他种种社团等等。奇帕吉斯迪伯爵作了一篇冗長的演說，他把最近十二

① 拉丁文：实际在場。

个月里他在公开集会上演講时獲得采声的句子，都很巧妙地穿插進去。在座有些人，至少已經听过四遍这篇演說了，但这并沒妨碍任何人向他大声欢呼：我們当然知道，好句子是不能重复太多次的。約翰老爺本身也是位談鋒犀利、酒量無敌的健將。如果在这方面，我不必把那位高貴的女士、亞馬孙式的凱莱奇蒂女伯爵提出來的話，那么我应当說：論到講俏皮話和干杯，約翰老爺实無愧为当晚的英雄。

無論如何，有件事是值得誇贊他一番的：在这些交談和干杯中，头一位想到举杯向兩位不在場的紳士斯蒂芬伯爵和盧道夫伯爵致敬的人正是他；他那样尊敬地贊揚这兩位紳士無比的优点，引起了一陣空前的狂热，連女士們也举起滿杯酒，跟他叮当碰杯。

正当人人的臉高兴得眉飛色舞时，一个听差走了進來，交給辛提梅夫人一封信，这是一名快步信差从辛提梅府堡捎來的。

佛蘿拉的心忐忑跳着，認出了信封上是她丈夫的筆迹；她向大家請求暫时告退一下，私下去看看信。这是散席和松动一下的暗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飯桌，散到隔壁的屋子里去了，佛蘿拉和范妮偸偸跑到她們的臥室里，安安靜靜地讀那封宝貴的信；因为范妮当然也想知道信里說些什么。

辛提梅夫人用一只高兴得發顫的手打开了信，先把信緊压在心口上一会兒，然后再看，上面寫的是：

明天我即將抵达卡帕提法尔瓦府堡。我們將在那里会面。

盧道夫。一千。

这"一千"表示一千个吻。

这位被热爱的妻子，是多么高兴啊！她一次又一次地吻着丈夫簽名的地方，好象是至少預先搶吻一百个所允諾的吻；接着她把它藏在自己的衣服胸口那里，仿佛是为了儲存那剩下的九百个吻等到以后再吻；待了一会兒，她又把它掏出來，重讀一遍，好象不能

十分記淸信中的全部內容，而必須重讀一遍才能完全明白似的；然后，她又不断地吻它，直到她自己也記不淸一共吻了多少次。

范妮充分分享了她朋友的快乐，快乐是能傳染的。明天盧道夫就到了，对佛蘿拉來說，那該多么幸福呀！范妮將会感到一顆充滿爱情的心灵所能幻想的、最大的快乐，而且一点也不妒忌——絕不！她將共享別人的快乐，共享她最要好的朋友的快乐，她的朋友好象完全独占了那位人人称道、頌揚的男人似的。明天他就來到这里了；为了讓他太太一直高兴到他來到，他預先通知了抵达的日期。他不象一个爱吃飛醋的人那样偸偸地、不声不响地前來，而是象一个确信自己受到深爱、痴爱的人那样，預先讓她知道他的到來。啊，只看到这样的幸福，就將多么快乐喲！

兩位夫人，喜气洋洋地回到客人当中來，那群人一直欢乐到深更半夜，才各回各的客房休息。約翰老爺吩咐乐隊奏优雅的乐曲，助客入夢。吉卜賽乐隊便挨窗奏起催眠曲。最后乐声完全消失了，每个人都睡熟了，作着美夢。獵手夢見狐狸（因为明天將有一場出獵），演說家夢見会場，馬尔納先生夢見舞会，辛提梅夫人夢見自己的丈夫，范妮夢見她时常想念的那張英俊、含笑的臉；那双富于感情的藍眼睛那么温柔地凝視着她，用那么甜蜜的声音跟她說話。作夢夢見任何事，当然是絕对允許的。

*　　　*　　　*

好啦，等明天吧！

第十三章　狩　　獵

第二天一淸早，打獵的号声喚醒了所有的客人。那些在臨睡时想夢見打獵而当眞夢到的人，一听到这可喜的声音，立刻一躍而起。別位眞想再睡上半点鐘，讓他們沉重的眼皮再眯一会兒的人

也被这一陣突然响徹整个卡帕提府堡的、不断擴大的喧嚣，打破了計划；因为笨重的靴子走來走去的响声、大廳和走廊里熟人的說話声、院子里的狗吠声、鞭子的唰唰声、馬嘶声、足以吵醒“七眠子”①的美夢而有余。但是，期望打獵家鎮定或者謹愼，又有什么用呢？即使那些客廳里最文靜的紈袴公子，一旦穿上長靴，戴好便帽，准备到野外打獵时，就完全換了另一个样兒，而認为用一种簡直不象自己平素的嗓音怪喊怪叫，尽可能地吵嚷，是完全正当的。

天剛曚曚亮，全副獵裝的客人們，都在大廳里露面了，來瞧一瞧天气如何。比較爱别出心裁的紈袴子弟，都穿着大肥袖的外套和帶寬扁鈕扣的坎肩，戴着插有鶴翎的小絨帽；那些文人雅士，則喜欢穿着斗篷式的緊身短外衣，戴着螺形帽；只有丑角葛雷高瑞伯爵，身穿一件下襬裁成圓角的紅外衣，完全是à l'Anglaise②打扮，并且可憐相地請求大家向獵狗交代清楚：他并不是一只狐狸。

大多数的女士們也都穿上了獵裝，緊身胸衣完美地展露出她們那亞馬孙式的身材；同时她們还得提起長裙，免得她們周圍那些穿着帶馬刺靴子的英雄們，無情地在上面踐踏。在这群美人当中，誰又能比范妮和佛蘿拉还漂亮呢！

这当兒鈴响了，請客人們進早餐。香腸跟菜作的肉湯，à la fourchette③的食品，和相当厉害的烈酒，在飯廳里等待着他們。这时沒有一点裝模作样和矯揉造作：打獵家全都是一个样兒的。最可爱、最美丽的女郎們，在她們仰慕者的要求下，也都沒有拒絕用她們那樱桃小口呷上几滴三十年的李子陈釀；現在样样都許干了，何况她們今天原來就需要有点丈夫气慨呢。甚至年紀大的女人，

① 七眠子：傳說紀元二四九——二五一年 Epheseus 的青年基督徒因避罗馬皇帝 Decius 的迫害而隱于山穴中高臥一百九十六年的七个人。

② 法語：英國式。

③ 法語：帶肉的。

也都打算乘轎車随着这些獵人一起去。

这是夏天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浩浩蕩蕩的馬隊从卡帕提府堡庭院出發了。女士們騎馬領先，那么多位窈窕矯健的巾幗鬚眉，騎着高視闊步的駿馬，夾在一群喧嚷的小伙子当中，这些小伙子在自己所选擇的女伴身旁讓馬兒馳躍騰踔；隊伍里最爱开玩笑的一群人，騎着身披華丽的馬衣的鄉下小馬，跟在后头；頂后面的是坐在轎車里上了年紀的紳士和妇女。約翰老爺自己是騎在馬上的，这是向所有的人表示：他可以跟在場任何最高明的騎士騎得一样好。他每逢看到自己的妻子时，就好象年輕了二十歲，一想到她是这样一位絕色的美人，而自己是她的丈夫，就不禁眉飛色舞。

規定好三件奬品賞給最好的獵犬：第一件是个有題銘的金杯，第二件是个銀質的獵号，第三件是張美丽的熊皮；毫無疑問，得勝的獵犬本身一定对末一样較感兴趣。参加競賽的狗兒多一半都是一对一对系在一起，由男听差率領着；但得寵的獵犬，却都是用馬車載到廣場去的，生怕給馬兒踢到。当然，这群人里沒有一个人帶槍；獵狐一般是不需要用槍的。

当这隊兴高采烈的人，快走近意大利白楊樹的林蔭道尽头时，他們看到一位單身的騎士迎面馳來。

即便隔得很远，大家也都从那人騎馬的姿态認出了他，消息就象野火般傳了开來；啊，他終于來了！

是誰，到底是誰終于來了？嗯，不是外人，正是最豪迈的騎士，最胆大的献殷勤的人——降灵節之王麥克·吉士，他不过是來看看，出出風头罢了！

一会兒，他便走近了这隊人馬，向女士們道歉說，請她們原諒他很久沒露面，从他所透露出來的暗示，給人一种印象：有件重要的事，也許是場决斗，留住了他；接着他又去向紳士們道歉，讓他們相信：因为有件恋爱事，譬如說一个幽会，使他耽誤了。然后，他和

左右的人一一握手，順便还朝每头獵犬喊一兩声名字，他彬彬有礼地請擋住他的人讓开，因为他要立刻向卡帕提夫人致敬，他毫不害羞地称她为女神、馬背上的安琪兒和别的許多好听的名字。

不幸范妮誤会了他的意思，認为他所說的全是些絕妙的玩笑話，便以过分的笑声回敬了他。

"約翰老爺！約翰老爺！"瑪丽昂用一种尖脆的嗓音冲着卡帕提喊道，他正在她的轎車旁边騎馬走着，"我要是你，我决不会跟一个以情場無敌聞名的人作好朋友。"

"我不忌妒，女士；忌妒这个小齒輪是我这架机器上所缺少的。我想：在制造我的过程时，把它給遺漏了——哈，哈，哈！"

"那么要是我是你的話，我絕不参加獵狐了，免得我的狗兒們会把我当作阿克蒂昂①。"

"給小姐一个机緣，來使您能象狄安娜那样对待我嗎？"

瑪丽昂女士撅起了嘴，扭过头去；这人蠢得根本不可能領会别人逗惱他的任何企圖。

这时，大隊人馬又高高兴兴地向前進發了。

獵場选择在村子的外面，它的前面筑起了一座行营。这里是發奬的地方。沒騎馬的紳士和女士們，在这里下了車，登上了一座盖在行营当中、狀似一座高塔的陽台，从这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平原。这兒那兒只有一些星罗棋布的樹叢；其他四处展开了一片滿布帚草、雜草和青苔的曠野——不折不扣是狐狸出沒的区域。所以从行营的塔上，可以看到整个競賽最精彩的景象；那里还准备了望远鏡，給要用的人使用。

一大隊狐猩②跟随着獵人們。这眞是个美妙的景象：看到一

---

① 阿克蒂昂(Actæon)：一个被自己的獵犬分尸而死的獵人(罗馬女神狄安娜方浴，獵人吓之，但自己却化而为鹿，并被其獵犬分尸而死)。

② 狐猩：一种獵狐用的獵狗。

群群狐猩怎样听到一声熟悉的口哨，就各自分开；那些獵狗怎样圍挤在它們自己的主人們的周圍，因为这时爱犬已經打車上放了下來，别的狗兒也都放开了；它們怎样汪汪吠叫，向空中跳躍，扑舔它們主人举起的手。

眞奇怪，人类的感情是怎样地感染了这些畜牲喲！

鳩克老爺从中选了兩条雪白的狐猩，捏起兩只手指对它們打个唿哨，把它們領到他太太面前。

"这是所有狗群里最好、最勇敢的狐猩。"

"我認識它們：一个叫奇奇凱，另一只叫拉吉考。"

这兩条狗，听到喚它們的名字，高兴地跳着，尽力躍起舔它們坐在馬背上的女主人的手。

約翰老爺發覺他的太太知道他的狗兒的名字，心里很高兴，他也同样高兴看到这兩条狗認識它們的女主人——啊！不管是人还是畜牲，都对她表示尊敬。

"可是，瑪蒂在哪兒呢？"范妮問，一面东張西望地找它。

"我准备帶它参加競賽。"

"什么，先生，你也要参加这場競賽嗎？請别这样作吧！"

"为什么不呢？你不認为我是个够格的騎士嗎？"

"我完全相信你是；可是求你为了我，不要來証实这点吧！"

"为了你，我立刻下馬。"

佛蘿拉对她旁边騎着馬的葛雷高瑞伯爵悄悄說，"我眞想知道：在場有几位丈夫能为了他們的妻子而放弃打獵？"

說眞的，約翰老爺只为了使他妻子滿意，便放弃了他数月以前就迫切期望得到的、酷爱的娛乐，他的深情眞是有些出奇了。范妮深受感动，朝他伸出兩只手。

"我希望，你沒有跟我生气吧，"她說，"我是为你担心。"

約翰老爺把那双伸出的手拉到唇边吻着，然后握在他手中一

会兒，問道：

“难道我就不应該为你担心嗎？”

范妮不知不覺地望了她朋友一眼，好象是問她是否自己也应当留下來。

約翰老爺猜出这一瞥的意思。

“不，不；我不要把你留在这兒。你去玩吧！可是自己要当心点。那边的小伙子們呀，請你們象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好好地保护我的太太。”

“哦，我們一定会保护她的！”麥克·吉士一面捻着他的唇髭，一面答道。

“我也会保护她的！”辛提梅夫人喊道，特别把“我”字說得重些，因为她注意到：卡帕提溫厚的請求有点使他的妻子感到难堪。

这当兒，号角又响起來了，鞭子又在空中呼嘯，狗跟馬都开始騰躍，顯得不耐煩了。全隊人馬分成三部分，組成一个和軍隊一样的中隊，馳進長滿野草的平原，讓狗走在前面。女士們揮着手絹，紳士們揮着帽子，向留在塔上的朋友們道别，他們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然后这群騎士向四面八方散开，慢慢消失在密叢叢的矮林里。这时只看到大半騎士的头露在矮林上方，但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兩位夫人的飄蕩的面紗，每个人都很高兴地盯着瞧她們。現在她們走近了一道深溝。辛提梅夫人勇敢地騎着馬冲它跑去，轉瞬間就跳了过去；过了一会兒，卡帕提夫人也躍过了小溝，她那苗条的身軀在跳过溝时搖蕩擺舞；她的同伴、葛雷高瑞伯爵、降灵節之王和别的騎士，也都跟着她跳过去。高台上的人們拍手喝采。

只有卡帕提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走下高台，來到馬夫群里，找到了老保罗，挂慮地对他說：

“我按捺不住自己的耽憂，眞怕我太太会發生什么意外事兒。她那匹馬是不是很胆小啊？”

“那一匹是世界上最穩健的駒子了；也許您願意我跟着她去吧？”

“嗯，我正在想应当这样作。你恰好猜中。騎上我的馬。讓他們小心点，别錯入沼地；提醒他們，在那兒很容易会遭殃的。”

巴尔考立刻上了約翰老爺的馬；卡帕提回到高台上去，看他是否可以赶上他們。

狩獵風暴般地進行着。獵犬开始在追逐一只狐狸，可是它們还离它很远；田野那么七零八落，使这狡猾的野獸好象很容易擺脫掉它們。它不断地跳進草叢里，獵犬赶过去后，它又突然从旁边一下跑掉。但是它这些詭計都白費了；它又碰到了一个新的敌手，想藏想騙都不行了：沒有一处能供它躲藏；它周圍的鞭子的急促的噼啪声告訴它：一場滅門大禍正在來到。因此它决定逃跑，到达了最近的一座山上，逗留了一会兒，向四周張張，看敌人从哪个方向來，然后再拚命向葦叢跑去。

“看啊，狐狸，狐狸！”追它的人們，看到它在小山上，便喊道；可是一霎眼它又从那里失踪了。

但他們已經看得很清楚，它是只漂亮的野獸，顯然是只老奸巨滑的狐狸，能教最好的狗兒也費上点劲兒。

追它！

整群人，学着獵犬的样兒，奔馳过去，兩位夫人滿面紅光，露出热爱打獵的兴致；那时刻，范妮腦子里浮現出她很久以前的幻想：要是他——她那位叫不出名字的意中人，此刻在她身旁騎着快馬，可以看到她在激烈地追赶野獸，直到自己在他面前跌了下來，死在那里，誰也不曉得为了什么，那該多么好哇！可是佛蘿拉在想：“也許盧道夫現在会迎面而來，并且看到我。”——于是她又感到：她是多么的爱他啊！

这时候，狐狸突然又露面了。在獵人面前，展开了一片約有一

千多畝新收割过的田地，上面鋪滿一排排的干草堆；狩獵最精彩的一部分在这里开始了。这只狐狸是出自良种，跟只小狠一般大，不过身子却長得多，后面拖着一条帶有挑撥性的、毛毿毿的大尾巴。它从从容容地在前面小跑着，并非它不能再跑快些了，而是要养精蓄銳；它一个劲兒地來回躲閃，一会兒前，一会兒后，竭力想把它的敌人搞得疲劳，而且不断地回头从眼角瞅着追它的人和狗，总保持着在他們前面一百步；它一看到自己和他們之間的距离縮短了，便加速它的步子。

約翰老爺最好的獵犬——奇奇凱，兩头白犬，拉斯考，瑪蒂，大奥达斯，米歇尔·吉士的費奇凱，和葛雷高瑞的阿米达，更甭提他們后边那群狗隊，都緊跟在狐狸后面，追逐着它。

狐狸开始一点点慢了下來。它仿佛在依恋自己方才躍过的叢林，不停地从一个干草堆飛奔到另一堆去，仿佛想在干草堆旁边找到个躲藏的地方，接着狂嗥几声，又緩步跑下去。当它回头覌望时，人甚至从远处都可以看到它在齜着牙。

它的确处在不利的情况下，被困閉在那塊平地上了。那里旣沒有小溪，又沒有可躲藏的地方，使它能擺脫掉它的追逐者。貝勒泰吳河的一条支流倒是在旁边，捕蜊蛄和夏天游泳的人都熟知这条又寬又深的河流；要是这条河現在橫貫在它和那群獵犬的中間，那对它該多么有利啊，因为獵犬非遇必要是决不下水的，可是看情形，它們好象会把它包圍住，在它还沒到达那条河之前，就把它的皮給剝了。

此刻很容易看出：它在那些干草堆当中跑進跑出时，步子在縮小；很快它就会被包圍住了。

"抓住它，奇奇凱！抓住它，拉斯考！抓住它，阿米达！"这些喊声从四面八方傳來。

獵犬尽全力在它身后追。

兩条白狗离它最近；它們象陣風似地扑向它去，長瘦的脖子朝前伸着，好象是讓狐狸明白：几分鐘之后，它們就会抓到它了。

狐狸驟然站住。它齜着牙，尾巴在身下扫着，轉过头來冲着獵犬，它們沒提防这一手，在它前面停了下來，凶狠地嗥叫，搖擺着它們朝上撅的尾巴；那只被追逐的野獸，趁这暫时的緩息，斜刺里从兩条白狗当中躥了出去，想向緊右面找个避难的地方。

它們又都追起它來。

現在葛雷高瑞伯爵的阿米达离它最近。

"好哇，阿米达！勝利屬于你了！"

狐狸又一躍，驀地蹲下，阿米达从它身上跳过，直到跑过二十步以后，才發覚狐狸留在它身后了。

这时，他們全都突然轉向右方。

"抓住它，費奇凱！"麥克·吉士喊道。

費奇凱眞的抓住了狐狸；可是狐狸也反过來抓住費奇凱，那么凶狠地咬它的耳朵，使它不得不立刻把狐狸放掉：可憐的費奇凱全部所得到的原來就是这个。

現在，狐狸拚着命直奔貝勒泰吳河。这只老奸巨滑的东西，挫敗了它的所有追逐者，到达了它那潜伏的地方。獵犬全都落在它身后很远很远。

但是这当兒，狠灰色的、孤独的老瑪蒂跑在前面了，要顯顯它的本領。它直到現在还沒尽量發揮自己的威力呢，而是先讓別的狗兒們露兩手。它知道得很清楚：單独一条狗决不可能抓到狐狸——不，甚至兩三条都未必是它的对手。这是一条老狐狸，它們彼此認得，而且时常在这兒那兒碰到过。那么，現在就讓它來顯示給敌人看看：它是什么材料構成的。

狐狸又耍起它那老一套的詭計，扑到旁边，低头蹲下，齜出牙齒：但都白費——它現在要对付一个老練的对手啦。只要約翰老

爺現在能看到这些就好了！問問一个热爱獵狐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場面，他願意出多少錢？

这当兒，狐狸又在中途驀地停住，蹲了下來；可是瑪蒂幷沒象浮躁的阿米达那样从它身上跳过，而当狐狸轉头向它龇出牙齒时，它突然向狐狸閃电般猛扑过去，那时間你只能看到狐狸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实际上，瑪蒂咬住了狐狸的脖子，向上一抛，还沒等它着地，又咬住它背上的皮，好生搖晃了一陣，然后才放松它。如果狐狸願意的話，就讓它再跑一下吧！

“好哇，瑪蒂！好哇！”所有在場的人都嚷道。

这陣喝采声，鼓舞了瑪蒂再表演一些自己拿手的新花样給它的观众看看。它用一系列熟練的动作，把狐狸嗆回給獵人們，以便他們可以更好地瞧一下这只狐狸头朝地、脚朝天地翻向空中。它用嘴叼住这只危險的野獸，但从來不叼过一分鐘，因为它曉得倘不这样，这野獸就会抓住它；狗对狐狸的抓咬，自有一种特别的看法，因为在所有的抓咬之中，这算是它們最不喜欢的一种了。于是，它只好尽可能地踩它咬它，而不太挨近它，直到把它搞得精疲力竭为止。狐狸再也無法自衛，只是三只脚跌跛着向前跑。所有的人都認为它这下子可眞完蛋了。这时它忽然向旁边疾跑一陣，看到大路上有群牛，就徑直朝它們奔去。

这里有一道不算矮的籬笆阻擋了獵人們，他們又不得不越过去，这又給兩位夫人一个炫耀自己的矯捷的机会，兩位都很成功地躍过了。这时她們看到大路口上有位騎士向她們奔來；一半由于高高的野草的遮擋，一半由于她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方面，所以原先沒有瞧見这个人。

“是他！”

这一刹那，佛蘿拉的脸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紅，范妮的脸色則变得跟死人一样蒼白。

“是他！”

她俩同时認出了他。是他，这一个的親爱的丈夫，那一个的心爱的意中人。

佛蘿拉向他冲过去，高兴地喊叫着。“盧道夫，盧道夫！”

范妮，沉默而絕望地撥轉馬头，朝回奔去。

“老天爺！”盧道夫喊道，他的臉由于爱妻的狂吻还發着燒，“那位夫人的馬受了驚吓，把她載跑了！”

“那是卡帕提夫人！”佛蘿拉發慌地叫道；她急忙抽馬，想要赶上她的朋友。

卡帕提夫人慌慌張張地騎馬馳过平原。所有的人都以为她的馬受了驚，把她載跑了。佛蘿拉、老巴尔考、麥克·吉士和葛雷高瑞伯爵徒劳無益地在她后面追着，但他們都离她很远。只有盧道夫逐漸在追上她。

这时，馬已跑上狹堤了，沿着堤奔馳；堤那面是六潯深的貝勒泰吳河。只消跌一交，什么都完了。可是这时盧道夫快要赶上她了，他是他們所有的人当中最好的騎手。一会兒，他当真追上她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这个女人。他一点也不知道从前曾遇到过她好多好多次，因为他从來沒有注意过她。那匹种馬，嘴里噴着泡沫，背上馱着一位双手緊抓着它的夫人，向前飛跑。她的臉色蒼白，胸部上下起伏。就在这时，这位年輕的紳士和她平排了；她那飄蕩着的髮卷，拂打着她的臉：她現在恨不得馬上死掉，輕生的念头从來也沒有这么强烈。这位年輕紳士，这位她美夢中的理想人兒，却正好是她最親爱、最高貴、最美丽的朋友的丈夫。

盧道夫被迫放弃勒住这匹癲馬的想法，而正当范妮在馬鞍上半暈过去向后仰倒时，他迅速地用自己健壯的胳臂一把摟住了她，把她拖到自己的馬上來。这位夫人在他的肩上暈了过去，那匹馬还在繼續向前狂奔。

第十四章 苦 惱

这次事件發生后，卡帕提夫人大病了一場；在很長一段时期中，甚至連生命都难保全了。卡帕提請來世界上最有名的医生來給她診治；他們診断后，給她开了藥方，却沒有一个能說出病源。世上沒有一个医生能为心病开方下藥，这眞是莫大的遺憾。

很長一段时間，她昏迷不醒，說了許許多多胡話，就好象病人發燒时腦子里充滿了种种幻象的那种情形一样。

一只柔軟光滑的手，时不时撫摩她那滾燙的額头。这是佛蘿拉的手，她日以繼夜地守在范妮病榻旁，放弃了睡眠，甚至也放弃了跟她丈夫会面，甚至瑪丽昂女士断定卡帕提夫人害了天花，她也不把这种吓人的話放在心上。

如果这位可憐的女人眞的只是生了这个病，那豈不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

造物主終于得勝了。一个年輕人比起老年人，对死神的反抗要激烈得多，而且很快便把它摔掉了。范妮逃脫了死亡。在她头腦刚一清醒，能看看四周时，她看到了兩个人坐在她的身旁；一个是佛蘿拉，另一个是——泰萊莎。

尽管世間沒有任何一樁事能促使泰萊莎來探望范妮，但是范妮病重的消息一傳出來，就把她招到她身边來了。她到达的那天，正巧是范妮的病势开始好轉的那天，她就替下佛蘿拉來看护范妮。

尽管如此，辛提梅夫人一定要等到确信自己的好友完全脫离了險境，才肯离开；所以她决定再待几天。

范妮活轉过來了；她不再說胡話，而很沉靜地躺在那里。医生們說她病好了。

現在，她可以冷靜地回想一下自己的經歷。她本來是誰，現在

变成誰了，將來又会怎样？

她是一个墮落、可耻的家庭的后裔，幸虧一个篤信上帝的人搶救了她，使她擺脫了这种后裔的命运，又庇护她，保衛她，使她免除了一切危險，替她准备好了一个寧靜的藏身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象只森林里的鳥兒住在自己隱僻的窠里那样过活。

她被迫离开了那隱身的地方，踏進上流社会——充滿了那么多使她害怕的事物的上流社会。

随后，她曾經尋求一个能够了解自己的女人心灵，和一張可以作她意中人的男子的臉。

这兩样，她都找到了——那位心胸高尚的朋友对她那样好、那样体貼，远远超过了她敢希望得到的程度；那位理想的青年嘛，談起他的心胸和思想，任她怎样对他百般地誇贊，也抵不上世人对他推崇备至的那些話。但是这个女人和这个青年是一对夫妇——而且是一对最美滿的夫妇！

現在，她应該处在什么地位上呢？

尽管她能栩栩如生地想象着人家的幸福，可是她只能眼看着这种幸福而啞口無言。范妮天天得見到自己朋友那張愉快的面孔，听她傾叙她內心里甜蜜的喜悅。她得听他的名字被另外一个人贊頌；她得望着这位自己不可以崇拜的青年的軒昂仪表——不，她甚至不敢提起他，唯恐自己的紅臉和顫抖的声調会泄露出任何人都永远不应該知道的事！

如果她从來不理解这种爱情，从來沒有允許自己的心灵飛出去追随那难以得到的願望，她現在該是多么幸福呀！只要她听从了那位誠实的老妇人的話，她現在就会安閑地坐在那草原中的小屋里，除了想到她的花兒外，任什么心事也沒有啦！

如今，一切，一切都完了。

她現在既不能往前走又不能向后退。只有活下去，一天又一

天地活下去；每逢她起床面臨新的一天时，她便嘆道，"唉，又是一天！"

她的丈夫，那位好心腸的老头，怎么样了？

老卡帕提直到現在才發覚自己是多么愛他的妻子喲！如果她死了，他也許不会活下去了。医生們有时准他看看自己的妻子；这种时刻，他就会站在病妇的床脚前，眼泪直往下流，吻她的手兒，象小孩那样低泣着。他的妻子終于脫离了險境。辛提梅夫人臨走时諄諄囑咐卡帕提：要小心照应范妮，不要讓她起床过早而受了風寒，要嚴格执行医生的吩咐，不要讓她看很長时間的書，如果天气好，讓她每一星期左右坐車子出去逛一次，出外时要穿好衣服，不要着凉，另外还有好多这类的关照。女人們了解这些事，比男人們强得多。

在她向他告别时，卡帕提为这位好心的鄰居作了無数次祝福，并答应尽可能快地去看望她。

"現在該輪到您們來看我們了，"她說。"再过一个月，我希望范妮可以踐約來我們家看我和我的丈夫。我想現在不去向她告辞了，省得打攪她；您待会兒告訴她說我走了，这样比較好些。"

他承担着这項任务，先从泰萊莎那里探听确实范妮此刻醒着，見她不碍事，便踮着脚尖走進她的屋子，來到床前，輕輕捋平她的头髮，握着她的手，問她好点沒有。

"好多了，"病人回答，竭力扮出笑臉。

这笑臉扮得并不很成功，但不管怎样，約翰老爺見到她这片心意，心里总感到舒服。

"辛提梅夫人問候你；她剛走。"

范妮沒有回答这句話，而把他的手拉到自己的額头上，好象希望这样就能把腦子里面所浮起的思想給攆出去似的。

卡帕提認为：他的手也許可以使这可憐的發燒的額头清凉一

些，于是他便温柔地撫摩着它。

随后，范妮兩手緊抓着他的手，把它拉到唇边。这刹那，卡帕提感到多么快乐喲！他把头轉向一边，唯恐她会看到他眼中所噙着的泪水。

范妮以为他要走开，便把他拉得更近自己一些。

“别走，”她說，“留在这兒，我們談会兒話。”

“你瞧，”她接着說，“我現在差不多完全好了，再过些日子就可以起床了。如果我請你答应我一件事，可别生我的气啊？”

“不要讓我只答应一件，而是一千件！”卡帕提大声說，心里很高兴他的妻子竟会向他提出要求。

“你是不是在佩斯准备好一座新的寓所？”范妮問。

“你想住在那里，对嗎？”卡帕提大声說，急忙推測他妻子的心意。“你馬上可以得到它，要是你不喜欢它，而想要个比它更漂亮的，我就在这个冬天再給你盖一所。”

“謝謝，我对佩斯那所已經很滿意了。我心里在想：我們將会在那里开始过一种什么样的新生活。”

“是啊；我們会有很多朋友，有最快乐、最豪華的宴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想正經事——慈善事業。噢！我們这些有錢人对受苦人，对公众和人类，該尽很多的义务。”

可憐的女人！她怎样想避开自己那顆火热的心灵，而投入那冷冰冰的崇高事業喲！

“随你喜欢。那么，你就來擦干落泪人的眼泪而得到安慰吧，你就在那些感激你的人們所給予你的無量的祝福中而感到快乐吧。”

“那你答应我这件事了？”

“我很高兴能作出任何使你滿意的事。”

“不，别太寬容我了。我預先告訴你，那只会使我更加苛求的。”

“說吧，說吧！願你的願望多得無窮無尽！相信我，只有在我

看到什么事都不能引你高兴时，在你悲伤时，在你任什么都不喜欢时，我才不快乐呢——那时，我的确非常非常不快乐！今年夏天，你想去个有海水浴場的地方嗎？你想去哪兒？吩咐我吧，你覺得去哪兒最高兴？”

范妮开始考慮。上哪兒呢？任何地方，只要够远就行！离开鄰居辛提梅夫妇，再也不回來！

“我認为麥哈迪亞是个好地方。总之，够远的。”她心里在想。

“我先給你預訂下夏天可以得到的、这个最好的避暑处：那地方的确不錯。”

“我还要請求你一件事。”

卡帕提喜欢得几乎克制不住自己了。

“这个願望比别的都更大更要緊。”

“那更好了。是什么呀？”

“我希望：我到哪里你都跟着我，永远和我在一起，永远不离开我。”

哦，人的心灵怎么容納得下这么大的喜悅！这傻里傻气的老头在他妻子床边跪了下來，用他的眼泪和親吻盖滿了她的手。

“我哪里配从你那里得到这样的幸福和好意喲！”他大声說。

夫人憂郁地笑了一笑，很長一段时間她握緊自己丈夫的手不放。卡帕提整整半天待在范妮床旁，講些温柔体貼的話，傾听他親爱的、嬌小的、生病的太太朴实的願望。她时不时允許他遞給她补藥，这时分，他的高兴是言語所無法形容的。

过了几天，范妮可以起床了，便依在她丈夫肩上，在屋子里走來走去。一天天过去，她逐漸恢复了健康，愈來愈象早先的她了。她整天跟自己丈夫在一起，帶着一本書或者刺綉到他屋里去；她彈鋼琴的时候，就請他到自己屋里來；或者兩人一起乘車出游；总之，她从沒离开过他。她不想見任何别的朋友，而且告訴听差說，如果

有任何老朋友來探望她，就說她不舒服；全部时間她都在屋里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强使自己讓他高兴，讓他充满快乐。

在这些日子里，她甚至和秦萊莎都很少見面；不久，她那可敬的親戚便向她告辞了。范妮和姑母分别时，旣沒流眼泪，也沒顯得难过，可是秦萊莎却看透了她的灵魂。她吻过那冷冰冰的嘴唇，坐上馬車回家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嘆道："唉，可憐的姑娘！可憐的姑娘！"

第十五章 坐　　探

現在我們又回到凱奇开雷的公館來了。如果我們把他給遺忘了，那就实在是犯了个大錯。象他这样一个人物，是叫人見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他現在住在佩斯，拥有几間雅致的房間和悠久的声望，繼續干他那聚集社会各种人士于一堂的老行当。

天还很早，这位高貴的人还沒完全穿好衣服。我說还沒完全穿好衣服这句話，只是按字面的意思來解釋。他正坐在屋子中間一張深紫色的大椅子上，裹着一件帶头巾的阿剌伯式紅外衣，叼着一根土耳其長烟袋，向四周噴着烟，凝視着正对着他的一面大鏡子里的自个兒身影。大椅子另一端，坐着一只跟他身量差不多大小的猩猩，姿态跟他一样美妙：裹着同样的外衣，叼着烟袋，照着鏡子。

四周散布着一堆堆洒过香水的情書、詩篇、乐譜和别的类似的可以付之一炬的东西。牆上挂着各式各样精选的照片，倘若照片里的本人彼此見面，一定会很害臊。桌上，一只碩大無比的銅瓶里盛着一堆最出名的男士和最摩登的女郎的名片。地毯都是由女性纖細的手編織成的，上面有狗兒、馬兒和獵人的圖案。牆上挂着帷幕，說明那兒裝有小暗門，窗戶上嚴密地挂着兩層窗帘。

一个小黑听差正在外面前廳里，煩悶地搔着耳朵。主人吩咐他，十二点鐘以前不許放任何男客進來；他由此得出个極大胆的結論：在那鐘点以前，不妨准女客入內。

尽管有这个禁令，当一陣搖鈴把他喚去应門时，約瑟夫还是讓一位男客進來了；凱奇开雷先生听到了那个黑孩子在用卡非尔①話跟來客交談，立刻大發雷霆。

“是誰，約瑟夫？”凱奇开雷先生喊道，声音那样尖，連坐在他身后沙發上的猩猩都吓得嘶叫起來。

來客为了回答他，一下子闖了進來。“我这些享有特权的朋友們眞沒禮貌！”凱奇开雷先生瞧到了出現在門口的闖入者，嘴里禁不住嘟噥起來；当來客看到他所穿的那套奇特的服裝而一楞时，凱奇开雷好象很滿意。过了一会兒，他認出來客是誰了，便竭力做出一副高兴样兒，向他伸出自己的又長又干的手，喊道：

“哦，阿貝里諾！原來是你啊？我們都以为你准备在印度久居下去了。來，坐到我身边來。你有沒有把你那些有趣的信里所提到的著名藥片帶來？”

“你帶着你的猩猩，一塊兒滾他媽的！”來客罵道。“你倆長得这样象，使我都分不出誰是房主了。”

“唔，这只大猴子屬于埃及宮廷里最时髦的一种。另外，我的猩猩还非常懂禮貌。約考，敬我的客人一袋烟，露兩手你的好教养。”

約考照着吩咐作了，送上烟斗。

“現在坐在我身边，舒服舒服吧，”凱奇开雷接着說，“約瑟夫，給我的客人裝上烟。我很抱歉不能敬你一个水烟袋。”

阿貝里諾脫掉披在肩上的大氅，面对着凱奇开雷先生坐了下

---

① 卡非尔(Kaffir)：南非洲的一种黑人。

來，朝着猩猩擲紙团玩。

“哪陣風又把你吹回到这个王國來了，我的英雄，我的勇士？”凱奇开雷先生問。“我敢担保又是什么艷遇，什么偉大的事業吧。我敢猜想：你一定又从印度神庙里拐走了个印度修女？”

“首先回答我，現在还有任何关于我过去那件事的議論嗎？”

凱奇开雷先生作了个生气的怪臉。

“我親爱的朋友，”他說，“你向我問的太多了。你好象以为人們十二个月里不談别的，光談你那場無聊的决斗。那件事早就象沒發生过似地被人遺忘了。你看！你殺死了菲尼摩。菲尼摩有个弟弟，由于他哥哥死了便繼承了遺產。前一陣子，人們还問他干嗎不控告你。他說：‘我才不那么瘋呢，去控告我的恩人！’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在我这里見到他。他比他哥哥可高明的多，他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

“这样說，我的运气不坏。現在我們談談别的吧。看样子佩斯現在好象是風雅人士的巢窟了，要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安居下來。你在这里干些什么？”

“我們在傳播文明。当然，比起巴黎的社交季節，这里的娛乐多少差一些，但是有些匈牙利富豪心血來潮，想从此就在佩斯久住下去；旁人由于他們的緣故，另外再有一些人由于这些旁人的緣故，就都在这小城里安营扎寨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和在倫敦那样多的娛乐，你可以找到和在任何地方一样多的幻想。”

“这些都挺不錯。不过你知道什么关于卡帕提家里的事嗎？”

凱奇开雷先生，象一只青蛙似的傲慢地噴着烟，用一种好象脖子被人掐住时所發出的声音哼道，“我的朋友，請問你把我当作什么？难道我是你的坐探，应当去打听每家的秘密，泄露給你嗎？你把我当作什么人？”

阿貝里諾帶着一种滿意的心情，把团在手里的余剩的名片朝

約考头上擲去。他徹底了解凱奇开雷先生的習慣和作風。凱奇开雷常常会非常生气地朝着發問人的臉，把每樁不体面的委托和詢問頂回去，但是他随后还是会照办，一五一十地彙报的。

“卡帕提家里干什么，跟我又有什么相干？不过，大家都說卡帕提夫人每天換个新情人。有一陣子是爱尔迪伯爵，又一陣子是麥克·吉士。也有人說：老約翰本人把他的老朋友請到卡帕提法尔瓦府堡去，如果他的太太在那些人当中找到一位值得一爱的人，他还蛮高兴呢。他好几百次讓她跟麥克·吉士去附近各村游逛；另外还有好多好多这一类的話。可是这些又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对待这些事情，就象对待我的猩猩所作的夢一样，絲毫也不关心。”

說完之后，凱奇开雷先生在他的小黑佣人帮助下，慢慢穿好了衣服。

“嘔，我親爱的朋友，”过了一会兒，他接着說，“那么，你从印度回來了，呃？我想你現在可以作为我們小圈子里的一名固定成員，光臨我的集会啦？”

“多謝你的邀請，但是我現在沒有足够的錢來参加了。格利發一文錢也不肯再借給我了，我目前不得不象非利士人那样学習節儉。”

“啊，这对你可太不幸了，因为那样子，你不会感到很有意思。你如果跟令叔言归于好，是比較聪明的一着。”

“我寧願作强盜也不願意作叫化子。”

“小心别又掉進一个陷阱。”

“你能想象出什么陷阱嗎？”

“令叔仍旧热恋着他的太太，要不然我就是大大地看錯了。”

“我倒是認为另外一个人可能在恋慕着她呢。”

“那可有点古怪了。”

“你干嗎这样想呢？”

“那个老头兒完全变了，看上去他年輕了二十歲；人都認不出他來了。他在过着正常的生活；毫無疑問，他的医生很能干。此外，这也是府上的傳統：尽管紳士們都老态龍鍾，女人仍然感到他們很可爱。那天我在索尔諾克碰到你这位親戚，我覺得她比我以往見到她的任何一次都高兴，滿意。”

“他媽的，見鬼！”阿貝里諾狂怒地喊道。“这女人为什么那样快乐和高兴呢？我敢發誓：她的丈夫是不会使她那么样的。这里面一定有鬼，有騙局。”

“这里面可能有鬼，我的朋友，”凱奇开雷回答，冷靜地用兩手抱住自己的一个膝盖，坐在搖椅里來回擺晃着。

“如果我能証明那女人在爱着某人；如果有人能用最清楚、最驚人的方法告訴大家：她和某人有曖昧关系——”

“但是你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員，这当然也会給你帶來耻辱。”

“他們在跟我作对。”

“这很可能。那老头兒为了使你得不到遺產，很可能故意忽視他妻子的貞操。”

“但这不行呀，不行呀！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有这样卑鄙的事。”

凱奇开雷放声大笑。

“我的朋友，如果我們的法律想对我們所有名門巨族的嫡系血統進行正大光明的審查，那么我們的譜系就会露出数不清的乱七八糟的事。”

“可是我告訴你，我絕不允許一个下賤的窮女人鑽進一个著名的家族，給她那老朽的丈夫生几个实际上是她和别人無耻奸通而生的臭娃娃，來剝夺他的遺產合法繼承人的权利。”

凱奇开雷听到这几句話，笑得更响了。

“原來你自从回來以后，就变成一个很有德行的人了。一年前，你自个兒也会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私生的臭娃娃呢。”

"别开玩笑，我的朋友。你瞧！我是个破產的人，一个被人陰毁了的人了。如果我所怕的事当眞發生了，我就会开槍把我的腦漿給崩出來。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出一些事件，可以在法律面前搞垮卡帕提夫人；如果發現不了，就得捏造。"

凱奇开雷先生作了一个怪臉。

"我親爱的朋友，我不明白你干嗎要跟我講这些事。难道我象一个能在这种事上出主意的人嗎？我告訴你，这是件很嚴重的事。我很抱歉，你得自己去干你想作的事。卡帕提夫妇今冬將要住在这里。随你的心意去干吧，收買他們的听差，教你的手下活躍起來，讓他們帶坏这个年輕的女人，勾引她；在她的周圍布下坐探，注意她的一举一动，把这事交給一个精明的律师去办；可是不要打擾我，我是个紳士，我不願意作一个坐探，一个养肥了的梅靡斯特，或者一个雇佣的 cicisbeo ① 。"

就这样，这位高貴的紳士連忙洗淸了自己参与这样一樁不名譽事件的嫌疑。但他还是指点了阿貝里諾怎样去進行。对方只要企圖从他嘴里套出意見，他一概加以拒絕；虽然如此，他还是尽可能地給以完善的回答。

阿貝里諾对他非常滿意。新計划开始在他腦中醞釀；他拿起帽子，感激地向他朋友辞別；于是他倆彼此心里有数地匆匆分手了。

第十六章　日去夜來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

卡帕提夫人曾經答应过她的朋友，在慶祝后者的丈夫晋升州

① cicisbeo：意語，有夫之妇的公开情人。

長时所举行的宴会上，帮她作女主人，就象辛提梅夫人在獵狐以前帮她一样。她整整两个星期絞尽脑汁試想找出一个能使她不履行諾言的借口；但她找不出。懊惱的是她身体已經完全康复了，使她在这方面也沒有借口。她最害怕的事情終于發生了。佛蘿拉并沒忘記范妮的諾言，离这隆重的日子还有一星期时，她寫信給她的朋友說，到那时她希望能仰賴她的帮助。因此范妮只得听天由命，但心中却被自己隱藏的爱情折磨着，整整一个星期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个想法：她將要去他——自己所爱慕的意中人的家，但是她又認为他即便住在另一星球上，也不会象現在这样离她那样远。

佛蘿拉兴高采烈地欢迎她的朋友，在用兩臂拥抱范妮时，她那誠恳、美丽的臉上清晰地現出一副滿意的表情。盧道夫的态度只是和藹、彬彬有礼，沒有旁的了。他很高兴在自己家里見到他的漂亮的鄰居，尽量周到地招待她，但对她一点也不發生兴趣。

的确，范妮發現自己所处的境况也并不象她所想象的那样危險。意中人，尤其是男性意中人，在他們自己家庭圈子里便往往会失去不少他們在别处所現出的光采。在家里，你听得到他們吹口哨和叫喊，咒罵他們的听差，还看到他們陷入日常的瑣事当中。你瞧到他們吃呀喝的，看上去十分厭煩。你見到他們衣冠不整，特别是在他們收拾自己的馬兒时，时常穿着滿染泥污的靴子。你开始了解意中人和普通人一样，也受到生活上瑣碎小節的糾纏，并不总是保持着你常常在画廊挂象中所見到的他們那种英姿。女人可就不同了。女人生來就是为了美化家庭环境的，女人不管是濃抹盛裝，还是家常打扮，都是迷人的，但男人在家里可一点兒也不迷人。

一句話，范妮覺得事情擺在自己眼前时，倒不象从远处看上去那样危險了。她用兩只肉眼看盧道夫时，也比往常在幻想里看到他时鎮定些了。

因此范妮在辛提梅府堡逗留的第一个星期內，并不感到太痛

苦；随后，盧道夫得去首都一趟，直到他就职前一天才能回來。

这段期間，兩位夫人耗尽心机在为即將到來的賀宴准备一切，不管誰忘了某件事，另一个必定会想到。范妮开始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愈來愈自然了；她一天比一天能够控制自己那脆弱的感情；的确，生活——現实的生活，使得那些在詩意的邏輯和幻想中被認为是荒謬的事，变得更可能、更可以理解了。

在就职那天，辛提梅夫人和卡帕提夫人坐車到州城，那里为前者的丈夫在州府里准备好了官邸。

辛提梅希望他那就职典礼的仪式举行得尽可能朴素和簡單。州城里最有名望的女士，都在陽台上观看这个游行隊伍，卡帕提夫人也在她們中間。在那許多喜气洋洋的面孔当中，你很难辨認出來誰是誰，因为他們那种东方式的庄重表情和華丽的东方式長袍，給了他們一种煥新的面貌。有些年輕騎士們用佩劍向女士們敬礼。

州長的轎車，由十二位英勇的騎士护衛着，終于來到了。他本人沒戴帽子，坐在敞篷轎車里，他那漂亮、高貴的面龐上，現出一种激动的表情。“爱尔言！爱尔言！①”的喊声宣告了他的莅臨。人人都听說他是最高貴的男人，人人都慶賀最模范的爱國志士、最优秀的公民獲得本州最崇高的地位。卡帕提夫人战栗地注視着他；对她來說，还是从沒看到他这样子來得好。

游行隊伍穿过廣場，走向州府大門；半小时后，盧道夫站在大会議廳里，用他那庄嚴、激动的語句控制了全場，直到所有听講的人都感到自己的心奔向了他。卡帕提夫人也在楼廳里听他講話。啊，如果她旣沒看到他也沒听到他，該多么好！現在她不僅爱他，而且还崇拜他了。

忽然她發現下面大廳里有人向她拚命用头和手做出种种姿

① 欢呼声。

势，使出全副力量惹她注意；不，他甚至跳到一張凳子上，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她。开头她沒認出那人是誰，但不大一会兒，一陣不愉快的回憶使她渾身發抖：她从前在哪兒見过他，于是她便帶着嫌惡的眼色，仔細地瞅了瞅他——那是凱奇开雷先生。

奇怪，什么事把这位可敬的人物引到这里來了，因为他在沒有充分的理由时，决不会給自己添麻煩的。

范妮看到这人，腦子里浮起極不愉快的回憶，神經也受到刺激。她每次望到他时，都發現那人的眼睛在盯着她，惹得她十分着惱。

这个正式的典禮，經常是以一个豪華的宴会來結束；在这种时候，大会議廳就象变戲法似的一下子变成了舞廳，客人們又全都回到里面來参加舞会。

全州最高貴、最漂亮的人士共聚一堂，都是些最出名的男士和最标致的女人。

盧道夫和某某公主領头翩翩起舞，她被公認为在場女士中最顯赫的人。接着盧道夫按照身份大小，順序請別的女士跳舞。当范妮看到盧道夫向她走过來时，她是怎样的顫抖，她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喲！辛提梅夫人剛被一位年輕騎士請去跳華尔茲，范妮正一个人坐着。

盧道夫彬彬有禮地走近她，深深一鞠躬，請她跳舞。噢！他是多么漂亮呵！范妮在那一刹那簡直不敢看他。盧道夫把身子微微傾向她，把胳臂伸給她。

可憐的夫人，她几乎說不出來这几个字：“我不能跳舞，閣下，我大病方愈。”

他只能相信她所說的話，因为在那一刻，她的臉色十分蒼白，好象她就要下到坟墓里去似的。

盧道夫說了几句客套話表示遺憾，然后便告退了。

过了許久，范妮还不敢抬起眼睛，就象是她覺得他仍然站在自己面前一样。最后，她終于抬起头來，但却遇到了凱奇开雷的眼光。

“这簡直是卡尔麥尔山①的聖母瑪丽亞啊！”那可敬的騎士說，鞠了一个 chapeau-bas②的躬，大胆地更走近了些。

范妮連忙振作起精神。她有个預感：必須隱藏起自己的心事，不讓这人探查到；因此她以一个冷冰冰的微笑答复了他的招呼，作出一副好象并不怕他的样子。

“对大家來說，夫人不跳舞眞是个多么大的損失，但是对我这个不跳舞的人來說，却又是个多么大的好处啊！”这位英雄用一种恬不知耻的親热口吻說。然后他便好象是她的一位密友似的在她身旁坐了下來，把上衣打开，兩只手抱着一条腿。“如果我們在一起談会兒話，夫人会不会厭煩？”

“我洗耳恭听。”

“最近几天，一个可喜的消息傳遍了整个首都，所有听到的人都很高兴。”

“什么消息呢？”

“听說夫人准备在首都过冬。”

“現在还沒确定呢。”

“您簡直使我失望。当然，我的朋友卡帕提一定不是个不体貼的丈夫吧？他应当立刻执行他夫人的願望！”

“我从來沒有跟任何人講过我要住在佩斯。”

凱奇开雷心里在想，“这位夫人倒喜欢保守秘密呢。我知道他們正在整修自己在佩斯的府堡，以便住下來。我們一会兒就会摸到底。”

---

① 在巴勒斯坦境內。

② 法語：九十度。

“然而今年冬季佩斯的沙龍会很吸引人呢，我們將凑成几个很文雅的小組。辛提梅夫妇也准备來，我們在那里还可以看到葛尔格萊伯爵跟他的母親、小伙子尤金·达尔威、漂亮的雷索·錢泰，以及和藹的丑角太子麥克·吉士。”

范妮若無其事地玩弄着她的扇子；这些人里沒有一个使她感到兴趣。

“我还知道，我們今天所祝賀的朋友盧道夫和他的漂亮夫人，也准备到那里去过冬呢。”

哈！这会起什么作用？她能在这时刻隱藏起自己那煎熬的痛苦嗎？不，她并沒有暴露自己；她只說了句“我想我們不会去佩斯”。

說完后，她就站了起來。这場舞正巧完，佛蘿拉急忙來找她的朋友，摟着她的腰，一起在大廳里轉了一圈。

凱奇开雷先生坐在沙發里擺來擺去，在下結論。

“在她說‘我們不会去佩斯’的时候，她干嗎那样深深嘆气呢？”

正在这时，盧道夫走了过來，凱奇开雷抓住这个机会，挽住他的胳臂，跟他一塊兒在这華丽的大廳里走來走去，好象他們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这里，我們必須記住：凱奇开雷先生在这最上層的社会里，是个了不起的要人，享有一种独特的荣譽地位。

这位可敬的騎士——我是指凱奇开雷先生——正把盧道夫拉到一盞挂灯下，那是为了使大家看到他倆在一起呢，还是为了他可以更清楚地看看盧道夫，那我可就不敢說了。那兩位美人，舞会的皇后，臂挽着臂在他們面前走着。她倆是多么漂亮啊！

“多么美丽的一对！”凱奇开雷激动地喊道。“那神話里的巴利斯①，如果需要在这兩位女神当中选一个，把爱利斯②的蘋果給

① 巴利斯：（希臘神話）特洛伊的王子，因夺取斯巴达王的妃子海倫而引起特洛伊战爭。

② 爱利斯：（希臘神話）不和的女神。

她，他該給誰呢？她倆臂挽着臂一起走着，姿态多么美呀！一个实实在在的 Belle alliance①！不，我表达得不好，我应当說是个 Affreuse alliance②！因为她們之間單独一人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她們干嗎要把她們的嫵媚合并呢？我的朋友，注意这个危險的联盟；卡帕提夫人是个挺漂亮的女人。”

“我的妻子更美丽，”盧道夫帶着適度的自滿說道。

“我尊重你这句話，盧道夫。你的确是个溫柔的丈夫！尊夫人实在是个天使。卡帕提夫人在她面前黯然失色。她的美丽不能使英才感兴趣，她太敏感。”

“不，不，我不能为了抬高我妻子而讓你糟蹋卡帕提夫人。正相反，我承認卡帕提夫人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在某些人眼里，她的确是个理想的美人。”

“对，实在；譬如說，可憐的阿貝里諾有一时期認为自从特洛伊的海倫或者尼儂·德·蘭克乐③之后，世界上再沒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了。他狂热地爱着她；事实上，为了她，还使自己破了產。他在她身上花了六万福洛林呢。”

“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盧道夫很生气地問。

凱奇开雷先生兴致勃勃地笑了笑。“Ma foi！④这是你的一句并非出自眞心的問話，眞好象你不知道在年輕女人身上花点錢是

① 法語：美女联盟。

② 法語：可怕的联盟。

③ 尼儂·德·蘭克乐(Ninon de Lenclos，1615—1705)：一个美丽的巴黎女子，終身不嫁，情人甚多。她的沙龍是当时名人聚集的場所，如莫里哀、芳得奈尔、服尔泰等等。英國詩人拜倫也曾在他的作品唐璜里提到她：

“有的人从不会变得

丑惡；譬如說，尼儂·德·蘭克乐。”

④ 法語：噯喲！

很平常的事似的。”

“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当阿貝里諾把六百福洛林塞在这可憐的姑娘手中时的情形，还有她把那錢朝他臉上擲回去的那种方式，在朋友們看來至少等于吃了三記耳光。这事我記得很清楚，因为后來引起了一場决斗，我还是阿貝里諾对方的副手呢。”

“啊，那是实話！但是你知道常会發生这样的事：一个人会把区区五六百福洛林朝施主鼻子上擲回去，但是后來在得到六万福洛林时，就不会那样作了。我說这話并不是有意要污辱卡帕提夫人的名譽，因为他們中間当然并沒發生这种事。不过，不管怎样，她的确收过那筆款子，还答应过她親愛的母親——可敬的麥耶太太：她会听阿貝里諾的話，或者听他那六万福洛林的話，反正都一样；但命运突然促使老鳩克为了故意刁难他的侄兒而去向她求婚；这姑娘很英明地在这兩人中間，选擇了出价較高的，嫁給了他。不过，我决無意說她的坏話。她是个有地位和無可厚非的夫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緣故，我們認为我們之中一个，沒有理由不可以在她身上打打主意。”

这当兒，有几位别的朋友走近盧道夫，把他叫走了；他离开了凱奇开雷。然而从那时起，你可以在他臉上看到一种反常的不安神色；每当他碰到自己的妻子时——她时时刻刻都在卡帕提夫人身旁——他心里就充溢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覺，他心里想，“那是个花六万福洛林就能贏到手的女人。”

随后，他又想到凱奇开雷在这个晚上会把这有趣的事講給十几个别人听；不出一小时，全場人就都会知道了，同时也都会看到他的妻子跟这个女人并肩一起走着，親密地呢喃耳語。他管得着卡帕提夫人什么？她可能眞象她所裝的那样美，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但是他想到：她可能給他的妻子、他所愛慕和崇拜的妻子一个坏影响，想到这里他就惴惴不安。他干嗎允許她跟这个女人交

朋友？佛蘿拉的心地那样善良，她会把这个女人抬高到跟自己相等的地位上；但是她从來沒有想到过这个女人过去有一段見不得人的歷史，跟她接触，自己的好名譽可能受到沾污。

他当然知道凱奇开雷一向喜欢毫不憐惘地誹謗別人，但他也曉得凱奇开雷对自己所說出的話是能够保証的。不管他議論誰，他的話事实上从來都沒有錯过。他并沒有十分露骨地散布誹謗别人的話，但他有种妙訣能刺探他所認識的人底深藏的、不可告人的事。

舞会一終了，盧道夫連忙去找他的妻子。听差們告訴他：她已經退入臥室。他敲門，听到了她的声音，便走了進去。

佛蘿拉仍然穿着盛装；她的侍女正在替她梳理头髮。

"我可以跟你說句話嗎？"盧道夫从門口伸進头來問道。

佛蘿拉微微一笑，打發掉侍女；盧道夫拥抱着妻子，在她容光煥發的脸上印了一个热情的爱人的吻。

"啊，住手！"佛蘿拉連忙大声說道，把身子从他环抱的胳臂里掙脫出來。"你难道沒有注意到我非常生你的气嗎？"

嗯，不管怎样，親爱的妻子先讓丈夫吻了一下，然后才想到自己在生气，这倒是很可爱的。

"我可以知道我怎样惹你生气了嗎？"

"你今天对我非常失礼。整晚你都不屑跟我談一句話。我至少有十次故意走过盧道夫所站的地方，可是盧道夫一点也沒注意我。"

在她說这些話的时候，盧道夫抓住了她的一只正在恐吓他的小手，先把它放在嘴唇上，然后又按在心头，迫使他的嬌妻再坐到沙發上，偎在他身旁。

"讓我好好地贖我的罪吧，"他說。"三小时我沒有挨近你，所以我准备三天都不离开你的身旁，尽管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將是無罪的一方受到懲罰。"

“啊，盧道夫，你这笑話眞無聊，我不喜欢听这种俏皮話。我要你解釋一下，你干嗎这样無精打采的？”

“那些就职演講中有些話不太受听。”

“呵，我的朋友，这可不行；你别騙我。你要向我撒謊，呃？你难道連你那張老实的面孔和那对透明的眼睛都不顧了，而想撒謊嗎？而且你要向我——一个跟你相依为命的人撒謊嗎？这可不行；告訴我实話！”

盧道夫的臉变得嚴肅了，他墮入沉思中；但过了会兒，他回答道：

“我們現在别談这个了。”

“干嗎不呢？”

“这需要太多的时間。”

“哦，盧道夫睏了！可憐的盧道夫怕这話一輩子說不完。那么，晚安，親爱的盧道夫。如果你想去睡覚了，請把我的侍女再喚進來吧！”

听到这話，盧道夫站起來鞠了个躬，当眞准备走了。

然后，当然，輪到妻子讓步了。

“那么，留下來吧，我不过是在开玩笑，”她說。“你瞧，到現在你还想鬧脾气——人家都不能同你开开玩笑啦。來來，咱們來猜猜謎吧。咱們打个賭，我一定猜得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猜吧，”盧道夫一面使自己在沙發上坐得舒服些，一面答道；佛蘿拉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开始猜測，猜一次就扳一个手指。

“你听到了閑話？”

“类似这样的事。”

“关于誰呢？”

“噢，要是我說出來，这个謎就算完了。你得猜。”

“关于我嗎？”

“誰要是想散播关于你的閑話，首先必須有十分驚人的想象力。”

“那么，关于誰呢？”

“別讓我着急啦。我告訴你吧。我到这里來，本想一下就告訴你；但后來又想到这可能惹你煩惱，所以我想讓你一个勁兒追問之后，我才把它說出來。那就是我看到你和卡帕提夫人那样要好，心里不高兴——不，还要厉害些，我感到不安。”

“啊！”佛蘿拉那样吃驚，以致口里所能說出來的只是这句驚嘆。她万万想不到会听見这种事。“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她終于喊道。“別的丈夫只会担心自己妻子跟別的男人來往：你却担心妻子交女朋友，这眞是开風气之先。”

“这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对你的爱是那样虔誠、那样崇高，我願意所有認識你的人都帶着和我一样的敬意來接近你。任何一个人即使在他的思想里也不敢对你無礼。”

“那么，我的所作所为有沒有引起相反的結果呢？”

“你沒有，可是你周圍的环境会造成这种結果；而且卡帕提家这个女人出身十分曖昧。”

“盧道夫，我的好盧道夫，你干嗎对这个可憐的女人这样生气呢？你只要了解了她，就会說世界上再也沒有一个比她更崇高的女人了。”

“我完全了解她；而你，全是出于同情，把她作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你的同情使你顯得高尙，但是人們对这个女人却有一种跟你大不相同的看法：据世人的見解，她是非常輕佻的。”

“世人的看法是不公平的。”

“也許并不完全如此。这个女人有一段歷史，其中有很多地方可以証实世人的判断。”

“但是她現在有許多地方和那种判断迥然不符。这个女人目前

的行为是值得受到尊敬的。”

盧道夫温柔地撫摩着她妻子的头。

“我親爱的佛蘿拉，你是个孩子；有很多事你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世上有些想法，丑惡、奇特的想法，是你那純潔、幼稚的心灵所不能理解的。”

“哦，别以为我那么單純！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范妮的几个姐姐是些品行不端的女人；范妮完全是靠了一位好親屬的出力，才使她沒有被人玩弄、糟蹋。我知道在人們的眼中，她的过去是非常可疑的；但我也知道，只要我的手握着她的手，世人就不敢汚辱她，不敢譴責她；这种想法使我感到驕傲和滿意。”

“假如你也受到攻击呢？”

“我不明白。”

“假如他們說你跟她一样，說你也是个輕佻的女人呢？”

“毫無理由地說嗎？”

“并非毫無理由。她生活在一群沒有头腦的男人中間，他們才不关心一个女人的名譽呢。而你，由于和卡帕提夫人相好，每天和她來往密切，將來也会被人認为是那种水性楊花的輕佻女人。”

“我是个水性楊花的輕佻女人！”佛蘿拉喊道，顯然是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过了一会兒，她聳了聳肩膀，說道，“我不在乎。我情願讓人們对我不公平，而不願意自己对任何一个人不公平。而且旣然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干嗎要在乎世人的輿論呢？讓大家为了卡帕提夫人的原因，而說我是个輕佻的女人吧；只要你不說，我才不在乎别人怎样說呢。”

“假如我也那样看待你呢？”

佛蘿拉驚愕地从盧道夫身边跳了起來。

“盧道夫！想想，你在說什么。你是認眞的嗎？”

“嗯，認眞。”

佛蘿拉沉思了一下，然后断然地說：

“好吧！盧道夫，老实告訴你，我既不輕佻，也不懦弱——甚至对你，我也不懦弱。”說完这話，她跑到鈴繩那里，用力拉了三下。

侍女走了進來。

“娜蒂，你今晚在这里陪我睡。”

盧道夫非常吃驚地瞧着他的妻子。

“这是对我判处流刑嗎？”

“是。”

“多久呢？”

“直到你收回自己所說的話为止。”

盧道夫微笑着吻了她的手，走出了屋子；但是他躺下的时候，情緒非常坏，而且耗了好久，怎么也睡不着。好几次他都几乎爬起來，跑到她屋里去向她請罪，并且親筆寫張書面保証書，加盖印章，声明女人是世上最坚强、最果断的生物，而且从來沒有、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所謂輕佻懦弱的女人——但是一个作丈夫的自尊心总是克制了他。他这样快就向她投降是不对的。如果他的妻子有足够的决心轟他出屋，他也必須表現出自己的决心并不比她的弱。明天早晨，她一定会先來承認她那种倔强的錯誤；于是，帶着这样的想法，他進入了夢鄉。

第十七章　一个危險的試驗

第二天，盧道夫只在午餐时，当着許多客人面前才遇到他的妻子。夫人美丽的臉上沒有一絲不高兴的痕迹；她还是象平素那样迷人、嬌美，什么也不能盖过她对自己丈夫的温柔和体貼。

深夜，所有的客人都散了，他們倆又單独聚在一起，盧道夫心情愉快地想到了那句德國諺語：愛人們应当偶尔吵一次架，以便事

后更加相爱。他以为自己充分享有在昨天一場战爭上所赢得的勝利；他感到自己气量很大，并且在这甜蜜的时刻不願拿他妻子的失敗來損伤她的体面。但当他用兩臂拥抱佛蘿拉，好象是要緊摟着她一直到死时，夫人輕輕把身子掙了出來，靠在他的肩膀上，悄声在他耳边說：

"現在，我親爱的盧道夫，願上帝与你同在①，讓我們彼此道晚安吧！"

盧道夫楞住了。

"你看，我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輕佻。我甚至对你也不懦弱；可是我可以爱，沒有人能禁止我去爱我所要爱的人。"說完之后，她在自己臥室門口向他飛送了一个吻，接着盧道夫听到她在門里上了双道鎖。

單單这一件事就足够使任何男人冒火而有余了。

盧道夫在脫衣服时，至少揪下了上衣兩个鈕扣；并且在盛怒之下，他拿起了雨果·格劳条斯②的書，一口气讀到半夜，然后又把它狠狠地往地下一摜，因为他一个字也沒有看懂。他的思想漂在别处呢。

第二天是在这同样奇特的变动下过去了。

他的妻子可爱得使人神魂顛倒。她象个有魅力的女妖，一向用自己那爱撫底魔術般的誘惑力纏住她的丈夫，她是仁慈和温柔的化身，竭尽了一个賢惠的夫人的体貼入微的能事。盧道夫又一次徑直去到她的臥室門口，但是她又当他面把門上了鎖。

这是一种可想而知的、能使男子屈服的、最絕妙的折磨。跟这个小仙女相比，尼罗③和卡里哥拉④实在是眞正的慈善家嘍。

"可是这种固执坚持到哪时为止呢？"盧道夫有一天不知不覺地脫口而出。

"到你撤消那誹謗女人的話时为止。"

嗯，这时只消說一句話就足够了，但是这一句話对一个作丈夫的自尊心來講，是那样宝貴，实在是使他难以啓齒。这样一句話意味着屈服，無条件投降；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能用它。

不，非但不那样，他还要迫使他的妻子投降呢，而且在那些孤零零、睡不着覺的夜晚，他有很多时間來策划一个行动計划。他可以离家一周，而不告訴他的妻子上哪兒。卡帕提夫妇目前住在納吉·甘·馬德拉斯自己的府堡里；他可以跟他們过一个星期。那位年輕夫人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他还可以向她求求爱。包管成功。他确信只要自己打定主意要征服一个女人，哪怕她是个性格非常坚强的女人，也一定能够取得勝利的。老卡帕提不会为此事而煩惱；他的妻子消遣作乐得愈是暢快，他只会愈加高兴的。在这件事上，甚至用不着任何特殊的魅力或者引誘，这个年輕女人是那样渴望欢乐，她准会对任何人表示好感。她会是他最好的同盟者。

第二天，他帶着这些念头，准备出發旅行。佛蘿拉在送他的时候，依旧象平素那样和藹、温柔，看不出她有任何做作的地方。

盧道夫親切地在她耳边悄声說：“喂，現在要不要結束我們的战爭？”

“我要你無条件投降，”佛蘿拉面上帶着抑制不住的微笑說道。

“好！反正等我回來时就会結束，那时我可要强迫你簽訂和約啦。”

佛蘿拉不怎样相信地搖搖她那美丽的头，一次再一次地親吻她的丈夫；在他已經坐在馬車里时，她又跑过去吻了他一下，然后

---

① 意即再見。

② 雨果·格劳条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蘭法律学家、外交家，著有战爭与和平法。

③ 尼罗（Nero）：罗馬的暴虐皇帝（54—68年）。

④ 卡里哥拉（Coligala）：罗馬暴君（37—41年）。

走到陽台上目送他离开，这时盧道夫依在車厢外，于是他倆便不断地揮动帽子和手絹彼此道別，直到馬車走远了为止。

于是，一个忠誠的丈夫，怀着去欺騙另一个人妻子的决心，离开了家，僅僅是为了由此可能贏回自己的妻子。

只要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就好了！

*　　　　*　　　　*

自从就职典禮那天起，卡帕提夫妇一直住在馬德拉斯自己的府堡里。老卡帕提在这方面滿足了他的妻子的願望，她請求在那里住个短时期，尽管在那里决不象住在卡帕提法尔瓦府堡那样有趣。事实上是范妮希望离开辛提梅府堡远一些，并且自从听到凱奇开雷說辛提梅夫妇今冬打算住在佩斯以后，她便不再有一点想去那里的欲望了。

約翰老爺和他的妻子正在新修成的英國式花園里散步，溫柔的小鹿已經認得它們的女主人。她的口袋里一向裝滿了甜杏仁，它們走進來从她手上吃掉一小塊一小塊美味的仁实，跟在她后面走來走去。突然間，公路上傳來了一輛轎車的轆轆声，卡帕提从籬笆上面望过去，喊道：

"瞧啊！那些是辛提梅的馬兒！"

范妮几乎癱了下來。富豪覺出她的胳臂在顫抖。

"我踩着了一个蝸牛，"他的妻子說，面色变得蒼白。

"傻姑娘，那怕什么？我知道佛蘿拉会來这里找你的。那位夫人是多么爱你喲！不过，說实話，又有誰不爱你呢！"

但是范妮打老远就看得很清楚，那迫近的轎車里坐着的并不是一位女士而是一个男人。卡帕提的眼睛近視。他可以在一段距离內認出一匹馬來，但認不清人。

"來，我們去迎她，"当轎車馳入大花園时，他对自己的妻子說道。

范妮木然地站在那里，活象脚生了根似的。

“來，來，你不要去見你的朋友嗎？”善良的老人坚持道。

“那不是佛蘿拉，”范妮結結巴巴說，兩只眼睛現出驚恐不安的神色。

“那又会是誰呢？”富豪問。他对他妻子的这种举止必定有点詫异，但这种詫异在性質上毫無疑心的意思，所以他只是再問了一次，“那又会是誰呢？”

“那是佛蘿拉的丈夫，”范妮說，把自己的手从她丈夫手臂下抽了出來。

鳩克老爺笑了起來。

“嗨，眞是个傻姑娘！你也应当欢迎他呀。难道你不是这家的女主人嗎？”

范妮沒說第二句話，把臉和心一横，挽住她丈夫的手臂，急忙朝來客走去。

在他們走到府堡的前院时，盧道夫的轎車正軋軋地馳進庭院。这位年輕的貴族看到他們，連忙走过來。卡帕提打老远就伸出自己的手，盧道夫热情地緊握它。

“好啦，你也伸出手來呀？”富豪对他妻子說，“他不是你的好朋友的丈夫嗎？你干嗎好象从來沒見过他似的那样瞧他呀？”

范妮覚得脚下的地面在裂开來，老府堡的廊柱和石雕象都仿佛在她周圍舞蹈。她覚出一只温暖的手緊握着她的手；她不自覚地把自己暈眩的头依在她丈夫的肩膀上。

盧道夫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他对这个女人的看法很特别：他把这种蒼白的臉色看作胆怯，这种羞澀的凝視当作撒嬌；他确信把她赢到手决不会太困难。

在他們一塊兒走上台階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來意告訴了卡帕提，他說他需要解决兩个州之間的边界爭执，这件事使他得在这里

耽擱几天。

这兩位男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上午；只在午飯时，他們三人才又聚在一起。

卡帕提看見了自己妻子蒼白的臉色，也吃了一驚；整頓飯时間，这位夫人一句話也沒說。

談話很自然地轉到一般的問題。盧道夫很少有机会跟卡帕提夫人說几句話。午飯后，卡帕提向來要睡个午覚，現在这已經成为他的那样一个少不了的習慣，即便是請他作所有东方的君主，他也不願意放弃他这午飯后的小酣。

"这其間，小兄弟，"他对盧道夫說，"随便消遣吧。跟我妻子談会兒話，或者，如果你認为更合適的話，利用一下我的書齋吧。"

要在这二者之間加以选擇幷不困难。

范妮一吃完飯，就退到花園里去了。不大一会兒，听到了走近的脚步声，她抬头一看，瞧見了盧道夫。

就是一只剛打籠里逃出來的老虎出現在她面前，也不会象現在这样使她驚吓。眼下簡直毫無办法避开他啦。他們面对面站着。

这位年輕人，友善而恭敬地走近她，跟她閑談了起來。盧道夫說，他們四周的花兒美丽非凡，就好象它們覚得出是在女主人的近旁，不希望讓她的美丽把自己盖过似的。

"我爱花兒，"范妮結巴着說，仿佛她覚得該回答一句似的。

"啊，只要夫人熟識它們就好了！"

范妮探詢地凝視着他。

"嗯，要是夫人不僅知道花的名字，而且通过那跟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幻想，來了解花兒就好了！每种花兒就跟我們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願望、爱好、憂愁、爱和恨。我們的詩人憑着幻想，賦予它們各不相同的特性，編出一些童話，有的十分动人。的确，你会在想象的花兒生活中發現很多有趣的地方。"

說到这里，盧道夫从一个靠边的花壇里折了一支鳶尾花①。

"看，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个丈夫和三个妻子，每个丈夫緊靠在自己妻子的身旁。它們一齐盛开，一齐枯萎；沒有一个反常。这是花兒的幸福。它們都是快乐的伴侶。"

接着盧道夫把鳶尾花一擲，又折了一朵不雕花②。

"瞧，这兒是个貴族家庭。高处是丈夫，低处是妻子——上等社会的夫妇生活。不管怎样，这朵花的深紫色顯示它的生活是幸福的。"

盧道夫用手指把这朵不雕花揉了，数不清的小黑子兒落在他的手掌中。

"你瞧，跟珠子一般黑，"盧道夫說。

"对，跟珠子一样，"范妮囁嚅道，認为这青年应該把这些种子从他自己手中倒到她手中來，因为丢掉是很可耻的。你拿一顆印度的珍珠來換这些小种子，她也不会肯的。这时，盧道夫又把不雕花摔掉了。

范妮瞧了一眼那朵被抛弃的花兒，象是要弄淸它落在什么地方。

"現在，夫人看到那兩棵楓樹并肩站在一起嗎？它們是多么漂亮的一对呀！其中一棵好象比另外那棵綠一些：那是妻子，深的那棵是丈夫。它們也是幸福的伴侶。但是現在看那边！那里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庄嚴的楓樹。它的簇叶多么萎黃喲！可憐的樹兒！它还沒找到一个丈夫呢。狠心腸的園丁把它种在一棵胡桃樹旁边，那实在配不上它。它看上去多么蒼白，多么發黃呵，可憐的樹兒！可

---

① 鳶尾花(Tris)：多年生草本，梗端开花，呈紫色或白色；花蓋六片，外層的三片較大。供观賞用。

② 不雕花(Amaranth)：又称莧。一年生草本，叶色有暗紫、綠和紫斑等。叶腋密生黃綠色小花，呈球狀。种子暗褐色。

是，老天！你的脸色也多么蒼白呀！你怎么啦？”

“沒什么，沒什么，先生，”范妮說，“只不过有点头暈罢了，”她毫不犹豫地靠在盧道夫的胳臂上。

他自以为很了解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离了解还远得很呢。

这时，他們走到那擺滿了花草的温室，里面有一支剛开放的、漂亮的、白色天竺牡丹，最里面的花瓣帶着一种淡得几乎看不出的玫瑰紅。当时在欧洲，这是一种珍貴的花。盧道夫覚得这支花非常漂亮，認为只有在申不倫① 另有一支比它更漂亮。

他們又談到一些瑣碎的一般話題，在花園里走來走去。盧道夫自以为已經征服了这个女人；而这女人也覚得自己已經犯了罪，足够永远被人指責了。說实話，她只不过跟盧道夫臂挽着臂蹓了整整一个鐘头，兩人只不过談些無关緊要的、可笑的、一般的話題罢了。但是，噢，通过这些，她心中感到一种犯罪的喜悅。其实，这幷沒人曉得，有什么要緊呢？她心中感到那种快乐是一樁偸來的財富。

最后，他倆又回到了府堡。

那天晚上，盧道夫去睡覚的时候，發現在他的臥房前室里的一張桌子上，有个漂亮的瓷瓶盛着一束花朵，他立刻辨出那当中一朵是珍奇艷丽的天竺牡丹。

他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这人整个早晨都在忙着所謂的公务，在办理这种嚴肅的事务时，又有誰会想到一个女人呢？

下午，天下雨了，从而造成双重不利的处境：約翰老爺比平素更困了；范妮不能再把花園当作庇护所了，在露天的蔽护下，她原可以更好地防御那迫在眉睫的危險的。

---

① 申不倫(Schönbrunn)：奧地利維也納城內的一塊地方。

她感到全身在發燒。她明白并且覚出她所狂热崇拜的那个男人在想讓她爱上他。如果这只是他的一个玩笑，那該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啊！但如果确是眞情实意，那又是多么的更加可怕呵！

当有人在敲門的时候，她几乎連“請進”都說不上來了。門开了，盧道夫走了進來。

范妮現在臉上不再蒼白，但她一看到盧道夫，臉就燒得跟火一般紅，立刻从自己坐的位置上立了起來，慌里慌張地請他允許她暫时告退一下，一会兒就会回來，請他稍坐片刻；說完之后，她便跑出了屋子。她說要跟女管家說几句話。她穿过了三四間屋子，沒有找到一个人。天知道人都上哪兒去啦。沒有一个佣人在近旁。經过这一不愉快的發現后，她只得轉回來。

在她剛一回來时，盧道夫注意到范妮把她起先在讀的那本書匆匆忙忙藏了起來，还擲了塊手絹在上面，不讓他看見。

盧道夫对这發生了兴趣，他覚得自己需要進一步了解这个女人的性格。是本什么書使得她这样担心地藏了起來，不讓他看到呢？这些时髦女人私下里讀些猥褻的書，而同时在公共場所里却又裝得一本正經。

他从書本上掀起手絹，打开了書——原來是本祈禱書。書頁有兩处自行翻了开來，他看到里面夾着兩朵压扁了的花——一朵鳶尾花和一朵不雕花。

盧道夫驟然变得嚴肅起來，心中感到沉重。直到現在，他才想到他在搞一种什么把戲。这兩朵花是那样迷住了他，那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以致在那位夫人回來后，渾身顫抖地站在他面前时，他才注意到她。

兩人各自退了一步。

秘密揭露了。

盧道夫啞口無言地凝視着这个女人，她也是那样对着他。她

不自覺地慢慢地緊握着双手放在胸口，竭力忍住滿腔热泪，在这种沉默的苦痛下，她是多么美丽，多么誘人的美丽呵！

盧道夫忘却了自己，深深被感动了，喊道，"天哪！"

現在，他头一次真正明白了一切。

他那沉重的声調粉碎了范妮忍住眼泪的毅力，她倒在一張安乐椅子里，泪水連連地傾瀉在她那美丽的面頰上了。

盧道夫輕輕拿起她的一只漂亮的手兒，同情地問："你干嗎哭啊？"

但是这时他十分了解她为什么哭。

这位夫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用一种由于悲哀而發顫的声調問道："我天天祈禱上帝讓我再也見不到你，你却干嗎偏偏來到了这里？凡是可能遇到你的地方，我一概避而不去，你却干嗎偏偏找到我这兒來啦？我完了，上帝已經拋弃了我。在我一生中，沒有一个男人的形象曾經存留在我的心中，除了你一人的之外。但是我也早把它深深給埋藏起來了，你又干嗎讓它重現呢？难道你沒有注意到，凡是有你在場的地方，我都避开嗎？上次我們重見时，不是你的手臂阻止了我尋死嗎？唉，从那时起，我为你受了多少煎熬喲！噢，你干嗎又到这里來看我处在这种苦痛和絕望中呢？"

她用手蒙住臉，悲泣起來。

盧道夫徹底为自己所干的事感到懊惱。

过了一会兒，范妮从那本祈禱書上拾起手絹，擦干了她那泪汪汪的眼睛，用較响的声音接着說：

"現在，你知道我是个愚蠢的人，我一想到你，就和絕望斗爭，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能从中得到快乐嗎？今后我將更不快乐了，因为現在我甚至必須克制自己不想你啦。"

他能对她說些什么呢？他能找到什么話來安慰她呢？他只能向她伸出自己的手，讓她用眼泪和親吻盖滿它。他只能讓她在这

种爱情的失望下扑倒在他的怀里，哽噎悲泣，讓她在这种又是說不出來的痛苦又是說不出來的快乐之間拥抱他。

这位可憐的夫人偎在他胸上哭够了之后，才平靜了些，止住了哭，用一种坚决的声調說道：

“我現在当着將來有一天裁判我的罪惡的上帝面前發誓：如果我什么时候再見到你，我什么时候就死掉。你如果有同情心，就避开我吧！我所請求你的不是你的爱，而是你的憐悯；我总会知道怎样尽早断念的。”

盧道夫漂亮的眼睛閃爍着泪珠。这个可憐的夫人应該享受到幸福，但她这一生只享受了短短一刹那的幸福，那就是在他怀里嗚咽的那一刹那。

从今以后，她这下半輩子的光陰將会顯得多么漫長、多么厭倦喲！

盧道夫离开了这个女人，甚至沒等卡帕提醒过來，便告辞回辛提梅府堡去了。他很悲伤，一路上抑郁不乐。

到家时，他那愉快、活潑、热情的妻子朝他跑了过來，用她那热情的吻拭干了他的苦痛的泪痕。

“啊哈！你去馬德拉斯啦，是不是？”佛蘿拉淘气地問，“一只小鳥悄声告訴我：你是去偵查的。好啦，你發現了什么嗎？”

“你是正确的，”盧道夫和藹地說，“女人并不懦弱。”

“那么，我們講和了。有什么关于范妮的消息嗎？”

“願主保佑这个可憐的夫人吧，因为她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喲！”

第十八章　不愉快的發現

这是佩斯的冬天。辛提梅夫妇也到达了这里；美貌的伯爵夫人和她可敬的丈夫是最上層社会中的理想人物，所有的人都竭力

想法子跟他們結識。但是頂热鬧的气氛还是由凱奇开雷先生的到來而引起的。如果沒有他，整个冬季都会顯得很沉悶。在他沒來以前，甚至連舞会和社交集会都沒人提起过。世上有些人在組織这类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的天才，特殊的本領；这也就是"我們的朋友"凱奇开雷的特長。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士都管凱奇开雷叫"我們的朋友"，因而我們当然也应当給他这个同样的称号。

他第一件事就是聚集足够的紳士成立一个俱乐部，但只限社会名流才能参加。凱奇开雷本人是个独一無二的有趣人物，每当他打扮得楚楚可观去出席晚会的时候，他会在他的風雅閑談中插進那么一大堆或多或少憑自己親身經驗得來的趣聞軼事，以致茶桌上都走空了，一大群兴高采烈的热情的听众团团圍住了这位妙語如珠的紳士。

現在好象要發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因为凱奇开雷的 habitués ① 老在交头咬耳地哨声私語；他們都知道，如果看見凱奇开雷在跟阿貝里諾談話，最好自己也能听得到，因为某件特别有趣的事將要發生了。

"怎么，阿貝里諾倒了什么楣，使咱們的朋友凱奇开雷能够那样輕蔑地談起他呢？"李威斯轉向盧道夫問道。"他看在阿貝里諾是卡帕提產業的主要繼承人面上，一向总是深怀敬意地对待他呀。"

盧道夫聳了聳肩膀。阿貝里諾倒了什么楣，跟他又有什么相干？

看！現在他進來了！他仍旧迈着那种目中無人、漫不經心的步子，帶着那种高傲蛮横的神气，仿佛天下人都不过是他的僕役，同时他又有一副討人嫌的美貌，因为他的相貌就跟他的漂亮一样

① 法語：客人。

都是空的。

在阿貝里諾离他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們的朋友凱奇开雷便尖着嗓子大声招呼道，“啊，晚安！貝拉；晚安，貝拉！”他并沒离开他的坐位，仍然坐在那里，兩只胳臂抱着腿，活象那种旧式匈牙利紙牌上的黑梅花“2”。

阿貝里諾朝凱奇开雷走去。他認为使一大群紳士离开了茶桌和牌桌，都給吸引到自己的周圍來，是所有在場人士对他的特別尊敬。

“我祝賀你，”凱奇开雷用一种刺耳的鼻音說，一面向阿貝里諾揮着手兒。

“干嗎呢，你这張假黑梅花？”

顯然，阿貝里諾也看出了凱奇开雷很象上面已經說过的那張旧式的牌；这句玩笑話招得他四周的人哈哈大笑。

“你不知道我剛从令叔那里回來嗎，我親爱的？”

“哦，那是另一回事，”阿貝里諾用比較柔和一点的口吻說。“請問目前那位可爱的老紳士怎么样啦？”

“这正是我要祝賀你的原因呀，他們都在家呢，向你致意，吻你，拥抱你。老紳士跟榛子一样結实，或者可以說象是一枚剛从樹上摘下來的熟蘋果。令叔的身体非常好，你一点也不用挂念他；可是令嬸病了，病的非常厉害，大家都認为她的病还要加剧呢。”

“可憐的嬸嬸！”阿貝里諾說。他心里想，“毫無問題，这就是他祝賀我的原因吧；实在也是个好消息。怪不得他向我賀喜。沒准兒她还会死掉——誰知道？”于是他大声問：“她怎么啦？”

“啊，她很危險。告訴你，我的朋友，我前一次看到她时，医生已經禁止她騎馬和乘車出游啦。”

要不是一兩位專來此找乐子的、腦筋轉得快的紳士，一听到这笑話，就突然大笑起來，阿貝里諾甚至到現在还沒有想到事情的眞

相呢。随后，他猛的一下子搞明白了。

“他媽的！我想你此刻說的是实話了吧？”

他的脸上再也遮不住心里所焚起的怒火了。

“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向你道賀嗎？”凱奇开雷笑着說。

“啊，这太卑鄙啦！”阿貝里諾狂怒地喊道。

旁观者开始憐憫他了，人群中比較心腸軟的人悄悄散开了。这个想法委实可怕：这人在進屋时还自命为万貫家財的主人，只由于几句話使便他重新陷入赤貧的境地。

只有凱奇开雷一人毫不憐憫他。他从來不可憐任何不幸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同情心都保留給富貴的人。

“沒有别的办法了，”阿貝里諾咬緊牙关喃喃地說。“除非我自殺，或者殺掉那个女人。”

凱奇开雷那極其刺耳的嗓音，好象直截了当地插進了那失望的喃語中。

“如果你想殺人或者自殺，我的朋友，我建議你应該讀讀彼达窩尔那本書①，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为殺人者出的妙法絕招，而且有一張張植物和礦物毒品的目錄，各式各样凶器的詳細介紹，最后还有消滅尸体的最好的方法：丢下水啦，火焚啦，解剖啦或者埋掉。全書十二卷，是一套很不錯的叢書；你只要耐心把它从头到尾讀一遍，很容易就会相信自己是一名天生來的凶手。我推荐你注意这部書。哈哈哈！”

阿貝里諾对这些話，一点也沒加理睬。他問道，“这女人的情人能是誰呀？”

“向四周瞧瞧吧，我的朋友，听憑你选認。”

“我要把他認出來殺掉。”

---

① 这里無疑是指法人彼达窩尔(F. G. de Pitavol)所著的著名的和有趣的事業一書。——英譯者注

“我完全有把握知道她的情人是誰，”凱奇开雷提了一句。

“誰？”阿貝里諾問，眼睛閃閃發光，“哦，我眞想知道这个人！”

这位很难得跟他开玩笑的凱奇开雷，把自己的脖頸縮了進去，接着說：“我看見过多少次你扒在他的脖子上，吻他和拥抱他呢！”

“是誰，是誰啊？”阿貝里諾抓着凱奇开雷的胳臂喊道。

“你想知道嗎？”

“嗯。”

“那人就是——她的丈夫。”

“这眞是个無聊的玩笑，”阿貝里諾怒喊了起來，“沒有人会相信这个。那个女人一定是在爱着某人，把自己的身体無耻地献給了他。她那个老無賴的丈夫，为了要向我报复，明知这件事，但容忍着不加过問。可是我一定要找出他是誰，哪怕他是魔鬼本人，我也要把他找出來；而且我要对那个女人提出一个教她身敗名裂的訴訟，那將是一場人們前所未聞的訴訟。”

观众正想开始挖苦阿貝里諾，諷刺地請他不要怀疑到他們，因为他們都和此事毫無关系，并且也沒有荣幸能使卡帕提夫人幸福，就在这当兒，忽然人群中响起了一个男人的洪亮声音。

“紳士們，”他說，“你們忘記了，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应該拿一个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沒有权利加以誹謗的女人底名譽，开下流的玩笑。”

“什么，盧道夫！你跟这事有什么相干？”凱奇开雷吃驚地問。

“与我很相干——我是个男子漢，决不容許人在我面前汚蔑一个我所尊敬的女人。”

这个說明很有分量，沒人能不加理睬，这不僅因为盧道夫是正确的，享有最好的名譽，而且也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最好的槍手和劍手，以及头腦冷靜和最走运的人。

从此以后，俱乐部里再也沒听到有人提起卡帕提夫人的名字

了。

第十九章　佐尔丹·卡帕提

使阿貝里諾寒栗的事情眞的發生了。約翰·卡帕提夫人作了母親。她生了个兒子。

一天清早，家庭医生闖進了富豪的內室，帶給他这个好消息——“你的妻子給你生了个兒子！”

誰能形容出約翰老爺那时刻的喜悅呢？他在这以前只敢大胆希望和幻想的事，他最难达到、最热誠的願望，如今巳經得到了滿足：他的妻子有了个兒子！一个可以傳宗接代的兒子！他誕生在更幸福的时代里，会弥补他爹所犯的錯誤，而且以他的青年的美德來履行卡帕提家族对國家和人类所应尽的責任。

如果他能活得長些，听見他孩子說話，猜出他那可愛的兒語的一点意思，跟他說些他听得懂而且永远不会忘記的話，等到有一天当他是个拥有一切偉大、高貴思想的天之驕子时，他可以說，“这些事，我最初是从那个老好人約翰·卡帕提那里听到的。”这該多么好哇。

这个孩子該叫个什么名字呢？应該与当初在美丽的胡尼亞平原上和卡帕提第一代祖先同杯飲酒的那些王子当中的某一个同名。应該叫佐尔丹——佐尔丹·卡帕提——这会多么好听啊！

不大一会兒，他們把这个世界上的新居民抱到他的面前來了，他便把孩子抱在怀里不住地親吻，喜悅的眼泪使得他几乎看不清他，而他是多么想看他啊！他用閃爍的眼睛凝視着孩子，眞是个漂亮、結实的小家伙，活象个紅潤臉蛋的小天使；他的小手和脖子胖得到处是匀称的折紋，小嘴几乎还沒有一顆櫻桃大，可是对比之下，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却大得很，从來沒有一种宝石能比它們更

碧藍啦；每当他閉上眼睛时，那長睫毛便顯明地伏在他的胖臉頰上。他沒有哭，态度很嚴肅，好象明白現在表示軟弱是件很丢人的事；約翰老爺在狂喜之下，把他抱到自己嘴唇边，用他那又硬又尖的胡子接二連三地吻他，这时他开始微笑了，發出了一陣快乐的格格声；站在約翰老爺四周的人都断定那是一种想要說話的企圖。

“說出來呀，我親爱的小心肝，”約翰老爺結結巴巴地說，注意到孩子把小圓嘴唇作出各样的形狀，好象自己明白要說什么，但找不到合適的字眼，“說出來呀，說出來呀！别害怕，我們听得懂。再說一遍吧。”

但是医生和护士認为：最好把这吃奶的孩子的話解釋作想回到媽媽那里去。他們說約翰老爺已經撫爱得够多了，于是便把孩子从他手中抱走，送回到他母親那里去；因此这位好紳士只好輕輕溜進他妻子房間的鄰室，听听孩子是不是在哭；每逢有人走出來，他就会問他們里面在干什么，或者發生了什么事；每逢有人進去时，他就請那人帶進去一句話。

快到下午时，医生又出現了，請他一塊兒到另外一間屋子里去一趟。

“为什么？我喜欢待在这里，至少我可以听到他們在說什么。”

“不錯；可是我不要你听到他們在里面說些什么。”

約翰瞪視着他。他遇到医生冷冷的眼光的时候，心中感到不安了，于是便机械地跟着医生走到隔壁的屋子里去。

“那么，先生，你想跟我說些什么不願意讓别人听到的話呀？”

“閣下，今天一件大喜事降臨到貴府。”

“这我知道，我明白。感謝上帝！”

“上帝的确賜給閣下一件大喜事，但他好象同时也賜給您一樁悲哀的事。”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受了驚吓的卡帕提叫道，臉色頓时变青了。

“閣下，你看，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事；也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我才把您請到这間屋子里來；請您表現出是个基督徒，試着經得起上帝的考驗吧!”

“别折磨我啦，快說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閣下的夫人要与世長辞了。”

卡帕提听完这話，站在那里一句話沒說。

医生接着說:“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有任何方法能救她，我就会說她还有希望；但是我有責任告訴您:她命在旦夕，沒有多久好活了，因此閣下得堅强些，上她那里去向她道别，因为再待一会兒她就不能說話了。”

卡帕提讓人把他引到那垂死的女人房間里。整个世界在他面前都顯得模糊不清了，他誰也沒看見，什么也沒听到；他只看見她躺在那里，面色蒼白而憔悴；死亡的汗珠淌在她那美丽的臉上，死亡的蒼白色环圍着她的美唇，死亡的散光閃爍在她的美丽、無神的眼睛里。

他站在她的床边，一句話也說不出。兩眼沒有眼泪。房里挤滿了女僕和护士。这里，那里，时不时傳出一声抽噎。他任什么也沒看見，任什么也沒听見，只是木然地凝視着这正在断气的女人。床的兩边跪着兩个熟人——佛蘿拉和泰萊莎。

这位善良的老姑母，緊握着双手正在作禱告，把臉埋在枕头当中。佛蘿拉手中抱着嬰孩；他把头靠在她的胸口上熟睡着呢。

病妇抬起她那双發花的眼睛，望着她的丈夫，伸出她的顫抖發燒的手，接着抓住她丈夫的手，把它拉到自己喘吁吁的嘴边上，用一种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喘着气說:“記着我!”

約翰老爺沒听清，不明白她对他說的是什么，只是双手緊握着

自己妻子的手，好象是他相信这样作就能把她从死神手中揪回來。

病妇經过一小时痛苦的掙扎之后，發燒和昏迷的現象减退了些；血液循环不那么快了，手兒不再那么滚烫了，呼吸也顯得容易些了。

她开始安靜地朝四周看看，認出了每个人。她用一种平靜的低声跟四周的人說話；那种折磨人的汗珠从她的臉上消失了。

“我的丈夫，我親愛的丈夫！”她說，用一种充滿感情的眼神望着約翰老爺。

她的丈夫心中一陣喜悅，認为这是得救的标志；但是医生搖着头，知道这是死亡的标志。

随后，这个病妇把头轉向佛蘿拉。她的朋友猜出她那探詢的眼神的意思，便把依在自己怀里的嬰孩抱到病妇的唇边。范妮温柔地把他抱緊在自己上下起伏的怀里，吻着这个熟睡着的孩子的臉蛋；每吻一次，那孩子便睜一下他那碧藍的眼睛，然后又閤上，繼續睡下去。

母親又把他送回佛蘿拉怀中，緊握着她的手，小声說：

“作我的孩子的母親吧！”

佛蘿拉答不出話來，只点了点头。她的嘴唇發不出声來——然后把头扭到一边，免得那垂死的女人会看到她的眼泪。

接着，范妮又將双手緊握在胸前，喃喃地念着她自幼就学会的禱告：

“哦，上帝，我的上帝，可憐我这有罪的姑娘吧，从現在到永远！阿門。”

随后她慢慢閤上了眼睛，睡熟了。

“她睡熟了，”丈夫小声說。

“她死了，”医生帶着一副憐憫的表情結結巴巴說。

善良的老富豪跪倒在床边，把头埋在这个已經故去的人的枕

头上，沉痛地、伤透了心地嗚咽着！

第二十章　秘密的拜訪者

冬天很快地來到了。霧雪交加的寒冷的季節开始了；阿尔弗德大平原上，四下里除了白色的森林和田野以外，任什么也看不到；剛剛午后四点鐘的时候，紫灰色的大气，就开始裹复着地平綫，每分鐘都在向上升着，愈來愈高，直到最后抵达了蒼穹，天黑了。只有平原上的白雪，給这个景致保留了一点亮光。

廣闊的雪地上，現出很多淡黃色的条紋；这是雪橇从这村到那村所留下的痕迹。

卡帕提府堡好象使这种十分單調的景致顯得更加凄凉。以往的夜晚，从那些窗戶里射出來的光綫，投得又廣又远，一群群兴高采烈的獵人在拥挤的庭院里聒噪不休；但是現在，只有兩三扇窗戶偶尔透出一点亮光，只有从烟囱里冒出來的青烟表明这所府堡里依旧有人住着。

在这冬季漫長的黑夜來臨时，暗褐色的道路上，可以看到有輛不帶鈴鐺的、鄉下人的雪橇，孤零零地通过这毫無特征、模糊不清的曠野，朝卡帕提府堡馳去。

雪橇后部坐着一个漢子，身上裹着一件普通的斗篷；前面有个老鄉，穿着一件羊皮大氅，赶着兩匹瘦馬。

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时不时在雪橇上站起來，向平原的四处横扫兩眼，好象是在尋找什么东西似的。卡帕提的領地黑糊糊地出現在他面前；他們剛一到达一座快要坍倒的旧木桥的时候，这位訪問人便看到他所找尋的东西了。

“那些是松樹，对不对？”他問馬夫。

“是的，年輕的先生，人从远处就能把它們認出來，因为它們現

在仍旧蒼綠，別的樹在这个季節，叶子早都落光了。”

它們是这整个地区唯一的一种樹，都是在約翰老爺这一代种下的。

“我們就在这兒停下來，老伙伴。你回到路边上那家酒館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兒轉一趟。我最多待一小时就回去。”

“年輕的先生，如果您想散散步，最好还是讓我陪着您，因为豺狼常常会溜到这兒來。”

“用不着，我的好朋友，我不怕。”

說完，陌生人就下了雪橇，手里拿着一把斧头，穿过雪地，朝着陪襯在这雪白色平原上的、黑糊糊的松林走去。

那松林后面有什么呢？——卡帕提家族的坟地；这时刻來这里訪問的人是亞歷山大·包尔泰。

这位年輕手藝人，在泰萊莎回家后，知道范妮已經故去了。那高貴的女人已經入土腐爛去了，就跟一个頂窮的手藝人妻子可能有的下場一个样；她的坟墓也許比手藝人妻子的坟墓更被人忽視呢。

后來，亞歷山大向兩位老人吐露了自己的心事。他說，打算到那不論她生前死后都一直为他所崇拜的可人兒墓前吊祭一番，而且可以向安眠九泉的她傾訴一下自己的愛情；現在他和世界上任何別的人一样，有同等权利來叩她那顆已經冰冷的心灵了。兩位老人沒有劝阻他；他們心想，讓他去吧；讓他把憂伤帶到那里去并且埋葬在那里吧；也許他在那里哭够了之后，心里会寬松些。

就在这冰天雪地的季節里，这个小伙子出發了；他靠着泰萊莎对他所描述的情形，認出了那肅穆的松林；卡帕提在自己家族坟地周圍栽种了它們，为的是在所有的东西都变白和枯死的时候，这里还呈現着一片葱青。

他离开雪橇，抄近路穿过平原；馬夫回到路旁的酒店去了。

这当兒，可以看到兩个騎馬的人慢慢地迎面而來。一个在另

一个后面一点，用一条長皮帶拉着四只强壯的獵犬。

“馬丁，我看到狐狸的脚印啦，”前面那个騎馬的人說，叫后面的人注意地上的足迹。“假如我們放得精明些，就可以很容易在这沒人踩过的雪地上跟踪它，在到达卡帕提府堡以前就能赶上它。”

这个侍从似乎是很相信他主人的断言。

“就緊跟着这些脚印追吧；分兩条獵狗給我，我要上那面樹林里繞一轉。”

于是，他接过來兩条狗，讓他的侍从走在前面，自己轉向一旁，慢慢踏过雪地。但在他的下人剛一消失，他就突然轉了方向，朝松林那边馳去。

到了圍繞松林的那条溝渠时，他下了馬，把馬拴在一棵灌木上，狗兒系在馬鞍的前穹上，自己便跨过小溝。靠着雪光的映照，要想找到他的目的地是十分容易的。

一棵綠樹旁矗立着一塊白色大理石碑，頂上是凄惨的死亡标志：一个手里倒拿着一把火炬的天使。

騎馬的人独自站在石碑前——这位來訪者是盧道夫。

兩个人同时來到了这里，命运之神要他倆在墓前碰头。

盧道夫沉着地快步走向帶有白色柱廊的墓碑，看到了一个人半跪半坐在柱脚上，顯然是頹丧極了，他驚愕地楞住了。那个人看到了他，也同样吃了一驚。

誰也不認識誰。

盧道夫首先鎮靜了下來，便走近柱脚問道：“您在这里做什么，先生？”

亞歷山大辨出了这个嗓音，知道他是盧道夫，但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时刻來到这里。

“辛提梅伯爵，”他輕輕說，“我是您曾經有一次好意帮助过的那个手藝人；請再向我表示一次好意吧，讓我独自一人在这里，什

么也别問我。”

这时，盧道夫才認出这个年輕人，腦子里驀地想到那已故的女人，在作卡帕提夫人之前曾經和一个年輕的窮手藝人訂过婚，他曾經那么高尙、勇敢地为她冒过生命的危險。

現在他全都明白了。

他拿起青年的手緊握着。

“你爱这个女人？你是上这里來憑吊她嗎？”

“是的，先生。这沒有什么可害羞的。一个人可以爱已經故去的人。我爱这个女人，我現在爱她，而且我也决不会再爱另一个人了。”

盧道夫的心灵徹底被这个年輕人的話所感动。

“你留在这里吧，”他說，“我不打攪你。我在坟地外面等着；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我。”

“謝謝，先生，我也要走了；我已經吊祭完了。”

那位可爱的去世者的名字——“卡帕提夫人，范妮·麥耶女士”——是用金色的字鐫刻在墓碑上的，在雪光映照下閃閃發光。

年輕手藝人脫去帽子，帶着那种和死者吻别的敬意和虔誠，把“范妮”这字的每个字母一一吻过。

“我在您面前露出自己这种懦弱，一点也不害羞，”亞歷山大又站了起來說，“因为您有顆高尙的心灵，一定不会笑話我的。”

盧道夫什么也沒回答，但把头轉向一旁。天知道在那一刹那，他为什么不敢和年輕人的眼光相遇。

“現在，先生，我們可以走了。”

“你在哪里过夜呢？跟我一起上辛提梅府堡吧！”

“謝謝您；您对我太好了，可是我現在必須回去。月亮就快出來了，会有足够的亮光供我尋路回去。我得快些啦，因为家里还有好多活兒要作呢。”

他不能說服他；一个男人悲伤时是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安慰的。

盧道夫陪他走到路旁的小酒館，雪橇在那里等着亞歷山大。他不禁親切地握着手藝人的手，甚至还拥抱了他。

亞歷山大猜不出那种親切握手的意思，也不明白这位顯赫的貴族为什么对他这样好。

过了片刻，在这黑夜里，雪橇在它方才所來的道路上消失了。盧道夫回到松林，再一次探望那白色的墓碑。他站在那里，想到这位在生前受了那样多痛苦的女人，也許正在这下面惦着他呢。这时，她的面龐浮現在他的面前了，就象当年她用眼光緊随着那朵被他抛弃的不雕花时那种模样；就象当年她騎着那匹發野性的馬兒、在他眼前奔馳过去时那种模样；就象当年她在失望的爱情的痛苦下把脸埋在他的怀里，好在甜蜜的折磨和痛苦的欢乐交織之下，把心中多年來隱藏的憂伤統統哭出來时的那种模样。当他想到这些事的时候，他那漂亮的眼睛里噙滿了泪水。

他注意到剛才跪在雪中墓碑前柱脚上的那位青年所留下的膝盖印兒。于是盧道夫陷入了沉思。

这个在世界上生活过、如今巳經死去的、受过那样多痛苦的女人，难道不应該得到这些嗎？随后，他自己也在墓碑前跪了下來。

他讀着那个名字。那五个字母“FANNY”①，象精灵的招喚似的，在他面前誘人地閃閃發光。

很長一段时間，他墮入了沉思，想着——想着——。

最后，他弯下身子，象剛才那个小伙子一样，把那几个字母一个挨一个地吻过。

随后，他跨上了馬。他那位迷惘的侍从，找不到主人，正在不耐煩地朝各方向吹着号角。盧道夫很快地赶了过來。半小时后，他

① 即“范妮”。

們便來到了約翰·卡帕提府堡的庭院。卡帕提在那天晚上，請盧道夫尽速赶到他这里來一趟。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遺言和遺囑

府堡里的人都在盼望着盧道夫的到來。他剛一下馬，那个在大廳里等他的保罗，立刻把他引到卡帕提面前。

听差們，自从女主人去世后一直穿着黑衣服，每間屋子里的鏡子和盾章依然用黑紗遮着，这还是在出殯那天盖上的呢。

約翰老爺在他自己房間里等待着盧道夫，一見到他走進來，立刻从椅子上站起來，走过去迎接他，親切地握着他的手。

“眞謝謝你，盧道夫，多謝你的光臨。請原諒我在这个时刻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你請來。上帝把你引來了。多謝你的光臨。盧道夫，我最近有种异样的感覚；三天前，我的四肢有种奇特的感覺但并不难受；每当我晚上醒來的时候，总是感到一陣非凡的快乐。我不知道怎样把它表达出來，那就仿佛我的魂灵已經离开了我。我認为这是我快要死的預兆。請你不要反駁我。我不怕死；我在渴望着死呢。有时一陣急風从我耳旁扫过，好象什么人要从我貼身旁飛走一样。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已經有过兩次这样的感覚了，每一次都有一陣風吹在我身上。我想这是最末的一次風了。我很快乐地想着死亡，一点也不怕。我請你來，是为了趁我現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可以立下最后的遺囑，我希望你作我的指定遺囑执行人。你願意接受这个委托嗎？”

盧道夫默默地表示同意。

“那么，跟我到書齋來吧。其他几位証人眼下正在那兒等着呢。我已經尽快把他們都請了來，他們都是些誠实的人。”

他們穿过一套房間的时候，約翰老爺突然叫住盧道夫，說道：

“看！在这間屋子里，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笑声。在那边那把椅子上，她掉落了她的披肩——如今还在那兒呢。那張桌子上有付手套，她所帶的最末一付。这兒是她在繪画的时候常坐的地方。那兒是鋼琴，盖兒还开着呢——你看，乐譜架上还放着一份幻想曲的譜子呢，就好象她还要回來似的，对嗎？”

現在他打开了一間燭光照得通亮的屋子的門，——盧道夫向后退了一步。

“老朋友，这可不是个宜于進去的地方。你一定在自己家里迷路了！这是你妻子的臥室啊！”

“我知道，但是我从來不能过門不入。現在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它，因为明天我就要筑一堵牆把它封住。瞧，她所遺留下的东西样样都在原处。她沒有死在这間屋子里——甭害怕！那边那扇門通往花園。瞧，一切都在老地方——那是她看書时用的灯，桌上有封沒有寫完的信，誰也不曾讀过。我到这間屋子來过一百多次了，可是我沒讀过那封信上的一个字。对我來說，它是神聖的。床前放着她的兩只小綉花拖鞋，那样小，看上去眞象是給小孩穿的。桌上放着一本攤开的聖經，在那翻开的書頁中有朵鳶尾花，一朵不雕花和一片楓叶。她非常喜爱这些花卉。”

“我們出去吧；再也別進來啦，我們走吧，”盧道夫悬求地說。“我听到你这样說話，心里很难过。”

“你难过，呃？——我这样說倒覺得很舒服。我在这里一連坐了好几天，記起了她所說过的每句話。我到处看見她出現在我的眼前，睡着，醒着，笑着，痛苦着——我看見她把美丽的头靠在枕头上——我看見她睡熟了，我看見她在咽气——”

“噢，走，走吧！”

“我們走吧，盧道夫。我再也不回來了。明天將要在这兒筑起一堵牆來堵住这扇門；所有的窗戶將用鉄百叶窗封住。我覺得我

不应当再在这里找她了。我將到别处——别处去找她：我們將一塊兒住在另一間屋子里。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就象一个去举行自己婚礼的人那样，他微笑着，沒挂一滴眼泪，离开了这間屋子；走到門口，他又回顧了一遍，冲着黑暗吻了一下，仿佛是在对一件只有他自己看得見的心爱物件作最后一次的告别。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在寬大的書齋里，証人們正在等待着他們。

他們一共有四个人：当地的公証人——一个肥胖的青年，他的背緊向着温暖的火爐；地產总管——慈爱的彼得·瓦尔加，他要求恩允他同别的僕人一样身穿黑衣；还有当地教区的神甫和麦克·吉士。这位可敬的青年离开了輝煌的沙龍——他是那兒的英雄——在他老朋友悲痛期間來安慰他。会計也在那里，替在座的人修鵝毛①，然后把它們插在圓桌上各个証人面前的墨水缸里。

約翰老爺和盧道夫走進屋子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帶着適合这种場合的嚴肅表情，向他們致敬。

約翰老爺招呼大家坐下——盧道夫坐在他的右手，左手是麦克·吉士，会計坐在他的对面，这样好讓他們把他所要說的話听得更清楚。

瓦尔加先生坐在桌子的最尽头，面前堆着所有的蠟燭。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我親爱的朋友們和好鄰居們，”富豪开始說，每个人都集中最大的注意力傾听着，“我的大限已經到了，上帝就快把我从这个空幻的世界里召到他的身旁去了，因此我請你們來証明我現在所要說的話都是在我头腦十分清醒时，很清楚地、考慮得很周到地說出來的。我發現上帝恩賜給我的財產，比我接受它們时淨多一百多

① 古时欧洲人用修尖的鵝毛当作筆用。

万福洛林了。上帝認为它們在别人手中或許比在我手里能產生更多的幸福！我的遺囑一开头就要提到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親爱的人，現在長眠在她的坟墓里了。这个坟墓是我一生中所料理所安排的唯一的一件事；它是我早上起身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我躺下时最后想到的一个念头；并且会这样繼續下去，直到我不能再起身为止。那么，我的第一項遺贈是五万福洛林，利息將由我產業上的那个花匠收下，他的任务就是从早春到晚秋种植不雕花和鳶尾花——这是'她'非常喜爱的花——并且把它們按时栽植在我那永不能忘怀的爱妻的坟墓四周。另外，我遺贈一万福洛林的利息給馬德拉斯府堡的園丁們，从父傳到子，他們的任务就是在那棵楓樹附近維持一所暖房；那棵樹下面有張白色的条凳。"說到这兒，約翰老爺喃喃地嘆了口气，"那是她最爱坐的地方；她常常整个下午都坐在那兒。園丁应該在那棵楓樹旁边另外再种一棵，这样，它就不会那样孤独地立在那兒啦。如果有一天那棵樹枯死了，或者我的哪一个輕率的后裔把它給砍倒了，那么这整筆款子就应当立刻施舍給窮人們。"

約翰老爺說着这些話的时候，盧道夫坐在那里，臉上帶着冷冰冰的平靜的表情；沒有人猜得出他听了这些話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覺。

"他的后裔讀到遺囑上这些安排，总有一天会說：'这个老头兒在晚年时变得多么愚蠢啊，竟把遺產留給花木！'"

約翰老爺往下說："另外，我遺贈五万福洛林作为一筆基金，給那些品行端正的姑娘們作嫁妝。在我这难忘的妻子每年逝世周年紀念日时，所有我庄園上的年輕姑娘都將聚集在教堂里，为亡人的灵魂祈禱；接着神甫在这些处女中选出三个他認为优点最多的姑娘，当着公众面前授予她們新娘花冠，那筆錢也平分給她們；然后她們得走到坟前，在坟上献上花，并祈禱上帝保佑長眠在那里的

她，在另一个世界比在这个世界更快乐。这是我的願望。”

他在这里頓住了，等待着律师①把所有的話都寫下來，这时刻，一种悲愴、沉靜的气氛籠罩着这間屋子，只有筆在紙上所發出悉悉簌簌的声音來划破沉默。

律师从他那張羊皮紙上抬起头來，表示已經把所有的話都記下來了，这当兒，約翰嘆了口气，低下了头。

“在上帝願恩賜給我离开塵世的时刻，在我死去之后，我願穿着我跟她結婚时所穿的那套衣服入殮；我的忠实僕人老保罗曉得是哪一套。裝我的那口棺材已經放在我的臥室里了；每天我都看見它，以便習慣于要睡在那口棺材里的想法；我多次躺在里面，想到如果我再也爬不起來，該多么好啊。那口棺材已經完全准备好了。我在它上面費了些神；它就跟她那口棺材一模一样。我的名字已經用漂亮的銀釘子嵌好，只消加上我的死期就行啦。为我祈禱的神甫必須是曾經为她祈禱的那位！这將多么美妙啊！”

“先生！先生！”神甫打断道，“誰又能看到生死簿呢？誰能說出我們兩人哪个寿長，哪个先死啊？”

富豪用手势請神甫安靜下來——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

“此外，屋中居丧的黑幔帳，一付也不許去掉，讓一切都保持她出殯时那样。讓那同样的、从德布勒珍來的唱詩班为我唱同样的贊美詩，不要別的，就唱他們为她所唱的那些歌，而且还得要原來那些少年來唱。那些聖歌对于我十分宝貴。”

“哦，先生，”神甫說，“也許到那时候这些学生都已經長大成人啦。”

富豪只搖了搖头，繼續說下去：

“他們打开墓穴的时候，应該拆掉兩个穴当中的牆壁，这样就

---

① 即前面所講到的当地公証人。

沒有什么东西隔开她和我的棺材了，我在下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安心的想法：我將在她身旁長眠，直到上帝答应賜給一切眞正信主的人那快乐的复活日①。阿門！”

所有圍着桌子坐的那些臉色陰沉、身材高大的人們，都低泣了起來，沒有一个感到在别人面前哭泣不好意思。連那位公事公办的律师都把他的筆尖弄坏了，自己所寫的字也看不清了。只有富豪的臉上沒有一絲哀伤的痕迹。他說話的时候，就象是專心在准备自己的新房似的。

“等到把我埋葬以后，我的墓碑——它現在放在我的博物館里呢——应該安置在她的旁边。目前只剩下死期还沒有填上，我不要在題銘上再加别的字样：就照原样——我的名字，别的什么也不要。名字下面刻上这几行字：‘他只眞正活了一年，其余的歲月都睡过去了。’我的一件珍宝已經入土，不久我也將独自跟她在一起了。我的第二件珍宝、我的快乐、我灵魂的希望，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我的兒子。”

卡帕提說到这些話的时候，眼眶里出現了一顆泪珠。他連忙拭干它，可是这是一顆快乐的眼泪。

“願他沒有一处象我！願他比他爹更好更聪明！律师先生，把我所說的全都原样記下來吧。我为什么要故意把它弄得神秘呢？我現在正站在上帝面前。我要我的兒子比我好。也許上帝会为了我兒子的德行，而寬恕我。願祖國也寬恕我以及那些行徑与我相同的祖先对它所犯的罪吧！願他的一生表現出我們原应該表現的样子吧！願他的財富永不沾污他的心灵，以便他在晚年时也不会追悔年輕时的荒唐。我希望我的兒子是个幸福的人。但什么是幸福呢？金錢？財富？权势？不，这些都不是。这些我都有，可是我并

① 聖經上說：世界消滅后，所有已死的人都將复活。

不幸福。讓他的灵魂富有吧，这样他就会幸福啦。讓他作个勇敢、聪明、可敬的公民，一个热爱祖國的人，不只在名譽上而且也在心灵里，都是个高貴的人，这样他就会幸福了。

“我完全了解，”卡帕提繼續說，“如果我把我的兒子托咐給他的近親來保护——我是指我的侄兒貝拉——那就等于徹底把他給毁了。在上帝審判席前，我要告發我那个親戚是一个坏蛋，一个坏親戚，一个背叛祖國的坏人。如果他沒有瘋狂到象他品行那样恶劣，他可能比現在更坏。不，我不能讓那种人來损坏我兒子的心灵。我要把他囑託給那些会灌輸一切正直思想給他的人；他們將引導他走向光荣和正直的道路；他們会比我更爱他，更保护他——如果我能从坟墓中伸出手來保护他。我要把他交給一位比我好的父親手中，如果他不能象我那样爱他，至少他也会比較正确地爱他。我所指定作我兒子的法定保护人是盧道夫·辛提梅伯爵。”

和藹的老人温暖地握着坐在他右边的青年的手，后者这时站了起來，感动得眼睛里盈满了热泪，拥抱着富豪。在他重新坐下來以后，他用一种几乎控制不住的瘖啞的声音輕声說，他接受这个囑托。

“‘她’也希望这样，”富豪說。“在她臨終的时刻，她把孩子放在你妻子手中时，說过这句話：‘作我孩子的母親吧！’我沒有忘記这个；現在我对你說：‘作我孩子的父親吧！’幸福的孩子！你將承繼一位多么好的父親，一位多么好的母親啊！

“現在，”富豪接着說，“談一兩句关于造成我一生中最痛苦时刻的那个人吧。我是指我的侄兒，他本來的教名是貝拉，但他却管自己叫阿貝里諾。我不准备計算他对上帝、祖國和我所犯的罪。上帝和祖國会象我一样地寬恕他；但是我如果在这时刻說我爱他，那我在上帝面前就將是个撒謊的人，一个伪君子了。我对他就象对一个素不相識的人那样冷淡。現在他已經淪落为叫化子了，他的債比他头上的头髮还要多。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場呢？他不会劳

动——他从来没有賺过一个銅板；他从来没有学过什么本事：他在思想上和肉体上都破產了。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解决掉，因为浪子是不情願自殺的。願他决不要想到这样做。我也不希望他那样作。讓他活下去吧。讓他有机会見到上帝吧！我也不希望他作叫化子，陷于赤貧，到别人家門口乞討面包。因此，我指令我在佩斯的代理人每天付給他一个杜卡。我認为这足够使任何人不致于挨餓了。但是他必須每天親自取这个杜卡，因为这只許交給他本人。只要他哪天不來取，那个杜卡就由律师没收；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以用來付債，也不可以預先支付給他。不过，每逢我的寿誕日，約翰節①那天，他將額外得到一百杜卡。我希望他在每年那一天到來之前，都預先感到欢欣；这样，他每年都会想到我啦。

“現在我在这世界上的事都办完了。我沒有別的親戚可挂記。我的朋友寥寥可数。够得上我称他們为朋友的，只有三位。第一位是盧道夫，我把自己的孩子囑託給他。第二位是麥克·吉士，他一向是个好漢子，眞心眞意跟我相好；每逢我遇到什么不幸的事，他总是在我身旁。我把自己最心爱的馬和豹給他，我不能給它們找到一个更好的主人啦，或者对他來說，我也找不到更好的紀念物給他了。我的第三位好朋友是我的总管彼得·瓦尔加。”

另外那个老头想要小声說“噢，先生！”但他的舌头拒絕动作。

“我把我的老僕人保罗、小丑衛大拉和拉帕伊產業給他。願他跟我的兩名忠实的僕人在那里一塊兒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的產業上所有雇用的管事，得繼續得到他們原來的薪金，如果他們因为年老或者疾病必須退休时，將繼續領到薪俸。至于我產業的总管理权，我把它託付給盧道夫·辛提梅伯爵去执行英明的照管。

“現在，我把我的灵魂交还給上帝，肉体交还給土地；我听天由命地等待着死亡，完全信任上帝，期待着自己將化为灰土的时刻。”

末了这些話也給記下來了。接着律师把遺囑讀了一遍;随后,首先卡帕提,其次所有在座的証人,都在上面簽了字盖了章。当晚,办好了一分漂亮的副本送交本州州長盧道夫。

然后,卡帕提請神甫把教堂的聖器監守人喊來。

他走了進來;一張黑檀木小圓桌上放着一只盛着酒的金杯和一个盛着一小塊面包的金托盤。这是聖晚餐礼,这是將死的病人所用的最后一頓晚餐。

神甫站在那張放着酒和面包的桌子前面。卡帕提,面帶基督徒謙恭的态度,走近这些聖物,别的人默默站在四周。然后,神甫当着他們面前授与他聖餐;行过这簡單的仪式后,老人向神甫說:

"沒有多少时刻,我就將面对面看到那幸福的天國啦。如果你听說我病了,不要在教堂里为我祈禱痊愈——那是沒用的,你还不如为我的新生命祈禱呢。現在我們到我的兒子那里去吧!"

"到我的兒子那里去吧!"这句話多么充滿了感情,多么哀伤喲!"到我的兒子那里去吧!"

所有在場的人都跟着他,圍在孩子的搖籃四周。这小家伙嚴肅地瞅着这些大人的庄重的臉,仿佛他也可能成为他們之中的一个似的。富豪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用那双大而聰慧的眼睛望着他,好象他全都明白似的;老人一次再一次地吻他的小嘴唇。

接着,别的大人挨次地抱了抱他。他那样嚴肅地瞧着他們,好象自己十分明白他們都是一些可敬的人物。但是当盧道夫把他抱在手中的时候,孩子开始高兴地欢呼,踢着小腿,兩只小手拍打着,撒着嬌,就象小孩子时常在高兴时做出的那种动作——誰知道是为了什么?——盧道夫吻了一下孩子的前額。

"他多么高兴啊!"富豪說,"就好象是他知道从現在起你將要作他的父親啦。"

几小时后,大家都坐下來進晚餐。

他們注意到富豪什么也沒吃，什么也沒喝；他解释道，進过聖餐以后，他不願意再坐下來吃这普通的食物了，而且表示一直到明晨，什么都不准备吃。

那位侍候他們的老听差，悄声告訴盧道夫：他的主人自从昨晚起一点东西都沒有吃过呢。

第二十二章　告

府堡里所有的人都很早就去睡了，只有盧道夫一人又待了很久。壁爐里的火暖烘烘地燃燒着，他在火前一直坐到午夜，回想着往事和未來。要把他的思想說出來，那实在是离經叛道的。人們有些秘密还是藏在心里比較妥当。

接近午夜时，府堡里掀起了一陣喧嚷。听差們开始在楼梯上冲上冲下。只脫去上衣的盧道夫跑到走廊里，正和老保罗面对面相遇。

“什么事？”他問。

老听差想要說話，但是他的嘴唇好象是給封住了；他痙攣地顫抖着，就象一个人想哭又哭不出來似的。最后他終于哭了出來，面頰上和眼睛里满是泪水：

“他死了！”

“不可能！”盧道夫叫道，急忙朝富豪的臥室跑去。

富豪躺在那里，兩眼閉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口，面前放着他亡妻的照片，好把它一直凝視到最后的片刻。他的表情在死后顯得那样庄嚴，好象一切煩惱都被滌淨了，臉上处处呈現出先人的尊嚴。

他那样安靜地死去了，以致睡在他屋子里的忠实的老听差都沒有察覚到：只在他感到了那种异样的寂靜，走过去看看他的老爺是否需要什么的时候，才發現他已經死了。

盧道夫立刻叫人把医生請來，尽管只消瞧一眼那張安靜的臉，

就使他确信不再需要医生啦。

等到出殯的事全都准备好了 —— 其实，所有需要的东西：棺材、柩布、族徽和火炬，早都准备在臥室里了——他对棺材再也沒有象那次过生日所感到的那种恐怖了。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执行。

他們替他換上了結婚礼服入了殮，把那些曾經为他妻子优美地唱过挽歌的少年請了來，他們在他的棺木前为他唱了同样的贊美詩。

他逝世的消息轉遍了全州，卡帕提法尔瓦府堡的庭院里又一次挤满了那些古里古怪的人群，他們曾在那些欢乐的日子里塞满过这个庭院，可是現在他們都帶着悲伤的表情，而不是欢乐的表情。他的老朋友沒有一个缺席；每个人都忙着再看他一眼，都說認不出他來了，死亡使他的容貌大大地改变了。

一大群人跟着棺材走到墓地。國內最有名望的人物举着火炬，走在他的棺材前面；最出名的名媛貴妇都在棺材后面的吊丧的人群中。根据風俗，繼承人，亦即長子，应当伴随着他父親的灵柩。但由于繼承人只有半歲，必須有人抱着，抱他的就是辛提梅夫人。所有看見的人都認为她那样温柔地摟抱着、保护着那个孩子，就好象她眞是他的母親一样。

幸福的孩子！

老富豪是由那位給他亡妻作过同样祈禱的神甫主持安葬的。許多人哭了，但哭得頂凶的却是应当安慰別人的神甫本人。

随后，他們把他放入亡人居住的寓所，按照他的願望，把他安置在他的亡妻旁边。最后一首贊美詩在墓穴里顯得那样凄凉，就仿佛这悲愴的歌声是从地底下發出來似的，以致那些啼哭的人都連忙离开了那里，重見天日。在他們身后，那扇沉重鉄門的樞鈕轟隆一下撞合上了。

富豪呢？啊，現在他眞的幸福，永远幸福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一个匈牙利富豪
作者＝（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梅绍武译
页数＝２８６
ＳＳ号＝１０８３４７１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０年０２月第１版